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七六冊目次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一）　（宋）袁樞撰　宋刻本　〇〇一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一）

（宋）袁樞撰

宋刻本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通行本）

宋袁樞撰。樞字機仲，建安人。孝宗初試禮部詞賦第一。歷官至工部侍郎，以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事蹟具宋史本傳。案唐劉知幾作史通，敘述史例，首列六家，總歸二體。自漢以來，不過紀傳、編年兩法，乘除互用。然紀傳之法，或一事而複見數篇，賓主莫辨；編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樞乃自出新意，因司馬光資治通鑑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始於三家之分晉，終於周世宗之征淮南。包括數千年事蹟，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了然。遂使紀傳、編年貫通為一，實前古之所未見也。王應麟玉海稱淳熙三年十一月，參政龔茂良言樞所編紀事有益見聞，詔嚴州摹印十部，仍先以繕本上之。宋史樞本傳又稱孝宗讀而嘉歎，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曰治道盡在是矣。朱子亦稱其書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乃國語之流。蓋樞所纂集，雖不出通鑑原文，而去取翦裁，義例極為精密，非通鑑總類諸書割裂捃摭者可比。其後如陳邦瞻、谷應泰等遞有沿仿，而包括條貫，不漏不冗，則皆出是書下焉。

通鑑紀事本末敘

初予與子袁子同爲太學官子袁子録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教嚴陵後一年予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楙以學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

予讀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窕而檄其究遐而邇其於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予每讀通鑑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哉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旣而繼之以歎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

夷狄曰藩鎮國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爲也藩鎮之亂則令孜之爲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之源則得其醫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以無此書前有姦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之

有行而無徼退有蓄而無宗此書
也其入通鑑之戶歟雖然覩人之
病戚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
至於身之病不懵焉不諱焉不醫
之距焉不醫而繆其醫焉古亦稀
矣彼闇而此昭宜也切於人紓於
身可哀也夫淳熙元年三月戊子

廬陵楊 萬里 敘

通鑑一書於治道最切實諸史
之精華百代之龜鏡古未有也
神宗皇帝深所愛重錫資治之
嘉名且命
經筵進讀
歷朝寶之永以為訓近世建安
袁公復作紀事本末區別條流
各從其類豈求加於通鑑之外
哉蓋通鑑以編年為宗本末以
比事為體編年則雖一事而歲
月遼隔比事則雖累載而脈絡
貫聯故讀通鑑者如登高山泛
巨海未易遽覩其津崖得本末
而閱之則根幹枝葉繩繩相生

不待反覆它卷而瞭然在目中
矣故本末者通鑑之戶牖也袁
公之為是書其殆司馬文正之
疏附先後也歟 與𥲅淳祐壬子
退而里居四年之間熟得紬閱
每見世道關泰君明臣良百度
修舉四裔賓服使人忻悅愛慕
至若叔世末造賢愚倒植綱頹
紐解外阻內訌使人感憤歎息
要其指歸治未始不由於任君
子亂未始不由於親小人安未
始不由於固民心危未始不由
於困民力忠實事上者未有不
昌姦諛欺君者未有不亡公廉

宏濟者奕世流芳貪刻暴殄者
子孫貽殃天道人事其應靡忒
參稽源委可以昭勸戒於方來
是書之關於世教亦大矣嚴陵
舊本字小且訛乃易為大書精
加讎校以私錢重刊之非特便
老眼訓子弟庶與四方朋友共
之云寶祐丁巳秋七月朔古汴
趙 與𥲅 謹書

通鑑紀事本末揔目

建安袁　樞　編

第一卷
三家分晉
秦并六國
豪桀亡秦
第二卷
高帝滅楚
諸將之叛
匈奴和親
諸呂之變

南粤稱藩
七國之叛
梁孝王驕恣
第三卷
漢通西南夷
淮南謀反
漢通西域
武帝伐匈奴
武帝平兩越
武帝擊朝鮮
武帝惑神怪

巫蠱之禍
燕蓋謀逆
第四卷
霍光廢立
趙充國破羌
匈奴歸漢
恭顯用事
成帝淫荒
河決之患
第五卷
丁傅用事

董賢嬖倖
王莽篡漢
光武中興
第六卷
光武平赤眉
光武平漁陽
光武平齊
光武平隴蜀
楚王英之獄
馬后抑外家
竇氏專恣

西域歸附
第七卷
兩匈奴叛服
諸羌叛服
鮮卑寇邊
嬖倖廢立
梁氏之變
第八卷
宦官亡漢 黨錮之禍 董卓之亂
黃巾之亂
韓馬之叛

袁紹討公孫瓚
第九卷
曹氏篡漢
孫氏據江東
劉備據蜀
第十卷
吳蜀通好
諸葛亮出師 平南中附
吳侵淮南
魏平遼東
明帝奢靡

司馬懿誅曹爽
吳易太子
諸葛恪寇淮南 孫綝逆節附
第十一卷
魏滅蜀
淮南三叛
司馬氏篡魏
晉滅吳
羌胡之叛 樹機能 齊萬年
陳敏之叛
第十二卷
西晉之亂 賈氏 諸王 胡羯 江左中興附

第十三卷
劉淵據平陽 殺太弟乂附
慕容據鄴
成李據蜀
張氏據涼
王敦平湘漢
石勒寇河朔
前趙平秦隴
石勒滅前趙
氐據仇池

第十四卷
祖逖北伐
王敦之亂
蘇峻之亂
燕討段遼 討宇文附
趙魏亂中原 冉閔滅石氏
第十五卷
江左經略中原
亘溫伐燕
亘溫滅蜀
亘溫廢立
符氏據長安 符堅纂立
符秦滅涼
符秦滅燕
第十六卷
慕容叛秦復燕 肥水之役 慕容滅西燕 姚萇滅秦
丁零叛燕
拓跋興魏
魏伐後燕 慕容德據廣固附
第十七卷
僞楚之亂
盧循之亂

譙縱之亂
呂光據姑臧
乞伏據金城
禿髮據廣武
蒙遜據張掖
秦滅後涼
第十八卷
馮跋滅後燕
蒙遜伐西涼
乞伏滅西涼
蒙遜伐西秦
劉裕滅南燕
劉裕滅後秦
赫連據朔方
魏滅北燕
魏滅夏
魏滅北涼
魏平仇池
第十九卷
劉裕篡晉
元魏寇宋
徐傅廢立

彭城王專政
宋文圖恢復
宗愛弑逆
太子劭弑逆
南郡王之叛
竟陵王之叛
第二十卷
廢帝之亂
宋明帝北伐
蕭道成篡宋
魏遷洛陽

蕭鸞篡弑
第二十一卷
元魏寇齊
蕭衍篡齊
南北交兵
魏伐柔然
第二十二卷
肇忠用事
邢巒寇巴西
梁魏爭淮堰
元乂幽后

六鎮之叛
元顥入洛
元魏之亂
第二十三卷
魏分東西
高氏篡東魏 北齊
宇文篡西魏 後周
侯景之亂
第二十四卷
梁氏亂亡 陳霸先篡梁附
西魏取蜀

蕭勃據嶺南
王琳犇齊 陳伐齊附
齊顯祖狂暴 常山王篡立附
安成王篡立
周陳之叛
宇文護逆節
周伐齊 周齊爭宜陽附
吐谷渾盛衰
第二十五卷
周滅齊
楊堅篡周

始興王謀逆
隋滅陳
隋易太子

第二十六卷
突厥朝隋
隋討高麗
煬帝亡隋
高祖興唐

第二十七卷
唐平東都 李密 王世充
唐平河朔 竇建德

唐平隴右 薛舉
唐平河西 李軌
唐平河東 劉武周
唐平江陵 蕭銑
唐平江淮 杜伏威 李子通 沈法興 輔公祏
唐平山東 劉黑闥

第二十八卷
太宗平內難
太宗易太子
太宗平突厥
唐平鐵勒
唐平西突厥
太宗討龜茲
太宗平高昌
太宗平吐谷渾

第二十九卷
正觀君臣論治
唐平遼東
吐蕃請和
突厥叛唐
唐平奚契丹

第三十卷

武韋之禍
太平公主謀逆

第三十一卷
李林甫專政
姦臣聚斂 宇文融 楊慎矜 韋堅 王鉷 楊釗
楊氏之寵
安史之亂

第三十二卷
劉展之叛
李輔國用事 張后 程元振附
僕固懷恩之叛 周智光附

元載專政
吐蕃入寇 代宗幸陝
兩稅之弊
裴延齡姦蠹
吐蕃叛盟
第三十三卷
藩鎮連兵 涇原之變 李懷光之叛附
伾文用事
第三十四卷
憲宗平蜀 劉闢
憲宗平吳 李錡

魏博歸朝 田洪正
憲宗討成德 王承宗
憲宗平淮蔡 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附
憲宗討淄青 李師道
河朔再叛
第三十五卷
南詔歸附
宦官弑逆 甘露之變附
朋黨之禍
武宗平澤潞 劉稹
裘甫寇浙東

第三十六卷
龐勛之亂
回鶻叛服
吐蕃衰亂 唐復河湟附
蠻導南詔入寇
李克用歸唐
第三十七卷
黃巢之亂
藩鎮之亂
楊行密據淮南
王建據蜀

第三十八卷
諸鎮相攻
朱溫取淄青
朱溫篡唐 宦官之亂
郢王篡弑
李氏據鳳翔 岐蜀相攻附
第三十九卷
錢氏據吳越 董昌僭逆附
王氏據閩中
劉氏據廣州
高氏據荊南

徐氏篡吳
第四十卷
馬氏據湖南
晉王滅燕
後唐滅梁
莊宗滅蜀
第四十一卷
鄴都之變 李紹琛之叛
安重誨專權
秦王之亂 潞王篡弑附
契丹入寇
孟知祥據蜀
石晉篡後唐
范楊之叛 范延光 楊光遠
第四十二卷
契丹滅晉 劉知遠復汴京
三叛連兵
郭威篡漢 劉旻據河東
世宗征淮南

通鑑紀事本末總目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一

三家分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絶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

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爲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爲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緜緜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加者何哉徒以

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爲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爲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爲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爲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

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佗人佗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

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主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柰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桓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臣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

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唯輔果在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爲國爲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三家分智氏之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仇眞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難乎豫讓曰不可既已委質爲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後封伯魯之子於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爲趙氏後襄子卒弟桓子逐

浣而自立一年卒趙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
乃共殺其子復迎浣而立之是爲獻子獻子生籍
是爲烈侯魏斯者桓子之孫也是爲文侯韓康子
生武子武子生虔是爲景侯韓借師於魏以伐趙
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於魏
以伐韓文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已而知文
侯以講於己也皆朝于魏魏由是始大於三晉諸
侯莫能與之爭

秦幷六國

周顯王七年秦獻公薨子孝公立孝公生二十一
年矣是時河山以東彊國六淮泗之閒小國十餘

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
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
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
彊秦

八年孝公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閒修德
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
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
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
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
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
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

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公孫
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公孫鞅者衛之庶孫也好
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
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
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
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
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
而後臣故先爲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
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
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
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衛鞅

既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說以富國彊兵
之術公大悅與議國事

十年衛鞅欲變灋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
夫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
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灋
其故甘龍曰不然緣灋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
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
官守灋可也非所與論於灋之外也智者作灋愚
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爲
左庶長卒定變灋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
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

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
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
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
得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
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
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
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
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
下令令行朞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
千數於是太子犯灋衛鞅曰灋之不行自上犯之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

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
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
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灋
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
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
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
爲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
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
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
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

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
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
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
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爲四海治平之政者哉韓懿侯薨
子昭侯立
十一年秦敗韓師于西山
十四年秦孝公魏惠王會于杜平
十五年秦敗魏師于元里斬首七千級取少梁
十七年秦大良造衛鞅伐魏
十八年秦衛鞅圍魏固陽降之
十九年秦商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

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幷諸小鄉聚集爲一
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平斗桶
權衡丈尺趙成侯薨太子肅侯立
二十一年秦商鞅更爲賦稅灋行之
二十六年王致伯于秦諸侯皆賀秦秦孝公使公
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
二十九年衛鞅言於秦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
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幷秦秦即幷魏何者魏居嶺
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
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
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

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為然乃相與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乃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衛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楚宣王薨子威王立

三十一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

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復內之秦商君乃與其徒之商於發兵北擊鄭秦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

三十四年秦伐韓拔宜陽

三十六年　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王不用其言蘇秦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且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

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臣以天下之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

上通質結盟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或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諸侯從親以擯秦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說厚待蘇秦尊寵賜賚之以約於諸侯會秦使犀首伐魏大敗其師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蘇秦自以為不及也儀游諸侯無所遇困於楚蘇秦故召而辱之儀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蘇秦陰遣其舍人齎金幣資儀儀得見秦王秦王說之以為客卿舍

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
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
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
君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於是蘇
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
天下之強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
百發不暇止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
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
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
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
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

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
後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
竊謂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蘇秦說魏王曰大王
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
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
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今竊
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
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於羣臣之
說而欲臣事秦願大王熟察之故敝邑趙王使臣
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聽之蘇秦
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

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
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
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
子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
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鬬雞走狗六博蹋鞠臨
菑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夫韓
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也兵出而相
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
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
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
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衞陽晉之道經

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
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
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
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
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
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許
之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地方六
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
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
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
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

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韓高門成昭侯薨子宣惠王立 齊威王薨子宣王辟彊立 燕文公薨子易王立

三十七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趙人決河水以灌齊魏之師乃去 魏以陰晉爲和於秦實華陰

三十九年秦伐魏圍焦曲沃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

四十年秦伐魏度河取汾陰皮氏拔焦 楚威王薨子懷王槐立

四十一年秦公子華張儀帥師圍魏蒲陽取之張儀言於秦王請以蒲陽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焉儀歸而相秦

四十二年秦歸焦曲沃於魏 四十三年趙肅侯薨子武靈王立

四十四年夏四月戊午秦初稱王

四十五年秦張儀帥師伐魏取陜

四十六年秦張儀及齊楚之相會齧桑

四十七年秦張儀自齧桑還而免相相魏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聽秦王伐魏取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

四十八年王崩子慎靚王定立 燕易王薨子噲立

周慎靚王二年秦伐韓取鄢 魏惠王薨子襄王立

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人出兵逆之五國之師皆敗走

四年秦敗韓師于脩魚斬首八萬級虜其將鰒申差于濁澤諸侯振恐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秦殺之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韓齊趙之境守亭障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洹水之上結爲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

五年巴蜀相攻擊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以爲道險陿難至而韓又來侵猶豫未能決司馬錯

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王從錯計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燕王噲以國讓其相子之

年王崩子赧王延立

周赧王元年魏人叛秦秦人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又敗韓於岸門韓太子倉入質于秦以和齊伐燕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噲齊宣王薨子湣王地立

秦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楚王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曰寡人不興師而得六百里地何弔也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王曰有說乎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賜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張儀佯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張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怒還報楚王

楚王大怒欲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

三年春秦師及楚戰于丹陽楚師大敗斬甲士八萬虜屈匄及列侯執珪七十餘人遂取漢中郡楚王悉發國內兵以復襲秦戰於藍田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困南襲楚至鄧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割兩城以請平于秦 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韓宣惠王薨子襄王倉立

四年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張儀聞之請行王曰楚將甘心於子柰何行張儀曰秦彊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靳尚得事幸姬鄭袖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因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上庸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鄭袖日夜泣於楚王曰臣各爲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張儀而厚禮之張儀因說楚王曰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誠能聽臣請令秦楚長爲兄弟之國無相攻伐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乃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國無二歲之食見

卒不過二十萬秦被甲百餘萬山東之士被甲蒙胄而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則王之國分矣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許之張儀歸報秦王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

效河外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幷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

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約而口相結常為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張儀乃北之燕說燕王曰今趙王已入朝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齊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張儀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衡復合從

五年張儀說秦武王曰為王計者東方有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必伐之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齊必伐梁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王許之齊王果伐梁梁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齊罷兵乃使其舍人之楚借使謂齊王曰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何

故楚使者曰張儀之去秦也固與秦王謀矣欲齊梁相攻而令秦取三川也今王果伐梁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以信儀於秦王也齊王乃解兵還張儀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紛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　秦王魏王會于臨晉

六年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為右丞相

七年秦魏會于應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

矣然願王勿伐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秋甘茂庶長封帥師伐宜陽

八年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八月王與孟說舉鼎絕脈而薨族孟說武王無子異母弟稷爲質於燕國人逆而立之是爲昭襄王

九年秦昭王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甘茂言於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魏講而罷兵甘茂奔齊趙王使樓緩之秦　楚王與齊韓合從

十年秦宣太后異父弟曰穰侯魏冉同父弟曰華陽君芈戎王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薨諸弟爭立唯魏冉力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是歲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謀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歸于魏王兄弟不善者魏冉皆滅之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魏冉爲政威震秦國

十一年秦王楚王盟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

十二年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又取韓武遂　齊韓魏以楚負其從親合兵伐楚楚王使太子橫爲質於秦而請救秦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

十三年秦王魏王韓太子嬰會于臨晉韓太子至咸陽而歸秦復與魏蒲阪　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鬬者太子殺之亡歸

十四年秦人取韓穰　秦庶長奐會韓魏齊兵伐楚敗其師於重丘殺其將唐昧遂取重丘

十五年秦涇陽君爲質於齊　秦華陽君伐楚大破楚師斬首三萬殺其將景缺取楚襄城楚王恐使太子爲質於齊以請平秦樗里疾卒以趙人樓

緩爲丞相
十六年五月趙武靈王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父
主父欲使子治國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
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
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知已而怪
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
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 齊王魏王會于
韓 秦人伐楚取八城秦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
與王約爲弟兄盟於黃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
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
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
平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而今秦楚不驩則無
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
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患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
秦益怒昭睢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
幷諸侯之心不可信也懷王之子子蘭勸王行王
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爲王伏兵武關楚王至
則閉關劫之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以
割巫黔中郡楚王欲盟秦王欲先得地楚王怒曰
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因不復許秦人留之楚
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
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

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
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
王召羣臣謀之或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
齊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
天下也其人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
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
之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楚人立之 秦
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請孟嘗
君來入秦秦王以爲丞相
十七年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
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爲相因孟嘗君欲殺之
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
裘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無以應姬求客
有善爲狗盜者入秦藏中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
爲之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
關法鷄鳴而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爲鷄
鳴者野鷄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 楚人告
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發兵出武
關擊楚斬首五萬取十六城
十八年楚懷王亡歸秦人覺之遮楚道懷王從閒
道走趙趙主父在代趙人不敢受懷王將走魏秦
人追及之以歸

十九年楚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齊韓魏趙宋同擊秦至鹽氏而還　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以和（魏襄王薨子昭王立　韓襄王薨子釐王咎立）

二十年秦尉錯伐魏襄城　秦樓緩免相魏冉代之

二十一年秦敗魏師于解

二十二年韓公孫喜魏人伐秦穰侯薦左更白起於秦王以代向壽將兵敗魏師韓師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虜公孫喜拔五城秦王以白起為國尉　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

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二十三年楚襄王迎婦于秦

臣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讎烏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彊烏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秦魏冉謝病免以客卿燭壽為丞相

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　秦燭壽免魏冉復為丞相封於穰與陶謂之穰侯

二十五年魏入河東地四百里韓入武遂地二百里于秦

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二十七年冬十月秦王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為東帝欲約與共伐趙蘇代自燕來齊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伐趙孰與伐桀宋利今王不如釋帝以收天下之望發兵以伐桀

宋宋舉則楚趙梁衛皆懼矣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所謂以卑為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十二月呂禮自齊入秦秦王亦去帝復稱王　秦攻趙拔杜陽

二十八年秦攻魏拔新垣曲陽

二十九年秦司馬錯擊魏河內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歸之魏　秦敗韓師于夏山

三十年秦王會楚王于宛會趙王于中陽秦蒙武擊齊拔九城燕昭王與樂毅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別使使者連

楚魏且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王之驕
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
三十一年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為上將軍秦尉斯
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
樂毅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
之衆以拒之戰于濟西齊師大敗 齊湣王出走楚淖齒殺之
弑王於鼓里 秦王魏王韓王會于京師
三十二年秦趙會于穰秦拔魏安城兵至大梁而
還 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
城趙王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
如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
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
秦曲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之
趙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以
詐紿秦王復取璧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
待命於秦秦王以為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
相如為上大夫 齊王子法章亡在莒齊亡臣知與求之立以為齊王
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 秦穰侯復為丞相
楚欲與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
楚令尹昭子曰周不可圖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
之雖然何不可圖武公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

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
衆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為弒君然而猶有
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
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
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
王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
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三十五年秦白起敗趙軍斬首二萬取代光狼城
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楚獻
漢北及上庸地
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 秦王使使
者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趙王欲毋行廉
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
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
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
以絕秦望王許之會于澠池王與趙王飲酒酣秦
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擊缶
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
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王
不懌為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
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為上卿
韓昭王薨太子惠王立

三十七年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襄
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徙都於陳秦以郢置南郡
封白起為武安君
三十八年秦武安君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魏昭王薨子安釐王立
三十九年秦武安君伐魏拔兩城
四十年秦相國穰侯伐魏韓暴鳶救魏穰侯大破
之斬首四萬暴鳶走開封魏納八城以和穰侯復
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魏人割溫以和
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穰侯伐魏拔四城斬
首四萬

四十二年趙人魏人伐韓華陽韓人告急於秦秦
王弗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矣願公雖病為一
宿之行陳筮如秦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
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何也陳筮曰彼韓急
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請發兵
矣乃與武安君及客卿胡陽救韓八日而至敗魏
軍於華陽之下走芒卯虜三將斬首十三萬武安
君又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魏段干
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
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
制地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

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
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
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魏王不聽卒以南陽為和
實脩武　韓魏既服於秦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
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黃歇至聞之畏秦兼勝一
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
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偏天下有其二
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王三世
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
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
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

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
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而後復
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
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
保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
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仗
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
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
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昔吳之信越
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三江

之𣶒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夫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信韓魏之善王此正吳之信越也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

林谿谷不食之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太上御名）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如此則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矣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而朝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止武安君而謝韓魏使黃歇歸約親於楚（韓釐王薨子桓惠王立）

四十三年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為質於秦

秦置南陽郡秦魏楚共伐燕（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陿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

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

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王封奢爲馬服君　穰侯言客卿竈於秦王使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爲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范雎折脅搚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以懲後令無妄言者范雎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遂操范雎亡匿更名姓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於魏范雎夜見王稽稽潛載與俱歸薦之於王王見之於離宮雎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羇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閒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補於秦而死此臣之所大願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

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而伐齊大破之齊幾於亡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爲客卿與謀兵事

四十六年秦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拔

四十七年秦王用范雎之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

四十八年秦悼太子質於魏而卒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范雎日益親用事因承閒

說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
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
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欲穰侯
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
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
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
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
於陶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
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
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
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

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淖齒李
兌之類也且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
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
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
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
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
王子孫也王以爲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
陽涇陽君於關外以范雎爲丞相封爲應侯魏王
使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閒步而往見之須賈驚
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遂爲
須賈御而至相府曰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

怪其久不出問於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
張君也須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應侯坐責讓
之且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
之意耳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坐須賈於堂下置
莝豆其前而馬食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
來不然且屠大梁須賈還以告魏齊魏齊奔趙匿
於平原君家　趙惠文王薨子孝成王丹立
五十年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
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爲將南
取鄢郢東屬地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
益彊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

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爲秦忠謀
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搤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
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眞傾危之士哉
秦王以子安國君爲太子　秦伐趙取三城趙王
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
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
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
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
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
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
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

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
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
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
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
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
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
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
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
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爲之計
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
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

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
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
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
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
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
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
齊師乃出秦師退 韓[illegible]王薨子[illegible]立
五十一年秦武安君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五十二年秦武安君伐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絕之
楚頃襄王疾病黃歇言於應侯曰今楚王疾恐不
起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

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
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是失與國而絕萬乘
之和非計也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
問疾反而後圖之黃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留太子
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而陽文
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
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
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爲楚使者御
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
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王
怒欲聽之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
立必用歇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王從之黃歇

至楚三月秋楚頃襄王薨考烈王即位以黃歇爲
相封以淮北地號曰春申君
五十三年楚人納州于秦以平武安君伐韓拔野
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
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
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其
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
吏民皆安爲趙不樂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
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
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

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
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
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
之於彊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
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
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為華陽君以千戶都三封
其縣令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涕不見使
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
五十五年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
趙趙廉頗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王齕因伐趙
趙軍戰數不勝亡一裨將四尉趙王與樓昌虞卿

謀樓昌請發重使為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
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
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
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
卿曰秦內鄭朱矣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
則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
王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
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
既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秦數敗趙兵廉頗
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
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畏

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
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
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
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
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
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
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
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
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
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
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

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
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
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
坐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為趙將乃陰使武安君
為上將軍而王齕為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
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
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括乘勝
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
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
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
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

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救
趙趙人乏食請粟於齊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
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
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
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
威却彊秦不務爲此而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
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
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自
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
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
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

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
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五十六年十月武安君分軍爲三王齕攻趙武安
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
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武安君卽圍邯鄲乎曰然
蘇代曰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
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
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
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
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
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

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
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
隙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虞卿謂趙王
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
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
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
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
王王無救矣趙王計未定樓緩至趙趙王與之計
之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太上御名難而
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不如
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

秦之怒乘趙之敝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虞
卿聞之復見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
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
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
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其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
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
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
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是王一
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使虞
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
矣樓緩聞之亡去趙王封虞卿以一城秦之始伐

趙也魏王問於諸大夫皆以爲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敝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已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何敝之承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呴呴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退而以病致仕人謂子順曰王不用

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　秦王欲爲應侯必報其仇聞魏齊在平原君所乃爲好言誘平

原君至秦而執之遣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魏齊窮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魏齊偕亡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意難見之魏齊怒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秦乃歸平原君九月五大夫王陵將兵復伐趙武安君病不任行

五十七年正月王陵攻邯鄲少利益發卒佐陵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

必矣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疾不肯行乃以王齕代王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

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劒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以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為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

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名為救趙實挾兩端又使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卻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先生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　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

大梁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縱公子輕勝棄之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

數請魏王敕晉鄙令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復還見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今公子無佗端而欲赴秦軍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侯生屏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為如姬報其父仇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晉鄙之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晉鄙若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至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武安君聞之曰王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稱病篤不肯起 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

五十八年十月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病未行諸侯攻王齕齕數却使者日至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王與應侯羣臣謀曰白起之遷意尚怏怏有餘言王乃使使者賜之劒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齕解邯鄲圍走鄭安平為趙所困將二萬人降趙應侯由是得罪

五十九年秦將軍摎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倍秦與諸

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
秦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
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
赧王崩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
市應侯日以不懌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曰
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而
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
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天下雄
辯之士彼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怒使人
召之蔡澤見應侯禮又倨應侯不快因讓之曰子

宣言欲代我相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
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
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何足願與應侯謬曰何爲
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盡也君子有殺身
以成名死無所恨蔡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
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灋而身死者次也名
僇辱而身全者下也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
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周公豈不亦忠且聖
乎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善蔡澤
曰然則君之主惇厚舊故不倍功臣孰與孝公楚
王越王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之功能孰與三子

曰不若蔡澤曰然則君身不退患恐甚於三子矣
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縮與時變化聖
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
無變計竊爲君危之應侯遂延以爲上客因薦於
王王召見與語大悅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王
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爲相國澤爲相數月免　周
民東亡秦人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憚狐之聚
秦孝王薨　子楚立
五十三年摎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
五十六年秋王薨孝文王立以子楚爲太子
孝文王元年冬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

是爲莊襄王
莊襄王元年呂不韋爲相國　東周君與諸侯謀
伐秦王使相國帥師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
周既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河南洛陽穀城平陰
偃師鞏緱氏　以河南洛陽十萬戶封相國不韋
爲文信侯　蒙驁伐韓取成皋滎陽初置三川郡
二年蒙驁伐趙定太原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
三年王齕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　蒙
驁帥師伐魏取高都汲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
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誡門下
曰有敢爲魏使通者死賓客莫敢諫毛公薛公見

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
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
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
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信陵
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
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蒙
驁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安陵人縮
高之子仕於秦秦使之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
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
使為執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
民使者自往請之使吏導使者至縮高之所使者

致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
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
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
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
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
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
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
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
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
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
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

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
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
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
死　五月丙午王薨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國事
皆委於文信侯號稱仲父
始皇帝元年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
國為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為渠並北山東注洛
中作而覺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
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注填閼
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關中由
是益富饒　二年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

三年蒙驁伐韓取十二城
四年春蒙驁伐魏取暘有詭三月軍罷　秦質子
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　魏安釐王薨子景湣王立
五年蒙驁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等二
十城初置東郡
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楚王為從長春申
君用事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
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觀津人朱英
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君用之而弱其於英
不然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
黽阸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

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鬭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　秦拔魏朝歌及衛濮陽衛元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伐魏取汲　蒙驁卒　八年韓桓惠王薨子安立

九年伐魏取垣蒲　楊端和伐魏取衍氏

十年文信侯免相出就國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爲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夫色樂珠玉不產於秦而王服御者衆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臣聞太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乃

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驪邑而還王卒用李斯之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

十一年趙人伐燕取貍陽兵未罷將軍王翦桓齮楊端和伐趙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陽桓齮取鄴安陽　趙悼襄王薨子幽繆王遷立

十二年發四郡兵助魏伐楚

十三年桓齮伐趙敗趙將扈輒於平陽斬首十萬殺扈輒趙王以李牧爲大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秦師敗績桓齮奔還

十四年桓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　韓王納地効璽請爲藩臣使韓非來聘非因上書說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爲王謀不忠者也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法誅之王以爲然下

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
不得見王後悔使赦之非已死矣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
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爲
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死
矣
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大原取狼孟番吾
遇李牧而還　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善王
即位丹爲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十六年韓獻南陽地九月發卒受地於韓　魏人
獻地

十七年內史勝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
十八年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端和將河內兵共
伐趙趙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
開金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
顏聚代之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
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葱顏聚亡遂克
邯鄲虜趙王遷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怨者皆
殺之還從太原上郡歸　王翦屯中山以臨燕趙
公子嘉帥其宗數百人奔代自立爲代王趙之亡
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　燕太子丹怨
王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鞠武請西約三晉南連
齊楚北媾匈奴以圖秦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
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頃之將軍樊於期得
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夫以秦王之
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
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
入匈奴太子曰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是
固丹命卒之時也願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以求
安造禍以爲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
顧國家之大害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太子不聽太
子聞衛人荆軻之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
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趙不能支

秦則禍必至於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
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
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
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即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
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
得合從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荆軻許之於
是舍荆卿於上舍太子日造門下所以奉養荆軻
無所不至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遣荆軻行
荆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
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
乃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

荆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荆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自刎太子聞之奔往伏哭然已無柰何遂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軻以燕勇士秦舞陽爲之副使入秦 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魏景湣王薨子假立

二十年荆軻至咸陽因王寵臣蒙嘉卑辭以求見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荆軻奉圖以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絶荆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負劍王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匕首擿王中銅柱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荆軻以徇王於是大怒益發兵詣趙就王翦以伐燕與燕師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

二十一年冬十月王翦拔薊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遺燕王書令殺太子丹以獻丹匿衍水中燕王使使斬丹欲以獻王王復進兵攻之 王賁伐楚取十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

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

易小甚幸雖然臣受地於魏之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王義而許之 李信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李信奔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

二十三年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

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略定城邑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彊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僇社稷為墟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荊軻懷其豢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揚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荊軻為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荊軻君子盜諸善哉

王賁攻代虜代王嘉

王翦悉定荊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

初齊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為反間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王建不

早與諸侯合從聽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它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曏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絶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豪桀亡秦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　王初并天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爲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曰極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治馳道於天下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於是召集魯儒生七十人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顚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始皇南登瑯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瑯邪臺立石頌德明得意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僊道形解銷化之術燕齊迂怪之士皆爭傳習之自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遂自南郡由武關歸　初韓人張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韓及

韓亡良散千金之産欲爲韓報仇

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始皇遂登之罘刻石旋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堤坊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爲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

戍五嶺與越雜處　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

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槨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盧生說始皇曰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

善也中人以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
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
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侯
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
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
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
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
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
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
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
監蒙恬軍於上郡

三十六年有隕石于東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
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
燔其石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
丞相去疾守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
上許之始皇西至平原津而病乃令中車府令行
符璽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
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
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
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故幸宦者驂
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

奏事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
尊寵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將蒙毅常居中參謀
議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趙高者生
而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灋舉以為中車府
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
毅治之毅當高灋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
其官趙高既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說胡亥
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
其計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丞相
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
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

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謀慮功高無
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斯曰不及也高
曰然則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
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
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為然乃相與謀詐為
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
能闢地立功士卒多耗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日夜
怨望不得罷歸為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
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扶蘇發書泣入內舍欲自
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
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

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莫也使者數趣之
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
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更置李斯舍人為
護軍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會蒙毅
為始皇出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
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以為不可不若誅之乃
繫諸代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轀車臭乃詔從官
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
子胡亥襲位　二世欲誅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
嬰諫曰趙王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王建殺其故
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亡國蒙氏秦之大臣謀士

也而陛下欲一旦棄去之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
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鬭士之意離也
二世弗聽遂殺蒙毅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
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
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
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二世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
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
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還夏四月二世至咸陽
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
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

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
昏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
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
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
怏皆不服恐為變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陛下安
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趙高曰陛下嚴灋
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
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
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
姦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
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乃更為灋律務

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於是
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
入於縣官相連逮者不可勝數公子將閭昆弟三
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
子不臣罪當死吏致灋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
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
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
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
天者三曰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
室振恐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
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

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
孝爲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
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
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
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
以葬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
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
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
食其穀　秋七月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
兵於蘄是時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
勝吳廣皆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

期法皆斬陳勝吳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召
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
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
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
爲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
攻大澤鄉拔之收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
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
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乃入據
陳　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秦滅
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
名姓俱之陳陳涉既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

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桀父老請立涉爲楚王
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爲無道滅人社稷
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
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
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
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
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
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懈也陳涉不聽遂自
立爲王號張楚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
以應涉謁者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
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

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吳叔爲假
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奇
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
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
千人徇趙陳王又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
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
襄彊爲楚王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陳王誅
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
君蔡賜爲上柱國陳王聞周文陳之賢人也習兵
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度河至
諸縣說其豪桀豪桀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

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蒯徹説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即燕趙城可毋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陳王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

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諫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與羣臣謀曰柰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鄲聞周章卻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還者多以讒毀得罪誅乃説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説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　九月沛人

劉邦起兵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狄人田儋起兵於齊劉邦字季初爲泗上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

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　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會稽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劒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劒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

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　田儋者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略定齊地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桀欲共立廣爲燕王韓廣乃自立爲燕王　周市自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甯陵君咎爲王咎在

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爲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爲魏王市爲魏相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周章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吳叔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

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銍人伍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兩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

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
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
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
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
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
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
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
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
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
嚴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
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趙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
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爲二世書以招
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
姊出飲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
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
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
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
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
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趙王邵騷趙人
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二人獨得脫　陳人
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郯　二

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章邯已破
伍逢擊陳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軍陳
王出監戰張賀死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
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　趙張耳陳餘收其散兵
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客有說耳餘曰
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
就功乃求得趙歇春正月耳餘立歇爲趙王居信
都　東陽甯君秦嘉聞陳王軍敗廼立景駒爲楚
王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坐法黥以刑徒論輸
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
通廼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爲羣盜番陽令吳芮甚

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
番君乃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　楚王景駒在
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
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廄將良數以太
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
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沛公與良
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尼將兵北
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
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
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擊
豐不下　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徇廣陵未下聞陳

王敗走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爲楚
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
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
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
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
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
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
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
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
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乃以
其兵屬梁英布既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度

淮布與蒲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梁衆凡六七萬
人軍下邳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
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
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
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
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
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
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沛
公從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
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犇魏項梁使
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

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
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
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
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
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
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
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爲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爲楚
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
盱眙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
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

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司徒與
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
來爲游兵潁川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
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
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殺
齊王及周市魏王咎爲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
弟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齊
田榮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齊人
聞齊王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爲王田角爲
相角弟閒爲將以距諸侯秋七月大霖雨武信君

引兵攻亢父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
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
北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楚軍軍濮陽東復
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守濮陽環水沛公項
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田
角亡走趙田閒前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迺立儋
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章邯兵益
盛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楚
殺田假趙殺角閒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
肯出兵　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
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

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
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
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
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灋者待事事來有
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
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
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
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
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
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
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

高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
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
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
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
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夫沙丘之謀丞相與
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
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
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
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
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
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

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
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昔田常相齊簡公
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羣臣卒弒簡公而取齊
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
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有貪欲無厭求利
不止列勢次主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
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爲變也二
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
易心絜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
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
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

勿疑二世雅愛信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
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
為是時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右
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
羣盜竝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
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
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凡所為貴有天下者
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
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
姓尚何於法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
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

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竝起君不能
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
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
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責斯
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
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
功實無反心欲上書自陳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
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
之陿隘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
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飭政教官鬭士
尊功臣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

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
見秦之彊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
樹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幸盡其
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
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
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
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
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
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
使者來會丞相下吏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傳會遂
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

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
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
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 項梁已破
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
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
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
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
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
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
疾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
定陶項梁死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去攻陳留

武信君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
王自盱眙都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
沛公軍碭　魏豹下魏二十餘城楚懷王立豹爲
魏王　章邯已破項梁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度
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
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
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
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
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
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
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

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　懷
王遣沛公西入關
三年冬十月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
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
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
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
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鬭秦趙夫
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
軍中曰有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
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
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

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
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幷力攻秦乃曰
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
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
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
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
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
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
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
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
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爲上

將軍　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
四千餘人幷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
之　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
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
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
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
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
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
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
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
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黶

澤將五千人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
皆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
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
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絕
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
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
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
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却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
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
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
侯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

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
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
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於是
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張耳與陳
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
在疑陳餘殺之數以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
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印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
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
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
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
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

人之河上澤中漁獵趙王歇還信都春二月沛公
北擊昌邑遇彭越越以其兵從沛公越昌邑人常
漁鉅野澤中為群盜陳勝項梁之起澤閒少年相
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
也諸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
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
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
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
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敢仰
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
邑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

家貧落魄為里監門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
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
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
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
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
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
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
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
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
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

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横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内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爲將將陳留兵以從酈生常爲説客使諸侯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張良遂略韓地時趙别將司馬卬方欲度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絶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轘轅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

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户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還攻胡陽遇番君别將梅鋗與偕攻析酈皆降所過亡得鹵掠秦民皆喜　王離軍既没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功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

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
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
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
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
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
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
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
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戮乎
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
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軍戰再
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

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
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
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
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
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
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
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
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灋後羣臣皆畏高
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也及項羽
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上書請益助自關以
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八

月沛公將數萬人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
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
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
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
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
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
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
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
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郎宦者大驚或
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
射上幄　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鬭旁

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
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
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
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
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
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
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
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
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
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
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

如故使乃立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九月趙高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漢高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寛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

高帝滅楚

秦二世二年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寛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漢高祖元年冬十月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阸塞戸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

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
豪桀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
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
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案
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
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
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
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
不欲費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項羽既
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使
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

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
秦吏卒秦吏卒多恐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
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
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奈何諸將微聞其計以
告項羽項羽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
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
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
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
下地形彊聞項羽號章邯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
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
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

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
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沛公左司
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
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
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
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
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
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
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
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
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

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
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
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
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
公曰君爲我呼入良出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
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
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
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
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
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
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

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
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
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
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
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
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
以生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羽舉所
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
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
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
莊則入爲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

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
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
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
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
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
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瞋目視項羽頭髮上指目眦
盡裂項羽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
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噲立而飲之
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
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
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

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
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
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
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
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
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如今人方爲
刀俎我方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鴻門去霸上
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靳
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間
行趣霸上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斗與
亞父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

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
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
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
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
獨去已至軍矣項羽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
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
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
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
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
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
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

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鄕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羽聞之烹韓生項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羽與范增疑沛

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項羽欲自取梁地乃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爲殷王王河

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番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都無終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都即墨齊將田都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

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客多說項羽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爲王餘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聞其在南皮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

今良厚遺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送至襃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 六月田榮殺齊王市自立為齊王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

不我用即亡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

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

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

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爲渭南河上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

武關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項王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項王怒亨陵母　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　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項王使趣義帝行其羣臣左右稍稍叛之　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衡山臨江王擊義帝殺之江中　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兵共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敗走漢謁漢王於廢丘漢王厚遇之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爲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漢王如陝鎭撫關外父老　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　漢王以韓襄王孫信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急擊韓王昌於陽城昌降十一月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　漢王還都櫟陽　諸將拔隴西

春正月項王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項王復立田假爲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　漢將拔北地虜雍王弟平　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内虜殷王卬置河内郡初陽武人陳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後事項羽賜爵爲卿殷王反楚項羽使平擊降之還拜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挺身間行杖劒亡渡河歸漢王

於脩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
就舍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
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
日即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
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
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漢王南渡
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
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
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
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
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

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
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
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
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
之殺義帝者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
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餘乃
遣兵助漢　田榮弟橫收散卒得數萬人起城陽
夏四月立榮子廣爲齊王以拒楚項王因留連戰
未能下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
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
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

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眞魏後乃
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遂入
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
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
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
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
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卒十
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
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
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
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

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以行楚騎
追之漢王急推墮二子車下滕公爲太僕常下收
載之如是者三曰今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故
徐行漢王怒欲斬之者十餘滕公卒保護脫二子
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求漢王不相遇反遇楚
軍楚軍與歸項王常置軍中爲質是時呂后兄周
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
士卒諸侯皆背漢復與楚塞王欣翟王翳亡降楚
　田橫進攻田假假走楚楚殺之橫遂復定三齊
之地　漢王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
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

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
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
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
病不往遣將將軍數千人行漢之破楚彭城布又
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
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
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之擊漢王
自下邑徙軍碭遂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
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
曰孰能爲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
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

與二十人俱　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
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
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
楚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
士重泉人李必駱甲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
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乃拜
灌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騎兵
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
西漢王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　魏
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則絕河津反爲楚六月漢王
還櫟陽　漢兵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盡

定雍地以爲中地北地隴西郡　秋八月漢王如
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爲法令約束立宗廟
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
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
絕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
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
忍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灌嬰曹
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
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
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
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

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酈生曰柏直也信曰
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信乃益
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
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
詣滎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　漢之敗
於彭城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背漢韓信
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
南絕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
擊趙代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閼與信之下
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歇

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

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

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諸將效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

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今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

待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曠日持久糧食單竭燕既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

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　十一月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也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

而臣事之者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大王宜悉九江之衆身自將之為楚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

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劒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

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太上御名）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九江數月龍且破九江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殺之乃閒行與何俱歸漢十二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皐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

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爲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

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荀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

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于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

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彊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

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眛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

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

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皐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是月彭越度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乃使終公守成皐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六月羽已破走彭越

聞漢復軍成皐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爲我將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爲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幷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宿小脩武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旣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　秋七月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

引兵臨河南鄉軍小脩武欲復與楚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綰將卒二萬人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　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九月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即漢王欲挑戰愼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黃睢陽等城皆下之　漢王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

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於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萬師未可

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

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出井陘誅成安君此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可得而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待也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解將重兵屯歷下以距漢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爲樂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辯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

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遂渡河

四年冬十月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爲賣已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田横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　楚大司馬咎守成皐漢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咎及司馬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成皐破乃引兵還漢

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祗益禍耳項王從之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三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

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
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閒問
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
臨廣武閒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
曰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
救趙不還報而擅刼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
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
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
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幷
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爲
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

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
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
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
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
因馳入成臯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
使龍且將兵號二十萬以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
客或説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
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
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
里客居齊地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
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

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
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
之齊之半可得也十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
韓信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
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
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
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
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
光進至博陽田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
嬰敗橫軍於嬴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嬰進擊齊
將田吸於千乘曹參擊田既於膠東皆殺之盡定

齊地立張耳爲趙王　漢王疾愈西入關至櫟陽
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
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往説齊王信
信不忍倍漢遂謝蒯徹（語在諸將之叛）　秋八月漢王下
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
歸心焉　項王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
羽患之漢遣侯公説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
天下割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楚歸太公
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説曰
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

之時也今釋弗擊此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
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
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對曰楚兵
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
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
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
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
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
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
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

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遣人誘
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迎黥
布並行屠城父隨劉賈皆會十二月項王至垓下
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
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
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則夜起飲帳中悲歌
忼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乘
其駿馬名騅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
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
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纔百餘人至陰陵
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

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
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
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
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
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快戰必潰圍斬將刈
旗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
騎以爲四隊四鄉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
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
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
時郎中騎楊喜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喜人馬
俱驚辟易數里項王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

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
二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
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欲東
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
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
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
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
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
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以其所乘騅馬賜亭長
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
百人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

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示中郎騎王翳曰此項
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户吾爲
若德乃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
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楊喜呂馬童及郎中呂勝
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户
封五人皆爲列侯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
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爲其守禮
義之國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以示魯父兄魯乃
降漢王以魯公禮葬項王於穀城親爲發哀哭之
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皆爲列
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　太史公曰

羽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
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
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
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
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
不覺寤而不自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
不謬哉　楊子法言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
諒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憞羣策而自屈
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春正月諸
侯王皆上疏請尊漢王爲皇帝二月甲午王即皇
帝位于氾水之陽　帝西都洛陽　夏五月帝置

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
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
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
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
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
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國家撫
百姓給餉餽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
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
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
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説服　齊人婁敬戍隴
西過洛陽脱輓輅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

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
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
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
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
封邰積德絫善十有餘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
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即位周
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
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
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效其
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
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

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絶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

諸將之叛

漢高祖四年冬十月韓信襲齊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救齊信擊殺龍且虜齊王廣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必終為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

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天下初發難也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鬭逐北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

功折北不救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百姓罷極怨望無所歸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

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蒯生曰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常山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者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踐也此二

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徹因去佯狂爲巫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漢王用張良計分地以王二人事見高帝滅楚十二月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封魏相國建城侯彭越為梁王王魏故地都定陶

六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

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為或說信曰斬鍾離眛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持眛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埶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

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十年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相國監趙代邊兵豨過辭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豨常慕魏無忌之

養士及爲相守邊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
邯鄲官舍皆滿趙相周昌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
甚盛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
代者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韓王信因使王黃
曼丘臣等說誘之太上皇崩上使人召豨豨稱病
不至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
上自東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
水吾知其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
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
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
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

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
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
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
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
善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
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陳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
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渡河攻
聊城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
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不下攻殘之趙利守東垣
帝攻拔之更命曰眞定帝購王黃曼丘臣以千金

其麾下皆生致之於是陳豨軍遂敗淮陰侯信稱
病不從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信謀與家臣
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
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 春正
月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
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
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
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
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遂夷信三族

臣光曰世或以韓信爲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

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
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
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
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閈舊
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
有負於信哉臣以爲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
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
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
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
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
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報德者士

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
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
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
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
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上還洛陽聞淮陰侯之死且喜且憐之問呂后
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上曰
是齊辯士蒯徹也乃詔齊捕蒯徹蒯徹至上曰若
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
策故令自夷於此如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
乎上怒曰亨之徹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

信反何冤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
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
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
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
亨之邪上曰置之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
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王恐
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
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
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
王不覺遂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
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

安來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
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
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
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
請族之上可其奏三月夷越三族梟越首洛陽下
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使於齊還奏事
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欲亨之方
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
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閒項王所以遂不能西
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
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

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
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
疑以爲反反形未具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
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
是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
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
侯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
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
中大夫賁赫對門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王疑
其與亂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
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

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
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
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
上乃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
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
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
封之疏爵而王之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
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
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
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
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

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
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
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
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
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
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上曰
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麗山之徒也
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
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乃立皇子
長爲淮南王是時上有疾欲使太子往擊黥布太
子客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說建成侯

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
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
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
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
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
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釋之立
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
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
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
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爭
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

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
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
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
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
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
東擊荆荆王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
發兵與戰徐僮閒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
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
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
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兵遇於蘄西布兵精甚上

壁蘄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
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
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
江南上令別將追之　漢別將擊英布軍洮水南
北皆大破之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成王臣使
人誘布僞欲與亡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
茲鄉民田舍　周勃悉定代郡鴈門雲中地斬陳
豨於當城　陳豨之反也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
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
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
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

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
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
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
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乃
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
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乃詐論他
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
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漢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
漢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
豨所帝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
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

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
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屬任
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
乃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
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
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春二月使樊
噲以相國將兵擊綰立皇子建爲燕王　盧綰與
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聞帝崩遂
亡入匈奴

匈奴和親

漢高祖六年　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

匈奴復稍南度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
所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立之是時東胡強而月
氏盛乃使冒頓質於月氏既而頭曼急擊月氏月
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
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
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乃以鳴鏑自射其
善馬既又射其愛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斬之最
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
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
鳴鏑而射遂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
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

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東襲

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威服諸國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未還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

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閒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令樊噲止定代地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

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　十二月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赦爲郃陽侯

八年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柰何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

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爲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敘唯仁義之人爲能知之柰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爲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疎矣況魯元已爲趙后又可奪乎

惠帝三年春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彊爲書使使遺高后辭極褻嫚高后大怒召將相大臣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

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釋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并遺以車二乘馬二駟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高后六年四月匈奴寇狄道攻阿陽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

文帝前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保塞蠻夷殺略人民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右賢王走出塞

六年冬十月匈奴單于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

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
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距絶二主之
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
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强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
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
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
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皇帝即不欲
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帝報書曰單于欲除
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
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
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

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
于書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
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
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
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
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
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
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
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
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
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

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
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
大單于漢使或訾笑匈奴俗無禮義者中行說輙
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
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云
有禮義及親屬益疏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
類也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喋喋佔佔顧漢所輸
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
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
馳蹂而稼穡耳　梁太傅賈誼上疏曰天下之勢
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

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
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
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
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
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
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為邊患
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
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
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
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

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鋋劒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
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
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
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
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
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
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
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
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
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埶
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攻大

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
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
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
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
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
易橈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
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
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
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劒戟相接去就
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
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

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
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爲小以
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
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
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
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
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
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
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
衆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答焉錯又上
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衛邊地而救

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
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
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粤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
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
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
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
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憤
怨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
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
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
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埶易以

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
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
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
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
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
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
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
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
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
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
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食能自

給而止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
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
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
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
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
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
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
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
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
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
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

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
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
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民
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
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
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
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
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
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
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
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

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
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
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
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
費衣糧不可用也未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
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
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
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
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
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

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旁
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遬
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屯三郡上
親勞軍勤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
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
爲大將軍成侯董赤內史欒布皆爲將軍擊匈奴
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
殺
後二年匈奴連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
遼東最甚郡萬餘人上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
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與匈奴和親

三年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
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爲車
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
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宗
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棘
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
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
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
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
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

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
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
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
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上
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
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
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
拜周亞夫爲中尉
孝景元年夏四月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
和親

二年秋與匈奴和親
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中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
六年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
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爲上郡太守嘗從百
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
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
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
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
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
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

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後二年三月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孝武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

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上古不屬爲人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罷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諸呂之變

高祖十年定陶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雖封爲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既罷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曰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昌爲御史大夫

十二年十一月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

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止不立初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　五月己巳太子即皇帝位尊

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
赭衣令舂遣使召趙王如意使者三反趙相周昌
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
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
不能奉詔太后怒先使人召昌昌至長安乃使人
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
與入宮自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
惠帝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
太后使人持酖飲之犂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
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

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
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爲
淫樂不聽政
臣光曰爲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
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爲天下之主不忍母
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
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以
周勃爲太尉
七年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初呂太后命張
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既葬太

子即皇帝位年幼太后臨朝稱制
高后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
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
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太尉勃
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
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
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
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
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
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十一月甲
子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

歸乃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
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
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爲趙隱王
謀乃抵堯罪上黨守任敖嘗爲沛獄吏有德於太
后乃以爲御史大夫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
公爲宣王兄周呂令武侯澤爲悼武王欲以王諸
呂爲漸　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
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王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
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爲呂王割齊之
濟南郡爲呂國
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　夏五月丙申封齊

悼惠王子章爲朱虛侯令入宿衛又以呂祿女妻
章
四年夏四月丙申太后封女弟嬃爲臨光侯　少
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
而名我我壯即爲變太后聞之幽之永巷中言帝
病左右莫得見太后語羣臣曰今皇帝病久不已
失惑昏亂不能繼嗣治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
言皇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
羣臣頓首奉詔遂廢帝幽殺之　五月丙辰立恒
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
事故也

六年冬十一月立肅王弟産爲呂王
七年春正月太后召趙幽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
弗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言呂
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以故召趙
王趙王至置邸不得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
臣或竊饋輒捕論之丁丑趙王餓死　二月徙梁
王恢爲趙王呂王産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
傅　呂嬃女爲將軍營陵侯劉澤妻澤者高祖從
祖昆弟也齊人田生爲之說大謁者張卿曰諸呂
之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今
卿言太后王之呂氏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太
后然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爲琅邪王　趙王
恢之徙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産女爲王后王后
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
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六月王不勝悲憤自殺
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是時
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
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
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
章請爲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
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
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

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
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
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
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陳丞相
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
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
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
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
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
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
相結因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

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之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呂祿為趙王追尊祿父建成康侯釋之為趙昭王

八年冬十月辛丑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為燕王封通弟莊為東平侯 春三月太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撠太后掖忽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太后遂病掖傷 夏四月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以其勸王諸呂賞之也 秋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辛巳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 諸呂欲為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齊王乃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王召平信之勃既將兵遂圍相府召平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

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琅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兵并將之琅邪王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濟南遺諸侯王書陳諸呂之罪欲舉兵誅之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

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

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九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且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況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

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衞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公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曰急入宮衞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鬭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衞尉

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張偃戊辰徙濟川王王梁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舉兵使使召魏勃至責問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灌嬰兵亦罷滎陽歸　班固贊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

志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叉執劫雖摧呂祿以安
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
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眞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
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
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所立卽長
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
齊王高帝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
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卽立
齊王復爲呂氏矣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
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固順況以仁孝聞
天下乎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左右郎

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
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
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
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
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
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
氏也天下絶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
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
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
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
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

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
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内有朱虛東牟
之親外畏吳楚淮陽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
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
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横占曰
大横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
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
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
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
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

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
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
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答拜太
尉勃進曰願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
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
邸而議之後九月己酉晦代王至長安舍代邸羣
臣從至邸丞相陳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
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爲嗣願
大王卽天子位代王西鄕讓者三南鄕讓者再遂
卽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
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

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子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恒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文帝元年冬十月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十一月辛巳上徙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　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　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絳侯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安陵袁盎諫曰諸呂悖逆大臣相與共誅之是時丞相爲太尉本兵柄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南粤稱藩

漢高帝十一年五月詔立秦南海尉趙佗爲南粤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爲南邊患害初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秦爲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

已破滅佗即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陸生至尉佗魋結箕倨見陸生陸生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

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也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耳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留陸生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

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

高后四年夏五月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鬲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幷王之自爲功也

五年春佗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七年九月遣隆慮侯周竈將兵擊南越

文帝元年　初隆慮侯竈擊南越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爲佗親冢在眞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

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竝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

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
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
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
以爲南越王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
夫者厚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
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僻
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
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
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
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
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

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
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
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
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
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
不敢爲帝矣

七國之叛

漢景帝前三年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
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
吳太子殺之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天下同
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
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
以子故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
人爲秋請文帝復問之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
治使者數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
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
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
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
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
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上
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
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

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
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
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
厚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
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
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
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及楚王
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
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
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廷臣方議
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

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䑛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惑

天子侵奪諸侯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鼂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為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

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

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居於鄒戊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休侯富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王戊戊殺尚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遂燒殺建德悍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欲

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下
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
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凡
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吳王
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罪
狀鼂錯欲合兵誅之吳楚共攻梁破棘壁殺數萬
人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
軍士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初文帝且崩戒太
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
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
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復召

竇嬰拜為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初鼂錯所
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
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
語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
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
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
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
將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
予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錯所居坐盎輒避盎
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錯為御史大
夫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抵辠詔赦以為庶人吳

楚反錯謂丞史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
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
未發治之有絶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
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
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
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
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
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
言其無能為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
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
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

錯曰盎策之善上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
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
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
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
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
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
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
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乃
拜盎為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令丞相青中
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
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

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上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吳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袁盎劉通至吳吳楚兵

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令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間脫亡歸報太尉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殽澠阨陿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閒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

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閒果得吳伏兵乃請趙涉爲護軍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尚弟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終不出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

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

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椎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兵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

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吳王度淮走丹徒保東越兵可萬餘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紿吳王出勞軍使人鏦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太子駒亡走閩越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為是然梁王由此與太尉有隙三王之圍臨菑

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

歸國膠西王徒跣席稾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弓高侯韓頹當遺膠西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辠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詣漢軍壁謁曰臣卬奉灋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厀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灋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誅　今聞錯已誅卬等謹已罷兵歸將

軍曰王苟以錯爲不善則當以聞又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兵至趙趙王引兵還邯鄲城守酈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亦不肯入邊欒布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帝以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辠也召立齊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玃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爲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玃遂見梁王

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王連諸侯之兵敺白徒之衆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橈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　帝欲以吳王弟德哀侯廣之子續吳以楚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乙亥徙淮陽王餘爲魯王汝南王非爲江都王王故吳地立宗正禮爲楚王立皇子端爲膠西王勝爲中山王

四年　初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及吳楚已破衡山王入朝上以爲貞信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王王江北

梁孝王驕縱

漢文帝前二年春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

五年　初帝分代爲二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是歲徙代王武爲淮陽王以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

六年梁太傅賈誼上疏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匈奴賓服百姓素朴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

美垂於無窮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立經陳紀爲萬世法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

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

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盡而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如此則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

治後世誦聖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埶方
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
不可屈伸一二指慉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
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
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
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
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
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十一年夏六月梁懷王揖薨無子賈誼復上疏曰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
且人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

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
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
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
國而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
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臣之愚計願舉淮南
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
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
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
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
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
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

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
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
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
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
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
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
年三十三矣
景帝二年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
餘城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
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
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

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吳人枚乘
嚴忌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蜀人司馬相如之屬
皆從之遊每入朝上使使持節以乘輿駟馬迎梁
王於關下既至寵幸無比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
車射獵上林中因上疏請留且半歲梁侍中郎謁
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三年冬十月梁王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宴
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
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詹事竇嬰引卮酒進上
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
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因病免太后除嬰

門籍不得朝請梁王以此益驕

中一年　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吳楚攻梁梁王城守事見七國之叛）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以詭爲中尉勝詭多奇邪計欲使王求爲漢嗣栗太子之廢也太后意欲以梁王爲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爲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帝以訪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遂不復言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袁盎等皆建以

爲不可梁王由此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爲上遣田叔呂季主往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詭勝匿王後宮使者十餘輩至梁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今大王列在諸侯訹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梁王梁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皇后兄王信說曰長君弟得幸於上後宮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爲足下憂之長君曰爲之柰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

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庳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閒入言之帝怒稍解是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按梁事來還至霸昌廄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

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在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果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帝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

六年冬十月梁王來朝上疏欲留上弗許王歸國意忽忽不樂 夏四月梁孝王薨竇太后聞之哭

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買爲梁王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物稱是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

漢通西南夷

漢武帝元光五年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

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作者數萬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

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冄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邛筰冄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天子大說　是時巴蜀四郡鑿山通西南夷道千餘里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費以鉅萬計而無功上患之詔使公孫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

元朔三年冬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蒼海郡　秋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專力城朔方

元狩元年　初張騫自月氏還為天子言身毒國去蜀不遠天子欣然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嶲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漢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國滇王當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

三年秋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是時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以故吏弄法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元鼎六年冬馳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遣中郎將郭昌衛廣將而擊之誅且蘭及邛君筰侯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冄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嶲郡筰都為沈黎郡冄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元封二年　初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

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於是上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是時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六年漢既通西南夷開五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歲遣使十餘輩出此初郡皆閉昆明為所殺奪幣物於是天子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昭帝始元元年夏益州夷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犇命往擊大破之

四年西南夷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益州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之

六年詔以鉤町侯毋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以為鉤町王賜田廣明爵關內侯

淮南謀反

漢文帝前三年　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美人以坐繫河內美人母弟趙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巳生子恚即自殺吏奉其子詣上上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眞定後封長為淮南王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呂后故孝惠呂后時無患而常心怨辟陽侯以為不彊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即位淮南王自以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

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見辟陽侯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治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淮南王淮南王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六年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二千石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風諭之引管蔡及代頃王濟北王興居以為儆戒王不說令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

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
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有司治之使使召淮南
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
與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
勿王徙處蜀郡嚴道邛郵盡誅所與謀者載長以
輜車令縣以次傳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
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
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
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淮南王果憤恚不食死縣
傳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
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今爲奈何盎曰獨斬丞相

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
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
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户
七年民有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
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爲列侯賈誼知
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之悖逆無道
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
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
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
爲父報仇者大父與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

代主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
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
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予之衆積之財此非
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荆軻起
於兩柱之閒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
留計上弗聽
十一年夏六月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
十六年夏四月徙淮南王喜復爲城陽王立淮南
厲王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
景帝前四年　初七國反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
相將兵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淮南以故得完事見七國

武帝建元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
爲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語昏暮然後
罷安雅善武安侯田蚡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
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
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
蚡金錢財物
元朔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
五年　初淮南王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招致
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其羣臣賓客多江淮閒輕
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或

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
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然乃益治
攻戰具積金錢郎中雷被獲罪於太子遇時有詔
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惡被
於王斥免之欲以禁後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
明事下廷尉治蹤迹連王公卿請逮捕治王太子
遣謀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漢使有非是者
即剌殺之因發兵反天子使中尉宏即訊王王視
中尉顏色和遂不發公卿奏安壅閼奮擊匈奴者
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既而安自傷曰吾行仁
義反見削地耻之於是爲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

賜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有反
謀恐爲所并亦結賓客爲反具以爲淮南已西欲
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衡山王后徐來譖太子
爽於王欲廢之而立其弟孝王囚太子而佩孝以
王印令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
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
作輣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秋衡山王當
入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
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爲反謀
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

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
以爲妄言非也王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被曰王
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
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問之被曰昔秦
爲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六七高皇
帝起於行陳之中立爲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閒因
秦之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
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王四郡國富民
衆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然破於大梁奔走而東身
死祀絕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
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萬倍吳楚之

時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棄千乘之君賜絕
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涕泣而起王有
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
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陰使人告
太子謀殺漢中尉事下廷尉治王患之欲發復問
伍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聞
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知
反漢將一日過成皐者四十餘人今我絕成皐之
口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左吳趙賢
朱驕如皆以爲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
也必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

計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偽爲丞相御
史請書徙郡國豪桀高貲於朔方益發甲卒急其
會日又偽爲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
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
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於是王乃
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及
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欲使人偽得罪而西
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
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
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
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又欲令

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
欲因以發兵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聞之
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
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獨殺相無益也即罷相王猶
豫計未決太子即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告與淮
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
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
上下公卿治其黨與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十
一月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
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
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

中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
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
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
棄市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其弟孝爲太子
爽聞即遣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輣車鍛
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會有司捕所與淮南謀
反者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
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
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王自剄死王后
徐來太子爽及孝皆棄市所與謀反者皆族凡淮
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桀等死者數
萬人

漢通西域

漢武帝元朔三年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
煌祁連間爲強國匈奴冒頓攻破之老上單于殺
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餘衆遁逃遠去怨匈奴無
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漢中張騫以郎應
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騫十餘歲騫得
閒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
財欲通不得見騫喜爲發導譯抵康居傳致大月
氏大月氏太子爲王既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
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

氏要領乃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
留歲餘會伊穉斜逐於單匈奴國內亂騫乃與堂
邑氏奴甘父逃歸上拜騫爲太中大夫甘父爲奉
使君騫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元狩元年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爲天子言西域
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
多善馬馬汗血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東北則烏
孫東則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
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
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
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

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
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
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
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以騫度之
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
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
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
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
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
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
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

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
元鼎二年渾邪王既降漢漢兵擊逐匈奴於幕北
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
言烏孫王昆莫本爲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
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
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戀故地又貪漢財物今
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
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
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
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
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

可使遣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昆莫見騫禮節甚
倨騫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爲夫
人結爲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烏孫自以
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且又近之其
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騫留久之不能得其要
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
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使數十人
馬數十匹隨騫報謝因令窺漢大小是歲騫還到
拜爲大行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
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
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

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河有
兩原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鹽澤鹽澤去
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
從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
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
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
大宛康居奄蔡焉耆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
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犂間
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王既不肯東還漢乃於
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
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天子得宛汗

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諸使
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
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
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六年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
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
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
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
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
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
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

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
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
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
攻擊而樓蘭車師小國當空道攻漢使王恢等尤
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西域皆有
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將
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沮井而還匈河
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
而還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奴一人
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
元封三年冬十二月上遣將軍趙破奴擊車師破

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
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春正月甲申封破奴爲
浞野侯王恢佐破奴擊樓蘭封恢爲浩侯於是酒
泉列亭障至玉門矣
六年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
漢匈奴聞烏孫與漢通怒欲擊之又其旁大宛月
氏之屬皆事漢烏孫於是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
爲昆弟天子與羣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聘漢
女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往妻烏孫贈送
甚盛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
莫以爲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

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以帷帳錦繡給遺焉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為昆彌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諸小國驩潛大益車師扜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西國使更來更去天子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為酒多苜蓿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種之於離宮別觀旁極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過於漢使焉

太初元年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與其羣臣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

二年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

三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為外國笑乃

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槖佗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而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爲兵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

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持王毋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

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初貳師起燉煌西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將千餘人別至郁成郁成王擊滅之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

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貳師上邽騎士趙弟恐失郁成王拔劍擊斬其首追及貳師

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爲質焉軍還入馬千餘匹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封李廣利爲海西侯封趙弟爲新畤侯以上官桀爲少府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讁過行皆黜其勞士卒賜直

四萬錢匈奴聞貳師征大宛欲遮之貳師兵盛不
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
漢軍正任文將兵玉門關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
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
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
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
甚親信樓蘭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
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
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
使外國者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
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蟬封為宛王而

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蟬封
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
昭帝元鳳四年　初扞罙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
茲貳師擊大宛還將賴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弘
羊前議以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龜茲貴人姑
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
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樓蘭
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漢
遣使詔新王令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東垂
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
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為

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
駿馬監北地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龜茲
介子至樓蘭龜茲責其王皆謝服介子從大宛還
到龜茲會匈奴使從烏孫還在龜茲介子因率其
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
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
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
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
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
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
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

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
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
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
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
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
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
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
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乃立尉屠
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
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
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

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城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塡撫之秋七月乙巳封范明友爲平陵侯傅介子爲義陽侯

臣光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爲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彊而爲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爲奇功過矣

宣帝本始二年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

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娶岑娶胡婦子泥靡尚小岑娶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次曰大樂　上遣光祿大夫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事見匈奴歸漢

三年上復遣常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元康元年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爲王

神爵二年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乃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盛爲資送而遣之使常惠送之至燉煌未出塞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娶子泥靡爲昆彌號狂王常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爲烏孫持兩端難約結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

觧役將與天子從之御還少主
甘露元年夏四月烏孫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至烏孫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使士拔劒擊之劒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帛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犂檻車至長安斬之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

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是歲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燉煌通渠積穀欲以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爲公主使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以自處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翎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爲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
三年五月烏孫大昆彌元貴靡及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冬至京師待之一如公主之制後二歲卒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鎭撫星靡漢遣之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以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其後段會宗爲都護乃招還亡叛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
成帝建始四年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

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寮議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

兀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陽朔四年閏九月烏孫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爲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爲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於是西域諸國上書願復得前都護段會宗上從之城郭諸國聞之皆翕然親附

元延二年 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爲降民所殺諸翎侯大亂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爲左曹中郎

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安日弟末振將爲小昆彌定其國而還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爲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爲大昆彌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犂靡代爲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遣段會宗發戊已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之罪即手劒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安犂靡勒兵數千騎圍

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槀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天子賜會宗爵關内侯黄金百斤會宗以難栖殺末振將奏以爲堅守都尉責大祿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疐本共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漢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并力以備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漢

用憂勞且無寧歲時康居復遣子侍漢貢獻都護郭舜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内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

于有悔自卑之意宜歸其侍子絶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不絶

武帝伐匈奴

漢武帝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絶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之食

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爲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衹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宁陛

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
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
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
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
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
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
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
後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
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絶以
中其意
六年冬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

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
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
衛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
孫敖爲胡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爲胡所敗胡生
得廣置兩馬間絡而盛臥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
而上胡兒馬上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
敖廣吏當斬贖爲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　秋匈
奴數盜邊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
屯漁陽
元朔元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
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

人安國益東徙屯北平數月病死天子乃復召李
廣拜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
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
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　臨菑
人主父偃嚴安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
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
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
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
秦皇帝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
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絶踵糧以行重不及

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
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
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
以河爲境地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
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
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
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
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
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
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

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曰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

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書奏天子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

二年冬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爲平陵侯次公爲岸頭侯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　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卒　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　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

四年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五年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

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
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
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
拜衛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
封青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爲列侯
　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以合騎侯
公孫敖爲中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翕侯趙
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
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
首數千級而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　夏四

月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
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
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
爲翕侯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
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
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
軍之威軍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
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
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
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
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

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而具歸
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
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初平陽縣吏
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通生霍
去病去病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
匈奴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
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
病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
藉若侯産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封去病爲冠
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
餘級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軍功

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右將軍建至天
子不誅贖爲庶人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用
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
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是時漢比歲
發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
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
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
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置賞官名曰武
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
千夫者得先除爲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元狩元年夏五月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二年三月霍去病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
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
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
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詔益封去病
二千戶夏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
出北地異道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
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
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
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
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嚮胡急
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

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
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
益治軍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
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
罷弗能追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
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而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
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得票騎將軍踰居延過
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欽宗御名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
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
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裨將有
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為從票侯校尉高不識為

宜冠侯校尉僕多為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
與票騎會當斬贖為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
兵皆不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
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
將常留落不偶由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
匈奴入代鴈門殺略數百人　秋匈奴渾邪王
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
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
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
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
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將軍將兵往迎之

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票騎既渡河與
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
者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
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
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
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
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為列侯益封票
騎千七百戶渾邪之降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
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
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
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

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獘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絶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

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

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漢既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四年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票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票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廣自請曰

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因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慍怒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

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窴顔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

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猨臂善射度不中不發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十餘日眞單于復得其衆

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為列侯從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為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

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票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票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票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

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

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無敢忤湯者

六年秋九月冠軍景桓侯霍去病薨天子甚悼之為冢像祁連山

元鼎三年　匈奴伊穉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元封元年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以見武節威匈奴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讋終不敢出上乃還

四年　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為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漢使楊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

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信既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謟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六年　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廬立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

太初元年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災畜多死左大都尉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二年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

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

三年春正月匈奴兒單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呴犁湖為單于　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北至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

四年冬匈奴呴犁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天子欲因伐死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三月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

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衛律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為丁靈王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

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
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
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
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
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
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
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
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
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
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
劒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

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劒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
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
復舉劒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
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
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
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
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
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
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鬭
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
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

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
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
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
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
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
惠等各置他所　浞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亡歸
二年夏五月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
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
圍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
西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
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

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見視其創嗟
歎之拜爲中郎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
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
爲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
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
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
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劒
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
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
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
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

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
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
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
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
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
士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
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
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
悅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
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閒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
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虜見漢軍少直

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
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
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
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
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
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
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
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閒復殺數千人
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
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
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

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
奴復力戰山谷閒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
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
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
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
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各八百人爲前
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得
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
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
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
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

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
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
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
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
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
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
一片冰期至遮虜障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
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
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
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
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

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

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三年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愞棄市

四年春正月發天下七科讁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鬭十餘日游擊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

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

太始元年　匈奴且鞮侯單于死有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

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撣不得代更以為日逐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

征和二年九月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

三年春正月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　夏五月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徙其輜重北邸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商丘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

九日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
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
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馬通軍遣開陵
侯成娩將樓蘭尉犁危須等六國兵共圍車師盡
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
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陿貳
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犇走莫敢
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爲祖道送至渭
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
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
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

會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
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
詔載屈氂廚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
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
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
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
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
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
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
軍長史與決眭都尉煇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
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

引兵還至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
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
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
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宗族遂滅
四年春三月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爲丞相封富
民侯千秋無它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
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爲人敦
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搜粟都尉
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東有漑田五千頃
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
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募民壯健敢徙者詣

田所益墾漑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
烏孫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
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
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
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
人況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
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
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
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
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
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

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軍事也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武帝平兩越

漢武帝建元六年秋八月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爲發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

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剸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閒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

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
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
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
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未戰而疾死者
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
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
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
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
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
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
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

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
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
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
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
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
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
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
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
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
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
足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

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
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
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
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
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
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
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
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
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
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
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

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
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
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
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
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
東之難始興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
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
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
事之顏行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
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生民
之屬皆爲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樂業則

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踰領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

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中郎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既去南越

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

元鼎四年　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衛在長安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上書請立樛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見嬰齊薨諡曰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是歲上使安

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

五年十一月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官為長吏

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

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侯樛樂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　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

六年冬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陿破石門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

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伏波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郎都稽得嘉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爲將梁侯蘇弘爲海常侯都稽爲臨蔡侯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四人皆爲侯　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

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爲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

元封元年冬十月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

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故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封終古爲禦兒侯陽爲卯石侯居股爲東成侯敖爲開陵侯又封橫海將軍說爲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爲繚嫈侯東越降將多軍爲無錫侯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爲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從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武帝擊朝鮮

漢武帝元封二年　初全燕之世嘗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

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

長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秋上募天下死罪爲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三年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餘日稍求退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

見信節請復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粮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隙降下朝

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遂亦以爲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

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封參爲澅清侯陰爲萩苴侯唊爲平州侯長爲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涅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爲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

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桮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武帝惑神怪

漢武帝元光二年冬十月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匿其年及其生長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壽可益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

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元狩四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

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
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五年夏四月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
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
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
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
良已置酒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
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神君所言上
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
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元鼎四年春二月樂成侯丁義薦方士欒大云與

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欒大大說大先
事膠東康王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
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
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
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
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
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
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
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
使通言於神人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棊自相觸擊
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

軍又拜爲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夏四月
乙巳封大爲樂通侯食邑二千戶賜甲第僮千人
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
妻之齎金十萬斤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
共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
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
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
示不臣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
齊之閒莫不搤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　六月
汾陰巫錦得大鼎於魏脽后土營旁河東太守以
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

甘泉從上行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甘泉宮羣臣
皆上壽賀　秋上行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
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
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
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凡
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悅
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
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
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采
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顊下迎
黃帝黃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

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太室

五年　五利將軍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既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售坐誣罔腰斬樂成侯亦弃市

六年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　春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臣以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爲封禪祠器以示羣儒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

元封元年冬十月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上歎曰吾後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乃還甘泉類祠太一　春正月上行幸緱氏禮祭中

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夏四月還至奉高禮祠地主於梁父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封

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址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頌功德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檀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

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筭賜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僊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

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二年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夏四月還過祠泰山　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更置甘泉前殿益廣諸宮室

太初元年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于明堂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

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春上還以柏梁災故朝諸侯受計于甘泉甘泉作諸侯邸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

三年春正月上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皆無驗令

祠官禮東泰山夏四月還脩封泰山禪石閭

天漢三年春三月上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跡爲解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眞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征和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羣臣諫上弗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樓船乃還　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脩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閭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

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嚮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夏六月還幸甘泉

後元二年春正月上朝諸侯王于甘泉宮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宮丁卯帝崩于五柞宮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巫蠱之禍

漢武帝太始三年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倢伃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臣光曰爲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

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趙人江充爲水衡都尉初充爲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爲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爲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征和元年夏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

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劒走逐之弗獲上
怒斬門候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
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丞相公孫賀
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賀子敬聲代
父爲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
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
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
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
石公主私通且上甘泉使巫當馳道埋偶人祝詛
上有惡言
二年春正月下賀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 閏

四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
皆坐巫蠱誅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
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已而所
幸王夫人生子閎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
皇后太子寵寖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
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
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
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
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
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
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

皇后聞之脫簪請罪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
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
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
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
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
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應擅有所
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臣寬厚長者皆
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
子譽少而毀多衛青薨後臣下無復外家爲據競
欲太上御名太子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
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

益太子宮人滿二百人太子後知之心銜文文與
小黃門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
皇后切齒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爲過何
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
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
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怪之更微問
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
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
左道惑衆變幻無所不爲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
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
訐以爲祝詛上無道上怒所殺後宮延及大臣死

者數百人上心旣以爲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寃者充旣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上乃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

掘地求蠱又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黄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横太子皇后無復施牀處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爲師傅幷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

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詐爲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又炙胡巫上林中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迸走得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丞相屈氂聞變挺身逃亡其印綬

使長史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爲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因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侍郎馬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

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楫棹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丞相附兵寖多庚寅太子兵敗南犇覆盎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爲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柰何擅斬之丞相

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詔遣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爲任安老吏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合從之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上以馬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德商丘成力戰獲張光封通爲重合侯建爲德侯成爲秺侯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燉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

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

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藏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鬬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旣傷太子乃封李壽爲邗侯張富昌爲題侯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

多以異端進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三年九月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

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昭帝始元五年春正月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

燕蓋謀逆

漢武帝後元元年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

書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於北闕又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上由是惡旦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故上皆不立

二年春正月上病篤乙丑詔立弗陵爲皇太子丁卯帝崩于五柞宮昭帝始元元年　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爲名陰刺候朝廷事及有詔褒賜旦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齊孝王孫澤等結謀詐

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郎中
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
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即與
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
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
兵臨菑殺青州刺史雋不疑旦招來郡國姦人賦
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
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
十五人會缾侯成知澤等謀以告雋不疑八月不
疑收捕澤等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
有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爲博陸侯左將軍桀爲
安陽侯
三年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出桀
常代光入決事光女爲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
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爲尚幼不聽蓋長公主
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安素與外人善說外人曰
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
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
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
主長主以爲然詔召安女入爲倢伃安爲騎都尉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　是歲

上官安爲車騎將軍
五年夏六月封上官安爲桑樂侯安日以驕淫受
賜殿中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
歸欲自燒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此
元鳳元年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長公主欲爲丁
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
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
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爲
太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爲充
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
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

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
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
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
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
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旦遣孫縱之等
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桀弘羊等
桀等又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
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
降乃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爲搜粟都尉
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
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

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李德裕論

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疏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

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正讙不可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安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且用皇后爲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時也會蓋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

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卧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置酒與羣臣妃妾別會天子以璽書讓旦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爲庶人賜旦諡曰剌王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

霍光廢立

漢武帝後元元年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二年春二月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爲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内牀下丁卯帝崩于五柞宮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養省中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昭帝始元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爲博陸侯

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

元鳳元年冬十月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湯之子也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魯國眭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爲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

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弘坐設妖言惑衆伏誅
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無嗣時武
帝子獨有廣陵王胥大將軍光與羣臣議所立咸
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
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
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
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示丞相敞等
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后詔遣行大鴻臚事
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
邑王賀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光又白皇后徙右將
軍安世爲車騎將軍賀昌邑哀王之子也在國素

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賀游獵不止嘗游方與
不半日馳二百里中尉琅邪王吉上疏諫曰大王
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虖
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虖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
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
匽薄數以耎脃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
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
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
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
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銜橛之間哉休則俛
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

臧尊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
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
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
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
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
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
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
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
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
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縱自若郎中令山陽龔
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内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

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
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
戲飲食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
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
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
以爲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
臣侯得王所爲擬於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說
其諂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
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
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
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

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王嘗見大白犬頸
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無尾以問龔遂遂曰此天
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
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
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
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嘆曰不祥何爲
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
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
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
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
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

叫然號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
畏慎自省王終不改節又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
以火發書其日中王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
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
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
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
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
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
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
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

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
常以爲念王至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過弘
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至湖使者以讓相安
樂安樂告龔遂遂入問王王曰無有遂曰即無有
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湔洒大王即捽
善屬衛士長行法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
輿車王使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
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
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
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
馳道北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

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
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尊皇后曰皇
太后　壬申葬孝昭皇帝于平陵　昌邑王既立
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往往超擢拜官
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龔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
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
近臣飲食作樂鬬虎豹召皮軒車九旒驅馳東西
所爲誖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
知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夢
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之以
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

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
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如不忍
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爲福皆放
逐之臣當先逐矣王不聽太僕丞河東張敞上書
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
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
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
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王不聽大將
軍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
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
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

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
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魯國
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
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祅言縛以屬吏
吏白霍光光不舉法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
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
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
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侍中傅嘉數
進諫王亦縛嘉繫獄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
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

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
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
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
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
教令癸巳光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
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
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
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
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
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
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

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
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
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
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
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
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
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
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
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
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
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

中中臣侍守王光勑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
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
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
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
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
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
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
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
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無悲哀之
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
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

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
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
與居禁闥內敖戲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
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
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
倡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衆樂駕法駕驅馳北
宮桂宮弄彘鬬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
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
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
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
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幷佩昌邑郎官者免奴發

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
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
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
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
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
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
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
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今陛下嗣孝
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
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
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

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
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
詔廢安得稱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
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
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
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
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
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
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
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

千戶國除爲山陽郡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
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
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
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治事
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
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
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
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
以聞亦得減死論霍光以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
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
信少府賜爵關內侯　初衞太子納魯國史良娣

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涿郡王夫人生子病已
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三男一
女及諸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
獄故廷尉監魯國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
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渭城胡
組淮陽郭徵卿令乳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日再省
視巫蠱事連歲不決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
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
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
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
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

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
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既而
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
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
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雇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
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無詔
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曾孫曾孫病幾不
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
恩惠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
以付之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有
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

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
書既壯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
二寸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
欲妻以女怒曰曾孫乃衞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
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於是賀止時暴室
嗇夫許廣漢有女賀乃置酒請廣漢酒酣爲言曾
孫體近下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
之怒廣漢重令人爲介遂與曾孫賀以家財聘之
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
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鬭雞走馬以是
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

嘗困於蓮勺鹵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

蓍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秋七月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初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奭數月曾孫立爲帝許氏爲倢伃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

宣帝本始元年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益封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八人　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

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爲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

三年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爲掖庭戶衞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爲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曰少夫幸報

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即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見顯相勞問亦未敢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

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四年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爲皇后輿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

地節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去病祀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中二千石治冢賜梓宮葬具皆如乘輿制度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下詔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國家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宜以車騎將軍安世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以其子延壽爲光祿勳上亦欲用之夏四月戊申以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爲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

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埶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

三年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爲皇太子以丙吉爲太傅太中大夫疏廣爲少傅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又封霍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霍顯聞立太子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

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
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霍氏驕侈縱橫太夫人顯廣治第室作乘輿輦
加畫繡絪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
顯游戲第中與監奴馮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
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
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倉頭奴上朝謁莫敢
譴者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帝
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既躬親
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
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

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
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
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
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
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
氏甚惡之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
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
勳出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爲安定太守
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
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
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戊戌更以張

安世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
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特使
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
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都尉
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
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
弟代之

四年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
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
灋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
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

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
有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後
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
尚書益不信人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
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禹山雲驚
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
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
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
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
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
執金吾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

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久之猶
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
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
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
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
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
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
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
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
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
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
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
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
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
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爲不
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
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
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
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
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唯陛
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家數有妖
怪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兎鼃可以此

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
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
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
宣爲代郡太守會事發覺秋七月雲山明友自殺
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
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太僕杜延年以霍
氏舊人亦坐免官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
宮乙丑詔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期門董忠
左曹楊惲侍中金安上史高皆爲列侯惲丞相敞
子安上車騎將軍日磾弟子高史良娣兄子也初
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
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
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
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
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
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
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
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
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
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
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
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

澤樵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内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

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嚮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鬬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爲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趙充國破羌

漢宣帝元康四年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絶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及帝即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

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間者匈奴困於西方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絶漢道

充國以爲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
羌中先零罕幵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
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
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
分別善惡
神爵元年三月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
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
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
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
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爲虜所擊
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時趙

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
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
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
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
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乃
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六月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爲虜
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度度輒營陳會明畢遂
以次盡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
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
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

候四望陿中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
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
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
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
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
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
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
兵今請欲壹鬬而死可得邪初罕幵豪靡當兒使
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
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
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

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仍
以功大小賜錢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
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劫略者解散虜
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
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
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
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
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
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産
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
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議之充國以爲一馬自負

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

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敵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

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灋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

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

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
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
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
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
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
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
竟不煩兵而下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十
二月與充國合進擊羌降者萬餘人矣充
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
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
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

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
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
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
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
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
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
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
二冊羌人致敢爲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
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
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
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

用糧穀茭藁調度甚廣難久不解傜役不息恐生
它變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
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
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
頃以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
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
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
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
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
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
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

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
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
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
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
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
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
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
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
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
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

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幵使生它變之憂

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

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

是繇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

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二年夏五月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
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
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黄羝俱亡者
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
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
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
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
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
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
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

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
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
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
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
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黄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
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餘皆為侯為君初置金
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
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
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
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羌
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辛武賢深恨充國上書告

中郎將印泄省中語下吏自殺

匈奴歸漢

漢昭帝始元二年　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
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常有欲
和親意未能得狐鹿孤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
尉賢國人鄉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
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
復會單于庭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
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
閼氏謀匿其喪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
衍鞮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

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盧屠
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
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復
肯會龍城匈奴始衰
六年春二月壺衍鞮單于立母閼氏不正國内乖
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
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
奴常惠私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
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
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
等實在乃歸武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

王忠使西國爲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天漢元年蘇武使匈奴事見武帝伐匈奴

元鳳元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並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爲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

二年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奔走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三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使犂汙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犂汙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義渠王射殺犂汙王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爲犂汙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 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爲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彊遂

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殺略數千人後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

宣帝本始二年昭帝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

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犇走敺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夏五月軍罷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貟斬首捕虜百餘級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

下三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餘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驘橐駞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　冬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

敢取當茲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地節二年匈奴壺衍鞮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以右大將女爲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漢以匈奴不能爲邊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爲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

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匈奴饑人民畜產死什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殺傷甚衆遂南降漢

三年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憙將免刑罪人田

渠犂積穀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匈奴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傳送長安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實之

元康二年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少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

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

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
匈奴以鄭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神爵二年九月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餘萬騎
旁塞獵欲入邊爲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
漢言狀漢以爲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
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
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乃使題王都犂胡次
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
立而黜顓渠閼氏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屠耆堂
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單于病
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用事貴人郝宿王刑未

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
都隆奇謀立右賢王爲握衍朐鞮單于握衍朐鞮
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朐鞮單于立凶惡
殺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
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
侯狦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烏禪幕者本烏
孫康居閒小國數見侵暴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
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
居右地日逐王先賢撣其父左賢王當爲單于讓
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
日逐王當爲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鞮單于有

隙即率其衆欲降漢使人至渠犂與騎都尉鄭吉
相聞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
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
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
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
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封吉爲安遠侯
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
七百餘里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
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
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
域矣握衍朐鞮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爲日逐

王
三年匈奴單于又殺先賢撣兩弟烏禪幕請之不
聽心恚其後左奥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爲奥
鞬王留庭奥鞬貴人共立故奥鞬王子爲王與俱
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
不勝
四年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
匈奴握衍朐鞮單于暴虐好殺伐國中不附及太
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會烏桓
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
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爲呼韓邪

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握衍朐鞮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汙我握衍朐鞮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爲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

五鳳元年秋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撣兄右奥鞬王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犂當户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犂當户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奥鞬王聞之即自立爲車犂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犂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犂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

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幷力尊輔車犂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犂單于車犂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兵西南留闟敦地漢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二年秋八月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樓頭亡歸漢車犂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遬累烏厲溫敦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溫敦爲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

都尉爲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
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自立爲閏
振單于在西邊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
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
三年六月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
亡寇減戍卒什二　夏四月匈奴閏振單于率其
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
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郅支都單于庭
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訾王
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
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
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鬭爲國故有威名
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
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彊猶不
能兼并匈奴柰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
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
伊秩訾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
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
取復雖屈彊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
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
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

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
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
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
單于朝賀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子太
傅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
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
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
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
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
采之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德
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
贊謁稱臣而不名　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
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
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勢然也詩云自彼
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
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
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
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詔遣車騎都
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爲陳道上
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贊謁稱藩臣
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玉具劍佩刀

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
五匹黄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
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
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宫上登長平阪詔
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
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
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宫饗賜單于
觀以珍寶二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幕
南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
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
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

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
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
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
漢矣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
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
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
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
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四年冬十月匈奴呼韓邪郅支兩單于俱遣使朝
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焉

黄龍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二月歸
國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兵弱降漢不能復自
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
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
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
兵五萬餘人郅支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
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
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殺其使發八
千騎迎郅支郅支覺其謀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
北擊烏揭堅昆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
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

支留都之
元帝初元元年秋九月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
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
五年匈奴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
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
求侍子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
博士東海匡衡以爲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絶
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
夷狄有羈縻不絶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
甚厚空絶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
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無

應敵之數智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郅支人眾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敺畜產去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五千里

永光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久之單于竟北歸庭民眾稍稍歸之其國遂定

建昭三年冬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彊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眾已集會豎子欲沮眾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

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
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
餘人敺畜産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
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
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
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閒
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
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
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
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
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

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
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
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荅報延
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
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
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
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
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
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
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鬬
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破

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
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
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
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
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
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爲漢內應又聞烏
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
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
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
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
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

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
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
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
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
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
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
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
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四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
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
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

䔧大夏之西以爲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丞相匡衡等以爲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

五年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旣誅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

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

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産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

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

不可測闚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
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
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
願罷北塞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
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
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
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
使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
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竟
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韓

邪疑之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為
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及呼韓邪來
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
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
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
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
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
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單于固請不
能得而歸單于號王昭君為寧胡閼氏生一男伊
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　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
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及破郅支還丞相御史亦

惡其矯制皆不與延壽等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
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
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
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
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
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
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
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
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
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

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
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
三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
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
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
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
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
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
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
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
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

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
疵細瑕司馬灋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
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
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
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
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
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
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貳師
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
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
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

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
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
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
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
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
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
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
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
議者以爲宜如軍灋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
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眞單于帝取安遠

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夏四月戊辰封延
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
黃金百斤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
成帝建始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嬖左伊秩訾兄
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
囊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皋
次曰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
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
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顓渠閼氏曰
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
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鬭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

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
皋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
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
皋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皋立爲復株
累若鞮單于復株累若鞮單于以且麋胥爲左賢
王且莫車爲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爲右賢王復株
累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爲須卜居次
小女爲當于居次
四年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射聲校尉陳湯
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
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

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
王子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
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
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
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
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
思將帥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斬郅支威震百
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
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
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
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

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
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
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
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
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
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
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
河平元年匈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
獻朝正月
二年春伊邪莫演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
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

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
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
于屈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
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
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
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
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
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
開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
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
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

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
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
肯令見漢使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元延元年匈奴搜諧單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
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以囊知牙斯爲左賢
王
綏和元年秋八月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
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弟樂爲
左賢王輿爲右賢王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
韓容使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

掖郡生奇材木箭竿鶩羽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爲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此溫偶駼王所居地也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

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駼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爲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哀帝建平四年秋八月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

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

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寝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肄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

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論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兵革不用而憂患不生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

元壽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自黃龍以來單于每入朝其賞賜錦繡繒絮輒加厚於前以慰接

之

恭顯用事

漢宣帝黃龍元年三月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癸巳太子即皇帝位

元帝初元元年三月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産弟子中常侍許嘉爲平恩侯

二年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

之光祿大夫周堪爲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
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
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
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
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
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
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
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
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
能深得人主微指内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
睚眦輒被以危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

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
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
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
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
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
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
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
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
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撫云
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
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興

周召之遺業親日昃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
區區奉萬分之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
傾邪絶不與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
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
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
將軍小過五大罪一待詔華龍行汙穢欲入堪等
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
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
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
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
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毁離親戚欲以專擅權

埶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
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
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
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
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
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
之傅朕八年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
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
庶人　夏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内侯給事中朝
朔望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弘恭
石顯白皆以爲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

爲楫恭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爲恭等不爲三獨夫動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爲庶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　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爲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愬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是歲弘恭病死石顯爲中書令

三年上復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

永光元年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

蒲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矣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

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

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顔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

天地之心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爲鑒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别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衆口之寖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禄勳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

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司隸校尉琅邪諸葛豐始以特立剛直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在位多言其短後坐春夏繫治人徙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爲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灋度

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爲城門校尉不内省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爲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爲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爲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爲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

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眞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爲薦顯奏稱譽其美以爲宜賜爵關内侯引其兄弟以爲諸曹又共爲薦興奏以爲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

之獄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僞更相薦譽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爲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四年夏六月戊寅晦日有食之上於是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中書令石顯筦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建昭二年六月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爲郎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

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

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靁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

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喻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觀京房之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孝元之謂矣

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歲竟乘傳

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後恐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閒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王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秋房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

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臣前白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無色者也臣去稍遠太陽侵

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行多從王求金錢欲爲王求入朝博從京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爲博道其語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爲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王以爲信驗石顯知之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鄭弘坐與房善免爲庶人　御史中丞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石顯微伺知之與雲皆下獄髡爲城旦石顯威權日盛公卿

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任天下之怨

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
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
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初顯
聞衆人匈匈言己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
訕己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
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
是或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
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荀悅曰夫佞臣之
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
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
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眞實者正之主

也故德必核其眞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眞然後
授其事功必核其眞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眞然
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眞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眞然
後信之物必核其眞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眞然後
脩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
而已矣

竟寧元年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
女又爲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
逡脩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爲侍中逡請閒
言事上聞逡言顯顓權大怒罷逡歸郎官及御史
大夫缺在位多舉逡兄大鴻臚野王上使尚書選

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顯顯曰九
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
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
見是因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
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三月丙寅詔曰剛彊堅
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
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
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　夏五月壬辰帝崩
于未央宮　六月己未太子卽皇帝位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遷長信中太僕秩中
二千石顯旣失倚離權於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

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
憂懣不食道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者皆廢罷少
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
門都尉司隸校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
夫譚知顯等顓權擅勢大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
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
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
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
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
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
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爲高陵令

然羣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

成帝淫荒

元帝竟寧元年六月乙未成帝即皇帝位　秋七月丞相衡上疏曰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成帝建始二年　上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大將軍武庫令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故置之莫府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裨正闕失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太常丞谷永上對皆以爲後宮女寵大盛妒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河平元年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詔公卿百僚陳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廷用度服御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疏自陳以爲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設

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
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故
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
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
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
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唯陛下深察焉上於
是采谷永劉向所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宮之意以
報之且曰吏拘於灋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
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
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
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

欲從其奢與朕亦當灋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
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
成灋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
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爲右垂則列妾
使有灋焉

鴻嘉元年二月上始爲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十
餘人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
甘泉長楊五柞鬬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
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放也放父臨尚敬武公主
生放放爲侍中中郎將娶許皇后女弟當時寵幸
無比故假稱之

二年春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
登堂而雊後雉又集大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
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
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
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
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以
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萬
衆睢睢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大常宗正典宗
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
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閎詔音
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

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讇
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
復讇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
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灋臣音
當先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
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
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
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
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
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
謀於賢智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

可銷也
三年　初許皇后與班倢伃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班倢伃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爲倢伃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醲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爲倢伃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倢伃皆失寵於是

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處昭臺宮后姊謁等皆誅死親屬歸故郡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妒倢伃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永始元年春正月上欲立趙倢伃爲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通語東宮歲餘乃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倢伃父臨爲成陽侯諫大夫河間劉輔上書言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虖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人婢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

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琅邪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月之閒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

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
巫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耎莫敢盡節正
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
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
一等論爲鬼薪　夏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
天下皇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爲昭儀居
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黃金
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壁明珠翠
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
宮奴多子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爲人
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泣下悽惻帝信之有白后

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爲淫恣無敢言者然
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
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
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
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
灋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
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二年谷永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上使
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
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
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

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
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
知大命傾而不自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
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
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
福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
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閒大異四發
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
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
湎於酒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
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

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女寵
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于前廢先帝灋度
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
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
爲亂阱榜箠瘠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
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
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
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
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
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
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

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黽
勉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
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
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
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
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
陵改作昌陵役百乾谿費擬驪山靡敝天下五年
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仍臻流散冗
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
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
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

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
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灋度
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
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
君道不合天意亦以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
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
陛下陛下誠肯昭然遠寤專心反道舊愆畢改新
德既章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
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
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
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

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
每言事輒見荅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
擿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廄者勿
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　上嘗與張放
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
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
之樂侍中光祿大夫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
問伯曰紂為無道至於是虖對曰書云乃用婦人
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
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
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

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
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
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
宮太后泣曰帝閒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
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
就國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求放過
失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
淫不制拒閉使者賊傷無辜從者支屬並乘權埶
為暴虐請免放就國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
尉其後比年數有災變故放久不得還璽書勞問
不絕敬武公主有疾詔徵放歸第視母疾數月主

有瘳後復出放爲河東都尉上雖愛故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
元延元年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上以災變博謀羣臣北地太守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妖孽並見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阸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

載閒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朝覲瀕御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

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宜損常稅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振贍困乏敕勸耕桑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中壘校尉劉向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聖帝明王當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閒而八食

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豤豤數奸死亡之誅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十二月北地都尉張放到官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虖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是出放爲天水屬國都尉引少府許商光

祿勳師丹爲光祿大夫班伯爲水衡都尉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脩經書之業太后甚悅

綏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傅絝韤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班彪贊曰臣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脩

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權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簒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河決之患

漢元帝永光五年　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武帝元封二年上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

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先是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故迹今既滅難明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

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許商行視以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對方略疏闊上切責其不憂職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

河平元年春杜欽薦犍爲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河鳳以延世爲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

成三月詔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
關內侯黄金百斤
二年秋八月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
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與丞相史楊焉及將作
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同作治六月乃成復
賜延世黄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
六月
鴻嘉四年秋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
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
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
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

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
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業振
贍之
綏和二年九月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九河今
皆窴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
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
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
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
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
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
休息左右游波寛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

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
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
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
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
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
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
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
或久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没則
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
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
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

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
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
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
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
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
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
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
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
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
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灋定山川之
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好且以大漢方制萬

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奏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竝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御史臨淮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横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沛國桓譚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乃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爲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

明帝永平十二年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恒興佗役不先民急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脩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五

丁傅用事

漢成帝元延四年春正月中山王興定陶王欣皆來朝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上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佗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韈係解帝由此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諸侯王唯二人於帝為至親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票騎將軍王根后昭儀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為嗣帝亦自美其材為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

綏和元年春正月上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褒博皆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為比兄終弟及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二月癸丑詔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戊午孔光以議不合意左遷廷尉何武為御史大夫　秋八月中山孝王興薨　冬十月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　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恭王後初太子之幼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及為太子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頃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

二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丞相孔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

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馬王莽左將軍關內侯領尚書事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諭誑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　五月丙

戌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傅父為崇祖侯丁父為褒德侯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滿為平周侯皇后父晏為孔鄉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為新城侯　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衆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庚午賜喜黃金百斤上右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

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小

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臣聞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行以水為本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今汝潁漂涌與雨水並為民害此

詩所謂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閒者關東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　冬十月癸酉以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

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閒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

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丹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丞相光與大司空丹奏言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卒不得遣復為侍中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秋九月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

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議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

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卒難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復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杜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諼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耻之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于理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

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耇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以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唯陛下裁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

二年丁傅宗族驕奢皆嫉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爲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依違者連歲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孔鄉侯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燕見奏封事毀短喜及孔光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　夏四月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　丞相孔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乙亥策免光爲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封陽鄉侯朱博既爲丞相上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共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爲共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於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既尊

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時丁傅以一二年閒暴興尤盛爲公卿列侯者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埶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爲關內侯師丹所劾奏免爲庶人時天下衰粗委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廣尊號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爲庶人奏可　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

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成都侯商中子邑爲成都侯　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詔歸葬定陶共皇之園

秋七月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也皆請免爲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請召詣廷尉詔獄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冬十月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以光祿勳丁望爲左將軍

四年春正月上欲封傅太后從父弟侍中光祿大夫商尚書僕射平陵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

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顓制邪　二月癸卯上遂下詔封商爲汝昌侯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者各一人因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上詔公卿大夫悉心陳過失又令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前涼州刺史杜鄴以方正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簒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幾危社稷竊見陛下約儉正身欲與天下更始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以灋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効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閒也今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過在於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禄何嫌不報　丁巳皇太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

二年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大司馬王莽白太皇太后以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下詔褒揚傅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愨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又貶傅太后號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

平帝元始五年莽奏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璽綬以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徙共王母歸定陶葬共王冢次太后以爲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奏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

董賢嬖倖

漢哀帝建平四年二月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

得幸於上出則參乘入御左右賞賜累鉅萬貴震
朝廷常與上卧起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
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又詔賢妻得通引籍殿
中止賢廬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昭儀
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以賢父恭為少府
賜爵關内侯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
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
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
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
令將作為賢起冢塋義陵旁内為便房剛栢題湊
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鄭崇以賢貴

寵過度諫上由是重得罪　三月上欲侯董賢
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定息夫躬孫寵告東平
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
先賜爵關内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
先使孔鄉侯晏持詔書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
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
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
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
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
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内引領而議暴評其
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

所分不獨在陛下上不得已且為之止　秋八
月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晉
文為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東平
王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
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故也賴宗廟之靈
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
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為高安侯　上使中黃門
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
金吾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
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
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

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
伯得顓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任距寇亦賜
武庫兵皆任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
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
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
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
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
收還武庫上不說　諫大夫渤海鮑宣上書曰竊
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
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
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

今柰何反覆劇於前乎今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元壽元年春正月丞相嘉奏封事曰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尚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天惑其意不能自止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上由是於嘉浸不說　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

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下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臧幷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

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拜鮑宣爲司隷　上託傅太后遺詔令太皇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董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

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臧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

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濺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爲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爲

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
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
等前坐不忠罪惡著聞君時輒已自劾今又稱譽
云爲朝廷惜之何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朝者
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謁者召
嘉詣廷尉詔獄議郎龔等以爲嘉言事前後相違
宜奪爵土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以爲嘉罪名
雖應灋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襃
宗廟也上不聽三月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
詔獄使者旣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
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

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
抵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
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
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
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
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
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對曰案
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
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愼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
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
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

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
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
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
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
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
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　十二月庚子以侍
中駙馬都尉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于
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
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
賢奏事以父衛尉恭不宜在卿位徙爲光祿大夫
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

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
光爲御史大夫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
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
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
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旣下車乃出
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聞之喜
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
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
疾爲侍中弟閎爲中常侍閎妻父中郎將蕭咸前
將軍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爲子寬信求咸女
爲婦使閎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

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灋堯禪舜何如王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歸郎署久之太皇太后爲閎謝復召閎還閎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灋三光居之

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諠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蚖變化爲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垂灋後世也上雖不從閎言多其年少志彊亦不罪也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及烏孫來朝單于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

夏五月甲子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爲大司馬

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太皇太后聞帝崩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爲詣闕免冠徒跣謝己未莽使

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曰賢年少未更事理爲大司馬不合衆心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莽又奏董賢父子驕恣奢僭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讙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屍葬之莽聞之以它辠擊殺詡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大孫

元帝初元元年夏四月丁巳立太子驁爲皇太子

竟寧元年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爲嗣及上寢疾傅昭儀山陽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

子長舅陽平侯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大感寤太子由是遂定　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壬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三年上專欲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

四年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

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無吳楚燕梁之埶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上擢永爲光祿大夫

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三年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鄉詩書古文
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
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
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
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
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四年三月琅邪太守楊肜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
害丞相王商按問之鳳以爲請商不聽竟奏免肜
奏果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頻陽耿定
上書言商與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
疑商教使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

固爭下其事司隸太中大夫蜀郡張匡素佞巧復
上書極言詆毀商有司奏請召商詣詔獄上素重
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　夏四月
壬寅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
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中常
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
者有司奏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
陽朔元年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
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
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
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

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
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王氏子弟皆卿
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埶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
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
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說鳳不聽時
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
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
爲纖介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
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
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
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

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
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
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
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
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
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
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
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
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
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
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

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

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彊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馮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

故事而假不敬之灋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灋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衆庶多寃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

二年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爲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

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

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三年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

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䟽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丁巳鳳薨九月甲子以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安定太守谷永以譚失職勸譚辭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鴻嘉元年王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上以音自御史大夫入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六月乙巳封音爲安陽侯

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

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楫櫂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槀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四年平阿安侯王譚薨上悔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魏郡杜鄴時爲郎素善車騎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即說音曰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爲弼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

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發於至誠則孰不說諭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

永始元年　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

樂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
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父之叔父成都侯商
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
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
太后又數以爲言　五月乙未封莽爲新都侯
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
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
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
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
處之不慙恧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
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即

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王氏唯音爲
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　三月丁酉以成都侯
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
門兵　冬十一月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
言昌陵且復發徙又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
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免爲庶
人徙邊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
之右方進晚進爲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
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辥
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

史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陳湯素以材
能得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
於鳳音所以此得爲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因
奏咸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耻皆免官
三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昔高祖
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
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
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
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
天下之知幷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
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

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
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
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
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
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
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
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
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
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
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
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

所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由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禄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灋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

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灋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踈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吕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四年冬十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

元延元年春正月壬戌王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立舉陳咸方正對策拜為光禄大夫給事中丞相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不當蒙方正舉備内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

實有詔免咸勿劾立　十二月乙未王商爲大將軍辛亥商薨其弟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上書以入縣官貴取其直一萬萬以上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由是廢立而用其弟光祿勳曲陽侯根庚申以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以爲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它地上不從卒以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

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

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茍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

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綏和元年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　十一月衞尉侍中淳于長有寵於上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累鉅萬淫於聲色許后姊孊爲龍頟思侯夫人寡居長與孊私通因取爲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因孊賂遺長欲求復爲婕好

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孊每入長定宮輒與孊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時曲陽侯根輔政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私聞其事莽侍曲陽侯病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具言其辠過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以太后

故免長官勿治罪遣就國初紅陽侯立不得輔政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誠不可更有它計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按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辠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上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丙寅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

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二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　夏四月丙午哀帝即位　五月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　六月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

皇太后坐旁大司馬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撤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莽復乞骸骨　秋七月丁卯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為莽家給使十日一賜餐又下詔益封莽邑户以為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哀帝建平二年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新都侯王莽前為大司馬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天下

多寃王氏者（事見丁傅用事）
元壽元年　初王莽既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
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寃訟
莽者百數至是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復深訟莽
功德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
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
未央宮收取璽綬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
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衆庶稱以爲賢又太
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
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爲往
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

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
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
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庚申太皇太后自用莽
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秋七月莽以大司徒孔
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
光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素所不說
者莽皆傅致其罪爲請奏草令邯持與光以太后
指風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
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官武就
國又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爲佞邪奪爵又奏南
郡太守毋將隆前爲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寃

陷無辜關内侯張由誣告骨肉中太僕史立泰山
太守丁玄陷人入大辟河内太守趙昌譖害鄭崇
幸逢赦令皆不宜處位在中土免爲庶人徙合浦
中山之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
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紅陽侯立
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内敬憚之畏立從
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前知
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誤朝後
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
出紛紛爲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
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

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
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
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太后不得已
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
順莽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爲腹心甄
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爲
爪牙豐子尋秀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
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
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
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焉　八月莽復白太
皇太后廢孝成皇后孝哀皇后爲庶人就其園是

日皆自殺　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俟寘溝壑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　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平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於莽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　二月丙辰太后下詔以太傅博山侯

光為太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為太保皆益封萬戶左將軍光祿勳豐為少傅封廣陽侯皆授四輔之職侍中奉車都尉邯封承陽侯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以大司馬新都侯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羣臣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俸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褒賞宗室

羣臣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為王又以故東平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為列侯太僕王惲等二十五人皆賜爵關內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莽既媚說吏民又欲專斷知太后老猒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

詔曰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
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
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
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
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
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
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爲成帝
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爲後代法六月遣甄
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
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女弟三人號曰君皆
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扶風功曹申屠剛以直言對

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
寵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
國流言今聖主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
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
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
宜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
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
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莽令太后下詔曰
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
萬里王莽欲燿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越

儁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光大司徒宮等咸稱莽
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
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
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
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
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
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曰年七十誖眊恩
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寶坐免終於家　三月癸
酉大司空王崇謝病免以避王莽　夏四月丁
酉左將軍甄豐爲大司空右將軍孫建爲左將軍
光祿勳甄邯爲右將軍　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

民流亡王莽白太后宜衣繒練頗損膳以示天下
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
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凡獻田宅者二百三
十人以口賦貧民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
區以居貧民莽帥羣臣奏太后言幸賴陛下德澤
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
同時並至願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
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莽又令太后下詔不
許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太后遣使
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以時
食肉愛身爲國　六月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太

中大夫琅琊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　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秋九月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荅

論厚賞賜焉　莽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乃白願見女

三年春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太師光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秀及太卜太史令服皮弁素積以禮雜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又以太牢策告宗廟有司奏故事聘

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六千三百萬而以其四千三百萬分予十一媵家及九族貧者　夏大司徒司直陳崇使張敞孫竦草奏盛稱安漢公功德以爲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太后以示羣公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冀得至京師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襃賞中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千戶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面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

呉章及婦兄呂寛議其故章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宇即使寛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繫獄須產子已殺之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莽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呉章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呉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莽於是因呂寛之獄遂窮治

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附丁傅及莽專政復非議莽紅陽侯王立莽之尊屬平阿侯王仁素剛直莽皆以太皇太后詔遣使者迫守令自殺莽白太后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而止甄豐遣使者乘傳案治衛氏黨與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皆誣以罪灋而殺之何武鮑宣及王商子樂昌侯安辛慶忌三子護羌校尉通函谷都尉遵水衡都尉茂南郡太守辛伯等皆坐死凡死者數百人海内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莽召明

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欲以内厲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議四年二月丁未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等奉乘輿灋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授皇后璽紱入未央宮大赦天下　夏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請如陳崇言加賞於安漢公章下有司有司請益封公以新息召陵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為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

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視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視事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而已莽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太后左右奉共養者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號皆為君食湯沐邑以故左右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

樂以市其權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　羣臣奏言昔周公攝政七年制度乃定今安漢公輔政四年營作二旬大功畢成宜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詔曰可仍令議九錫之法　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黄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

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繭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今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分天下為十二州應古制奏可冬置西海郡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分京師置前煇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五年夏四月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言諸臣民所上章下議者願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願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于前

議其九錫禮儀亟奏五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袞冕衣裳瑒琫瑒珌句履鸞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秬鬯二卣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　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　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　時帝春秋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冬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

於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諸公勿
敢言丙午帝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莽令天下吏
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
平廟曰元宗斂孝平加元服葬康陵　　班固贊
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
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
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太后
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
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
為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是月前煇光謝囂
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

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
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
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柰何沮之力不
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
下耳太后心不以為可然力不能制乃聽許舜等
即共令太后下詔曰孝平皇帝短命而崩已使有
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
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
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
煇光囂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
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漢公居攝

踐祚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
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請安漢
公踐祚服天子韍冕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
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
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
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
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
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
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
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曰可
王莽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上帝於南郊又行

迎春大射養老之禮　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
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嬰廣戚侯顯之子也年二
歲託以為卜相最吉立之尊皇后曰皇太后　以
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甄邯為太保
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　四月安眾侯劉
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
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
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
從弟竦與崇族父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
嘉作奏稱莽德美罪狀劉崇願為宗室倡始父子
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及

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於是莽大說
封嘉爲率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
竦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
戰鬭不如巧爲奏自後謀反者皆汙池云羣臣復
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塡海內

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

十二月羣臣奏請以安漢公廬爲攝省府爲攝
殿第爲攝宮奏可

二年五月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上
蔡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
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

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
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
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
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
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
今欲發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
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
結謀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
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信子匡時爲東平王乃幷
東平兵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
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

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
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
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
乃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奮武將軍
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爲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爲
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爲震威將軍宗伯
忠孝侯劉宏爲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爲
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況爲奮威將軍凡七
人自擇除關西人爲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
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爲積弩將軍屯函谷
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逯並爲橫壄將軍屯武關羲
和紅休侯劉歆爲揚武將軍屯宛三輔聞翟義起

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槐里男子
趙朋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
斄令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
衆稍多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復拜衛尉
王級爲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爲折衝將
軍西擊朋等以常鄉侯王惲爲車騎將軍屯平樂
館騎都尉王晏爲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
恢爲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以太保後承承陽侯
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
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莽曰抱孺子

禱郊廟會群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筲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　冬十月甲子莽依周書作大誥曰粵其聞日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菑與翟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爲列侯即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圉城十二月大破之義與劉信棄軍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

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

初始元年春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趙朋霍鴻二月朋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爲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其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又數百人莽發翟義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衆之尸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圉槐里盩厔凡五所建表木於其上書曰反虜逆賊鯨鯢義等既敗莽於是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眞之事矣　羣臣復奏進攝皇帝子安臨爵爲公封兄子光爲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爲新都侯　九月莽母功顯君死莽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爲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爲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莽兄子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爲收繫致其灋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中孫長孫中孫者宇及獲之字

也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爲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令光子嘉嗣爵爲侯　是歲廣饒侯劉京言齊郡新井車騎將軍千人扈雲言巴郡石牛太保屬臧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　十一月甲子莽奏太后曰陛下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阸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

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始初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示即真之漸矣　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

莽立楚王發覺誅死　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某傳予皇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黄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黄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黄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莽將即真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是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

見太后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

如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乃爲太皇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疏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從之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　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

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始建國元年春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韍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娶故丞相王訢孫宜春侯咸女爲妻立以爲皇后生四男宇獲前誅死安頗荒忽乃以臨爲皇太子安爲新嘉辟封宇子六人皆爲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爲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封拜輔臣以太傅左輔王舜爲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平晏爲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劉秀爲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爲國將美新公是爲四輔位上公太保後承甄邯爲大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爲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王邑爲大司空隆新公是爲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甄豐爲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爲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孫建爲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爲前將軍崇新公是爲四將

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焉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爲郡守者皆徙爲諫大夫改明光宮爲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　莽策命羣司各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爲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

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分屬三公置二十七大
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又更光祿勳等
名爲六監皆上卿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大尉
縣令長曰宰長樂宮曰常樂室長安曰常安其餘
百官宮室郡縣盡易其名不可勝紀封王氏齊縗
之屬爲侯大功爲伯小功爲子緦麻爲男其女皆
爲任男以睦女以隆爲號焉又曰漢氏諸侯或稱
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其定諸
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爲侯
於是漢諸侯王二十二人皆降爲公王子侯者百
八十一人皆降爲子其後皆奪爵焉　莽因漢承

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下晏然莽一
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陿小漢家制度欲更爲疏闊
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
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故以黃帝爲初祖虞
帝爲始祖追尊陳胡公曰陳胡王田敬仲曰齊敬
王濟北王安曰濟北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
姚嬀陳田王五姓皆爲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封
陳崇田豐爲侯以奉胡王敬王後天下牧守皆以
前有翟義趙朋等作亂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爲男
守爲附城以漢高廟爲文祖廟漢氏園寢廟在京
師者勿罷祠薦如故諸劉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州

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　莽以劉之爲字卯金刀
也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乃罷錯刀契
刀及五銖錢　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
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
十二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
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
因收故漢印綬大赦天下改漢印文去璽曰章
二年春二月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
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無違命者獨故廣陽王
嘉以獻符命魯王閔以獻神書中山王成都以獻
書言莽德皆封列侯　班固論曰昔周封國八百

同姓五十有餘所以親親賢賢關諸盛衰深根固
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
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
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降爲庶人用天年
終秦訕笑三代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
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
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
執然也漢興之初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尊王
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
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
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

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湘漢之陽亙九嶷為長沙諸
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
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
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
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
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
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
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
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
越灋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分齊趙
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自此

而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
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
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
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
灋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
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
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
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姦
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
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
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

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
媚豈不哀哉　冬十一月立國將軍孫建奏九
月辛巳陳良終帶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
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
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趣空宮收繫男
子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漢氏
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陛下
至仁久未定前故安衆侯劉崇等更聚衆謀反今
狂狡之虜復依託亡漢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
恩不蚤絕其萌牙故也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
皆罷諸劉為吏者皆罷待除於家莽曰可嘉新公

國師以符命為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
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
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
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
定安公太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未
二十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欲
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
笞鞭其傍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
莽之謀篡也吏民爭為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為者
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
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

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
初甄豐劉秀王舜爲莽腹心唱導在位襃揚功德
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
謀而豐舜秀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
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煇光謝囂長
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
意莽輒復封舜秀豐等子孫以報之豐等爵位已
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
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眞舜秀內懼而已豐
素剛彊莽覺其不說故託符命文徙豐爲更始將
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爲侍

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新室當分陝立二
伯以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莽
即從之拜豐爲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
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莽以詐
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
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
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秀子侍中
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
邑弟左關將軍掌威侯奇及秀門人侍中騎都尉
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
流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皆驛車載

其屍傳致云
三年莽爲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
司徒馬宮等爲師疑傅丞阿輔保拂是爲四師故
尚書令唐林等爲胥附犇走先後禦侮是爲四友
又置師友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
秩皆上卿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
即拜爲師友祭酒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
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
起迎又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
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
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

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
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
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
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
詔許之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
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
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
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
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
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
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

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是時
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紀逡齊薛方太原郇越郇相
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逡兩唐
皆仕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
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被虛僞名郇相爲莽太子
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裞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
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
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
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
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
言不彊致初隃麋郭欽爲南郡太守杜陵蔣詡爲

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
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哀平之際沛國陳咸
以律令爲尚書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何
武鮑宣死咸歎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
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爲掌寇大
夫咸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
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
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
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
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班固贊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

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
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
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
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
四年　初莽爲安漢公時欲諂太皇太后以斬郅
支功奏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
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
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
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
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
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

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
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
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祐
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
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不說莽更漢家黑貂著黃
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
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
五年春二月文母皇太后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
元帝合而溝絕之新室世世獻祭其廟元帝配食
坐於牀下莽爲太后服喪三年
天鳳二年春二月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

姓犇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捕繫問語所從起
不能得　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
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
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寃結民之急務縣宰缺
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
郡國者並乘權勢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
農桑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
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賕賂白黑紛然守闕
告訐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衆
事有司受成苟免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
領之吏民上封事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
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
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憒眊不渫莽常御
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爲姦寢事上書待
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衞卒
不交代者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
衣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
爲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
合擊歲餘乃定

四年秋八月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州琅邪
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爲盜其衆浸
多至萬數荊州饑饉民衆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

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遂推爲
渠帥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川王
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山中
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等
與王匡俱起衆皆萬人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
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
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

五年春正月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爲荊州牧見問
到部方略興對曰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
爲業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
旱百姓饑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
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闊其租賦冀可以解釋安
集莽怒免興官　琅邪樊崇起兵於莒（事見光武平赤眉）

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
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自言己當如黃帝僊
升天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

地皇元年春正月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又
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爲上將
軍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至士吏凡
七十五萬八千九百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予受
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於是置前後左右中
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至縣宰皆有大將軍偏調

校尉之號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　秋七月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爲輔國侯　汝南郅惲明天文歷數以爲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惲詔獄踰冬會赦得出

二年春正月卜者王況謂魏成大尹李焉曰漢家當復興李氏爲輔因爲焉作讖書合十餘萬言事

發莽皆殺之　是歲南郡秦豐聚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尊飾虛僞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秀顛倒五經毁師灋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　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閡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鬭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

是歲荊州牧發奔命二萬人討綠林賊賊帥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牧欲北歸賊馬武等復遮擊之鉤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終不敢殺牧賊遂攻拔竟陵轉擊雲杜安陸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　翼平連帥田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帥多發使者傳相監

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寖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閒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無以威示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羣聚如此

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

三年夏四月遣更始將軍廉丹等東討衆賊（事見光武平赤眉）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費　綠林賊遇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荆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

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紲韓盧而責之獲也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贍官稟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饑死者什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爲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粱飯肉羹持入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秋七月新市賊王匡等進攻隨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莽以詔書讓廉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今方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丹不聽衍左將軍奉世曾孫也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附賊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爲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

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爲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韍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鬬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爲生馳奔賊皆戰死國將哀章自請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洛陽鎮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　漢宗室劉秀等起南陽與新市平林下江兵合（事見光武中興）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二月王莽欲外示自安乃染

其須髮立杜陵史諶女爲皇后置後宮位號視公
卿大夫元士者凡百二十人　莽赦天下詔王匡
哀章等討青徐盜賊嚴尤陳茂等討前隊醜虜明
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復迷惑不解散將遣大司空
隆新公將百萬之師剿絕之矣　王莽遣司空王
邑司徒王尋發兵四十二萬圍昆陽劉秀發諸營
兵三千人大破之（事見光武中興）　莽聞漢兵言莽鴆殺
孝平皇帝乃會公卿於王路堂開所爲平帝請命
金縢之策泣以示羣臣　夏六月道士西門君
惠謂王莽衛將軍王涉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國師
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國師公劉秀大司馬董忠司

中大贅孫伋謀以所部兵劫莽降漢以全宗族
　秋七月伋以其謀告莽莽召忠詰責因格殺之
使虎賁以斬馬劍剉忠收其宗族以醇醯毒藥白
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秀涉皆自殺莽以其骨肉
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
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乃召王邑還爲
大司馬以大長秋張邯爲大司徒崔發爲大司空
司中壽容苗訢爲國師莽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
鰒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　八月
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更始遣定國
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

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
以應漢攻武關都尉朱萌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
綱殺之西拔湖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古者國
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宜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
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
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爲設飧粥甚悲哀者除以爲
郎郎至五千餘人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將
北軍精兵數萬人以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爲質時
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它財物稱是莽愈愛之
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關意九虎至華陰
回谿距隘自守于匡鄧曄擊之六虎敗走二虎詣

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三
虎收散卒保渭口京師倉鄧曄開武關迎漢兵李
松將三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
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
翊界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擊破莽
波水將軍追犇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
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衆隨憲李松鄧曄
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又聞天水隗
氏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赦
城中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
室者社鬼記之使更始將軍史諶將之度渭橋皆

散走譟呼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　九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張邯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𨾴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犇亡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讙並和燒作室門斧敬法闥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袀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式於前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漸臺欲阻池

水公卿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閒關至漸臺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聞莽在漸臺衆共圍之數百重臺上猶與相射矢盡短兵接王邑父子𨾴惲王巡戰死莽入室下餔時衆兵上臺苗訢唐尊王盛等皆死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莽身節解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

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

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害徧生民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

光武中興

王莽地皇三年　初長沙定王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爲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縯仲秀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縯性剛毅慷慨有

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
[illegible]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性勤
稼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秀姊元爲新野
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
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
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宛人李
守好星歷讖記爲莽宗卿師嘗謂其子通曰劉氏
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
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
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
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

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謀議通欲以立秋材官都試
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
令大衆使軼與秀歸舂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縯召
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
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
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縯自
發舂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
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
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
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父守及家
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縯使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

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又殺
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秀
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李軼
鄧晨皆將賓客來會　十一月劉縯欲進攻宛
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
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
姊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
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縯弟仲及宗從
死者數十人縯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
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度潢淳臨沘水阻
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

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縯甚患之會下江兵
五千餘人至宜秋縯即與秀及李通俱造其壁曰
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縯見常說以
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
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縯曰如
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
爲餘將成丹張卬言之丹卬負其衆曰大丈夫旣
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其將
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
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
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

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彊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
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埶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
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
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
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
屈彊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
陷於不義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
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
三日分為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
獲其輜重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正月甲子朔漢兵與下江兵

共攻甄阜梁丘賜斬之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
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劉縯與
戰於淯陽下大破之遂圍宛先是青徐賊眾雖數
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
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舂陵戴侯
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
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
望南陽豪桀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
將帥樂放縱憚縯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
然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
厚然今赤眉起青徐眾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

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
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遽
自尊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
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諸將若
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
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
多曰善張卬拔劒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
得有二眾皆從之　二月辛巳朔設壇場於淯
水上沙中玄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
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族父良為國三老
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為成國上公朱鮪為大司

馬劉縯為大司徒陳牧為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
由是豪桀失望多不服　三月王鳳與太常偏
將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　王莽聞嚴
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邑馳傳與司徒王尋發兵
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
人巨毋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
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
者四十二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
不絕夏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
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
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

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埶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

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輣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　棘陽守長岑彭與前隊貳嚴說共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

封之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　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　六月已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

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埶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筭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奔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桀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　劉秀復徇潁川攻父

城不下屯兵市車鄉潁川郡掾馮異監五縣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縯曰事欲不善縯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縯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更始不敢發縯舅樊宏謂縯曰建得無有范增之意乎縯不應李軼初與縯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縯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

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縯即日殺之以族兄光祿勳賜為大司徒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京兆諸縣及城中共起兵殺王莽（事見王莽篡漢）王匡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匡哀章皆斬之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

司隸校尉使前整脩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北都洛陽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使者至上谷上谷太守扶風耿況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者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復何以號令

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　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　以大司徒賜為丞相令先入關脩宗廟宮室　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

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埶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

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宋子耿純謁秀於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自結納

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云爲天子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申屠建李松自長安迎更始遷都二月更始發洛陽初三輔豪桀假號誅莽者人人皆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兒大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李松與棘陽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

功臣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祉爲定陶王慶爲燕王歙爲元氏王嘉爲漢中王賜爲宛王信爲汝陰王然後立王匡爲泚陽王王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東王王常爲鄧王申屠建爲平氏王陳牧爲陰平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爲淮陽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爲穰王尚書胡殷爲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邑王驃騎大將軍宗佻爲潁陰王尹尊爲郾王唯朱鮪辭不受乃以鮪爲左大司馬宛王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軼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鎮荊州王常

行南陽太守事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劒擊之自是無敢復言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曰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埶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加

非其人望其裨益萬分猶緣木求魚升山采珠海內望此有以窺度漢祚更始怒囚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耿況遣其子弇奉奏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行至宋子會王郎起弇從吏孫倉衞包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劒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遂亡降王郎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王郎移檄購秀十萬戸

秀令功曹令史潁川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慙懡而反秀將南歸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柰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蔞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

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嘑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進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

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南陽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邳彤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埶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

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刀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爲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爲右大將軍邳彤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脩爲偏將軍皆封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萬脩將兵以從邳彤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刀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秀投暮入堂陽

界多張騎火彌滿澤中堂陽即降又擊貰縣降之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間有衆二十餘萬刀子都有衆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秀以植爲驍騎將軍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迎秀於育拜純爲前將軍進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耿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訢宿歸燒廬舍以絶其反顧之望秀進拔盧奴所過發犇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説楊楊乃降秀因留真定納楊甥郭氏爲夫

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至鄗擊斬王郎將李惲至柏人復破郎將李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

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有衆數十萬校尉南陽賈復見更始政亂乃説嘉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爲書薦復及長史南陽陳俊於劉秀復等見秀於柏人秀以復爲破虜將軍俊爲安集掾秀舍中兒犯灋軍市令潁川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灋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

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灋尚殺之必不私諸
卿也　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秀
乃引兵東北拔廣阿秀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
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
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
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
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況
因說況擊邯鄲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
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閔
業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
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

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
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眾邯鄲不足圖也況然
之遣恂東約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
詣大司馬秀安樂令吳漢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
亦勸寵從秀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
能奪漢出止外亭遇一儒生召而食之問以所聞
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為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
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秀書移檄漁陽使生
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會寇恂至寵乃發步
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
薊殺王郎大將趙閎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

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
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
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
甚眾秀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
將喜即進至城下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為邯鄲來
眾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
下即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
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
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
耳乃以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梁皆為偏將
軍使還領其兵加耿況彭寵大將軍封況寵丹延

皆為列侯吳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
達然沈勇有智略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
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
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遣將攻信
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
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
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䜌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
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
樂可言邪耿純言於秀曰久守鉅鹿士眾疲弊不
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
自服矣秀從之夏四月留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

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
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
得况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
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五月甲辰郎
少傅李立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王霸
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
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
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
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
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
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護軍宛

人朱祐從容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
此天命也秀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更
始遣使立秀爲蕭王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
行在所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充
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
殿耿弇入造牀下請閒因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
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
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
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
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
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

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
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
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
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虜掠自恣元元叩心
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
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
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
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大肜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
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
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
漢耿弇俱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苗

曾聞之陰敕諸郡不得應調吳漢將二十騎先馳
至無終曾出迎於路漢即收曾斬之耿弇到上谷
亦收韋順蔡充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秋
蕭王擊銅馬於鄡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
盛漢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
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爲大將軍幽州牧使
治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
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
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
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
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

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在射犬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

冬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幷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田立陳僑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幷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為孟津將軍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糇糧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絶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鄧禹至箕關擊破河東都尉進圍安邑　夏四月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王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王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歿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追至安次連戰破之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彊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絶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　馮異遺李軼書為陳禍福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已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皆怪王宣露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鮪

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檄書至河内寇恂即
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
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
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
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
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
恂因奔擊大破之馮異亦度河擊朱鮪鮪走異與
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歸自是洛陽震恐城門
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南
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
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王

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復遣吳
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
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爲
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
於眞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
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
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
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還至中山諸
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
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
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

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
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
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
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詣鄗問四方動靜
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
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
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
因復奏請　六月己未王即皇帝位于鄗南改
元大赦　秋七月己亥帝使吳漢率建義大將
軍朱祐等十一將圍朱鮪於洛陽　諸將圍洛陽
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嘗爲鮪校尉

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爲陳成敗鮪曰大
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
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具言於帝帝曰舉大事
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
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
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辛卯
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召見之復
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與蘇茂等悉其衆出降拜
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冬十月癸丑車駕
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二年春正月庚辰悉封諸功臣爲列侯梁侯鄧禹

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
侯不過百里彊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四縣不
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
多而滅亡者也　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
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六

光武平赤眉

王莽始建國二年春二月下詔曰周禮有賒貸樂
語有五均傳記各有筦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
筦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
鄲臨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
天鳳四年秋八月莽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
郡有數人皆用富賈爲之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
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是歲
莽復下詔申明六筦每一筦爲設科條防禁犯者
罪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又一切調

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
下愈愁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法令
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枯旱蝗
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
小民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爲盜
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
五年春琅邪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山
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
人逄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
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青徐閒
地皇三年夏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

討衆賊初樊崇等衆既寖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其中最尊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史及聞太師更始將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鋭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

淮陽王更始元年冬十月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者乃復亡歸其營

二年冬赤眉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

崇與逄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赤眉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於是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更始使王匡成丹與抗威將軍劉均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 蕭王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赤眉二部俱會弘農更始遣討難將軍蘇茂拒之茂軍大敗赤眉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三月更始遣丞相松與赤眉戰於蓩鄉松等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赤眉遂轉北至湖 六月張卬王匡叛更始入長安

赤眉進至華陰軍中有齊巫常鼓舞祠城陽景王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方望弟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群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至鄭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若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先是赤眉過式掠故式侯萌之子恭茂盆子三人自隨恭少習尚書隨樊崇等降更始於洛陽復封式侯爲侍中在長安茂與盆子留軍中屬右校卒史劉

俠卿主牧牛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最爲近屬崇等曰聞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以徐宣爲丞相樊崇爲御史大夫逄安爲左大司馬謝祿爲右大司馬其餘皆列卿將軍盆子雖立猶朝夕拜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

復候視也　秋八月赤眉至高陵張卬等降之九
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式侯恭
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更始敗走乃出見定
陶王祉祉爲之除械相與從更始於渭濱右輔都
尉嚴本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即將更始至高陵
本將兵宿衛其實囚之更始將相皆降赤眉獨丞
相曹竟不降手劒格死　冬十月赤眉下書曰聖
公降者封爲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
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更始隨祿肉袒上
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
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

極請得先死拔劒欲自刎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
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固請竟得封長沙
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　劉盆子居
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
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百姓不知所歸聞
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
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
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
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桀皆勸禹徑攻長安禹
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
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

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
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
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
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所到諸營保郡邑皆
開門歸附　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
之張卬等深以爲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
藏其尸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　帝以關中未定
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司徒堯也亡賊桀
也長安吏民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
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
兵引穀歸至大要積弩將軍馮愔車騎將軍宗歆

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
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
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
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後月餘
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
等皆詣廣降　臘日赤眉設樂大會酒未行羣臣
更相辯鬭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
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
劉盆子惶恐日夜啼泣從官皆憐之
二年春正月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
綬習爲辭讓之言及正旦大會恭先曰諸君共立

恭第為帝德誠深厚且一年殺亂日甚誠不足
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
諸君省察樊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
或曰此寧式侯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
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四方怨恨
不復信向此皆吾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
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涕泣噓唏
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
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
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
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

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　長安城
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市里恣行
殺掠長安城中無復人行乃引兵而西衆號百萬
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
長安軍昆明池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
陽因巡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　九月赤眉引
兵欲西上隴隗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
之於烏氏涇陽間赤眉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
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
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賊遂汙辱呂后尸鄧禹遣
兵擊之於郁夷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復

入長安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逄安擊之鄧禹以安
精兵在外引兵襲長安會謝祿救至禹兵敗走延
岑擊逄安大破之死者十餘萬人廖湛將赤眉十
八萬攻漢中王嘉嘉與戰於谷口大破之嘉手殺
湛遂到雲陽就穀嘉妻兄新野來歙帝之姑子也
帝令鄧禹招嘉嘉因歙詣禹降　鄧禹自馮愔叛
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
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
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
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
之醜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

營保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
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
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
吏士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
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繹思我徂惟
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
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又詔徵
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東
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
得復妄進兵　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

蔽野遺民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
無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帝
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
屯宜陽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
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
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
將卒五千餘人
三年春正月甲子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鄧禹慙
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徼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
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要馮異共攻赤眉
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

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
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
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
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
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
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
千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
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守
閏月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
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
出兵以救之賊見埶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

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
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
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
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荅大勳赤
眉餘衆東向宜陽甲辰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
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
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
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
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
齊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旦大
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

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
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
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
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
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
中佼佼者也戊申還自宜陽帝令樊崇等各與妻
子居雒陽賜之田宅其後樊崇逄安反誅楊音徐
宣卒於鄉里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
賜滎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劉恭為更始報
仇殺謝祿自繫獄帝赦不誅
光武平漁陽

淮陽王更始元年　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鄉人韓鴻爲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以漢爲安樂令

二年邯鄲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上谷太守耿況約寵俱歸大司馬秀（事見光武中興）

漢光武建武二年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如此我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鐵官

寵轉以貿穀積珍寶益富彊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稟贍其妻子寵以爲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寵亦很強嫌怨轉積浮數譖構之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量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有詔徵寵寵上疏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爲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爲人所奏而棄此去乎寵又與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

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又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況不受斬其使　八月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

三年三月涿郡太守張豐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

附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城遂降於彭寵寵自稱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賂遺匈奴借兵爲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

四年五月上將親征彭寵伏湛諫曰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邊外荒耗豈足先圖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誠臣之所惑也上乃還　帝遣建義大將軍朱祐建威大將軍耿弇征虜將軍祭遵驍騎將軍劉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擒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

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況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爲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況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況使其子舒襲破匈奴兵斬兩王寵乃退走

五年二月彭寵妻數爲惡夢又多見怪變卜筮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

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告外吏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爲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吾素所愛也今爲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以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户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明旦閤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爲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家族帝封子密爲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爲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

光武平齊

淮陽王更始元年冬十月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

陽更始封爲梁王都睢陽

二年冬梁王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桀沛人周建等並署爲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爲橫行將軍東海賊帥董憲爲翼漢大將軍琅邪賊帥張步爲輔漢大將軍督青徐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漢光武建武元年十一月梁王永稱帝於睢陽

初更始以王閎爲琅邪太守張步據郡拒之閎諭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與步戰不勝步既受劉永官號治兵於劇遣將徇泰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

濟南齊郡皆下之閎力不敵乃請步相見步大陳兵而見之怒曰步有何罪君前見攻之甚閎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閎攻賊耳何謂甚邪步起跪謝與之宴飲待為上賓令閎關掌郡事

二年夏四月虎牙大將軍蓋延督駙馬都尉馬武等四將軍擊劉永破之遂圍永於睢陽故更始將蘇茂反殺淮陽太守潘蹇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為大司馬淮陽王　秋八月蓋延圍睢陽數月克之劉永走至虞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永延

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彊建走保湖陵茂奔還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　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青徐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鰒魚隆湛之子也　帝以伏隆為光祿大夫復使於張步拜步東萊太守并與新除青州牧守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

三年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永聞伏隆至劇亦遣使立張步為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授命不顧又吏民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遂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焉

夏四月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

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眾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率諸將圍之吳漢留杜茂陳俊守廣樂自將兵助延圍睢陽　秋七月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酇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為梁王佼彊奔保西防

四年秋七月丁亥上幸譙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聞之自郯圍之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龐萌

在楚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自解
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
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遂出
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郯者以其不
意故耳今既犇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
郯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五年二月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為
茂建所敗犇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
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
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
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

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
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
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
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
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
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
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
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
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
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犇下
邳與董憲合劉紆犇佼彊上詔耿弇進討張步

平敵將軍龐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
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
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
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
曰吾常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龐萌攻破彭城將
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
代其死身被七創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
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六月董憲與劉紆蘇
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龐萌圍桃城帝

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
父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
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
兵挑戰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以挫其鋒時
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
行以為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往
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萌等
攻二十餘日衆疲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
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衆軍進救桃城親自搏
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佼彊夜走從董憲秋七月丁
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

屯昌慮憲招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帝至蕃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勅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保郯八月己酉帝幸郯留吳漢攻之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郯董憲龐萌走保朐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朐　冬十月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

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脩攻具宣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弇進軍

晝中居二城之閒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即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菑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閒不戰而

困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將攻弇弇上書曰臣據臨菑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閒步首可獲於是弇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

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

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奔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爲安丘侯與妻子居雒陽於是琅邪未平上徙陳俊爲琅邪太守始入境盜賊皆散耿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爲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六年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諸

將還京師

光武平隴蜀

淮陽王更始元年秋七月成紀隗崔隗義上邽楊廣冀人周宗同起兵以應漢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李育崔兄子囂素有名好經書崔等共推爲上將軍崔爲白虎將軍義爲左將軍囂遣使聘平陵方望以爲軍師望說囂立高廟于邑東己巳祀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殺馬同盟以與輔劉宗移檄郡國數莽罪惡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大尹王向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　初茂陵

公孫述爲清水長有能名遷導江卒正治臨邛漢兵起南陽宗成商人王岑起兵徇漢中以應漢殺王莽庸部牧宋遵衆合數萬人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召郡中豪桀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選精兵西擊成等殺之幷其衆

二年春二月更始徵隗囂及其叔父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爲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囂等至長安更始以囂爲右將軍

崔義皆即舊號　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有衆數十萬　夏四月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恢擊寶忠於緜竹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爲蜀王都成都民夷皆附之　冬隗崔隗義謀叛歸天水隗囂恐幷及禍乃告之更始誅崔義以囂爲御史大夫　汝南田戎攻陷夷陵衆數萬人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蜀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宜稱天子　夏四月述即帝位號成家改元龍興以李熊爲大司徒述弟光爲大司馬恢爲大司空越巂任貴據郡降述　六月隗囂走歸天水

十二月隗囂歸天水復招聚其衆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平陵范逡爲師友前涼州刺史河南鄭興爲祭酒茂陵申屠剛杜林爲治書馬援爲綏德將軍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行巡阿陽王捷長陵王元爲大將軍安陵班彪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　初平陵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與更始右大司馬趙萌善因萌求往河西萌薦融於更始以爲張掖屬國都尉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並州郡英俊融皆與

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絶在羌胡中不同心勠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議既定乃推融行河西事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肜爲敦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　馮愔之反引兵向天水隗囂擊破之鄧禹承制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專制涼州朔方事

二年二月延岑復反圍南鄭漢中王嘉兵敗走岑遂據漢中進兵武都爲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

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
萬人以李寶爲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
池下辨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嘉
追擊破之公孫述又遣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
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
三年十一月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未附
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
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
始起以漢爲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
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
令歙使於囂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

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
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
四年二月延岑復寇順陽遣鄧禹將兵擊破之岑
奔漢中公孫述以岑爲大司馬封汝寧王　冬十
月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閈相
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
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
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
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
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
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

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
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
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
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
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
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
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
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
也　十二月公孫述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又

造十層樓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遣將軍李育程
烏將數萬衆出屯陳倉就呂鮪將徇三輔馮異迎
擊大破之育烏俱奔漢中異還擊破呂鮪營保降
者甚衆是時隗囂遣兵佐異有功遣使上狀帝報
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
事殷但駑馬鉛刀不可強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
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
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
已爲它人禽矣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
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
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

書相闘勿用傍人間構之言其後公孫述數遣將
間出囂輒與馮異合埶共摧挫之述遣使以大司
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蜀
兵不復北出
五年春正月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
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
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
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
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
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
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

二月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
衆數萬人公孫述以戎爲翼江王岑彭謀伐蜀以
夾川穀少水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
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
鄉當荆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
夏四月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
世然後定意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
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
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
從横之事埶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
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

短祚國嗣三絶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
傷不及下是以即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
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
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
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生
言周漢之埶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
之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
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
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
洎于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
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故爲鬼

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由是言之未見運世無本
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俗見高祖興於
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
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
亂臣賊子者也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
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
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
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
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又況么麼尚不及數
子而欲闇奸天位者乎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
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

天下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
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
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
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
矣加之高祖寛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
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
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
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
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
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絶信布之覬覦
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爲二

毋之所咲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禄其永終矣　囂不
聽彪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爲從事甚禮重之彪遂
爲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　初竇融等聞帝威
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
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
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
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
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方今豪
桀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
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召豪桀議之其中識者
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
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故劉
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
子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讖文不誤劉秀真汝
主也此皆近事暴著衆所共見者也況今稱帝者
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
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融
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先是帝
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
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
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
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

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
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幷吾與爾絶域非相
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
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爲涼
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
之外　十二月隗囂矜己飾智每自比西伯與諸
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二尚服
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高祖
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
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
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囂乃止後又廣置職位以

自尊高鄭興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以囂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帝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鄭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與舍益其秩禮與入見曰今為父母未葬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為餌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乃令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雒陽以所將賓客猥多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囂將王元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將軍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埶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

六年春正月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眾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

其騎都尉平陵荆邯說述曰漢高祖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愈於却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彊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間使召攜貳使西州豪桀咸居心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

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矣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桀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復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

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埶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述廢銅錢置鐵錢貨幣不行百姓苦之爲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爲清水令時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少嘗爲郎習漢家故事出入法駕鑾旗旄騎又立其兩子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先王愛子示無大志也述不從由此大臣皆怨　三月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招其故衆欲以取荆州不克帝乃詔隗囂欲從

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敗絕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此大呼嚮應之埶也帝知其終不爲用乃謀討之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謁園陵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疑故事久冘豫不決歙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邪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殺之無損於

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遊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

五月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武選精騎為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　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弇軍漆馮異軍栒邑祭遵軍汧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栒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詔異進軍義渠擊破盧芳將賈覽匈奴奧鞬日逐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　竇融復遣其弟友上書曰臣幸得託先后末屬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將帥守持一隅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

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詣闕口陳至誠友至高平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閒道通書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尉藉之甚厚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閒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當今西州地埶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自兵起以來城郭皆為丘墟生民轉於溝壑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融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擊囂黨先零羌封何等大破之因並河揚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

乃引還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脩理融父墳墓
祠以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猶恐眾
心疑惑乃使人刺殺張玄遂與隗囂絕皆解所假
將軍印綬先是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數以書責
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曰臣與
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
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
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
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
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
具言謀畫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

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支黨
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援竊見四
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
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
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
因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
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
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
曉夕號泣宛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
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
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

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
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眾者欲以保全父母
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
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
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
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
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
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
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今國家待春卿意深
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
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

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
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
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
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
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
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
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諸將
每有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隗囂上疏謝曰吏
民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
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
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

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
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
汧賜囂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
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今若束手復遣恂弟
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
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
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七年春三月公孫述立隗囂爲朔寧王遣兵往來
爲之援埶 秋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
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
並無利而還帝將自征隗囂先戒竇融師期會遇

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
遵來降拜太中大夫封向義侯
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
徑襲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
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
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
之上以爲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埶必悉以精銳來
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
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
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衆數
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

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
木以爲兵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
自將征隗囂光祿勳汝南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
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西
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冘豫
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
埶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
形埶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
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竇融
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
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

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帝聞而善之以
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共進軍
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
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
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略
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
妻縑千匹進幸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
子相見保無佗也若遂欲爲黥布者亦自任也囂
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
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
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

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潁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　十一月楊廣死隗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初帝敕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

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岑彭爲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汧不退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校尉太原温序爲囂將苟宇所獲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殺無令須汙土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雒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爲郎

九年春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詔馮異并將其營　隗囂病且餓餐糗糒恚憤而卒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爲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　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擊破馮駿等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因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欑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　夏六月帝使來歙悉監護

諸將屯長安太中大夫馬援爲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十年夏陽節侯馮異等與趙匡田弇戰且一年皆斬之隗純未下諸將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共攻落門未拔夏異薨於軍　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

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戊戌進幸汧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

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云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冬十月來歙與諸將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隗純降王元犇蜀徙諸隗於京師以東後隗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十一年春三月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閏月

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欑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埶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

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　夏公孫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彊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

爲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 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

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

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延岑犇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軍至陽鄉王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

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 帝還自長安 冬十月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被害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爲立廟祠之 十二月吳漢自夷陵將三萬人泝江而上伐公孫述

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涪津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

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喻述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 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 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

意臨事勃亂旣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
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
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
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分
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
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
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
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
埶旣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幷兵禦
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
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

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
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
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
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
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
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
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値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
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
中臧宮拔緜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郫與
吳漢會於成都　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
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

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
配岑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
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
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
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
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戊寅述自
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
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
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
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
延岑以城降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幷

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
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
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
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
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述徵廣漢李
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
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
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
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
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
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

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述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

之哉乃對使者伏劒而死犍爲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爲太常張隆爲光祿勳譙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既至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拜融冀州牧

十三年春三月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詔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夏四月至京師

楚王英之獄

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輔爲右翊公英爲楚公陽爲東海公康爲濟南公蒼爲東平公延爲淮陽公荊爲山陽公衡爲臨淮公焉爲左翊公京爲瑯邪公

十七年冬十月進右翊公輔爲中山王其餘九國公皆爲王

二十八年　初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貴爲游俠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屛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

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罔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愼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爲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

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
明帝永平八年冬十月丙子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有罪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十三年冬十月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

十四年夏四月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為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初樊鯈弟鮪為其子賞求楚王英女鯈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鯈已卒上追念鯈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太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

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

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
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
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
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
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
而死帝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
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
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
狀反爲罪人訟寃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
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
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
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
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
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
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
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
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
以楚獄多濫乘間爲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
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
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
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
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

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
餘家
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
旱災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
前爲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
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
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
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二年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
家

馬后抑外家

漢明帝永平三年春二月甲子立貴人馬氏爲皇
后皇子炟爲太子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
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
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
亦以選入生皇子炟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
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
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
終無纖介之閒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
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
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
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

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
請望見后袍衣疏麤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
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
以試后后輙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
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十八年八月壬子帝崩太子即位年十八尊皇后
曰皇太后　太后兄弟虎賁中郎廖及黄門郎防
光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爲衛尉防爲中郎
將光爲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
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

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
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雒中無復權戚書記
請託一皆斷絶又諭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
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
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
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
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
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
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
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章帝建初二年夏四月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

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
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
氏五侯同日俱封黄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
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
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
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
至門出不及屨此蘧伯玉之敬也新陽侯雖剛彊
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
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
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
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

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
之塞也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
但着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
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
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
衣緑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
怒但絶歲用而已冀以默媿其心猶懈怠無憂國
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
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
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
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虚柰何令臣獨不加

恩三舅平旦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
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
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
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
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
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
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
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
之賜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可足而必當得
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
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

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
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
成人則行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踰三年之
故自吾家族故得尊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
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
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
吏治者以法聞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為言
兄衛尉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
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
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
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

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
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置織室蠶於濯龍中
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
授小王論語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馬廖慮美
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
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
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
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
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
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
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

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
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
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四年夏四月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
豐稔方垂無事癸卯遂封衛尉廖為順陽侯車騎
將軍防為潁陽侯執金吾光為許侯太后聞之曰
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
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冀乘此道不負先帝
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
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並
辭讓願就關內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

上書辭位帝許之五月丙辰防廖光皆以特進就
第

竇氏專恣

漢章帝建初二年十二月帝納竇勳女爲貴人有
寵貴人母即東海恭王女沘陽公主也
三年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八年皇后兄憲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
侍郎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司空第五
倫上疏曰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
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
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

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
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
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
也詖險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
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
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
此臣之所至願也憲恃宮掖聲勢自王主及陰馬
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
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
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
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

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
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
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
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
以重任
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
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爲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
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
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爲愈也何以
言之彼或爲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
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

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元和三年三月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勢太
盛言甚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
令楊光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
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夏四月丙
寅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
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
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
禍昞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
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
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

章遺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章和二年春正月壬辰帝崩於章德前殿太子即
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太后臨朝竇
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弟篤爲虎賁中郎
將篤弟景瓌並爲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
客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
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
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乎昔馮野
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
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
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

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
不慎哉　庚戌皇太后詔以故太尉鄧彪爲太傅
賜爵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竇憲以彪
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
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在位修身
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
復永平時謁者韓紆考劾憲父勳獄憲遣客斬
紆子以首祭勳冢　秋七月南單于上言請出兵
共討北匈奴太后議欲從之會齊殤王子都鄉侯
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
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

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潁川
韓稜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
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說宋由曰
暢宗室肺府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
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跡不顯主
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
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爲故事三公不與賊盜公縱
姦慝莫以爲咎敞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聞
敞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
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
月乙亥以憲爲車騎將軍伐北匈奴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
堂上書諫事見南匈奴叛服　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
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
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刺譏憲等以伐
匈奴起第宅事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
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何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
匡救爲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
以安宗廟豈其私邪臣所以觸死瞽言非爲壽也
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
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杜塞忠
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與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

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會奏壽得減死論
從合浦未行自殺壽憚之子也　夏六月竇憲出
朔方雞鹿塞分遣副校尉閻盤等破北單于於稽
落山事見匈奴叛服　秋九月庚申以竇憲為大將軍
中郎將劉尚為車騎將軍封憲武陽侯食邑二萬
戶憲固辭封爵詔許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
是詔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
石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強
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
讎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
奏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

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
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駙馬都
尉瓌獨好經書節約自脩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
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
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
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
欲令與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
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說喜今踰年無幾大禮
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
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
自快今者論議訩訩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

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
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
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
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
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
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駙馬都尉瓌
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
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
敞為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康雖不能從
然素敬重敞無所嫌牾焉

二年六月詔封竇憲為冠軍侯篤為郾侯瓌為夏

陽侯憲獨不受封

三年春二月竇憲遣左校尉耿夔等破北單于於
金微山事見匈奴叛服　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
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
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
為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
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
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
避憲等疾之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
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
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

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慴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冬十月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謟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爲城旦 竇憲請遣使立北單于弟右谷蠡王於除鞬爲單于袁安上封事爭之後上竟從憲策事見匈奴叛服

四年 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深惡之脅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夏四月丙辰竇憲還至京師夏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擅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埶也今大將軍雖欲敕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穰侯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共相交結元舉並出入

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官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衆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爲亂忍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淸河王慶恩遇尤渥常入省宿止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衆求索故事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與篤

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
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初河南尹張
酺數以正法繩治竇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
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
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
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
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
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
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爲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
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
瓌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故

郡初班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兢因逮考竇氏
賓客收捕固死獄中　初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
有禮慶漢中郡亦當遣吏戶曹李郃諫曰竇將軍
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
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
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遲留以觀其
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
太守獨不與焉

西域歸附

漢光武建武五年　元帝之世莎車王延嘗爲侍
子京師慕樂中國及王莽之亂匈奴略有西域唯
延不肯附屬常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
卒子康立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
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竇融乃承制立
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
皆屬焉

九年秋八月莎車王康卒弟賢立

十四年冬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
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
不許

十七年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
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

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
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
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
國諸國悉服屬焉

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
諸國重求賦稅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
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
首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
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
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
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二十二年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厓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

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開苑囿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明帝永平三年冬十月莎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寘大宛嬀塞王國使其將守之于寘人殺其將君德立大人休莫霸為王賢率諸國兵數萬擊之大為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

矢死于寘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為王廣德使其弟仁攻賢廣德父先拘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女妻之與之和親

四年冬十月于寘王廣德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誘莎車王賢殺之并其國匈奴發諸國兵圍于寘廣德請降匈奴立賢質子不居徵為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之伐北匈奴也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它故也

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
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
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
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
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
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
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
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
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
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
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

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
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
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
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
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
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
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
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
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
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
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

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
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欲益其兵
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國大而遠今
將數百人無益於彊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
于寘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
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
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
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
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
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
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

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
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超彪之子
也

十七年　初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
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爲疏勒王班超
從閒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
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
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
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
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
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

忠為王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　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西域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為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並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十八年春二月詔竇固等罷兵還京師　十一月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事見兩句敘段）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詔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窴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腳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三年閏四月西域假司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

五年夏五月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窴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

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兹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八年冬十二月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窴值龜兹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

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

元和元年十二月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窴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

三年九月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偽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

章和元年班超發于窴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兹王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窴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窴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兹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窴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和帝永元二年夏五月月氏兵來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

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領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兹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兹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三年冬十月龜兹姑墨溫宿諸國皆降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以班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龜兹侍子白霸為龜兹王遣司馬

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猶懷二心其餘悉定

六年秋七月西域都護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餘人討焉耆到其城下誘焉耆王廣尉犂王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更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内屬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九年十二月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條支窮西海皆前世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

十四年秋七月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朝廷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曰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故妾敢觸死為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超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九月卒超之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代為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

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詔以北地梁慬為西域副校尉慬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慬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慬未至而尚已得解詔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為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城小梁慬以為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民固諫白霸不聽慬既

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民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禧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

安帝永初元年五月西域都護段禧等雖保龜茲而道路隔塞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六月壬戌罷西域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禧及梁慬趙博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而還

元初六年　初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為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

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絕西域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於是開通西域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閒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復問勇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

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埶必弱虜埶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猒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

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埶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埶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

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璫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閒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

已破車師埶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埶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可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孝武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非良計也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帝納之於是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三年春正月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

率姑墨温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

四年秋七月西域長史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獲首虜八千餘人生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

順帝永建元年冬十月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

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

二年六月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請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七

兩匈奴叛服

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　初匈奴單于輿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為左賢王左賢王次即當為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為右薁鞬日逐王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

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匈奴飢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餘里北部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歸南單于三月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使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　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薁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自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　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璽綬車馬金帛甲兵什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將弛刑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賜單于及閼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萬

匹歲以為常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分將施刑補治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給糧食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為土乃悔前徙之

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段郴王郁留西河擁護之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

二十七年五月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二十八年秋八月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荅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

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稾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韣丸一矢四發遣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劒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劒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中元元年十一月南單于比死弟左賢王莫立為丘浮尤鞮單于帝遣使齎璽書拜授璽綬賜以衣冠及繒綵是後遂以為常

二年南單于莫死弟汗立為伊伐於慮鞮單于

明帝永平二年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適立為醢僮尸逐侯鞮單于

五年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于擊卻之

六年南單于適死單于莫之子蘇立為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死單于適之弟長立為湖邪尸逐侯鞮單于

七年北匈奴猶盛數寇邊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為寇許之

八年三月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為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

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
原曼柏　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邊城
晝閉帝議遣使報其使者鄭衆上疏諫曰臣聞北
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
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
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絶望中國耳漢使
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
臣駮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
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埶萬分離析旋爲邊
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
患帝不從復遣衆往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

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
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
臣將有損大漢之强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
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
其後帝見匈奴來者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
召衆爲軍司馬
十五年夏四月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
上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明習邊
事乃使秉固與太僕祭彤虎賁中郎將馬廖下博
侯劉張好時侯耿忠等共議之耿秉曰昔者匈奴
援引弓之類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
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虜失其肥饒畜兵之地
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故呼韓邪單于請
事款塞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
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釁作臣愚以爲當先擊白
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
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爲折其左角然
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爲今兵出白
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衆上從
之十二月以秉爲駙馬都尉固爲奉車都尉以騎
都尉秦彭爲秉副耿忠爲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
屯涼州秉國之子忠弇之子廖援之子也

十六年春二月遣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
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竇固耿
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
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
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
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
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竇
固耿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
海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盧
城耿秉秦彭擊匈林王絶幕六百餘里至三木樓
山而還來苗文穆至匈河水上虜皆犇走無所獲

祭肜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言以為涿邪山不見虜而還肜與吳棠坐逗留畏懦下獄免肜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肜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嗟嘆良久　是歲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十七年冬十一月奉車都尉竇固定車師而還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為都護司馬耿恭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為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

十八年春二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為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十一月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兗豫徐三州稟贍饑民上問何以消復旱災校書郎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

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
其章第五倫亦同綏議牟融鮑昱皆以爲孝子無
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
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
亡四海故孝元弃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
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毁泉臺春秋譏之曰先
祖爲之而已毁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
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
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久
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　酒泉太守段彭等兵
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

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
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
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
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
以爲虜來大驚羌遥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
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
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
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唯餘十
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已下
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
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

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耻
宜蒙顯爵以厲將帥恭至雒陽拜騎都尉　冬
十一月北匈奴皐林溫禺犢王將衆還居涿邪山
南單于與邊郡及烏桓共擊破之是歲南部大饑
詔稟給之
二年春三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遣兵守
其地
八年夏六月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
三萬餘人款五原塞降
元和元年十二月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匈奴復
願與吏民合市詔許之北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

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交易南單于遣輕騎出
上郡鈔之大獲而還
二年春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
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
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
乃遠引而去　南單于長死單于汗之子宣立爲
伊屠於閭鞮單于　冬南單于遣兵與北虜溫
禺犢王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
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
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
意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等以

爲不可許司徒桓虞及太僕袁安等以爲當與之弘因大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弘等弘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章和元年冬十月北匈奴大亂屈蘭儲等五十八部口二十八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二年三月南單于宣死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爲休蘭尸逐侯鞮單于　五月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　秋七月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分道並出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虜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唯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議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爲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

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竇憲遣客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太后怒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事見竇氏事類）　冬十月乙亥以憲爲車騎將軍伐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

出塞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衆皆爲之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國家新遭大憂陛下方在諒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絶而已今匈奴爲鮮卑所破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尚書令韓稜騎都尉朱暉議郎京兆樂恢皆上疏諫太后不聽又詔使者爲憲弟篤景並起邸第勞役百姓侍御史何敞上疏曰臣聞匈奴之爲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之耻此二辱者臣子所謂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今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耻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又猥復爲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絶里篤景親近貴臣當爲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民之困書奏不省　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鷄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時虜中乖亂汜諷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

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二年夏五月竇憲遣副校尉閻盤將二千餘騎掩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復取其地　秋七月北單于以漢還其侍弟九月復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見　冬十月竇憲遣班固梁諷迎之會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襲擊北單于夜至圍之北單于被創僅而得免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

班固至私渠海而還是時南部黨衆益盛領戶三萬四千勝兵五萬

三年春正月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二月遣左校尉耿夔司馬任尚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封夔爲粟邑侯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竇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爲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

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埶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

四年春正月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於除鞬印綬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

五年　初竇憲既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欲輔歸北庭會憲誅而止於除鞬自畔還北詔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討斬之破滅其衆

十一月單于屯屠何死單于宣弟安國立安國初為左賢王無稱譽及為單于單于適之子左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由是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為師子所驅掠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原界每龍庭會議師子輒稱病不往度遼將軍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

六年春正月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單于無由自聞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為之儆備帝下公卿議皆以為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眾橫暴為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賞賜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

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眾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為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立師子為亭獨尸逐侯鞮單于　夏五月南單于師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為單于遂殺略吏民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幕北　九月癸丑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迹射緣邊兵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

冬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解圍去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烏桓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眾出塞漢兵不能追而還

八年五月南匈奴右溫禺犢王烏居戰畔出塞　秋七月度遼將軍龐奮越騎校尉馮柱追擊破之徙其餘衆及諸降胡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

十年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爲萬氏尸逐鞮單于

十六年十一月北匈奴遣使稱臣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而厚加賞賜不荅其使

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北匈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太后亦不荅其使加賜而已

安帝永初三年六月漢人韓琮隨匈奴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反　九月南單于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　冬十一月以大司農陳國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五營及邊郡兵二萬餘人又詔遼東太守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共擊之以梁慬行度遼將軍事雄夔擊南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

四年春正月南單于圍耿种數月梁慬耿夔擊斬其別將於屬國故城單于自將迎戰慬等復破之單于遂引還虎澤　二月南匈奴寇常山

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栢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梁慬耿种將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會熙卒即拜梁慬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鴻臚

延光二年鮮卑其至鞬自將萬餘騎攻南匈奴於曼栢薁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

三年夏四月南單于檀死弟拔立爲烏稽侯尸逐鞮單于

順帝永建元年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單于憂恐上書乞脩復障塞庚寅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

三年冬十二月南單于拔死弟休利立爲去特若尸逐就單于

永和五年春二月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吏　夏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等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

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大將軍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九月匈奴句龍王吾斯等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　十二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衆車紐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

漢安元年秋八月南匈奴句龍吾斯與奠鞬臺耆等復反寇掠并部

二年六月丙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為呼蘭若尸逐就單于時兜樓儲在京師上親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　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扶風馬寔遣人刺殺句龍吾斯

建康元年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

桓帝建和元年南單于兜樓儲死伊陵尸逐就單于車兒立

元嘉元年夏四月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敗伊吾司馬毛愷攻伊吾屯城詔敦煌太守馬達將兵救之至蒲類海呼衍王引去

永壽元年秋南匈奴左奠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反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敦煌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

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奠
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
延熹元年十二月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
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龜臨
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
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雖殁軀體
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墝埆民數更寇虜室
家殘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
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
不垂撫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歸仁豈復輿金
輦寶以為民惠乎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

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
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
因衰緣隙而今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
之效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
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
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
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
文武授之機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
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
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
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

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到職州
郡重足震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
都尉張奐為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等匈奴烏
桓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衆大恐
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
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
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統理
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為單于詔曰春秋大
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

諸羌叛服

漢光武建武九年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

屬縣多為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
漢相拒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
胡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
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
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
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置護羌校尉皆持節
領護治其怨結歲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
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
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為護
羌校尉
十年冬十月先零羌與諸種寇金城隴西來歙率

蓋延等進擊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於是開倉廩
以賑飢乏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
十一年夏先零羌寇臨洮來歙薦馬援爲隴西太
守擊先零大破之　冬十月先零諸種羌數萬
人屯聚寇鈔拒浩亹隘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徙
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
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
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
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
餘口援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溝洫勸以耕
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降附援奏復
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
十二年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擊
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
中元二年　初燒當羌豪滇良擊破先零奪居其
地滇良卒子滇吾立附落轉盛秋滇吾與弟滇岸
率衆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於是守塞諸羌
皆叛詔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鴻軍
敗沒　冬十一月復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
軍馬武等二將軍四萬人討之
明帝永平元年秋七月馬武等擊燒當羌大破之
餘皆降散

孝章帝建初二年　初安夷縣吏略妻卑湳種羌
人婦吏爲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種人
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吾良二種相結爲寇
於是燒當羌豪滇吾之子迷吾率諸種俱反敗金
城太守郝崇詔以武威太守北地傅育爲護羌校
尉自安夷徙居臨羌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
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　秋八月遣行車騎
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
射士三萬人擊之馬防等軍到冀布橋等圍南部
都尉於臨洮防進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
臨洮圍其衆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屯望曲谷
不下
三年春正月馬防擊布橋大破之布橋將種人萬
餘降詔徵防還留耿恭擊諸未服者斬首虜千餘
人勒姐燒何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恭嘗以
言事忤馬防監營謁者承旨奏恭不憂軍事坐徵
下獄免官
元和三年秋八月燒當羌迷吾復與弟號吾及諸
種反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督烽掾李章追之生
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
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羌
即爲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

章和元年春正月護羌校尉傅育欲伐燒當羌為其新降不欲出兵乃募人鬬諸羌胡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育請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軍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三兜谷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西太守張紆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　秋七月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與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迷吾將人衆詣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斬

迷吾頭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以叛種衆熾盛張紆不能制

二年冬十月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為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離散

和帝永元元年春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箄上以度河掩擊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迷唐

收其餘衆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理塢壁而已

四年冬十月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傿傿歎息曰此為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蜀郡太守聶尚代訓為護羌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

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爲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遂反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尚坐免

五年十一月護羌校尉貫友遣譯使構離諸羌誘以財貨由是解散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率部落遠徙依賜支河曲

八年十二月護羌校尉貫友卒以漢陽太守史充代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迷唐迎敗充

兵殺數百人充坐徵以代郡太守吳祉代之

九年閏八月燒當羌迷唐率衆八千人寇隴西脅塞內諸種羌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詔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副之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討之尚屯狄道世屯枹罕尚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大破之斬虜千餘人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

十年冬十月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者耿譚領世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　十二月迷唐等率種人詣闕貢獻

十二年秋九月燒當羌豪迷唐既入朝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居金城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種人飢餓不肯遠出護羌校尉吳祉等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是歲迷唐復叛脅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

十三年秋八月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護羌校尉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羌

胡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侯霸擊破迷唐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久之病死其子來降戶不滿數十

十四年春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上言自建武以來西羌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爲固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拳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亡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

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
羌胡交關之路遏絶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
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繕脩
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拜鳳為金城
西部都尉屯龍耆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
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安帝永初元年　初燒當羌豪東號之子麻奴隨
父來降居于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民
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及騎都尉王弘西迎西域
都護段禧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與俱郡
縣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

叛諸郡各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
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與
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為
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
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
兵郡縣畏懦不能制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
逆者罪　十二月詔車騎將軍鄧隲征西校尉
任尚將五營及諸郡兵五萬人屯漢陽以備羌
二年春正月鄧隲至漢陽諸郡兵未至鍾羌數千
人擊敗隲軍於冀西殺千餘人梁慬還至敦煌逆
詔慬留為諸軍援慬至張掖破諸羌萬餘人其能

脱者十二三進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慬降
並慰譬遣還故地　冬鄧隲使任尚及從事中
郎河内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
平襄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羌衆遂大盛朝廷
不能制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
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河南龎參先坐灋輸作若
盧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
不絶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
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
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出不
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

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隲宜且振旅留征西校
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
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
畜精鋭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仇
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即
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　十
一月辛酉詔鄧隲還師留任尚屯漢陽為諸軍節
度遣使迎拜隲為大將軍　滇零自稱天子於北
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羌斷隴道寇
鈔三輔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梁慬受詔當
屯金城聞羌寇三輔即引兵赴擊轉戰武功美陽

閻連破走之羌稍退散　十二月廣漢塞外參狼羌降

三年春正月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數不利當煎勒姐羌攻沒破羌縣鍾羌攻沒臨洮縣執隴西南部都尉

四年二月滇零遣兵寇褒中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任尚軍久出無功民廢農桑乃詔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乙丑初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謁者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

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爲然郎中陳國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乘海內之虛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氐羌以爲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詡因說禹收羅涼士雄桀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荅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桀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　三月先零羌復攻

褒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爲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

秋七月騎都尉任仁與羌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詣廷尉死護羌校尉段禧卒復以前校尉侯霸代之移居張掖

五年春正月先零羌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南奔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三月詔隴西徙襄武

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太半復以任尚爲侍御史擊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乃罷孟津屯　秋九月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據上邽城

六年六月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杜季貢亡從滇零是歲滇零死子零昌立年尚少同種狼莫爲其計策以季貢爲將軍別居丁奚城

七年秋護羌校尉侯霸騎都尉馬賢擊先零別部

牢羌於安定獲首虜千人

元初元年三月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以備羌寇　五月先零羌寇雍城　九月羌豪號多與諸種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與蠻共擊破之號多走還斷隴道與零昌合侯霸馬賢與戰於枹罕破之　冬十月涼州刺史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

二年春護羌校尉龐參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率衆降參遣詣闕賜號多侯印遣之參始還治令居通河西道　零昌分兵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　秋九月尹就擊羌黨呂叔都等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　詔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雄超之子也以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杜季貢率衆僞逃鈞令右扶風仲光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　冬十月乙未光等兵敗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龐參既失期稱病引還皆坐徵下獄鈞自殺時度遼將軍梁慬亦坐事抵

罪校書郎中扶風馬融上書稱參慬智能宜宥過責效詔赦參等以馬賢代參領護羌校尉復以任尚爲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彊走不逐飛自然之埶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埶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

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

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埶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詡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三年夏五月癸酉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於靈州斬首八百餘級　六月中郎將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　九月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以備羌　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

四年春二月任尚遣當闐種羌榆鬼等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為破羌侯　六月尹就坐不能定益州徵抵罪以益州刺史張喬領其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　九月護羌校尉任尚復募效功種羌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為羌王　冬十二月甲子任尚與騎都尉馬賢共擊先零羌狼莫追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狼莫逃去於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人詣鄧

遵降隴右平

五年冬十月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刺殺狼莫封雕何為羌侯自羌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邊民及內郡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鄧遵為武陽侯邑三千戶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

永寧元年春三月沈氐羌寇張掖　夏六月護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沈氐羌於張掖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大豪饑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

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
還復寇張掖殺長吏　初當煎種饑五同種大豪
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留允街而首施兩端
建光元年春護羌校尉馬賢召盧忽斬之因放兵
擊其種人獲首虜二千餘忍良等皆亡出塞
秋七月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
而校尉馬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結共脅將
諸種寇湟中攻金城諸縣　八月賢將先零種
擊之戰於牧苑不利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
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氐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
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麻

奴南還湟中
延光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馬賢追擊麻奴到湟
中破之種衆散遁　十一月燒當羌麻奴饑困
將種衆詣漢陽太守耿种降
三年九月燒當羌豪麻奴死弟犀苦立
順帝永建元年二月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擊之
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羌衆皆降由是涼州復安
六年秋九月護羌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
閒以逼群羌皓坐事徵以張掖太守馬續代爲校
尉兩河閒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
各自儆備續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

陽嘉三年秋七月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
拜前校尉馬賢爲謁者鎮撫諸種　冬十月護
羌校尉馬續遣兵擊良封破之
四年二月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
永和三年冬十月燒當羌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
城校尉馬賢擊破之
四年三月燒當羌那離等復反　夏四月癸卯
護羌都尉馬賢討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
五年　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爲并州刺史
劉秉爲涼州刺史機等天性虐刻多所擾發且凍
傅難種羌遂反攻金城與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

害長吏機秉並坐徵於是拜馬賢爲征西將軍以
騎都尉耿叔爲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
兵十萬人屯漢陽　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
塢三百所置屯兵　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　初
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爲賢老不如太中
大夫宋漢帝不從漢由之子也賢到軍稽留不進
武都太守馬寔上疏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
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
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
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
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

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兵起為將
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遝兒
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
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
之變也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
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于
射姑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閏
月鞏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燒園陵殺掠吏民
三月武都太守趙沖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
級降二千餘人詔沖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安定

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
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誤中之言
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
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民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
羣為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
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
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
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
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
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
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

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
與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
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
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
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
死自陳帝不能用　鞏唐羌寇北地北地太守賈
福與趙沖擊之不利　秋九月諸羌寇武威
冬十月癸丑以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復徙安定
居扶風北地居馮翊　十一月庚子以執金吾
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萬五千人屯三輔
漢安元年冬十月罕羌邑落五千餘户詣趙沖降

唯燒何種據參䜌未下甲戌罷張喬軍屯
二年夏四月庚戌護羌校尉趙沖與漢陽太守張
貢擊燒當羌於參䜌破之　冬閏十月趙沖擊
燒當羌於阿陽破之
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為諸羌所誘將羌衆
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瑤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
級趙沖復追叛羌到建威鸇陰河軍度竟所將降
胡六百餘人叛走沖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
戰而歿沖雖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詔
封沖子為義陽亭侯
沖帝永嘉元年　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

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
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
望於野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湳狐奴
等五萬餘户皆詣並降隴右復平
桓帝延熹二年十二月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
種羌寇隴西金城塞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追至
羅亭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
三年閏正月西羌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晨
薄校尉段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
亦引退熲追之且鬭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
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

降其餘衆而還　冬十一月勒姐零吾種羌圍
允街段熲擊破之
四年六月零吾羌與先零諸種反寇三輔　冬
先零沈氐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校尉段熲將
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
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叛歸郭閎歸
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以濟南相胡閎代
爲校尉胡閎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
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曰
今猾賊就滅泰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
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

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痼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
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
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
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
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遵前變
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爲中
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十一月規擊羌破
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
十餘萬
五年三月沈氐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
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

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
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藉屬
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
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而皆倚恃權
貴不遵法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
之翕然反善沈氐大豪滇昌饑恬等十餘萬口復
詣規降　十一月滇那羌寇武威張掖酒泉
皇甫規持節爲將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
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
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帝璽書誚讓相屬規上
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舊都懼駭朝廷西

額臣振國威靈羌戎稽首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耻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孫儁李翕張稟旋師南征又上郭閎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太上御名〕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讎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

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六年十二月詔徵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規上書薦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宜充舉事朝廷從之以奐代規為度遼將軍以規為使匈奴中郎將 西州吏民守闕為前護羌校尉段熲訟冤者甚衆會滇那等諸種羌益熾涼州幾亡乃復以熲為護羌校尉

七年冬十月護羌校尉段熲擊當煎羌破之

八年春正月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羌破之 閏五月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侯

九年秋七月鮮卑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氐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

毒詔復以張奐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

永康元年春正月東羌先零圍祋栩掠雲陽當煎諸種復反段熲擊之於鸞鳥大破之西羌遂定

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輔攻沒兩營殺千餘人

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張奐遣司馬尹端董卓拒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

靈帝建寧元年 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彊衆不時輯定

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彊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

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熲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皆恐熲乃令軍中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彊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

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曰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熲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熲破羌將軍　六月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

秋七月熲至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段熲性輕果慮有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

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埶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衂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掠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

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二年五月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埶必殄滅熲於是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潰東犇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　秋七月熲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臣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爲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卽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埸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爲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蠭起而爲寇又可盡誅邪然則段紀明之爲將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鮮卑寇邊

漢桓帝永壽二年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

大人檀石槐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　秋七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武威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延熹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　六月鮮卑寇遼東

六年夏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　十二月詔徵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規上書薦張奐朝廷從之以奐代規為度遼將軍

九年春三月詔徵張奐為大司農復以皇甫規代為度遼將軍　五月鮮卑聞張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　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　冬十二月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

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靈帝建寧元年冬十二月鮮卑及濊貊寇幽并二州

二年冬十一月鮮卑寇并州

四年冬十月鮮卑寇并州

熹平元年冬十二月鮮卑寇并州

二年鮮卑寇幽并二州

三年冬十二月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為護烏桓校尉鮮卑又寇并州

四年五月鮮卑寇幽州

五年鮮卑寇幽州

六年夏四月鮮卑寇三邊　秋七月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

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括廣遠數十年間官民俱匱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

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内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内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之虜校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旰食乎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八月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犇還死者什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

十二月遼西太守甘陵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陳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自上歸葬帝遣使弔慰封鄃侯

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光和元年十一月鮮卑寇酒泉種衆日多緣邊莫不被毒

二年十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三年冬鮮卑寇幽并二州

四年冬十月鮮卑寇幽并二州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後出攻北地北地射殺之其子騫曼尚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

嬖倖廢立

漢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二月辛未帝崩于章德前殿初帝失皇子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鄧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皇太子是夜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殤帝延平元年三月丙戌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常山王章始就國太后特加慶以殊禮慶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祜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耿姬況之曾孫也祜母犍為左姬也　八月辛卯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騭虎賁中郎將悝等定策禁中其夜使騭持節以王青蓋車迎清河王子祜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陪位引拜祜為長安侯乃下詔以祜為孝和皇帝嗣又作策命有司讀策畢太尉奉上璽綬即皇帝位太后猶臨朝　十二月甲子清河王慶薨

安帝永初元年　自和帝之喪鄧騭兄弟常居禁中騭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許之　夏四月封太傅張禹太尉徐防司空尹勤車騎將軍鄧騭城門校尉鄧悝虎賁中郎將鄧弘黃門郎鄧閶皆為列侯食邑各萬戶騭以定策功增三千戶騭及諸弟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上疏自陳至於五六乃許之　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不立勝恐後為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衆心不附密謀閉宮門誅鄧騭兄弟及鄭衆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而立平原王事覺冬十一月丁亥章自殺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赦天下

元初二年十二月鄧弘卒封西平侯詔封弘子廣德為西平侯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

五年太后弟悝閶皆卒封悝子廣宗為葉侯閶子忠為西華侯

建光元年春二月皇太后寢疾癸亥赦天下三月癸巳皇太后鄧氏崩　四月尊帝嫡母耿姬為甘陵大貴人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帝乳母王聖知之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詣京師河間王子翼美容儀太后奇之以為平原懷王後留京師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候伺左右共毀短太后於帝帝每懷忿懼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閶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帝聞追怒令

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宗葉侯廣德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鄧騭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騭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騭為羅侯　五月庚辰騭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騭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與閻后同產得留京師復以耿夔為度遼將軍徵樂安侯鄧康為太僕丙申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遣歸河間翼謝絕賓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大司農京兆朱寵痛騭無罪遇禍乃肉袒輿

櫬上疏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為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鞫遂令騭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冤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衆庶多為騭稱枉者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還葬騭等於北芒諸從昆弟皆得歸京師　帝以耿貴人兄牟平侯寶監羽林左軍車騎封宋楊四子皆為列侯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閻

皇后兄弟顯景耀並為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邸以為京功封都鄉侯封李閏為雍鄉侯閏京並遷中常侍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黷日月夫女子小

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通於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以為妻官至侍中得襲護爵震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鑒鏡既往順帝之則尚書廣陵翟酺上疏曰昔竇鄧之

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昔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皁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

生危亂可待也願陛下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

延光元年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　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今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蝝滋生荊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發民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偫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爲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

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眾異不能爲害書奏不省

二年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聖爲野王君　冬十月甲戌以司徒楊震爲太尉光祿勳東萊劉熹爲司徒大鴻臚耿寶自候震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

詔遣使者大爲王聖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
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上疏曰臣伏念
方今災害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殆
非社稷安寧之時詔書爲阿母興起第舍合兩爲
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攻山採石轉相
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府枝葉
之屬依倚近倖姦侫之人與之分威共權屬託州
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
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
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
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

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　十二月戊辰京師及
郡國三地震
三年　初樊豐周廣謝惲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
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
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復上疏曰臣
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
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持
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
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而親近倖臣未崇斷
金驕溢踰灋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
讙譁地動之變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

百僚燋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唯陛下奮
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前後所
言轉切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
名儒未敢加害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
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
曰臣聞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今趙騰
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灋有差乞爲虧除
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聽騰竟伏尸
都市及帝東巡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脩第宅太
尉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
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會太史言星變

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
故吏有恚恨之心壬戌車駕還京師便時太學夜
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
等復惡之令大鴻臚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
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陽亭乃慷慨謂
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
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
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
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弘農太守
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
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隕涕太僕征羌

侯來歷曰耿寶託元舅之親榮寵過厚不念報國
恩而傾側姦臣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歷歙
之曾孫也　秋八月辛巳以大鴻臚耿寶爲大
將軍　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厨監
邴吉等殺之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吉數爲歎息
京豐懼有後害乃與閻后妄造虛無（太上御名）讒太子及
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議廢太子耿寶等承
旨皆以爲當廢太僕來歷與太常桓焉廷尉犍爲
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
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
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焉郁之

子也張皓退復上書曰昔賊臣江充造（太上御名）讒逆傾
覆戾園孝武久乃覺寤雖追前失悔之何及今皇
太子方十歲未習保傅之教可遽責乎書奏不省
　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居於德陽
殿西鍾下來歷乃要結光祿勳祋諷宗正劉瑋將
作大匠薛皓侍中閭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
夫九江朱倀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
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
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爲天下也歷諷等不識
大典而與羣小共爲讙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
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

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
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
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
得輾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
肯去帝大怒尚書令陳忠與諸尚書遂共劾奏歷
等帝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
得會見　是歲京師及諸郡國二十三地震三十
六大水雨雹

四年春二月甲辰車駕南巡　三月庚申帝至
宛不豫乙丑帝發自宛丁卯至葉崩于乘輿年三
十二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

道次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爲大害乃僞
云帝疾甚徙御臥車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驅馳
行四日庚午還宮辛未遣司徒劉熹詣郊廟社稷
告天請命其夕乃發喪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
朝以顯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
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
侯懿爲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
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　乙酉北鄉侯即皇
帝位　夏四月閻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
威行前朝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中常侍樊豐
虎賁中郎將謝惲侍中周廣野王君王聖聖女永

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皆大不道辛卯豐惲廣皆下獄死家屬徙比景聚寶及弟子林慮侯承皆爲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王聖母子徙鴈門於是以閻景爲衛尉耀爲城門校尉晏爲執金吾兄弟並處權要威福自由　冬十月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共斷江京閻顯事無不成者渠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爲太子府史及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等並附同於程江京謂閻顯曰北鄉侯病不解國嗣宜以時定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顯以爲

然辛亥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　十一月乙卯孫程王康王國與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爲誓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埶積爲省內所服欲引爲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

南宮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帝登雲臺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將兵屯平朔門以禦程等顯誘詩入省謂曰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璽綬在此苟盡力效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詩等皆許諾辭以卒被召所將衆少顯使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鎭時臥病聞之即率直

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鎭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鎭不中鎭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匈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帝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家屬皆徙比景遷太后於離宮己未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隸校尉惟閻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貸封孫程等皆爲列侯程食邑萬戶王康王國食九千戶黃龍食五千戶彭愷孟叔李建食四千二百戶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食四

千戶翟猛食二千戶苗光食千戶是爲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故不封擢孫程爲騎都尉初程等入章臺門苗光獨不入詔書錄功臣令王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未受符策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以將作大匠來歷爲衛尉祋諷劉瑋閭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爲郎朱倀施延陳光趙代皆見拔用後至公卿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帝之見廢也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傅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坐徙朔方帝即位並擢爲中常侍初閻顯辟崔駰之子瑗爲吏瑗以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沈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等惑蠱先帝廢黜正統扶立疏孽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也禪猶豫未敢從會顯敗瑗坐被斥門生蘇祇欲上書言狀瑗遽止之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瑗曰此譬猶兒

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令　十二月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議郎陳禪以爲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爲宜司徒掾汝南周舉謂李郃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復脩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荅人望郃即上疏陳之

順帝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　辛未皇太后閻氏崩　八月浮陽侯孫程等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有司劾奏程等干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都益其驕恣帝乃免程等官悉徙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國敕洛陽令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說朱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倀曰今詔指方怒

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爲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侶乃表諫帝果從之程徙封宜城侯到國怨恨恚懟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

三年冬十二月帝悉召孫程等還京師

梁氏之變

漢章帝建初七年　初明德太后爲帝納扶風宋楊二女爲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松弟竦有二女亦爲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爲子宋貴人有寵於馬太后太后崩竇皇后寵盛與母沘陽公主謀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宋貴人病思生兔令家求之因誣言欲爲厭勝之術由是太子出居承祿觀　夏六月甲寅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不可以奉宗廟大義滅親況降退乎今廢慶爲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衽今以肇爲皇太子遂出宋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案之二貴人皆飲藥自殺父議郎楊免歸本郡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敕皇后令衣

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

八年　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諸竇聞而惡之皇后欲專名外家忌梁貴人姊妹數譖之於帝漸致疏嬖是歲竇氏作飛書陷梁竦以惡逆竦遂死獄中家屬徙九真貴人姊妹以憂死辭語連及梁松妻舞陰公主坐徙新城

和帝永元九年閏八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遣從兄襢奏記三府以爲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帝從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嫕上書自訟曰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母氏年踰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帝引見嫕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上奏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丙申葬章德皇后　九月甲子追尊梁貴

人爲皇太后謚曰恭懷追服喪制　冬十月乙
酉改葬梁太后及其姊大貴人于西陵擢樊調爲
羽林左監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爲褒親愍侯遣使
迎其喪葬於恭懷皇后陵傍徵還竦妻子封子棠
爲樂平侯棠弟雍爲乘氏侯雍弟翟爲單父侯位
皆特進賞賜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梁氏自此
盛矣
順帝永建六年秋九月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
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尚書僕射
南郡胡廣與尚書馮翊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
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
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
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
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
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
乘氏侯商之女選入掖庭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
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螽斯則
百福之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
免於罪帝由是賢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貴人梁氏爲皇后　夏
四月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
二年三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爲襄邑侯尚書令

左雄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
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
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
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
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梁
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
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帝乃從之
夏六月丁丑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問以當世
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
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天道
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
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
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
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
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
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四年夏四月戊寅以執金吾梁商爲大將軍商稱
疾不起且一年帝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
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漢陽巨覽
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爲從事中郎楊倫爲長史
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於商
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

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祗畏誠令王綱一整
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
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永和元年以執金吾梁冀爲河南尹冀性嗜酒逸
遊自恣居職多縱暴非法父商所親客雒陽令呂
放以告商商以讓冀冀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
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爲雒陽令使
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三年十二月大將軍商以小黃門南陽曹節等用
事於中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
欲陷之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共

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
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
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
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敕宦
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逵等下獄
四年春正月庚辰逵等伏誅二月帝以商少子虎
賁中郎將不疑爲步兵校尉商上書辭曰不疑童
孺猥處成人之位昔晏平仲辭邶殿以守其富公
儀休不受魚飧以定其位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
於聖世上乃以不疑爲侍中奉車都尉
六年春三月上巳大將軍商大會賓客讌于雒水

酒闌倡罷以薤露之歌從事中郎周舉聞之歎曰此
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　秋八月
乘氏忠侯梁商病篤敕子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
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
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秖增塵垢耳宜皆
辭之丙辰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
賜以東園秘器銀鏤黃腸玉匣及葬賜輕車介士
中宮親送帝至宣陽亭瞻望車騎壬戌以河南尹
乘氏侯梁冀爲大將軍冀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
臣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
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

族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
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又甚焉
十一月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
郎李固爲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
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率其魁黨六百
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
威灋半歲閒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奏南陽太守高
賜等臧穢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之千里移
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
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
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

未滿歲賊皆弭散

漢安元年秋八月丁卯遣侍中河內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魏郃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

直不能用也杜喬至兗州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上徵固爲將作大匠入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親黨互爲請救事皆寢遏侍御史河南种暠疾之復行案舉廷尉吳雄將作大匠李固亦上言八使所糾宜急誅罰帝乃更下八使奏章令考正其罪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

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荊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

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

建康元年秋八月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九月丙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　庚戌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受賂賣爵賓客交錯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官民並竭上下窮虛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

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
賄以塞痛怨以荅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
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
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
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
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
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
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
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規
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
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沖帝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梁
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
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
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沙丘之
謀及近日北鄉之事皆秘不發喪此天下大忌不
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徵清河王蒜及
渤海孝王鴻之子纘皆至京師蒜父曰清河恭王
延平延平及鴻皆樂安夷王寵之子千乘貞王伉
之孫也清河王爲人嚴重動止有灋度公卿皆歸
心焉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
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

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
中丙辰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纘入南宮丁巳封
爲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蒜罷歸國　太
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黄門宦官爲
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
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
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誣奏固曰
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
黨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
槃旋偃仰從容治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
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

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夫子罪莫大於累父
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
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　冬十一月永昌
太守劉君世鑄黄金爲文蛇以獻大將軍冀益州
刺史种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冀由是恨暠會巴
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暠與太守應承
討捕不克吏民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
李固上疏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
由縣吏懼灋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羣
起處處未絶暠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
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太后省

奏乃救蒿承罪免官而已金蛇輸司農冀從大司
農杜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
喬獨不往冀由是銜之
質帝本初元年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
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六月甲申冀使
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
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
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
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
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
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

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
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
立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
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
易爲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
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
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
此爲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
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
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
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爲禮

宦者由此惡之　初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其父
請分蠡吾縣以侯之順帝許之翼卒子志嗣梁太
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
志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曹騰等
聞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
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
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
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
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
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
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丁亥冀說太后先策免

固戊子以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戒爲司徒與
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爲司空湯安之
孫也庚寅使大將軍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蠡吾
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
朝政　秋七月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
曰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經龍戰之會
陽道將勝陰道將負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
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爲皇帝置師傅得小心忠篤
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濟古此
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議郎大夫之位本
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

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暠欒巴等冀不
能用暠暉之孫也
桓帝建和元年六月太尉胡廣罷光祿勳杜喬爲
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
正色無所回橈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七月
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爲
潁陽侯蒙爲西平侯冀子胤爲襄邑侯胡廣爲安
樂侯趙戒爲廚亭侯袁湯爲安國侯又封中常侍
劉廣等皆爲列侯杜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
賞罰爲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臣典誥之
篇哉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善不信

其義聽讒不審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
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
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
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
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
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
奏不省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
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汜宮爲尚
書喬以宮爲臧罪不用由是日忤於冀　九月
丁卯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　冬十月以司
徒趙戒爲太尉司空袁湯爲司徒前太尉胡廣爲

司空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
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爲不堪奉漢宗祀帝
亦怨之　十一月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
交通妄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覺文等
遂劫清河相謝暠曰當立王爲天子以暠爲公暠
罵之文刺殺暠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劾奏蒜坐
貶爵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
云與文鮪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
冀遂收固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
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太后
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

畏固名德終爲己害乃更據奏前事大將軍長史
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
融主爲冀作章表融時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罪
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
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
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
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
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
等受主厚祿顚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
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
慙皆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宜妻

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於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南陽董班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邪太后聞之皆赦不誅杜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到雒陽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赦之匡因詣闕上書幷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梁冀出吳祐爲河間相祐自免歸卒於家冀以劉鮪之亂思朱穆之言於是請种暠爲從事中郎薦欒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

二年春三月戊辰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和平元年春正月乙丑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　三月甲午葬順烈皇后增封大將軍冀萬戶幷前合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善爲妖態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與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閒冀壽共乘輦車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徧近縣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口名曰自賣人冀用壽言多斥奪諸

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爲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勢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爲羣公之首

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
民俱匱加以水蟲為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
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搒掠割
剝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
德選貪聚無猒遇民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
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
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嗟昔永和之末
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
離心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楊之間幾成大患幸
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
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

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
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
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
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
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
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
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橫
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以為州郡要
職欲以自固恩寵稜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
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稜亦不甚罪也冀
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

稱佗客求謁蕃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時皇
子有疾下郡縣市珍藥而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
貨牛黃京兆尹南陽延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
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
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
事篤以病免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
省尚書蜀郡張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劍冀
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
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
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

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梁
不疑好經書喜待士梁冀疾之轉不疑為光祿勳
以其子胤為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
帶道路見者莫不蚩笑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
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
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
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
濁及以它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
遂死於路　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梁
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尚書楊秉上疏曰臣
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

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況於以先王灋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璽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衆震之子也　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眞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

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

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賢智之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灋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

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灋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請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寔瑗之子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

書歎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臣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
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
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
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
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
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
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閏月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
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
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

附庸黃瓊獨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萬三千戶
又其子胤亦加封賞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
數爲限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
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
何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
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
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
下爲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永壽二年冬十二月封梁不疑子馬爲潁陰侯梁
胤子桃爲城父侯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

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
之諷雒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冬十
二月以京兆尹陳龜爲度遼將軍大將軍冀與陳
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爲胡虜所
畏坐徵還以种暠爲度遼將軍龜遂乞骸骨歸田
里復徵爲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
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二年六月梁皇后恃姊兄蔭埶恣極奢靡兼倍前
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寖衰
后既無子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
不敢譴怒然進御轉希后益憂恚　秋七月丙

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后于懿陵　梁冀
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
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
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
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
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
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
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
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
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
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

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
樹後爲荊州刺史辭詣冀冀鴆之出死車上遼東太
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它事腰斬之郎中汝
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
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
至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
枝害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
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僞死結蒲爲人市
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太原郝絜胡武好
危言高論與著友善絜武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
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移檄禽捕

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
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安帝嫡
母耿貴人薨冀從貴人從子林慮侯承求貴人珍
玩不能得冀怒幷族其家十餘人涿郡崔琦以文
章爲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冀怒琦曰
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
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
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
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
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冀秉政幾二
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

平之及陳夜死帝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郎中鄧
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舅也
壽以猛色美引入掖庭爲貴人冀欲認猛爲其女
易猛姓爲梁冀恐猛姊壻議郎邴尊沮敗宣意遣
客刺殺之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袁赦相比冀
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
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
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中常侍單超小
黃門史左悺與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黃門令
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
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外內公卿以

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
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
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
下腹中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
是更召璜瑗等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
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爲人所疑
冀心疑超等　八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惲入省
宿以防其變具瑗敕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
軌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
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
中使具瑗將左右廄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

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不疑蒙先卒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不衛宮止長壽亭減死一等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是時事猝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八

宦官亡漢 黨錮之禍　董卓之亂

漢和帝永元四年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 事見竇氏之亂 鄭衆遷大長秋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十四年　初封大長秋鄭衆為鄛鄉侯

安帝永初元年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辛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

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

不測之禍懸可得罪正者哉　大長秋鄭衆中常
侍蔡倫等皆秉勢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
用
建光元年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邸封爲都鄉侯李
閏爲雍鄉侯閏京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鈎
盾令陳達等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司徒楊震上䟽
不省
延光二年中常侍樊豐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楊
震上䟽不聽
三年樊豐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震復上
䟽豐等惶怖遂共譖震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本郡
震飮酖而卒　秋八月江京樊豐等廢太子保爲
濟陰王
四年北鄉侯卽位有司奏樊豐等互作威福皆下
獄死
冬十月中常侍孫程等迎濟陰王卽皇帝位 五事並見
侯侍發之
順帝陽嘉二年夏六月丁丑洛陽宣德亭地拆長
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
特問以當世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詔書所以
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
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

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千州
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
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
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
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它功德
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
堅守故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
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
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
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
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
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天
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
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
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
淸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
朝號令豈可蹉跌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也夫
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
霖潦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爲憂誠
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智
馳騖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
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

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數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上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宦者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南郡黃尚等請之於梁商僕射黃瓊復救明其事久乃得釋出爲洛令固棄官歸漢中

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侍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永和元年十二月以前司空王龔爲太尉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爲讒佞所構（古候切）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二年冬十月丁卯京師地震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者龔乃止

三年梁商以曹節等用事遣子冀不疑與交友

桓帝建和元年秋七月詔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爲列侯杜喬諫之書奏不省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與李固以帝不堪奉漢祀帝怨之後梁冀誣李固杜喬與妖賊劉文等交通皆收繫死獄中

三事並見梁氏之變

永興元年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饑窮流亡者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以侍御史朱穆爲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汚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潁川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淸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張理天綱補綴

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
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
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
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梧矣當今中官近習
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
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
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
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
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太學生劉
陶上疏陳事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

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
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
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
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
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
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虎
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貨殖者為窮冤之魂
貧餒者作饑寒之鬼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
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
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
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己而不知

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埶願陛下遠覽
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
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
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
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
本朝挾輔王室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
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
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延熹二年夏六月帝召小黃門史唐衡中常侍單
超小黃門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等五
人共定議誅梁冀事見梁氏之變　八月詔賞誅梁冀之

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縣侯超食二
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仍以悺衡為中
常侍又封尚書令尹勳等七人皆為亭侯　帝既
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追贈皇后父鄧香為
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更封后母宣為昆陽君兄子
康秉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以巨萬計
中常侍侯覽上縑五千匹帝賜爵關內侯又託以
與議誅冀進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
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埶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
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甘陵李雲露布上
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

罪行誅猶召冢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
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
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
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
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劔戟送黃門北
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
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
死帝愈怒遂幷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
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
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
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太常楊秉

雒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
有司奏以爲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
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
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
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
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於是嬖
寵益橫太尉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起上疏
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
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
直道繼踵受誅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朝野之人以
忠爲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將衰

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挾邪羣
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太上御名〕姦軌
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
加清徵審別眞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
色粉墨雜糅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
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世荷國恩身輕位重敢以
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書奏不納　冬十月中常
侍單超疾病壬寅以超爲車騎將軍　是時封賞
踰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藩
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
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儁先人之絕

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
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臣知封事
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采女數千
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
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
采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儁爵關內侯而
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陳留爰延朕何如
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
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
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
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

三年春正月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爲盜賊焉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珪皆有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以事訴帝延坐徵詣廷尉免左悺兄勝爲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玹爲京兆尹素與岐有隙收岐家屬宗

親陷以重灋盡殺之岐逃難四方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

六年十二月以衛尉周景爲司空景榮之孫也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埶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　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驕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

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七年十二月中常侍汝陽侯唐衡武原侯徐璜皆卒

八年春中常侍侯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臧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閱其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秉因奏曰臣案舊典宦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附會者因公褒舉違忤者求事中傷居

濮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膳僕妾盈紈素中常
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釁重必
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
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
之難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
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詰之曰
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
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
春秋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
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
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司隸校

尉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
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
殺縯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
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超及
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
劉普等貶爲關內侯尹勳等亦皆奪爵　三月宛
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臧汙狼藉郡舍溷軒有
奇巧亦載之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羣行
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爲山陽太守以罪繫
獄廷尉馮緄考致其死中官相黨共飛章誣緄以
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

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
與膺緄俱輸作左校　夏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
秉爲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
既沒所舉賢良廣陵劉瑜乃至京師上書言中官
不當比有裂土競立胤嗣繼體傳爵又嬖女充積
宂食空宮傷生費國又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
攻石促以嚴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
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
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
身妻孥相視分裂又陛下好微行近習之家私幸
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

容惟陛下開廣諫道博觀前古遠佞邪之人放鄭
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詔特召瑜問災
咎之徵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更策以它事
瑜復悉心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拜爲議郎　十
一月太尉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
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
聽應奉上疏曰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
弛刑徒馮緄劉祐李膺等誅舉邪臣肆之以灋陛
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
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爲之歎息夫立政之
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

敞於亡命緝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
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
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
刑久之李膺復拜司隷校尉時小黄門張讓弟朔
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
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
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帝召膺詰以不先請
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
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
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
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

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隷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黄門
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宫省帝怪問其故
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而
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
登龍門云

九年　初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
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
爲之謡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
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
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
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

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
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
用爲吏滂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
范滂清裁今日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郡
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於是二郡爲謡曰汝南太
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
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
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
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
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
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者與

後宫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
此得顯位用埶縱横岑晊與賊曹史張牧勸成瑨
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
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小黄門晉陽趙津貪横放
恣爲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平原劉瓆使郡吏王允
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
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瑨瓆皆
下獄有司承旨奏瑨瓆罪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
以郡人張儉爲東部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
姓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罪而覽伺候
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藉沒資財具奏其

狀復不得御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嘗
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能得遂將吏卒至暠家
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東海相汝南黄浮聞之收宣
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爭浮曰徐宣國
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
市暴其尸於是宦官訴寃於帝帝大怒超浮並坐
髡鉗輸作右校太尉陳蕃司空劉茂共諫請瑨瓆
超浮等罪帝不悅有司劾奏之茂不敢復言蕃乃
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
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
日疏内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

位小家畜産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况
乃産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
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
徧海内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
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黄
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
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
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
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必加
刑謫已爲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
太守翟超東海相黄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没

侯覽見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
之從横没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
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
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
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太上御名致此刑譴聞臣
是言當復嗁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
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
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宦官
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已
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平原襄楷詣
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臣竊見太

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
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前年冬大寒殺鳥獸
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柏
傷竹枯不出二年天子當之今自春夏以來連有
霜雹及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
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
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
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
之任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
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罰梁寇孫鄧並見族滅
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

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
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
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
千未聞慶育宜脩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案春秋
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
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
諸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
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
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願賜清閒極
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聞殷紂好
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真龍游廷今黃門常侍天

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為此
書上即召入詔尚書問狀楷言古者本無宦臣武
帝末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尚書承旨奏楷不正辭
理而違背經藝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
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雒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
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符節令
汝南蔡衍議郎劉瑜表救成瑨劉瓆言甚切厲亦
坐免官瑨瓆竟死獄中瑨瓆素剛直有經術知名
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晊張牧逃竄獲免晊之亡也
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
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

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
其裁正　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
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
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
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
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
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
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郤之曰今所案
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
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
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潁

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
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
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
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
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
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
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
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桀恥不得與
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
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
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張鳳等上書事見諸羌叛服）

永康元年五月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
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
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魏郡霍諝等使訟之武上䟽
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黃門競行譎詐
妄爵非人伏尋西京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
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
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
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
拘録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
誠陛下稷卨伊吕之佐而虚爲姦臣賊子之所誣
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

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
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
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
彬明達國典内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
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内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
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毁譽各得其
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
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
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
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
侯印綬霍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

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
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脣齒其意如何滂
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
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
以爲黨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
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
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
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
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
三府禁錮終身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
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

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
旁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
遂遁還鄉里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
者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
迫切州郡髠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
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
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
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
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
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
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

所脫者甚衆竇武所薦朱寓沛人苑康勃海人楊喬會稽人邊韶陳留人喬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十二月丁丑帝崩于德陽前殿城門校尉竇武議立嗣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宏者河間孝王之曾孫也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武乃入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夫與中常侍曹節並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奉迎宏時年十二

靈帝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爲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委茶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安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己亥解瀆亭侯至夏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　六月癸巳錄定策功封竇武爲聞喜侯武子機爲渭陽侯兄子紹爲鄠侯靖爲西鄉侯中常侍曹節爲長安鄉侯侯者凡十一人涿郡盧植上書說武曰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

何勳之有豈可横叨天功以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太后以陳蕃舊德特封高陽鄉侯蕃上疏讓曰臣聞割地之封功德是爲臣雖無素潔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振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太后不許蕃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内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

省內門戸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
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
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
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
才畧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
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冘豫未忍故事久
不發蕃上疏曰今京師嚻嚻道路諠譁言侯覽曹
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
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一朝羣臣如河中木
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
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

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
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
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
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
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
河南尹虞祁爲雒陽令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
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收長樂尚書鄭颯送
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
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瑨雜考颯辭連及曹
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辛亥
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

盜發武奏瑀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
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
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
普張亮等十七人喢血共盟謀誅武等曹節白帝
曰外閒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劒踊躍使
乳母趙嬈等擁衞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召尚書
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
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并
殺勳出鄭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令中謁者守南
宮閉門絕複道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
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

尉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
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
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
門到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衞國黃門反
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遇適聞其
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
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庭宮人
旬日之閒貲財巨萬大臣若此爲是道邪公爲宰
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劒士收蕃蕃拔劒叱甫
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踧蕃
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

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京師曹節等以
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
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
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已而悉
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
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
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
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
梟首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
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賁
中郎將河間劉淑故尚書會稽魏朗云與武等通

謀皆自殺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自
公卿以下嘗為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官
禁錮議郎勃海巴肅始與武等同謀曹節等不知
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
入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
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
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王甫遷中常侍
黃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六人皆為列侯十
一人為關內侯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蕃
友人陳留朱震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合
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府掾

桂陽胡騰殯斂武尸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年二
歲騰詐以為己子與令史南陽張敞共匿之於零
陵界中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
為曹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二年夏四月壬辰有青蛇見於御坐上癸巳大風
雨雹霹靂拔大木百餘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大
司農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
竇武陳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
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
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
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奐言以問諸常侍左

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奐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
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
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
月俸贖罪郎中東郡謝弼上封事曰臣聞惟虺惟
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
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
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
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為
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
以太后為母哉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
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

臣又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
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勤身王室而見譖邪
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
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
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
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
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
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
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
守以它罪收㒆掠死於獄帝以蛇妖問光祿勳楊
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

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
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
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
之權割艷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之
子也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
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
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
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
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及
南陽宗慈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爲八顧
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苑康

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山陽檀敷爲八
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及東平張邈
王孝東郡劉儒泰山胡母班陳留秦周魯國蕃嚮
東萊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
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
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
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爲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
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
稷而儉爲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冬十月大長秋曹
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
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

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
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邪對
曰皆相舉群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
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
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
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
錮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未有錄牒不
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
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
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
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

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
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
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
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
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龍舒君
者滂父龍舒侯相顯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
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
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
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
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桀及儒學有
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

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
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
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
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
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
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
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
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
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
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
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經

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
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
郡縣爲之殘破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
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
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
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
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
書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爲衛尉卒年
八十四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
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須變形
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

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求餉之
馥不受曰弟奈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初
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
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
故多所全宥南陽何顒素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
捕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袁紹爲奔走之交常私
入雒陽從紹計議爲諸名士罹黨事者求救援設
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衆初太尉袁湯三子成
逢隗成生紹逢生術逢隗皆有名稱少歷顯官時
中常侍袁赦以逢隗宰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爲
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紹

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湊歸之輜軿柴轂
塡接街陌術亦以俠氣聞逵從兄子閎少有操行
以耕學爲業逢隗數辟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
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
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
三郤矣及黨事起閎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
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飮食母思
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
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
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
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
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
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閒因樹爲屋自同
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

評論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
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
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
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淸撩
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
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旣明
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

其不可及已　十一月長樂太僕曹節病困詔拜
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復爲中常侍位特進
秩中二千石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赦天下唯黨人不赦
　帝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冬十月戊子朔率羣
臣朝太后于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因此數
爲太后訴冤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曹節
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熹平元年五月長樂太僕侯覽坐專權驕奢策收
印綬自殺　六月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
感疾癸巳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

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
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宜以貴人終乎
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
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
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
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旣議坐者數百人各
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廷尉陳球
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
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
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
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

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
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嘗被發掘骸骨暴
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
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
健球曰陳竇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
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李咸曰
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
曹節王甫猶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
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
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
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

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
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
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
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
如舊制帝省奏從之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于
宣陵　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
殺太后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詔司隸校尉劉猛
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
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
之熲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
又使熲以它事奏猛論輸左校初司隸校尉王寓

依倚宦官求薦於太常張奐奐拒之寓遂陷奐以
黨罪禁錮　渤海王悝之貶癭陶也因中常侍王
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詔復悝國
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中常侍鄭颯中黃門董
騰數與悝交通甫密司察以告段熲冬十月收颯
送北寺獄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悝大
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悝考實迫責悝令自殺
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
中傅相以下悉伏誅甫等十二人皆以功封列侯
五年閏五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
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

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尚蒙赦宥
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
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即詔
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詔州
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
禁錮爰及五屬
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帝所御溫德殿東
庭中長十餘丈似龍秋七月壬子青虹見玉堂後
殿庭中詔召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問以災
異及消復之術賜對曰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
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今妾媵閹尹之徒

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議郎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祅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讒諛驕溢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太尉

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

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側目思報初邕與大鴻臚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曰臣實愚戇不顧後害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臣年四十有六孤特

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於是下邕質於雒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河南呂強愍邕無罪力爲伸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由是得免　宋皇后無寵後宮幸姬衆共譖毀渤海王悝妃宋氏即后之姑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父不其鄉侯酆及兄弟並被誅　丙子晦日有食之尚書

盧植上言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又宋后家屬竝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斂葬宜敕收拾以安遊魂帝不省

二年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子吉爲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

發其姦言之司隸彪賜之子也時甫休沐里舍熲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熲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羽等罪惡辛巳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先嘗爲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論先後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臨阬相擠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扑交至父子悉死於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

景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權門聞之莫不屛氣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抆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䑛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爲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爲衞尉時球出謁陵節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淸高之行橫

蒙鷹犬之任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衞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埶復盛節領尚書令郞中梁人審忠上書曰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淸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闥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

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
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
盜取御水以作漁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
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
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天意
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
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
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
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
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尊臣之類不悉殄滅
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摶其禍今以

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
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
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歸滅醜類以答
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
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中常侍呂彊清忠奉
公帝以衆例封爲都鄉侯彊固辭不受因上疏陳
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
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
媚主佞邪徼寵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陛下
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
重金兼紫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陰陽乖刺稼穡荒

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
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
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
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
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飢不敢
食民有斯戹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
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
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
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
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
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

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
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
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
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司隸校尉陽球
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
失望宜徵邕更加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
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上祿長和海上
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
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灋
帝覽之而悟於是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
初司徒劉郃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俱死永樂少

府陳球說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與劉納陳球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月甲申劉郃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四年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中常侍趙忠代領大長秋

六年春二月鉅鹿張角反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 事見黄巾之亂

中平元年張角之亂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嵩規之兄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彊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候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諝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爲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彊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彊兄

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使中黄門持兵召彊彊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彊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自屏有姦明審遂收捕其宗親沒入財產侍中河內向栩上便宜譏刺左右張讓誣栩與張角同心欲爲內應收送黄門北寺獄殺之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

大冠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
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
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十常侍固當
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黄巾道收
掠死獄中　朱儁之擊黄巾也其護軍司馬北地
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内
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
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黄巾亂於六
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
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黄巾雖盛不足爲廟
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

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
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黄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
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
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
飾説共長虚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
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
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
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燮擊黄巾功多當封
忠譖訴之帝識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二年春二月己酉南宫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中
常侍張讓趙忠説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宫室

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税畝而
螽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
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灋哉内
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
尉侍御史劉岱表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
也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黄門常侍輙
令譴呵不中者因强折賤買僅得本賈十分之一
因復貨之宦官復不爲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宫室
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
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
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宫錢大郡至二三

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
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
河内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
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稱時求吾不
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即
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絶修宫錢　六月以討張
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爲列侯　秋七月
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
制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
與二人由是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徵嵩還收
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户六千　冬十月諫議大夫

劉陶上言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今
西羌逆類已攻河東恐遂轉盛豕突上京民有百
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車騎
孤危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
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
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
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
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
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
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謂使者
曰臣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為輩今上殺忠

謇之臣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後悔何及遂閉
氣而死前司徒陳耽為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
死獄中　是歲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
繒帛牣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
萬又於河間買田宅起第觀
三年春二月以中常侍趙忠為車騎將軍帝使忠
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
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
賢理屈以副眾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
殷勤於傅燮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
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豈

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
太守
五年夏五月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
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
眞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桀
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因以起兵
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徼劫誅諸常
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操
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
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伊霍皆懷至忠之誠
據宰輔之勢因秉政之重同眾人之欲故能計從

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
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
丘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
之所難芬性疏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
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
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
亡走至平原自殺　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小
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
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
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
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皆統

於蹇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
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冬十月望氣者
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大發
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華
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
列步騎數萬人結營為陳甲子帝親出臨軍駐大
華蓋下大將軍進駐小華蓋下帝躬擐甲介馬稱
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以兵授進帝問討虜校
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
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秖黷武
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
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嬖倖蹇

碩懼出勳為京兆尹
六年夏四月蹇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
遣進西擊韓遂帝從之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
徐兗二州兵須紹還而西以稽行期　初帝數失
皇子何皇后生子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
侯王美人生子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
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
會疾篤屬協於蹇碩丙辰帝崩于嘉德殿碩時在
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
駕往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

儳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稱疾不入戊午皇
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
朝赦天下改元為光熹封皇弟協為渤海王協年
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
尚書事進既秉朝政忿蹇碩圖己陰規誅之袁紹
因進親客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
貴寵而紹與從弟虎賁中郎將術皆為豪桀所歸
信而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顒荀攸及河南鄭
泰等二十餘人以顒為北軍中候攸為黃門侍郎
泰為尚書與同腹心攸爽之從孫也蹇碩疑不自
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
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

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
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
力焉故親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
書示進庚午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
兵票騎將軍董重與何進權埶相害中官挾重以
為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政事何太后輒相禁塞
董后忿恚詈曰汝今輈張怙汝兄耶吾敕票騎斷
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
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
郡辜較財利悉入西省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師請

還宮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票騎府收董重免
官自殺六月辛亥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
何氏　秋七月袁紹復説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内
寵而反爲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服
畏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
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
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下除患以垂名
後世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
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
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
柰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

誅其放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今
不悉廢後必爲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
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
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
然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内不能斷
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
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廣
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
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
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
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

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
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爲亂階耳進不聽典
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
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
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
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爲少府卓上書
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言牢直不畢
稟賜斷絶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憋
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
不能制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幷州牧令以兵屬皇
甫嵩卓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

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
將之北州效力邊垂嵩從子酈説嵩曰天下兵柄
在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
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
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
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
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
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
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
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
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欲

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
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留變
生殷鑒不遠宜在速決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
進皆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
進府掾王匡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
募兵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
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
官爲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
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
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
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

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
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
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澠池而進
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
前至河南邵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
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
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邵暠之孫也袁紹懼
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埶已露將軍復欲
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進於
是以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
允爲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

董卓等使驅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
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
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
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
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
不許紹又爲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
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
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
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
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
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

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
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
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爲竇氏事
竟復起邪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
兵竊自側闥入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
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
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
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
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於是尚方監
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太
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

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欲引兵入宮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青瑣門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

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為報讎乎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須而誤死者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

逐螢光南行欲還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至雒舍止辛未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苑遠見火起知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帝在北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熹為昭寧失傳國

璽餘璽皆得之以丁原為執金吾騎都尉鮑信自泰山募兵適至說袁紹曰董卓擁彊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董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原而并其眾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會赦得還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海

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罵
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
高第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爲侍中　董卓謂袁
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
侯似可今欲立之爲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癡
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
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
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
不從公議也卓按劒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
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
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

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紹縣節於上
東門逃奔冀州九月癸酉卓大會百寮奮首而言
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
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卿以下皆惶恐
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劒有敢
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
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
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
罷坐將殺植蔡邕爲之請議郎彭伯亦諫卓曰盧
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
乃止但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

太傅袁隗隗報如議甲戌卓復集羣僚於崇德前
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
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爲帝
袁隗解帝璽綬以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
稱臣太后鯁涕羣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議太后
蹙迫永樂宮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乃遷太后於
永安宮赦天下改昭寧爲永漢丙子卓酖殺何太
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卓又發何苗
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邊殺苗母舞陽君棄
尸於苑枳落中　詔除公卿以下子弟爲郎以補
宦官之職侍於殿上　董卓自爲太尉領前將軍

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　董卓率諸公上
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
祠擢用其子孫　十一月以董卓爲相國贊拜不
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　十二月戊戌以司徒黃
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光祿勳荀爽爲司空
初尚書武威周毖城門校尉汝南伍瓊說董卓矯
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命毖
瓊與尚書鄭泰長史何顒等沙汰穢惡顯拔幽滯
於是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復就拜爽平
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
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紀爲五官中

郎將融爲大鴻臚紀寔之子融郃之子也爽等皆
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
蟠笑而不荅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卓又
以尚書韓馥爲冀州牧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陳
留孔伷爲豫州刺史東平張邈爲陳留太守潁川
張咨爲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
而已　董卓性殘忍一旦專政據有國家甲兵珍
寶威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
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劒立撾殺之是時
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
兵士突其廬舍剽虜資物妻略婦女不避貴戚人

情崩恐不保朝夕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說卓
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
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
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
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
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即拜紹勃
海太守封邟鄉侯又以袁術爲後將軍曹操爲驍
騎校尉術畏卓出奔南陽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
卓者袁紹在勃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
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
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

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
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爲國何謂袁
董馥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
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爲
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
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
卓衆各數萬（事見曹氏代漢）癸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
酖殺弘農王辯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
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
爲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東不足加大

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
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
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
決敵非公之儔也況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衆
怙力將各棊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
退也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
婦女皆能挾弓而鬬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
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兕
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
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自虧
威重也卓乃悅　董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

之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卓表河南尹朱儁爲太僕以爲已副使者召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知其可也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爲副卓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雒陽於今亦十一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歷年已久百姓安樂今無

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埶也卓意小解琬退又爲駮議二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光祿勳趙謙爲太尉太僕王允爲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珌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庚辰收瓊珌斬之楊彪黃琬恐懼詣卓謝卓亦悔殺瓊珌乃復表彪琬爲光祿大夫

卓徵京兆尹蓋勳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勳密與嵩謀討卓會卓亦徵嵩爲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董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

從遂就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勳爲越騎校尉河南尹朱儁爲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蓋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謝之　卓遣軍至陽城值民會於社下悉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還雒云攻賊大獲卓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爲婢妾　丁亥車駕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

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
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以豬
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
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居京兆府舍後乃稍葺宮
室而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
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
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州郡舉兵
討董卓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前至南陽衆已數
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郡
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
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　六月

董卓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母班將
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解譬袁紹
等胡母班吳脩王瓌至河內袁紹使王匡悉收繫
殺之袁術亦殺陰脩惟韓融以名德免　冬王匡
屯河陽津董卓襲擊大破之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議立宗室劉虞爲主韓馥
袁紹以書與袁術曰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
少主迎立代王故事奉大司馬虞爲帝術陰有不
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乃外託公義以拒之紹
復與術書曰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
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

變死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
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術答曰聖主聰叡有周成
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
之會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又曰室家
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慺慺赤心志
在滅卓不識其他馥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
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
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
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
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
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二月丁丑以董卓

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　孫堅移屯梁東爲卓將
徐榮所敗復收散卒進屯陽人卓遣東郡太守胡
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布爲騎督軫與布不相
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或謂袁術曰堅
若得雒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
運軍糧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
者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
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
何也術踧踖卽調發軍糧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傕
說堅欲與和親令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
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

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陜堅進至雒陽擊呂布復破走堅乃埽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出新安澠池間以邀卓卓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諸將布在諸縣以禦山東輔卓之壻也卓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夏四月董卓至長安公卿皆迎拜車下卓抵手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義眞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以問蔡邕邕曰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太公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乃止卓使司隷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更相誣引冤死者以千數百姓囂囂道路以目

初董卓入關留朱儁守雒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懼為卓所襲出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為河南尹儁復引兵還雒擊懿走之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上儁行車騎將軍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

三年春正月董卓遣牛輔將兵屯陜輔分遣校尉北地李傕張掖郭汜武威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所過殺虜無遺

董卓以其弟旻為左將軍兄子璜為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卓車服僭擬天子召呼三臺尚書以下皆自詣卓府啓事又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者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隷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尚書楊瓚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自以遇人無禮行止常以布自衛甚愛信之誓為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於傅婢益不自安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夏四月丁巳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自營至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帀令呂布等

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同郡騎都尉李肅與勇士秦誼陳衛等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内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布即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正立不動大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塡滿街肆弟旻璜等及宗族老弱在郿皆爲其羣下所斫射死暴卓尸於市天時始

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爲大炷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録尚書事吕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封温侯共秉朝政卓之死也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嚮卓也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

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初吕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劒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無

復患難頗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説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眞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

復爲魚肉矣呂布使李肅至陝以詔命誅牛輔輔
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輔恂怯失守
會營中無故自驚輔欲走爲左右所殺李傕等還
輔已死傕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赦王允曰一
歲不可再赦不許傕等益懼不知所爲欲各解散
閒行歸鄉里討虜校尉武威賈詡曰諸君若棄軍
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
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
走未後也傕等然之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
西行王允以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召使東
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爲邪

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傕隨道收兵
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
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
內反六月戊午引傕衆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城
中不勝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出走駐馬青瑣
門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
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
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
以國家爲念太常种拂曰爲國大臣不能禁暴禦
侮使白刃向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傕汜屯南宮
掖門殺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

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萬餘人狼籍滿道王允扶
帝上宣平門避兵傕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帝謂
傕等曰卿等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傕等曰董卓忠
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讎非敢
爲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傕等圍門樓共表請
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己未
赦天下以李傕爲揚武將軍郭汜爲揚烈將軍樊
稠等皆爲中郎將傕等收司隸校尉黃琬下獄殺之
初王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傕
等欲殺允恐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
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

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
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
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共討傕等與山東相
應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
就徵甲子傕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妻子皆死宏
臨命詬曰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傕尸王允於市
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京兆趙戩棄官收而葬之
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
難　九月以李傕爲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假節
郭汜爲後將軍樊稠爲右將軍張濟爲驃騎將軍
皆封侯傕汜稠筦朝政濟出屯弘農　初董卓入

關說韓遂馬騰與共圖山東遂騰率衆詣長安會卓死李傕等以遂爲鎭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爲征西將軍遣屯郿

興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　二月馬騰私有求於李傕不獲而怒欲舉兵相攻帝遣使者和解之不從韓遂率衆來和騰傕既而復與騰合諫議大夫种邵侍中馬宇左中郎將劉範謀使騰襲長安已爲内應以誅傕等壬申騰遂勒兵屯長平觀邵等謀泄出奔槐里傕使樊稠郭汜及兄子利擊之騰遂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邵等皆死庚申詔赦騰等夏四月以騰爲安狄將軍遂爲安降將軍　五月以揚武將軍郭汜爲後將軍安集將軍樊稠爲右將軍並開府如三公合爲六府

二年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戶李傕等放兵劫略加以饑饉二年間民相食略盡李傕郭汜樊稠各相與矜功爭權欲鬭者數矣賈詡每以大體責之雖内不能善外相含容樊稠之擊馬騰韓遂也李利戰不甚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頭何敢如此我不能斬卿邪及騰遂敗走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欲相與善語而别乃俱却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别軍還李利告傕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傕亦以稠勇而得衆忌之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傕索益兵二月傕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傕數設酒請郭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恐汜愛傕婢妾思有以間之會傕送饋妻以豉爲藥擿以示汜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他日傕復請汜飲大醉汜疑其有毒絞糞汁飲之於是各治兵相攻矣帝使侍中尚書和傕汜傕汜不從汜謀迎帝幸其營夜有亡者告傕三月丙寅傕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家者諸君舉事柰何如是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羣臣步從乘輿以出兵即入殿中掠宮人御物帝至傕營

傕又徙御府金帛置其營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復使公卿和傕汜汜留楊彪及司空張喜尚書王隆光祿勳劉淵衞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大鴻臚榮郃大司農朱儁將作大匠梁邵屯騎校尉姜宣等於其營以爲質朱儁憤懣發病死　夏四月郭汜饗公卿議攻李傕楊彪曰羣臣共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中郎將楊密固諫汜乃止傕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汜陰與傕黨

中郎將張苞等謀攻傕丙申汜將兵夜攻傕門矢
及帝簾帷中又貫傕左耳苞等燒屋火不然楊奉
於外拒汜汜兵退苞等因將所領兵歸汜是日傕
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侍臣
皆有飢色帝求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曰
朝餔上飰何用米爲乃以臭牛骨與之帝大怒欲
詰責之侍中楊琦諫曰傕自知所犯悖逆欲轉車
駕幸池陽黃白城臣願陛下忍之帝乃止司徒趙
溫與傕書曰公前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爭睚眥
之隙以成千鈞之讎朝廷欲令和解詔命不行而
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

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
解傕大怒欲殺溫其弟應諫之數日乃止傕信巫
覡厭勝之術常以三牲祠董卓於省門外每對帝
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爲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
其意應答之傕喜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閏月己
卯帝使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酈先詣汜汜從
命又詣傕傕不肯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吾
等邪必誅之君觀吾方略士衆足辦郭多否郭多
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酈曰
近者董公之彊將軍所知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
斯須之間身首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

爲上將荷國寵榮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
乎張濟與汜有謀楊奉白波賊帥耳猶知將軍所
爲非是將軍雖寵之猶不爲用也傕呵之令出酈
出詣省門白傕不肯奉詔辭語不順帝恐傕聞之
亟令酈去傕遣虎賁王昌呼欲殺之昌知酈忠直
縱令去還答傕言追之不及　辛巳以車騎將軍
李傕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　李傕郭汜相攻連
月死者以萬數六月傕將楊奉謀殺傕事泄遂將
兵叛傕傕衆稍衰庚午鎭東將軍張濟自陜至欲
和傕汜遷乘輿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遣使宣諭
十反汜傕許和欲質其愛子傕妻愛其男和計未

定而羌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此中耶李將軍
許我宮人今皆何在帝患之使侍中劉艾謂宣義
將軍賈詡曰卿前奉職公忠故仍升榮寵今羌胡
滿路宜思方略詡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
賞羌胡皆引去傕由此單弱於是復有言和解之
計者傕乃從之各以女爲質秋七月甲子車駕出
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此天子非也
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
兵欲交侍中劉艾大呼曰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
高舉車帷帝曰諸兵何敢迫近至尊耶汜兵乃却
既度橋士衆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飢張濟

賦給各有差傕出屯池陽丙寅以張濟爲票騎將軍開府如三公郭汜爲車騎將軍楊定爲後將軍楊奉爲興義將軍皆封列侯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郭汜欲令車駕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爲宜幸弘農大會議之不決帝遣使諭汜曰弘農近郊廟勿有疑也汜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丙子郭汜復謀脅帝還都郿侍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豐郭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

冬十月郭汜黨夏育高碩等謀脅乘輿西行侍中劉艾見火起不止請帝出幸一營以避火楊定董

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輿楊定楊奉力戰破之乃得出　壬寅行幸華陰寧輯將軍段煨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營煨與楊定有隙定黨种輯左靈言煨欲反太尉楊彪司徒趙溫侍中劉艾尚書梁紹皆曰段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董承楊定脅弘農督郵令言郭汜來在煨營帝疑之乃露次於道南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攻煨使种輯左靈請帝爲詔帝曰煨罪未著奉等攻之而欲令朕有詔耶輯固請至夜半猶弗聽奉等乃輒攻煨營十餘日不下煨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有二意詔使侍中尚書告喻定等

令與煨和解定等奉詔還營李傕郭汜悔令車駕東聞定攻煨相招共救之因欲劫帝而西楊定聞傕汜至欲還藍田爲汜所遮單騎亡走荆州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復與傕汜合十二月帝幸弘農張濟李傕郭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棄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傕謂左右曰尚可活否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宫人流離亂臣賊子未有如此也傕乃殺之壬申帝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

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傕等可復東引庚申車駕發東董承李樂衛乘輿胡才楊奉韓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爲拒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光祿勳鄧淵廷尉宣播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皆死司徒趙溫太常王絳衛尉周忠司隸校尉管郃爲傕所遮欲殺之賈詡曰此皆大臣卿柰何害之乃止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兵相連綴四十里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傕汜兵繞營叫呼吏士

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楊彪以爲河道險難非萬乘所宜乘乃使李樂夜渡潛具船舉火爲應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從人間斫之殺旁侍者血濺后衣河岸高十餘丈不得下乃以絹爲輦使人居前負帝餘皆匍匐而下或從上自投冠幘皆壞既至河邊士卒爭赴舟董承李樂以戈擊之手指於舟中可掬帝乃御船同濟者皇后及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其宮女及吏民不得渡者皆爲兵所掠奪衣服俱盡髮亦被截凍死者不可勝計衛尉士孫瑞爲傕所殺傕

見河北有火遣騎候之適見上渡河呼曰汝等將天子去邪董承懼射之以被爲幔既到大陽幸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來貢餉乙亥帝御牛車幸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拜胡才爲征東將軍張楊爲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帥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帝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傕汜等連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所掠宮人及乘輿器服已而糧穀盡宮人皆食菜果乙卯張楊自野王來朝

謀以乘輿還雒陽諸將不聽楊復還野王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彊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民之意今州域粗定兵彊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

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建安元年春正月董承張楊欲以天子還雒陽楊奉李樂不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二月韓暹攻董承承犇野王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之塢鄉胡才欲攻韓暹上使人諭止之　張楊使董承先繕脩雒陽宮太僕趙岐爲承說劉表使遣兵詣雒陽助脩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夏五月丙寅帝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送至雒陽奉等從詔六月乙未車駕幸聞喜　庚子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秋七月甲子車駕至雒陽幸故中

常侍趙忠宅丁丑大赦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張楊以爲已功故名其殿曰楊安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韓暹董承並留宿衛癸卯以安國將軍張楊爲大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閒州郡各擁彊兵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尚書郞以下自出採稆或飢死牆壁閒或爲兵士所殺　八月曹操迎車駕都許（事見曹操代漢）

十九年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議郞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妊累爲請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乃泄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爲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魏文帝黃初元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操薨太子即王位　冬十月乙卯漢帝禪位于魏王

黃巾之亂

漢靈帝光和六年　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閒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産流移奔赴塡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敎化爲民所歸太尉楊賜時爲司徒上書言角詐燿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

同罪帝殊不爲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
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
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
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
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荊揚數萬人期會發於
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
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春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
馬元義車裂於雒陽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
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
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

黃巾以爲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月角自稱
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
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
亡旬月之閒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
執其王應賊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
封慎侯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
以鎭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轘轅旋門孟津
小平津八關都尉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
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
黃巾　庚子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太守褚貢
帝問太尉楊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夏

四月賜坐寇賊免以太僕弘農鄧盛爲太尉已而
帝閱錄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爲
臨晉侯陶爲中陵鄉侯　皇甫嵩朱儁合將四萬
餘人共討潁川嵩儁各統一軍儁與賊波才戰敗
嵩進保長社　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廣
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及太守劉衛　波才圍
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
大風嵩約敕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閒出圍外
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
擊賊陳賊驚亂奔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
至五月嵩操與朱儁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

數萬級封嵩都鄉侯　張曼成屯宛下百餘日六
月南陽太守秦頡擊曼成斬之　皇甫嵩朱儁乘
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
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
以功歸儁於是進封儁西鄉侯遷鎭賊中郎將詔
嵩討東郡儁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
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
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
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
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
遣東中郎將隴西董卓代之　秋八月皇甫嵩與

黃巾戰於蒼亭獲其帥卜巳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角　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人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　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弘為帥衆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奉孫夏為帥還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癸巳拔宛城孫夏走儁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二年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竝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氐根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蝤之徒不可勝數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人張牛角褚飛燕合軍攻癭陶牛角中流矢且死令其衆奉飛燕為帥改姓張飛燕名燕輕勇趫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山谷寇賊多附之部衆寖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竝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五年二月黃巾餘賊郭大等起於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東　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

六年冬十月白波賊寇河東董卓遣其將牛輔擊
之　南單于於扶羅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
獻帝初平元年　青州刺史焦和起兵討董卓務
及諸將西行不爲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巾已入
其境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奔北未嘗
接風塵交旗鼓
二年　冬十月青州黃巾寇勃海衆三十萬欲與
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
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輜重奔走度河瓚因
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
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

初陶謙丹陽人朝廷以黃巾寇亂徐州用謙爲刺
史謙至擊黃巾大破走之州境晏然
三年春正月曹操軍頓丘于毒等攻東武陽操引
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諸將皆請救武陽操曰使
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
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操遂
擊眭固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之　四月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
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也
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
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

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
果爲所殺　十二月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
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
四年春正月袁術屯封丘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
羅皆附之曹操擊破術軍　三月袁紹在薄落津
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其
太守　六月袁紹出軍入朝歌鹿腸山北行擊諸
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
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
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
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呂布共擊燕

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俱退
建安元年春二月汝南潁川黃巾何儀等擁衆附
袁術曹操擊破之
三年袁紹攻公孫瓚瓚遣子續救於黑山諸帥
四年黑山帥張燕率兵救之（事見袁紹討公孫瓚）
五年秋七月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
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
十年夏四月黑山賊帥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
安國亭侯

韓馬之叛

漢靈帝中平元年冬十一月北地先零羌及枹罕

河關羣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
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
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金城太守
陳懿攻燒州郡
二年春三月北宮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
皇甫嵩鎮長安以討之　秋八月以司空張溫為
車騎將軍執金吾袁滂為副以討北宮伯玉拜中
郎將董卓為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
溫　九月張溫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邊
章韓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輒不利十一月董卓
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攻章遂大破之章遂走榆

中溫遣周慎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
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
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入羌中
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
而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
退溫又使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羌胡圍卓於
望垣北糧食乏絕乃於所度水中偽立隔以捕魚
而潛從隔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
還屯扶風張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
讓卓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
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

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
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
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
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眾二罪也卓受任無功
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
眾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也今明公垂意於卓不
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
還卓將疑人堅遂出
四年春三月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李文侯擁
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叛與遂連和涼
州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

姦利士民怨之漢陽太守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
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
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眾上下未和萬一內變
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
謂我怯羣惡爭埶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
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從夏四月鄙行
至狄道州別駕反應賊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
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
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
歸鄉里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
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請

還鄉里徐侯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爕慨然歎曰汝
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
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
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
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故酒泉
太守黃衍說爕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
爲吾屬師乎爕按劒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
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耿鄙司馬扶風馬
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寇掠三輔
五年冬十一月王國圍陳倉詔復拜皇甫嵩爲左
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 董卓

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
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
易可拔王國雖彊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
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
拔
六年春二月國衆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
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嵩曰不然
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
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
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
萬餘級卓大慙恨由是與嵩有隙韓遂等共廢王

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部忠病死
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由是寖衰
獻帝初平三年 韓遂馬騰率衆詣長安以遂爲
鎭西將軍騰爲征西將軍 馬騰攻李傕不克走
還涼州事並見宦官亡漢
建安十三年 初前將軍馬騰與鎭西將軍韓遂
結爲異姓兄弟後以部曲相侵更爲讎敵朝廷使
司隸校尉鍾繇涼州刺史韋端和解之徵騰入屯
槐里曹操將征荊州使張既說騰令釋部曲還朝
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既恐其爲變乃移諸縣促儲
偫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操表騰爲衛尉以

其子超爲偏將軍統其衆悉徙其家屬詣鄴
十六年春三月曹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使
征西護軍夏侯淵等將兵出河東與繇會倉曹屬
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爲襲己必相扇
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
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
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皆反其衆十
萬屯據潼關操遣安西將軍曹仁督諸將拒之敕
令堅壁勿與戰命五官將丕留守鄴以奮武將軍
程昱參丕軍事門下督廣陵徐宣爲左護軍留統
諸軍樂安國淵爲居府長史統留事秋七月操自

將擊超等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
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
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
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
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閏月操自潼關北渡
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
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
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馬鞍
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
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為甬道
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

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
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操
不許九月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
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為可偽許之操復問計
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
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
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
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
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
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
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

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奔涼
州

十七年秋七月馬超等餘衆屯藍田夏侯淵擊平
之

十八年　初魏公操追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
反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
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非
國家之有也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
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
衆張魯復遣大將楊昂助之凡萬餘人攻冀城自
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遣別駕閻溫出

告急於夏侯淵外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
超兵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溫詣城下使告城中
云東方無救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
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雖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
徐更誘溫冀其改意溫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
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殺之已而外救不
至韋康及太守欲降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
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為使君守此城今奈
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刺史太守不聽開
城門迎超超入遂殺刺史太守自稱征西將軍領
幷州牧督涼州軍事魏公操使夏侯淵救冀未到

而冀敗淵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淵軍不利氐王千萬反應超屯興國淵引軍還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之阜外兄天水姜敘爲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城阜見敘及其母歔欷悲甚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敘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爲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敘

乃與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至冀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使爲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柰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九月阜與敘進兵入鹵城昂奉據祁山以討超超聞之大怒趙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擊之超出衢與梁寬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又殺趙昂之子月楊阜與超戰身被五創超兵敗遂南奔張魯魯以超爲都講祭

酒欲妻之以女或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楊阜爵關內侯

十九年春馬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魯遣超還圍祁山姜敘等告急於夏侯淵諸將議欲須魏公操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爲前軍超敗走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追至略陽城去遂三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氐淵以爲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捨羌獨

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必可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自將輕兵到長離攻燒羌屯遂果救長離諸將見遂兵衆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鬭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敝不可復用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進圍興國氐王千萬奔馬超餘衆悉降轉擊高平屠各皆破之

夏四月劉備圍成都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鄧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劉璋出降備領益州牧以偏將軍

馬超爲平西將軍軍議校尉

二十年春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

袁紹討公孫瓚

漢靈帝中平四年　初張温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故中山相漁陽張純請將之温不聽而使涿令遼西公孫瓚將之軍到薊中烏桓以牢稟逋縣多叛還本國張純忿不得將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劫略薊中殺護烏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

五年春三月太常江夏劉焉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焉議以宗正劉虞爲幽州牧虞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

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　冬十一月張純與丘力居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詔騎都尉公孫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衆潰士卒死者什五六

六年春二月幽州牧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虞上罷諸屯兵但留降虜校尉公孫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三月張純客王政殺純送首詣虞公孫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瓚有隙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丁亥車駕西遷

二年冬十月劉虞子和爲侍中帝思東歸使和僞逃董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至南陽袁術利虞爲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爲書與虞虞得書遣數千騎詣和公孫瓚知術有異志止之虞不聽瓚恐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爲袁紹所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會稽周昂爲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

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上疏數紹罪惡進兵攻紹冀州諸城多畔紹從瓚紹懼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嚴綱爲冀州刺史田楷爲青州刺史單經爲兗州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令

三年春正月袁紹自出拒公孫瓚與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

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十數步一時同發讙呼動地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初兗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擊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與官屬議連日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召而問之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

敗　十二月公孫瓚復遣兵擊袁紹至龍湊紹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

四年春正月袁紹與公孫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會趙岐來和解關東瓚乃與紹和親各引兵去　冬十月劉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瓚數與袁紹相攻虞禁之不可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不能制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之虞數請會

瓚輒稱病不應虞恐其終爲亂乃率所部兵合十萬人以討之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東城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舍敕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虞與官屬北奔居庸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瓚傳虞首於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

虞首歸葬之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百姓流舊莫
不痛惜
興平二年　公孫瓚既殺劉虞盡有幽州之地志
氣益盛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
衣冠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灋害之有材秀者必
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瓚曰衣冠皆自以
職分當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與
爲兄弟或結婚姻所在侵暴百姓怨之劉虞從事
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仇以燕國閻柔
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
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

級烏桓峭王亦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隨輔南
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
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
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鮮于輔劉和兵合瓚軍
屢敗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
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
易爲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
上中塹爲京特高十丈自居焉以鐵爲門斥去左
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門專與姬妾居其文簿
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聲使聞數百步
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謀臣猛將稍稍

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
畔胡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
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
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灋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
櫓數十重積穀三百萬斛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
之事矣
建安三年冬十二月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
以書諭之欲相與釋憾連和瓚不答而增脩守備
謂長史太原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
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紹於是
大興兵以攻瓚先是瓚別將有爲敵所圍者瓚不

救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來攻瓚
南界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或
降或潰紹軍徑至其門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
師而欲自將突騎出傍西山擁黑山之衆侵掠冀
州橫斷紹後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
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居處老小而恃將
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
出後無鎭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
攻逼瓚衆日蹙
四年春三月黑山帥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萬三
道救之未至瓚密使行人齎書告續使引五千鐵

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爲應瓚欲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紹爲地道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瓚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趣兵登臺斬之田楷戰死關靖歎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爲屠各所殺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八

先人遺囑凡書帙不可借人及私取回家以致殘失遺者以不孝論 子孫 我
高祖黃山府君書櫃遺囑也
大父六松府君奉而出之子
孫當世守勿失可也
孫男見宗謹沐百拜識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九

曹操篡漢

漢靈帝中平元年曹操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世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顒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謂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劭之從子劭也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嘗爲郡功曹府中聞之莫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爲人不荅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

五年秋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

六年董卓之亂以操爲驍騎校尉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儁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

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

將皆板授官號紹與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俱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魯陽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　三月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宫室劫遷天

子海内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皋張邈遣將衛玆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遇卓將玄菟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内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

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内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散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沖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爲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袁紹在河内雲中張楊往歸之與南

單于於扶羅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彊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爲陳禍福馥必肯遜讓紹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襲馥馥與戰不利紹使外甥陳留高幹及馥所親潁川辛評荀諶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柰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

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
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
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袁氏一
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必不為
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
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
為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
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
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
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
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

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
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
貴諸君獨何病焉馥從事趙浮程渙等請馥曰袁
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
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
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閤高枕何
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
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廣平
沮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魏郡審
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以豐為
別駕配為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潁川荀諶皆為

謀主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
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秖以遘
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于
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東郡王肱不能禦曹
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
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　初荀淑有孫曰彧少有才名何顒見而異
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
之地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彧獨率宗族
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彧
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略乃去紹從操

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　曹操
軍頓丘于毒等攻東武陽操攻毒等本屯毒聞之
棄武陽還（事見黃巾之亂）　夏四月青州黃巾寇兗州
劉岱與戰為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
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
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
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
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以為然乃
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刺史操遂進
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不利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
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閒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

獲賊遂退夫鮑信戰死　冬十二月曹操追黃
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
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操辟陳留毛玠爲治中
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
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
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
不臣脩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
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内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
安楊不聽定陶董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埶不
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固結之況
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

分揚於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爲操作書與李
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傕汜見操使以爲關
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誠實議留
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傕汜曰方今英雄並起各
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
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乃厚加報答繇皓之曾孫
也
四年春正月曹操軍鄄城袁術爲劉表所逼引軍
屯封丘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羅皆附之曹操擊
破術軍遂圍封丘術走襄邑又走寧陵操追擊連
破之術走九江　夏曹操還軍定陶　六月

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其子操令泰山太守應
劭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青徐牧陶謙別將守陰平
士卒利嵩財寶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并少子德
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
走保郯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
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爲不流
操攻郯不能克乃去攻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雞
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興平元年春二月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平原相
劉備救之備自有兵數千人謙益以丹楊兵四千
備遂去楷歸謙謙表爲豫州刺史屯小沛曹操軍

食亦盡引兵還　曹操使司馬荀彧壽張令程昱
守鄄城復往攻陶謙遂略地至琅邪東海所過殘
滅還擊破劉備於郯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陳留
太守張邈叛操迎呂布操乃引軍還初張邈少時
好游俠袁紹曹操皆與之善及紹爲盟主有驕色
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曰孟卓親友
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柰何自相危也操之
前攻陶謙志在必死敕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
後還見邈垂泣相對陳留高柔謂鄉人曰曹將軍
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
君恃陳留之資將乘間爲變欲與諸君避之何如

衆人皆以曹張相親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
幹自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呂布之捨袁紹從張
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操終
爲紹殺己也心不自安前九江太守陳留邊讓嘗
譏議操操聞而殺之并其妻子讓素有才名由是
兖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宫性剛直壯烈内亦自疑
乃與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及邈弟超共謀叛操宫
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
四戰之地撫劒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於
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
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兖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

之變此亦縱横之一時也邈從之時操使宫將兵
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潛迎布爲兖州牧布至邈乃
使其黨劉翊告荀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
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爲亂即勒兵設
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惇來布遂據濮
陽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
邈宫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
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
謀衆甚懼貢求見荀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
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
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

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鄄城
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兖州郡縣皆應布唯鄄城
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宫欲自將兵取東阿
又使汜嶷取范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彧謂昱
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宫等以重兵臨之非
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
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
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
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得主
者昌失主者亡陳宫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
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

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宫等以埶假合不能相君也
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
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
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
敢有貳心時汜嶷已在縣允乃見嶷伏兵刺殺之
歸勒兵自守　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
至親也於義應去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返管
仲以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
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
遣庶歸北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
遣允　昱又遣別騎絶倉亭津陳宫至不得渡昱

至東阿東阿令潁川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昱為東平相屯范呂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　秋八月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陣司馬陳留典韋將應募者進當之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持戟大

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令常將親兵數百人繞大帳左右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至營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　九月操還鄄城布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　冬十月操至東阿袁紹使人說操欲使操遣家居鄴操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

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之韓彭邪今兖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二年春正月曹操敗呂布於定陶　閏四月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布救蘭等不勝而走操遂斬蘭等操軍乘氏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

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勤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

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
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
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
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
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
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
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
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
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
騎並進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
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　冬十月以曹
操爲兗州牧

建安元年秋八月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
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
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
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
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
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
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
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
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桀生心後雖爲
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

天子董承等據險拒之洪不得進議郎董昭以楊
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曰吾與將軍
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
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
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
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
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
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
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
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爲鎮
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
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

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
詔一切勿問辛亥以曹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操於是誅尚書馮碩等三人討有罪也封衞將軍
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
儁爲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操引董昭並坐問曰今
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
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
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
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
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

之功顧將軍筭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
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
心相憑結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
遺荅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
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為人勇而
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
操曰善即遣使詣奉庚申車駕出轘轅而東遂遷
都許己巳幸曹操營以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始
立宗廟社稷於許　九月車駕之東遷也楊奉
自梁欲邀之不及　冬十月曹操征奉奉南奔
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　詔書下袁紹責以地

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
紹上書深自陳愬戊辰以紹為太尉封鄴侯紹恥
班在曹操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
乃挾天子以令我乎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
讓紹丙戌以操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操以荀彧
為侍中守尚書令操問彧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
子蜀郡太守攸及潁川郭嘉操徵攸為尚書與語
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
憂哉以為軍師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
數十日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
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効周公之下士而

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
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吾將更舉以求主子盍
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於天下人多歸之且今
最強去將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復言遂去之操召
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
出亦喜曰眞吾主也操表嘉為司空祭酒操以山
陽滿寵為許令操從弟洪有賓客在許界數犯法
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以白操操召許主
者寵知將欲原客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
邪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
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

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
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
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
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
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
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
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驃騎
將軍武威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荆州界攻穰城為流
矢所中死濟族子建忠將軍繡代領其衆屯宛宣
威將軍賈詡往歸繡
二年春正月曹操討張繡軍於淯水繡舉衆降襲

擊操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操引軍還許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
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
漢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彊終爲所禽今紹有十
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
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
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
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
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
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閒遠近此度勝也紹多
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

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
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
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
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
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
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
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
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灋此文勝也
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
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
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

征東取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彧曰
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
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
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柰何彧曰關中將帥
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方
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
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尚書僕射
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
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
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
入侍　袁術稱帝於壽春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

以書召沛相陳珪珪荅書曰曹將軍興復典刑將
撥平凶慝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
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
初袁術畏呂布爲己害乃爲子求婚布許之　夏
五月袁術遣使者韓胤以稱帝事告呂布因求迎
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楊合從爲難未已往說
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
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昏必受不義之名將有
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乃
追還絕昏械送韓胤梟首許市陳珪欲使子登詣
曹操布因不肯會詔以布爲左將軍操復遺布手

書深加尉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
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
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
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
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為內應始布
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
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
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
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
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即為用飽則
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橋

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勢步騎數萬趣下邳七道攻
布布時有兵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
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
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
雞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
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柰何
與袁術同為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為國除害
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即回計從布布
進軍去勳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
等散走布兵追擊斬其將十人首所殺傷墮水死
者殆盡布因與暹奉合軍向壽春水陸並道到鍾

離所過虜略還渡淮北留書辱術術自將步騎五
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咍笑之而還
秋九月司空曹操東征袁術術聞操來棄軍走留
其將橋蕤等於蘄陽以拒操操擊破蕤等皆斬之
術走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操
辟陳國何夔為掾問以袁術何如對曰天之所助
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
助其可得乎操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
亡不亦宜乎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
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沛國許褚勇力絕
人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外寇淮汝陳

梁間皆畏憚之操徇淮汝褚以衆歸操操曰此吾
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
為虎士焉　冬十一月曹操復攻張繡拔湖陽
三年春正月曹操還許三月將復擊張繡荀攸曰
繡與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
能供也勢必乖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
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圍繡於穰　初袁紹
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
說曹操以許下埤溼雒陽殘破宜徙都鄄城以就
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
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

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
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
衆追之　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
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
到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繡悉
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他日彧問操
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
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
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
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
於此今已敗柰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促追之繡

素信詡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
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
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
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
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
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
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
也繡乃服　呂布復與袁術通曹操欲自擊布諸
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
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
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

可破也操曰善　冬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
陳登率郡兵爲操先驅進至下邳布自將屢與操
戰皆大敗還保城不敢出操遺布書爲陳禍福布
懼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
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
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
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欲使宮與高順守
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布曰宮順素不和將
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
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
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

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爲將軍妻哉布
乃止潛遣其官屬許汜王楷求救於袁術術曰布
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爲復來汜楷曰明上今不
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乃嚴兵爲布
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救兵以緜纏女
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操守兵相觸格射不
得過復還城內太守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
乃出兵東市遙爲之勢　十一月楊將楊醜殺
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楊
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
問故及於難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

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
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
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
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臨城謂操軍士
曰卿曹無相困我當自首於明公陳宮曰逆賊曹
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
將侯成亡其名馬已而復得之諸將合禮以賀成
成分酒肉先入獻布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
爲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　十二月癸酉成
與諸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
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

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
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
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
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
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
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
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陳宮曰
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
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操
曰柰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
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柰卿妻子

何宮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絶人之祀妻子
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
不顧操爲之泣涕幷布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操
召陳宮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
於初前尚書令陳紀紀子羣在布軍中操皆禮而
用之張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臧霸自亡匿操募
索得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等皆詣操降操乃
分琅邪東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悉以霸等爲守
相初操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及兗州亂翕暉
皆叛兗州既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劉備令霸送
二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

受主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
告願將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
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皆以翕暉爲
郡守陳登以功加伏波將軍
四年春三月眭固屯射犬　夏四月曹操進軍
臨河使將軍史渙曹仁渡河擊之仁操從弟也固
自將兵北詣袁紹求救與渙仁遇於犬城渙仁擊
斬之操遂濟河圍射犬射犬降操還軍敖倉　袁
術既稱帝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
肉自下飢困莫之收卹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
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灊山復爲簡等

所拒遂大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爲乃遣使歸
帝號於從兄紹曰祿去漢室久矣袁氏受命當王
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謹歸大命君
其興之袁譚自青州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
劉備及將軍清河朱靈邀之術不得過復走壽春
六月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
慨結病歐血死術從弟胤畏曹操不敢居壽春率
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奔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
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之　袁紹既克公
孫瓚心益驕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宜應天
人稱尊號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皆言包妖妄

宜誅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紹簡精兵十萬騎萬
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
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
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
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
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
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彊衆以伐
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
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
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
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

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
師竊爲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
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彊將士思奮不
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
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非
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
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寖盛何以制之夫臣與
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
內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
各典一軍騎都尉清河崔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
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

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
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
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孔融謂
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士也爲之謀審
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
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
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
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
勇耳可一戰而禽也　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
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以扞東方留于禁屯河上
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袁紹遣人招張繡

并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顯謂紹
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
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
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先與曹爲讎
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
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
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
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
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　冬十一月繡率衆降
曹操操執繡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
軍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關中諸將以袁曹方

爭皆中立願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天水楊阜詣
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
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
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
灋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
濟大事者也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衛覬鎮撫
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覬
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
荆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
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
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

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
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
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
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
敵之利也彧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
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由是服從袁紹使人求
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
郎南陽韓嵩別駕零陵劉先說表曰今兩雄相持
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
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
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

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埶
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
今之勝計莫若舉荆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
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
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
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
守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
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
之曹公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
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
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

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無爲負嵩表以爲懼使彊之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大會寮屬陳兵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爲動容徐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考殺從行者知無佗意乃弗誅而囚之　十二月曹操復屯官渡　操遣劉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

五年春正月曹操自討劉備備奔青州歸袁紹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彊諫忤紹紹以爲沮衆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　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操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克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忲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嬴弱姬其今之謂乎振威將軍程昱以七百兵守鄄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少兵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　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

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之紹軍奪氣操還軍官渡　秋七月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

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紹遣使拜陽安都尉李通爲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或勸通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操　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貨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　八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堆爲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　九月曹操出兵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爲霹靂車發石以擊紹樓

皆破紹復爲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皐閒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操見運者撫

之曰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荀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偏將軍河東徐晃與史渙邀擊猛破走之燒其輜重　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

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攸來跣
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
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
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
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
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
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
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
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
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
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

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
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
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
退保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
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
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
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
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
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
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
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

等盡燔其糧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馬割
脣舌以示紹軍紹軍將士皆恟懼郭圖慙其計之
失復譖張郃於紹曰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
焚攻具詣操營降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
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於是紹軍驚擾
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
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阬之
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沮授不及紹渡爲操軍所執
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與之有舊迎謂
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曰
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

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未定方當與君圖之
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
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
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
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況衆
人乎冀州城邑多降於操袁紹走至黎陽北岸入
其將蔣義渠營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
渠避帳而處之使宣號令衆聞紹在稍復歸之或
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
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迕之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
戰敗而恚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

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初曹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審配二子爲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彊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以爲然紹遂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願公勿

疑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親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爲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六年春三月曹操就穀於安民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閒擊劉表荀彧曰紹既新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　夏四月操揚兵河上擊袁紹倉亭軍破之　秋九月操還許

七年春正月操進軍官渡　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夏五月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紹紹欲以爲後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兎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長子當爲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逢紀審配素爲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　秋九月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

於尚尚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連戰譚尚數敗退而固守尚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與高幹匈奴南單于共攻河東發使與關中諸將馬騰等連兵騰等陰許之曹操使司隸校尉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未拔而援至繇使新豐令馮翊張既說馬騰爲言利害騰疑未決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袁氏恃其彊大背棄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

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
幹因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
幹郭援合攻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
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
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
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超將
兵萬餘人與繇會初諸將以郭援衆盛欲釋平陽
去鍾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
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
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
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

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衆止
之不從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南單于遂降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與袁譚袁尚戰於城下
譚尚敗走還鄴　夏四月操追至鄴收其麥諸
將欲乘勝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
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
心生不如南向荆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
一舉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許留其將賈信屯黎
陽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
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
策不可失也尚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

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
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尚戰於門外譚敗引兵
還南皮別駕北海王脩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譚譚
欲更還攻尚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
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
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
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
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　秋八月袁尚自將攻
袁譚大破之譚犇平原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遣
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辛毗至西平見曹操致譚
意羣下多以為劉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

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閒其無
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
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
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
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
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荆
州使譚尚自相敝辛毗望操色知有變以語郭嘉
嘉白操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
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
相伐非謂他人能閒其閒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
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

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鬩國分爲二連年戰伐介冑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敝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

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　冬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操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爲子整娉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

九年春正月曹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

二月袁尚復攻袁譚於平原留其將審配蘇由守鄴曹操進軍至洹水蘇由欲爲內應謀泄出奔操操進至鄴爲土山地道以攻之尚武安長尹楷屯毛城以通上黨糧道　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鄴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又擊尚將沮鵠於邯鄲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皆舉縣降徐晃言於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宜旌賞二縣以示諸城操從之範岐皆賜爵關內侯　五月操毀土山地道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　秋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尚兵既至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爲營夜舉火以示城

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爲營操遂圍之未合尚懼遣使求降操不聽圍之益急尚夜遁保祁山操復進圍之尚將馬延張顗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兄子榮爲東門校尉　八月戊寅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操兵生獲之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

代兼戎狄之衆南面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
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九月
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初袁尚遣從事安
平牽招至上黨督軍糧未還尚走中山招說高幹
以并州迎尚并力觀變幹不從　冬十月高幹
以并州降操復以幹為并州刺史　曹操之圍鄴
也袁譚復背之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攻袁尚
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袁熙譚悉收其衆還屯龍
湊操與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討
十二月操軍其門譚拔平原走保南皮臨清河而
屯操入平原略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
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
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
譚出走追斬之李孚自稱冀州主簿求見操曰今
城中彊弱相陵人心擾亂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
識信者宣傳明教操即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
各安故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操於是斬郭圖等
及其妻子袁譚使王脩運糧於樂安聞譚急將所
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
歸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尸操許之復使脩還樂安
督軍糧譚所部諸城皆服唯樂安太守管統不下

操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
操悅而赦之辟脩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
幽并名士以為掾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官渡之
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
醜詆及袁氏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
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
與陳留阮瑀俱管記室先是漁陽王松據涿郡郡
人劉放說松以地歸操操辟放參司空軍事袁熙
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自
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
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

以次歃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
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
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
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
君乃捨之觸等遂降曹操皆封為列侯　冬十
月高幹復以并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操
遣其將樂進李典擊之河內張晟衆萬餘人寇崤
澠閒弘農張琰起兵以應之河東太守王邑被徵
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
留之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高幹
通謀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

亂殽澠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爲深害當今河東
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賢才以鎮之彧曰西平
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
畿爲河東太守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畿將
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
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
略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既西徵關中諸將
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琰等首其餘
黨與皆赦之
十一年春正月曹操自將擊高幹留其世子丕守
鄴使別駕從事崔琰傅之操圍壺關三月壺關降

高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幹獨與數騎亡欲
南奔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斬之并州悉平
是歲烏桓乘天下亂略有漢民十餘萬戶袁紹皆
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己女妻焉遼西烏
桓蹋頓尤彊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
寇欲助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鑿平虜渠泉州渠
以通運
十二年春二月曹操自淳于還鄴丁酉操奏封大
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
狀三月增封彧千戶又欲授以三公彧使荀攸深
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

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
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
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
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
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
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
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
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
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
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郭嘉曰兵貴神速今
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

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初袁紹數遣
使召田疇於無終又即授將軍印使安輯所統疇
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間邢顒謂疇曰黃巾起
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灋令
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
曰邢顒天民之先覺者也操以顒爲冀州從事疇
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操
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
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
弗及者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
軍拜爲蓨令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

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
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
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
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
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
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
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
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
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
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
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

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
蹋頓及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
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
盛操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
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
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
于速僕丸與尚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其衆尚有
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
首不煩兵矣　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公孫康
欲取尚熙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
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斬尚熙并速僕丸

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曰
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
然也操梟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設
祭悲哭操義之舉爲茂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
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
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
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
所佐也顧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
相賞後勿難言之
十三年春正月曹操還鄴　夏六月癸巳以曹
操爲丞相　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　八月

表病卒遂以琮爲嗣　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遂
舉州降以節迎操事見劉備據蜀　劉琮將王威說琮曰
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
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
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　曹操進
軍江陵以劉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并蒯越等侯
者凡十五人釋韓嵩之囚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
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蒯越爲光
祿勳劉先爲尚書鄧義爲侍中荊州大將南陽文
聘別屯在外琮之降也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
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操曰來何遲邪聘

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荆州以奉國家荆州雖沒償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在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欷流涕操爲之愴然字謂之曰仲業卿眞忠臣也厚禮待之使統本兵爲江夏太守　冬十二月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荆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爲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荆州走劉備不復存錄松主簿楊脩白操辟松操不納松以此怨歸勸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習鑿齒論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

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冬十二月己亥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世人之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時年紀尚少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爲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爲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爲人所禍既爲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

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如蕭何故事　冬十月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然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

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彧行義脩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

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爲强化亂爲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爲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爲盜乎臣以爲孔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爲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爲帝則彧爲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十八年夏五月丙申以兾州十郡封曹操爲魏公以丞相領兾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衮冕之服赤舄副焉軒縣之樂六佾之舞朱户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秬鬯一卣珪瓚副焉　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爲尚書令涼茂

爲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爲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爲侍中鍾繇爲大理王脩爲大司農袁渙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爲御史中丞

十九年春三月詔魏公操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二十一年夏五月進魏公操爵爲王　秋八月魏以大理鍾繇爲相國

二十二年夏四月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六月魏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　冬十月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　魏以五官中郎將丕爲太子

二十四年秋七月詔以魏王操夫人爲王后　冬
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爲票騎將軍假節領荆州
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
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
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
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
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
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
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
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
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
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
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遹追先
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
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
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
厚清脩之士豈唯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衆庶愚
鄙汙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
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
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
賢愚渾殽是非顚倒可謂亂矣然猶緜緜不至於

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
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
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邵之流立私論以救其
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
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
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
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
量也不幸承陵夷頹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
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
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
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
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
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
暴戾彊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
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
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
可忽哉
魏文帝黄初元年春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王
知人善察難眩以僞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
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
至決機乘勝氣埶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
望施分豪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

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
幾平海內是時太子在鄴軍中騷動羣僚欲祕不
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可祕乃發喪或言
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魏郡太守廣陵徐宣厲
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
宿衛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
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為作長檄
令所在給其廩食鄢陵侯彰從長安來赴問逵先
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
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太子號哭不已中庶子司
馬孚諫曰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

廟下為萬國柰何效匹夫孝也太子良久乃止曰
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孚
厲聲於朝曰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
以鎮萬國而但哭耶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羣
臣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于
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
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
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漢
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綬
魏王璽紱領冀州牧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
二月丁卯葬武王于高陵　秋七月左中郎將

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
衆甚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王不許
冬十月乙卯漢帝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
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王三上書辭讓乃為
壇於繁陽辛未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燎祭天地
嶽瀆改元大赦　十一月癸酉奉漢帝為山陽
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封公四子為列侯追尊
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
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
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
夫為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帝欲改正朔

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
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
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
之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散騎常侍衛臻
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
當與山陽共之
魏明帝青龍二年春三月庚寅山陽公卒帝素服
發喪　秋八月孝獻皇帝葬于禪陵

孫氏據江東

漢獻帝興平元年　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
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

餘歲巳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
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勸策徙居
舒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
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巳乃渡江居江
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丹陽太守會稽周昕與
袁術相惡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
郡以策從兄賁爲丹陽都尉策以母弟託廣陵張
紘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
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
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
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

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
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
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爲涇
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
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
逃入術營隱於内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
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
畏憚之術初許以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
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
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
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眞卿有也策攻康拔

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勲爲太守策益失望　侍御
史劉繇有盛名詔用爲揚州刺史及策攻廬江繇
懼爲袁孫所幷遣將樊能屯橫江張英屯當利以
拒之術使吳景與孫賁共將兵擊英等
二年　初丹陽人朱治嘗爲孫堅校尉見袁術政
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
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
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
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
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
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時

周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
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
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
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
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
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
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
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
戰具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爲盟
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别
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於曲阿

縣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或勸繇
可以慈為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
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
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
也慈便前鬭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擥得慈項上
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
解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
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
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
樂者不彊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
馬千餘匹威震江東丙辰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

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
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
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
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
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
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
軍也策笑無以荅範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
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
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為正議校尉彭城張
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
松陳端等亦參與謀謨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

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於
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
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
獨不在我乎　劉繇自丹徒奔豫章使太守朱皓
攻袁術所用諸葛玄使笮融助皓攻玄融詐殺皓
代領郡事繇進討融融走入山為民所殺詔以前
太傅掾華歆為豫章太守
建安元年秋八月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
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
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
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乃會羣下議稱尊號

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
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
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
也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範不往使其弟承謝之
術謂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
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彊夫用德以同天
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
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
悅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
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假使時
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

下徙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況效尤而甚焉者乎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駮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為有淮南之衆料策必與己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既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

孫策將取會稽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遁走虞翻追隨營護朗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

策好游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二年夏五月曹操遣議郎王誧以詔書拜孫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誧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策治嚴行到錢唐瑀陰圖襲策潛結祖郎嚴白虎等使為內應策覺之遣其將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

三年冬十二月孫策遣其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

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為子彰取孫賁女禮辟策弟權翊以張紘為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為居巢長以臨淮魯肅為東城長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策以瑜為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為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袁術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奔豫章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為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策謂郎曰爾昔

襲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
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
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解縛捉
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
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
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
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
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會劉繇卒於豫章士衆
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
命非人臣所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其衆未有
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

爲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
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以求之乎其後不
遵臣節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
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
共論辨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幷宣孤意於
其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
幷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
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
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
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餞
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

行議者猶紛紜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
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
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
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
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
陵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繚
不受發召子魚但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
兼并之志

四年冬十一月廬江太守劉勳以袁術部曲衆多
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
偕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彊僞卑辭以事勳曰

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
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
勳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
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
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
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
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勳了
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勳在海
昏策乃分遣從兄賁輔將八千人屯彭澤自與領
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
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

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勳還至
彭澤孫賁孫輔邀擊破之勳走保流沂求救於黃
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勳
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
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
羨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
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
及船六千艘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
豫章屯于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
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
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

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
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曰不審
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
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
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
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
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
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
者與君辭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
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旦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
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

年幼稚宜脩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　策
分豫章為廬陵郡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
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留周瑜鎮巴丘
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
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
騰嘗迕策意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
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
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
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
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
五年夏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孫策西擊黃

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
徒須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
間欲為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
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
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
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
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
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
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
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改易權服扶
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

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衆事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冬十月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内附乃以紘爲會稽東部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爲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

曰江東可保不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

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少麤疎權益貴重之賞賜儲偫富擬其舊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幷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統俊之子也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曹操表徵華歆爲議郎參司空軍

事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爲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海内所瞻願敕執事勿復聽受因舉兵攻術於皖城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二萬餘人（嚴刺史者揚州刺史嚴象也）

七年秋九月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

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
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
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
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
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
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彼自
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
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
之遂不送質
八年冬十月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
而山寇復動權還過豫章使征虜中郎將呂範平

鄱陽會稽盪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建昌都尉太
史慈領海昏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
守劇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
亂聚衆各萬餘人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齊進討
皆平之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
十二年　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權母
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
十三年　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
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衆
散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
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

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
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
數薦寧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為
邾長寧遂亡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
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
篡盜南荊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寧觀劉
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
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
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
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灋伍至尊今往其破
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

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
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
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
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
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
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
栟閭大紲繫石為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
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
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
裏襲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
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尉呂蒙勒前鋒親

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盡銳攻
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
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權爲諸將置酒
甘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疇昔舊恩寧
不值飛固已損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
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
爲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
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
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
命統不得讎之令寧將兵屯於它所　秋八月
劉表卒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

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
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
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
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
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
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
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
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
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
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
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

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
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
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
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
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
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
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
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
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
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
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

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
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
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
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
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
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
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
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
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
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
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

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埶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埶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埶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

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埶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埶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

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槀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

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

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
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
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
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
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
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
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
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
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畧劉備在樊口日遣
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
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

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
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
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
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
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
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
將黄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
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
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
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
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

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
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
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鋭
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
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
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
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
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
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
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
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

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
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
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
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
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
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
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度江屯北
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
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
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
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强暴之虜三軍之衆莫

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

冬十二月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幹以才辯獨步於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十五年冬十二月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奮威者孫堅弟子丹陽太守瑜也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周瑜還江陵爲行裝於道病

困與權牋曰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瑜有一女二男權爲長子登娶其女以其男循爲騎都尉妻以女胤爲興業都尉妻以宗女　權以魯肅爲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乃分豫章爲番陽郡分長沙爲漢昌郡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魯肅爲漢昌太守屯陸口

十七年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爲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爲建業　秋九月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　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衆七萬

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嘆曰
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爲牋
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
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十九年　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
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
必增宜早除之閏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
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
既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
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
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

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爲升城督寧
手持練身緣城爲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
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
女數萬口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拜
呂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二十年秋八月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
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
爲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
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
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
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

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
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
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
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
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
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大將
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爲走
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
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
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
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

日中吳人奪氣乃還脩守備衆心遂安權守合肥
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
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甘寧與
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
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
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
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
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
大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
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
爲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慚謹已刻心非

但書紳也
二十一年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
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孫權保濡須二月操進攻之三月操引軍還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脩好誓重結婚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　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從事中郎彭城嚴畯代肅督兵萬人鎮陸口衆人皆爲畯喜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發言懇惻至于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衆嘉嚴畯能以實讓　定威校尉吳郡

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二十四年秋七月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揚州刺史溫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猾正恐征南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悳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悳不降罵羽羽殺之　冬十月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

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　魏王操之出漢中也孫權爲牋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呂蒙襲公安江陵羽守將傅士仁麋芳皆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慰撫之羽遁走兵皆解散潘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事見吳蜀通好　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爲票騎將軍假節領荆州牧封南昌侯魏文帝黃初元年文帝即位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
二年夏四月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　秋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

等還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
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
心不安又恐中國往承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
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耳
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
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
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
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
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
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
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

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
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
怒救吳也帝不聽遂受吳降于禁須髮皓白形容
憔顇見帝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
事拜安遠將軍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
畫關羽戰克龐悳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
病死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
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
斯為不君矣　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
為吳王加九錫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

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
遠權雖有雄才故漢票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
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
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
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
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偽
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
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
國內皆聞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
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
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

我國家俘我民人以為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
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
諸將以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
益脩攻守之備山陽曹偉素有才名聞吳稱藩以
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
之　吳人城武昌　十一月邢貞至吳吳人以
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
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蓋時
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
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灋無不行而君
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

遷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幷許洛呑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采

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鬬鴨長鳴雞於吳吳羣臣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爲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十二月帝欲封吳王子登爲萬戸侯吳

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郡沈珩入謝幷獻方物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之

三年　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軍司馬東里袞詣帝自陳誠款辭甚恭愨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爲權必臣服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爲有以知之故立爲吳王復使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吳王爲之流涕霑襟指天爲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

多設虛辭帝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幷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帝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帝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鎭東將軍臧霸出洞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眞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粲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　冬十月吳王以揚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

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云欲爲子登求昏宗室又云以登年弱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俱來帝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臨江拒守帝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爲荆州十一月辛丑帝如宛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它望但欲終其天命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

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綆纜悉斷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帝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盧戰死　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以爲南郡外援

四年春正月曹眞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中洲　二月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朱桓分兵赴之既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

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

中是爲自内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橐皋爲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彫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彫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朱然者九眞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養以爲子時爲昭武將軍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眞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尚擊卻之江陵中外斷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眞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

閒隙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
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且盡懼
不濟謀爲内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陿夏侯尚
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
者多以爲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
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
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
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
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陿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
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鋭非魏之有將
轉化爲吳矣臣私慼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

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
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柰何乘危不以爲懼惟陛
下察之帝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
道引去不時得泄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
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帝謂
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帝悉召諸
軍還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初帝問賈詡曰吾欲
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
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
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
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

識虛實陸遜見兵埶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
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
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
之埶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宜先
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　丁未陳忠侯曹仁卒
五年秋七月帝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
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
也先帝屢起鋭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
復脩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
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
遺子孫邪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

帝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鎭許昌八月爲水軍
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
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自石頭
至于江乘聯緜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
艦於江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
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
至覆沒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
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當
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巳而超
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
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

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中領軍衛臻曰權恃長
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
所作也
六年春三月辛未帝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宮
正鮑勛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
脣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
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
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
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怒左遷勛
爲治書執灋勛信之子也　夏五月戊申帝如
譙　秋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

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　冬十月如廣陵故
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
志吳人嚴兵固守而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
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
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帝
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
滯不得行
七年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　夏五月帝疾篤
丁巳帝殂
明帝泰和三年夏四月丙申吳王即皇帝位大赦
改元黃龍百官畢會吳主歸功於周瑜綏遠將軍

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
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
爲武烈皇帝兄策爲長沙桓王立子登爲皇太子

劉備據蜀

漢獻帝初平二年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
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屨爲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
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
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
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
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
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

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爲本郡將吏
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
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
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
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
備主騎兵
興平元年十二月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
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
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
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
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

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

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建安元年夏六月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比至下邳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飢餓困踧吏士相食從事東海麋竺以家財助軍備請降於布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為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　秋九月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喜解鬬耳乃令軍

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鬬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三年夏四月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鴈門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為順等所敗　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

四年　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天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會操遣備與朱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

曰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衛既南走朱靈等還備遂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爲備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壬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种輯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犇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　初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犇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秋七月劉備略汝潁之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楊擊之爲備所殺

六年秋九月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犇劉表龔都等皆散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十二年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

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

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十三年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

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爲江夏太守表病甚琦歸省疾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琦奔江南章陵太守蒯越及東曹掾傅巽等勸劉琮降操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

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琮從之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其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令

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備將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

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

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冬十月劉備因魯肅以歸孫權事見孫氏據江東　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

十四年冬十二月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

立備每入心常凜凜

十五年冬十二月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擥英雄不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

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　周瑜卒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荆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

十六年冬十二月扶風灋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爲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爲常竊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謀奉戴以爲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

四百五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九十八　何文成

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灋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劉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灋正至荆州陰獻策

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柰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以趙雲領留

四百六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九十九　王椿

營司馬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灋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猝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將

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幷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冬十二月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

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爲脣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

備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十八年夏五月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璋遣其將劉璝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

保緜竹懿詣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緜竹諸軍嚴觀亦率其衆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璝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軍敗任死

十九年夏五月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爲飛定巴西德陽劉備圍

雒城且一年龐統爲流矢所中卒灋正牋與劉璋爲陳形勢彊弱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荅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於備馬超從張魯事見韓馬之叛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

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于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爲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偏將軍馬超爲平西將軍軍議校尉灋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黃忠爲討虜將軍從事中郎麋竺爲安漢將軍簡雍爲昭德將軍北海孫乾爲秉忠將軍廣漢長黃權爲偏將軍汝南許靖爲左將軍長史龐羲爲司馬

李嚴爲犍爲太守費觀爲巴郡太守山陽伊籍爲從事中郎零陵劉巴爲西曹掾廣漢彭羕爲益州治中從事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爲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爲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爲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爲恨巴遂自交阯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

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羕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爲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灋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　成都之圍也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

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
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
市備從之數月之閒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
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
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
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
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
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
也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
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
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

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
擊大破之斬存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
峻爲梓潼太守法正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飧之
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
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
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
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爲之輔
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
少行其意邪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
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
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

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
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
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
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
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
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
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
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
要於斯而著矣

二十年 操自將擊張魯魯奔南山入巴中 事見曹氏

秋七月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

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
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
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
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
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
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
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
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
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
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
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爲都護

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相長史杜襲為
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　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
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
股臂也備乃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
遂擊朴胡杜濩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
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劉備使巴西
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
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
二十二年冬十月灋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
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
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

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
舉眾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
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
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
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
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魏王操遣都護將
軍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夏四月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
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徐
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
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

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
禍也發兵何疑　秋七月操自將擊劉備　九
月至長安
二十四年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
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
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
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
定軍山淵引兵爭之灋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
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及益州刺
史趙顒張郃引兵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
擾不知所為督軍杜襲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

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
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為軍主
郃出勒兵按陳諸將皆受郃節度眾心乃定明日
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眾寡不敵欲依水為陳
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
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
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　春三月魏
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
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眾拒險終
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
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

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鬬且卻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爲膽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　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　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設壇場於沔陽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立子禪爲王太子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爲鎮遠將軍領漢中太

守以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爲太傅灋正爲尚書令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黃忠爲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犍爲費詩即授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

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魏文帝黃初二年春三月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羇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詩爲部永昌從事　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埶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彊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下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阬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

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彊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奬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

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襃貶之灋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

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

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九

[illegible]

吳蜀通好

漢獻帝建安二十年　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甘寧
等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
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
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
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
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孫吳
所難也議者見曹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
遠念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
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自

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且備與
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於左
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權不聽遣孫瑜
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
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
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權不得已
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
備留關羽守江陵魯肅與羽鄰界羽數生疑貳肅
常以歡好撫之及備已得益州權令中司馬諸葛
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
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

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
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
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
不降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
權進住陸口為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
以拒羽飛書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
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顧謂郝普
故人南陽鄧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
欲為之而不知時也今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
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懸
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計力度慮而

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
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
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
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出降蒙迎執其
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
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
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魯肅欲與關羽會語諸
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
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羽
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
責數羽以不返三郡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

行閒勠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
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阪豫州之衆
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埶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
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
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
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
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
以答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劉備懼失益州使使
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荆州
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
武陵以西屬備

二十四年　初魯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
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
口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
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
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
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
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
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
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曰今欲
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
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

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後旬
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
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
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
樊（關羽攻曹仁於樊事見孫氏據江東）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
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
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
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
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蒙下
至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
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

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
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
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
難為敵且已據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
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
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
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
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
部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
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
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

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米權聞之遂
發兵襲羽權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爲左右
部大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
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雖事
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
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
爲後繼可也魏王操之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徐
晃屯宛以助曹仁以攻羽孫權爲牋與魏王操請
以討羽自效及晃擊敗羽羽遂撤圍退然舟船猶
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
䑺䑸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

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麋芳傅士仁
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
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
虞翻爲書說仁爲陳成敗仁得書即降翻謂蒙曰
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麋
芳城守蒙以仁示之芳遂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
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
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旦暮使親近存恤
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
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關羽聞南郡破即走
南還羽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

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
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鬭心會
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皆歸附十一月漢中王備
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
長皆降於遜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擊蜀將
詹晏等及秭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斬獲
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
婁侯屯夷陵守峽口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
孫權使誘之羽僞降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
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
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

之遂定荊州初偏將軍吳郡全琮上疏陳關羽可
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及已禽羽權置酒公
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
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漢主恥關羽之沒將擊孫
權翊軍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
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
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
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
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衆漢主皆不聽
廣漢處士秦宓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幽閉然後

貧出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秋七月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南郡太守諸葛瑾遺漢主牋

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漢主不聽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誇言流聞於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

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知卿意至輙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漢主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等於巫進軍秭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為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　初帝詔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孫權否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侍中劉曄獨曰蜀雖陿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必用衆以

示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矣

三年春二月漢主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泝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漢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

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不解以
爲遜畏之各懷憤恨　夏五月漢人自巫峽建平
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爲大督張南爲
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漢王遣吳
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
曰此必有譎且觀之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
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
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關
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
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安窟穴
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

近無可憂者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
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
以爲念也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
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
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
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
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
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
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
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
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

請降漢主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
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漢主夜遁驛人自擔燒
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
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漢主大慙恚曰吾乃爲
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將軍義陽傅彤爲後殿兵
衆盡死彤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彤罵曰吳狗安
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泝江而
退衆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
爲敵之走也亦死之初吳安東中郎將孫桓別擊
漢前鋒於夷道爲漢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
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

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
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漢果奔潰桓後見
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
耳初遜爲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或公室貴
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
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
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何也僕雖
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
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在其事豈復得
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
乃服吳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

邪對曰受恩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
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竊慕相
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王大笑稱善加遜輔
國將軍領荆州牧改封江陵侯初諸葛亮與尚書
令瓚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
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
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漢主在白
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
之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
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
初帝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
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
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
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冬十一月吳王使太中大
夫鄭泉聘于漢漢太中大夫宗瑋報之吳漢復通
四年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五月太子禪即
位秋八月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
上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
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
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吳冬十
月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
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

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
勢偪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
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
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脣齒
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
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
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
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
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五年夏四月吳王使輔義中郎將吳郡張溫聘于
漢自是吳蜀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常令陸遜

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諸葛亮
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
封之漢復遣鄧芝聘于吳吳王謂之曰若天下太
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
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吳王大笑曰
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明帝太和三年夏四月吳王使以並尊二帝之議
往告于漢漢人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
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
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

絕饑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

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

諸葛亮出師 平南中附

魏文帝黃初四年春三月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漢主又為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謚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

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於吳又執太守成都張裔以與吳吳以闓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柯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

定皆叛應闓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
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六年春二月漢諸葛亮率衆討雍闓等參軍馬謖
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
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
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
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
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
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
其言謖良之弟也　秋七月漢諸葛亮至南中所
在戰捷亮由越嶲入斬雍闓及高定使庲降督益

州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柯入擊
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闓餘衆以拒亮獲素爲
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
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
營陳若秖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
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
復反矣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嶲四郡皆
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
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
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七年春正月漢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

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而統屬
於嚴
明帝太和元年春三月蜀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
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
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
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
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
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
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

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
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
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
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
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
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
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
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
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
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
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

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
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
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
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
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
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
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
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
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
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
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

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
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
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
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亮
辟廣漢太守姚伷爲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
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
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
各希此事以屬其望帝聞諸葛亮在漢中欲大發
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
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
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

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
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
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
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
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
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與天下騷動
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
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
震懾彊寇鎮靜疆埸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
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敝帝乃止　六月
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率所領鎮宛　初

孟達既爲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
帝殂階尚皆卒達心不自安諸葛亮聞而誘之達
數與通書陰許歸蜀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儀
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
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
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
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
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
達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
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
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

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
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二年春正月司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孟
達申儀久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
執之歸于洛陽　諸葛亮將入寇與羣下謀之丞
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
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
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
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
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
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

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
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
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
爲疑軍據箕谷帝遣曹眞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
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
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
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
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爲固今者
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
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丁未帝行如
長安初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

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
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
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
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
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
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
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
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
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
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
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

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謖之未敗
也裨將軍巴西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
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
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
而還亮既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
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
寇將軍封亭侯亮上疏請自貶三等漢主以亮爲
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
雲斂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爲鎮軍將軍亮
問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
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

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
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
岸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
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
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
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
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
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
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
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也天
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維膽智辟為倉曹掾使

典軍事曹真討安定等三郡皆平真以諸葛亮懲
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
治其城　冬十一月漢諸葛亮聞曹休敗魏兵東
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上言
於漢主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
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
伐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
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
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
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

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
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
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
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
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
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
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
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
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
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
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

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
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
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
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
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
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
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
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
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
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
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

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
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
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
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
覩也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
亮不能克亮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昭
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灋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
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
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
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
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

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
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
火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
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
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
又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
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
之帝召張郃于方城使擊亮帝自幸河南城置酒
送郃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
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
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

詔賜郝昭爵關內侯
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
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亮
遂拔二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為丞相　十二月
漢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
築樂城於成固
四年秋七月大司馬曹真以漢人數入寇請由斜
谷伐之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帝從之詔大將
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
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到
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

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
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
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
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　八月漢
丞相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
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
典嚴後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太尉華
歆上疏曰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先留心於
治道以征伐為後事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
為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
賊之釁可坐而待也帝報曰賊憑恃山川二祖勞

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
以爲不一探取無由自𡚁是以覲兵以闚其釁若
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
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動
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
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
閡山險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
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
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
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
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
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
滑衆逼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
聞曹眞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
作是賊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
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
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
哉兆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
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
肅朗之子也九月詔曹眞等班師　冬十二月丞
相亮以蔣琬爲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兵以相

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
也
五年春二月漢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
嚴更名平亮率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於是
大司馬曹眞有疾帝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
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　三月邵陵元侯
曹眞卒　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
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郿懿曰
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
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
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

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
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
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
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
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
偪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
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
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
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
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
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人還保營六月亮以糧

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膝而卒

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諭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已不辦之責又表漢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爲中郎將參軍事

青龍元年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

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二年春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夏四月諸葛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度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六月帝使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禦諸葛亮敕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 秋八月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

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漢主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亦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月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偪於是儀

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輙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吳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

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檝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姜維等作身殁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祕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

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禕紿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擬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絶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

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大赦謚諸葛亮曰忠武侯

吳侵淮南

魏明帝太和二年夏五月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方所聞知者令譎挑揚州牧曹休魴曰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譴懼誅欲以

鄱降北求兵應接吳王許之時頻有郎官詣魴詰
問諸事魴因詣郡門下下髮謝休聞之率步騎十
萬向皖以應魴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
關三道俱進秋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爲大都督
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桓全琮爲左右督各
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衆欲遂與吳
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
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
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
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
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

一時不可失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爲不可乃止尚
書蔣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
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前將軍滿寵上
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
易進難退此兵之絓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爲之
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於石亭遜自爲中部令
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
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
萬兩軍資器械略盡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魴帝
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幷
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

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諸
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絶
於内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
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
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
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吳
人望見逵軍驚走休乃得還逵據夾石以兵糧給
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及休敗賴逵以免
九月長平壯侯曹休上書謝罪帝以宗室不問休
慙憤疽發於背庚子卒帝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
之

四年十二月吳王揚聲欲至合肥征東將軍滿寵
表召兗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詔罷其兵寵以爲
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
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
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
五年冬十月吳主使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揚州
刺史王淩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布遣人告淩
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淩騰布書請兵馬迎
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淩作報
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
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

遠鬬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
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淩欲往迎勿與兵也淩於
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
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淩允之兄子也先
是淩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
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
勳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
闚可令還朝問以東方事以察之帝從之既至體
氣康彊帝慰勞遣還

六年十二月吳陸遜引兵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
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

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
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
聞之夜遁是時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疏曰合肥
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
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
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
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掎其
歸路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
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
於此劫略無限必淮北為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
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驕之以利示

之以懾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
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
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
咨以寵策為長詔遂報聽

青龍元年　吳主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
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
必於其眾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
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
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
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
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

二年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眾號十
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向襄
陽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滿寵欲
率諸軍救新城殄夷將軍田豫曰賊悉眾大舉非
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
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眾必罷怠罷怠然
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
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寵表
請中軍兵并召所休將士須集擊之散騎常侍廣
平劉邵議以為賊眾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
戰其地若便進擊必不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失

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先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埶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帝從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御龍舟東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又吳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始謂

帝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主邏者得之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埶步趨船魏人不敢

逼行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羣臣以爲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至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

魏平遼東

魏明帝太和二年　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劣弱不能治國淵既長脅奪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外連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

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帝不從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

六年秋九月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吳通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爲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孝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

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
青龍元年春二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
綜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爲之大赦三月吳主
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
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爲燕王舉朝大
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
但可遣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
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
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
昭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
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

數於衆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孰視吳主曰臣雖
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
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吳主擲
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
稱疾不朝吳王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
之 夏六月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
等首傳送京師悉沒其兵資珍寶冬十二月詔拜
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
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鼠子所前却令人氣踊
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顔復臨萬國就
令顛沛不以爲恨陸遜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姿

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
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
平華夏揔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
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之行
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以害大
彊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闚關感
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
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
之本業而不惜乎尚書僕射薛綜上疏曰昔漢元
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
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遼東戎貊小國無

城隍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禽
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埆穀稼不殖民習鞍馬
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
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
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瀁有成山之難海行無
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
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
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
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當乘時
平亂康此民物今逆虜將滅海內垂定乃違必然
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

社稷之重討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北冦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爲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輙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脣齒相

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吳主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互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他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未宜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吳主乃止

景初元年秋七月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帝欲討之以荆州刺史河東毋丘儉爲幽州刺史儉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冦亂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内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帝不聽使儉率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儉於遼隧會天雨十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

因自立爲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

二年春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或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也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孤遠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

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
吳人欲戮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
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
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
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
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吳主曰善乃大
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
戚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帝問於護
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
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而無
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

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之於
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已耳然沓渚之閒去淵
尚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得輕
兵掩襲未可測也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
淵使大將軍卑衍楊祚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
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
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
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
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
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
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

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
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
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
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
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
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
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
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
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
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
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

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
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
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
咸欲罷兵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
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
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
楊祚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請
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
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
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指
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

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懿既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囚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恣聽之遂班師初淵兄晃爲恭任子在洛陽先淵未反數陳其變欲令國家討淵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

明帝奢靡

魏明帝青龍三年　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役邪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

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乃爲之少有減省帝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者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

者非惟百金之費所發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
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
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
人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
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
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
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輒克昌
言佗復以聞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望
見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
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
河盈溢洪水爲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

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
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
治揔觀季世放蕩之惡政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
灋度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而陛
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
治惟陛下務從約節帝優詔答之阜復上疏曰堯
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
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
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
身受禍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
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

禹湯文武爲灋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而
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矣
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
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
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于地使臣身死
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
俟重誅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帝嘗著帽被
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灋服也帝默然不
答自是不灋服不以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
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
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

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愈嚴憚之散騎
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
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
彊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
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中書侍郎
東萊王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
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
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
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
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
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因謂之安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帝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史右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若又縱之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尚書涿郡孫禮固請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羣臣直諫

之言然皆優容之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帝問侍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則蓂莆嘉禾必生此地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財非所

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秋八月詔復立崇華殿更名曰九龍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覩災竦懼故天降之福今若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商宗轉禍爲福而已哉帝爲之動容帝性嚴急其督脩宮室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

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領祕書監王肅上疏曰今宮室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願陛下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朞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已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

必如期以次有事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絶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

四年冬十月甲申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東方高

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諫帝頗不悦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景初元年徙長安鐘簴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黄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内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致其中司徒軍議掾董尋上疏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主

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黄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三倍於殿舍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毁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尋不畏死邪

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高堂隆上疏曰今之小人
好説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
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
之休也帝不聽隆又上書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
載堯舜君臣南面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
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
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
邑之寇乃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
告權禪並脩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遵禮度
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
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

度役其士民重其賦斂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
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
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亡國之主自謂不
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亡
今天下彫敝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
彊敵六軍暴邊内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
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
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
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
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
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

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
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
也帝覽之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尚
書衛覬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
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爲
不然四海之内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是
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
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振武皇帝之
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
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
所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爲

出猶恐不及而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
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
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
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
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有詔
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聽以生
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太子舍人
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
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
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
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

者舉假貸貰貰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

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侈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不聽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覽臣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宗國爲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冑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碁跱鎭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深慰勞之未幾而卒

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司馬懿誅曹爽

魏明帝景初二年　初太祖爲魏公以贊令劉放參軍事孫資皆爲祕書郎文帝即位更命祕書曰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遂掌機密帝即位尤見寵

任皆加侍中光祿大夫封本縣侯是時帝親覽萬機數興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之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

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精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然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績豈牽近習而已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有所付若委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敝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

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帝不聽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爽真之子肇休之子也帝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帝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曰

爽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停前命放資復入見說帝帝又從之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甲申以曹爽為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禮為大將軍長史以佐之是時司馬懿在汲帝令給使辟邪齎手詔召之先是燕王為帝畫計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事已施行懿斯須得二詔前後相違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

三年春正月懿至入見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乃召齊秦二王以示懿別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是日立齊王為皇太子帝尋殂　孫盛論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太子即位年八歲大赦尊皇后

曰皇太后加曹爽司馬懿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爽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東平畢軌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勢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晏進之孫謐斐之子也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為重權不可委之於人丁謐為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也爽從之二月丁丑以司馬懿

為太傅以爽弟羲為中領軍訓為武衛將軍彥為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爽事太傅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爽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而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謐為尚書畢軌為司隸校尉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黃門侍郎傅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躁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又出盧毓為廷尉畢軌復枉奏毓免官衆論多訟之乃復以為光祿勳孫禮亮直不撓爽心

不便出為揚州刺史

邵陵厲公正始四年冬十一月宗室曹冏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敝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惟此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敝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

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故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蓋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

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至于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宗室王侯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于桓靈閹官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鼎沸姦宄並爭宗

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太祖皇帝龍飛鳳翔埽除凶逆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内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厠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

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致百人之上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冏冀以此論感寤曹爽爽不能用

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時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灋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夫爲國灋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大將軍

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五月懿始稱疾不與政事

九年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爲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内人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

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之復為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

冬河南尹李勝出為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胷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

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為作

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裒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還邑舍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輅為狂　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

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槃互縱恣
日甚又以黄門張當爲都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宫
傷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
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
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爲有無
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宫皇太后令
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黄門令罷爽羲訓
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
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
常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
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懿使

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又
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
洛水爲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於
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
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
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
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
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曰卿非
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
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懿謂蔣
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駑馬戀棧豆爽

必不能用也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
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
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户求貧賤復可得乎
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
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别營近在
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
過中宿許昌别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
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
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
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
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

宫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
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
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
爲計戊戌有司奏黄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
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
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荆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
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并桓
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初爽
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
出赴爽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
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太

傅懿曰彼各爲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爲御史中丞綜爲尚書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爲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暱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

及泰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不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

字養爲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爲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選部郎劉陶曄之子也少有口辯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陶嘗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爲聖玄不復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

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吳易太子

魏邵陵厲公正始二年五月吳太子登卒

三年春正月吳主立其子和爲太子　八月吳主封子霸爲魯王霸和母弟也寵愛崇特與和無殊

尚書僕射吳儀領魯王傅上疏諫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且二宮宜有降殺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吳主不聽

六年春正月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群臣多以為言吳主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遜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太上孫書[illegible]名遜書

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遜言更以致隙魯王曲意交結當時名士偏將軍朱績以膽力稱王自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績然之子也於是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吳主聞之假以精學禁斷賓客往來督軍使者羊衜上疏曰聞明詔省奪二宮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遠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謂二宮不遵典式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

不審陛下何以解之吳主長女魯班適左護軍全琮少女小虎適票騎將軍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夫人為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己心不自安數譖毀太子吳主寢疾遣太子禱於長沙桓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吳主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太子寵益衰魯王之黨楊竺全寄吳安孫奇等共譖毀太子吳主惑焉陸遜上疏諫曰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書三四

上辭情危切又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不悅太常顧譚遜之甥也亦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位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義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魯王與譚有隙芍陂之

役譚弟承及張休皆有功全琮子端緒與之爭功
譖承休於吳主吳主徙譚承休於交州又追賜休
死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出鎮夏口出楊竺等
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魯王與楊竺
共譖之吳主怒收粲下獄誅數遣中使責問陸遜
遜憤恚而卒其子抗爲建武校尉代領遜衆送葬
東還吳主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
答吳主意乃稍解
嘉平二年　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生少子
亮吳主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
數稱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吳主以魯王

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
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若使
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
沈吟者歷年峻静之曾孫也秋吳主遂幽太子和
票騎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
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
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
思子之宫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據與尚書僕射
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吳主登
白爵觀見甚惡之敕據晃等無事怱怱無難督陳
正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據晃亦固諫不已吳

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口諫叩頭
流血辭氣不撓吳主杖之各一百左遷據爲新都
郡丞晃斥歸田里羣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
太子和爲庶人徙故鄣賜魯王霸死殺楊竺流其
尸於江又誅全寄吳安孫奇皆以其黨霸譖和故
也初楊竺少獲聲名而陸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
令與之別族及竺敗穆以數諫戒竺得免死朱據
未至官中書令孫弘以詔書追賜死　冬十一月
吳主立子亮爲太子
三年夏四月吳主立潘夫人爲皇后　吳主頗寤
太子和之無罪　冬十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

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
爭之乃止
四年春正月吳主立故太子和爲南陽王使居長
沙仲姬子奮爲齊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休爲琅邪
王居虎林　吳潘后性剛戾吳主疾病后使人問
孫弘以呂后稱制故事左右不勝其虐伺其昏睡
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　夏四
月吳主殂太子亮即位太傅恪不欲諸王處濱江
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於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
奮不肯徙又數越法度恪爲牋以遺奮曰帝王之
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仇讎有善不得

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
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
子弟至於太彊輙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
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
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
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
之驗也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牙遏萌慮於千載
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勤渠科
禁嚴峻其所戒敕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
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
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順

之節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王以爲警戒而聞頃
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
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
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
恭肅乃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小大
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
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
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灋教懷
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
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
藩臣邪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則

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唯病者
能甘之忠言逆耳唯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
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牙廣德慶之基原是以不
自知言至願蒙三思王得牋懼遂移南昌
五年冬十月孫峻殺諸葛恪　齊王奮聞諸葛恪
誅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殺
之坐廢爲庶人徙章安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
之甥也先是恪有徙都之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
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被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
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
姬子德謙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

終不獨生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
撫育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

諸葛恪寇淮南　孫綝逆節附

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冬十一月吳主以太子亮
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
吳主嫌恪剛很自用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
者乃召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
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
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
也岱無以荅時咸謂之失言　虞喜論曰夫託以
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

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呂侯國之元耆志度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於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爲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而費禕方與來敏對棊意無厭倦敏以爲必能辦賊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也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爲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己有餘晏然無戚斯乃

禕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郭循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爲世鑒也

恪至建業見吳主於卧內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弘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爲制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又以會稽太守北海滕胤爲太常胤吳主壻也

四年春二月吳主病困召諸葛恪孫弘滕胤及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入卧內屬以後事夏四月吳主殂孫弘素與諸葛恪不平懼爲恪所治祕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孫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殺之乃發喪諡吳主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大赦改元建興閏月以諸葛恪爲太傅滕胤爲衛將軍呂岱爲大司馬　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冬十月太傅恪會衆於東興更作大堤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引軍而還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

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尚書傅嘏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埸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

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埸土一也兵出
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
落遠設間（本上御覽）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
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
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
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
偪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
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
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
曰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

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吳十二月王昶攻南郡
毋丘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率衆七萬攻東興甲
寅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胡遵等
敕諸軍作浮橋以度陳於堤上分兵攻兩城城在
高峻不可卒拔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
留贊唐咨爲前部從山西上奉謂諸將曰今諸軍
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
軍使下道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
帆二日即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寒胡遵等方
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
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
倮身緣堨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奉兵得上

便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
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韓
綜樂安太守桓嘉等皆沒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
數爲吳害吳大帝常切齒恨之諸葛恪命送其首
以白大帝廟獲車乘牛馬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
積振旅而歸

五年春正月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恪雖克捷
見誅不久師曰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
不死得乎　二月吳軍還自東興進封太傅恪陽
都侯加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
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

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
衆曰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
之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秦但
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
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
敵之者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
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淩
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
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
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
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

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冑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荊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沒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耳衆人雖皆心以為不可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以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

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為不安恪題論後為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滕胤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疆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

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為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三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入寇以滕胤為都下督掌統留事　夏四月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埸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諸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

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

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鬭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太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

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迕恪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怨黷興矣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

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太上斜名）恪於吳主云欲為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又家數有妖怪恪疑之旦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

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恪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為正恐因酒食中人耳恪入劍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未善平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竦建聞

難載其母欲來犇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
篾束腰投之石子岡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
績孫壹軍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及其三子
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臨淮臧
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
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
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
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
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
梟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
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

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
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惛然且已死之人
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
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
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
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
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
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大哉昔欒布
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
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
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

孫峻聽恪故吏斂葬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
之而恪父瑾常以爲戚曰非保家之主也父友奮
威將軍張承亦以爲恪必敗諸葛氏陸遜嘗謂恪
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
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漢侍
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嶲太守張嶷
與瞻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
亦何容易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
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
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
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

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
計長算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
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
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邪旋軍廣農務行
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
果以此敗吳羣臣共議上奏推孫峻爲太尉滕胤爲
司徒有媚峻者言曰萬機宜在公族若承嗣爲亞
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量也乃表峻爲丞相
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
人失望滕胤女爲恪子竦妻胤以此辭位孫峻曰
鯀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爲峻與胤雖內不沾洽而

外相苞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孫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司馬桓慮謀殺峻立太子登之子吳侯英不克皆死
二年秋七月吳將軍孫儀張怡林恂謀殺孫峻不克死者數十人全公主譖朱公主於峻曰與儀同謀峻遂殺朱公主
甘露元年秋九月孫峻使驃騎將軍呂據及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餞之於石頭遇暴疾以後事付從父弟偏將軍綝峻卒吳以綝為侍中武衛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召呂據等還呂據聞

孫綝代孫峻輔政大怒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綝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冬十月丁未綝遣從兄憲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敕文欽劉纂唐咨等共擊取據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綝為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綝綝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承以封爵使率兵騎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為詔發兵融等不從皆殺之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

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已在近道故皆為胤盡死無離散者胤顏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己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勸呂據奔魏者據曰吾恥為叛臣遂自殺　十一月吳孫綝遷大將軍綝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峻厚遇之官至右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綝遇憲薄於峻時憲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泄綝殺惇憲服藥死
二年夏四月吳主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孫綝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

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
三年秋八月吳孫綝以吳主親覽政事多所難問甚懼返自鑊里遂稱疾不朝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門宿衛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分屯諸營欲以自固吳主惡之乃推朱公主死意全公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朱據二子熊損所白是時熊為虎林督損為外部督吳主皆殺之損妻即孫峻妹也綝諫不從由是益懼吳主陰與全公主

又將軍劉承謀誅綝全后父尚爲太常衞將軍吳
主謂尚子黄門侍郎紀曰孫綝專埶輕小於孤孤
前敕之使速上岸爲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
岸一步（事見淮南王叛）又委罪於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
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爲自在無復所畏不可
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
孤當自出臨橋率宿衞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
作版詔敕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當得
之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卿父勿令卿母知之
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漏泄誤孤非
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

密語綝九月戊午綝夜以兵襲尚執之遣弟恩殺
劉承於蒼龍門外比明遂圍宮吳主大怒上馬帶
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
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不得出歎
咤不食罵全后曰爾父憒憒敗我大事又遣呼紀
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綝
使光祿勳孟宗告太廟廢吳主爲會稽王召羣臣
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已告
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
將軍令綝遣中書郎李崇奪吳主璽綬以吳主罪
班告遠近尚書桓彜不肯署名綝怒殺之典軍施

正勸綝迎立琅邪王休綝從之己未綝使宗正楷
與中書郎董朝迎琅邪王於會稽遣將軍孫耽送
會稽王亮之國亮時年十六徙全尚於零陵尋追
殺之遷全公主於豫章冬十月戊午琅邪王行至
曲阿有老公遮王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
陛下速行王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孫綝以琅邪
王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
唯唯而已選曹郎虞汜曰明公爲國伊周處將相
之任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
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
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

綝不懌而止汜翻之子也綝命弟恩行丞相事率
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於永昌亭築宮以武
帳爲便殿設御坐己卯王至便殿止東廂孫恩奉
上璽符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王就乘輿百
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王下車
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孫綝稱草莽臣
詣闕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吳主引見慰諭
下詔以綝爲丞相荆州牧增邑五縣以恩爲御史
大夫衞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幹闓皆拜將軍
封侯又以長水校尉張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
先是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其妻習氏

諫之衡不聽琅邪王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及
琅邪王即位李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
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
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
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
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
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
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吳主詔
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敗夫射鉤
斬袪在君為君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加威遠
將軍授以棨戟己丑吳主封故南陽王和子皓為

烏程侯羣臣奏立皇后太子吳主曰朕以寡德奉
承洪業涖事日淺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之位
非所急也有司固請吳主不許孫綝奉牛酒詣吳
主吳主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
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
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
改圖耳布以告吳主吳主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
賜戊戌吳主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
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
諸事或有告綝懷怨悔上欲圖反者吳主執以付
綝綝殺之由是益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吳主許

之綝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又取
武庫兵器吳主咸令給與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荊
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吳主特聽之其
所請求一無違者將軍魏邈說吳主曰綝居外必
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綝謀反吳主將討綝密問
輔義將軍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吏書而
計略過人能斷大事吳主召奉告之且問以計畫
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
可因臘會有陛兵以誅之吳主從之十二月丁卯
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屋
揚沙綝益懼戊辰臘會綝稱疾不至吳主彊起之

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
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内起火因是可得速
還遂入尋而火起綝求出吳主曰外兵自多不足
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頭曰
願徙交州吳主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於交州
乎綝復曰願沒為官奴吳主曰卿何不以胤據為
奴乎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者皆
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孫闓乘船欲降北追殺之夷
綝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吳主
以葬諸葛恪朝臣有乞為諸葛恪立碑者吳主詔
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

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復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

宋人意覺凡書決不可皆人又
板取阿書以致訛失悉嗟歟不
孝論 廿氏
高明之人何以自會理之言也
大定六年松附存其表而改之乎
將當世守者共行也
孫男也實道 百拜識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一

魏滅蜀

魏邵陵厲公嘉平五年漢衛將軍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興軍大舉大將軍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爲希冀徼倖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夏四月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於漢六月姜維寇隴西　冬十月漢姜維自狄道進拔河間臨洮將軍徐質與戰殺其盪寇將軍張嶷漢兵乃還

二年秋七月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趨狄道征西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勢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利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於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死者萬

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為蛇畫足維大怒遂進圍狄道辛未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以太尉孚為後繼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大盛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

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修櫓轒轀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來攻之泰與

交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并治城壘還屯上邽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姜維退駐鍾提

甘露元年春正月姜維進位大將軍　夏六月姜維在鍾提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

西將軍鄧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士卒彫殘倉廩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為之外倉五也賊有黠計其來必矣

秋七月姜維復率衆出祁山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拒之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維

與甘鎭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衆蜀人由是怨維維上書謝求自貶黜乃以衛將軍行大將軍事

二年冬十二月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司馬望及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於芒水數挑戰望艾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

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仗劒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三年春二月姜維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初漢昭烈留魏延鎭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

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鎭守以捍之令游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漢主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

四年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漢主姜維雖位在祗上而多率衆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及祗

秋八月丙子祗卒漢主以僕射義陽董厥爲尚書令尚書諸葛瞻爲僕射

元皇帝景元二年冬十月漢主以董厥爲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爲都護衛將軍共平尚書事以侍中

樊建為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
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祕書令郤
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
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故官不
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漢主弟甘陵王永憎皓
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吳主使五官中郎將薛
珝聘于漢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
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
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
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
是之謂乎珝綜之子也

三年秋八月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
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
少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　冬十月維入寇
洮陽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初維以
羈旅依漢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不立黃皓用
事於中與右大將軍閻宇親善陰欲廢維樹宇維
知之言於漢主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
漢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常恨之
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
出漢主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返自洮陽
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　司馬昭患姜維數

為寇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從事中郎荀勗曰
明公為天下宰宜杖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
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勗爽之曾孫也昭
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
勸之昭諭眾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
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
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
此滅虢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
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眾不過五萬今絆姜維
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
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

可知也乃以鍾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
軍鄧艾以為蜀未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主簿師纂
為艾司馬以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漢主聞鍾會
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
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
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啟漢主寢其事群臣
莫知

四年夏五月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軍鄧艾
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雍
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
絕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子午

谷趣漢中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瓘覬之子也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　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漢人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為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

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初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漢朝令人代之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為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衆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舒率其衆迎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鬭而死僉形之子也鍾會聞關口已

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直攻姜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劒閣以拒會　冬十月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軍

向白水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劒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劒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尚

書郎黃崇權之子也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緜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琊王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及黃崇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策馬冒陳而死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爲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

野不可禁制漢主使羣臣會議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與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爲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今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稱臣爲小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往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或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

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皆從周議漢主猶欲入南狐疑未決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幸從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漢主不聽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張紹等見鄧艾於雒艾大喜報書褒納漢主遣太僕蔣顯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

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主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聞黃皓姦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漢主所嚮乃引軍東入于巴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郪得漢主敕命乃令

兵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
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於是諸郡
縣圍守皆被漢主敕罷兵降鍾會厚待姜維等皆
權還其印綬節蓋　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
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
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
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
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
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
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
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

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
黷武民勞卒敝競於外利不脩守備彼彊弱不同
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
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十二月乙卯以
鄧艾為太尉鍾會為司徒　鄧艾在成都頗自矜
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
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
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
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
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
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然後發

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
禪以致孫休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
郡有董卓塢為之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
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
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
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
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
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
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
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

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
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聞君自淮南
已來筭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
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
灋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
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
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
出則同轝坐則同席會因鄧艾承制專事乃與衛
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
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晉公
昭報書手作以疑之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檻車徵鄧艾晉公昭
恐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遣賈充將兵入
斜谷昭自將大軍從帝幸長安以諸王公皆在鄴
乃以山濤爲行軍司馬鎮鄴初鍾會以才能見任
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
過必亂不可大任及會將伐漢西曹屬邵悌言於
晉公曰今遣鍾會率十萬餘衆伐蜀愚謂會單身
無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晉公笑曰我寧不知此邪
蜀數爲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
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
而彊使之適所以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

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何憂其
不能辦邪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共圖事
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會若作惡秖自
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愼勿使人聞也及晉公將之
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敕
會取艾不須自行晉公曰卿忘前言邪而云不須
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
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
軍問我頗疑鍾會不我荅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
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
鍾會遣衛瓘先至成都收鄧艾會以瓘兵少欲令

艾殺瓘因以爲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乃夜
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
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
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内在焉平旦開門瓘乘
使者車徑入至艾所居艾尚卧未起遂執艾父子
置艾於檻車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
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丙子
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子既禽
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會欲使姜維
將五萬人出斜谷爲前驅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
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

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
可定也會得晉公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
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
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
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
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
作劉備也丁丑會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
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
使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
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
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衛瓘詐

稱疾篤出就外廨會信之無所復憚姜維欲使會
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密
書與劉禪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
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
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愍烈
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
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丘建密
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
賜白帢拜散將以次棓殺內坑中諸牙門親兵亦
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徧己卯日中胡淵率其
父兵雷鼓出門諸軍不期皆鼓譟而出曾無督促

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杖白外有匈
匈聲似失火者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
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
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拄門兵斫門
不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
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姜
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格斬維爭前殺會
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殺漢太子璿及姜維妻子軍
衆鈔略死喪狼籍衛瓘部分諸將數日乃定鄧艾
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瓘自以與會共
陷艾恐其爲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遇於

緜竹西斬艾父子艾之入江油也田續不進艾欲
斬續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
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
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將何以
堪其責乎瓘聞之不候駕而謝預預恕之子也鄧
艾餘子在洛陽者悉伏誅徙其妻及孫於西城鍾
會兄毓嘗密言於晉公曰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
及會反毓已卒晉公思鍾繇之勳與毓之賢特原
毓子峻辿官爵如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晉公
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
問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

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
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
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
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世明公讎
對枯骨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
而遣之　三月劉禪舉家東遷洛陽時擾攘倉
卒禪之大臣無從行者惟祕書令郤正及殿中督
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
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初漢建寧太守
霍弋都督南中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以備敵
既定不聽成都不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諸將咸勸

弋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闓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晉王善之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子孫及羣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與禪宴爲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爲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佗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

不思蜀也郤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禪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晉王王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癸巳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晉武帝泰始五年春二月濟陰太守巴西文立上言故蜀之名臣子孫流徙中國者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帝從之己未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又詔曰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哉僉息著募沒入奚官宜免爲庶人

七年安樂思公劉禪卒

九年　初鄧艾之死人皆寃之而朝廷無爲之辨者及帝即位議郎段灼上疏曰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矜功伐善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竊

以爲艾本屯田掌犢人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官屬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狼狽失據未嘗與腹心之人有平素之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陛下龍興闡弘大度謂可聽艾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

帝善其言而未能從會帝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寃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帝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孫朗爲郎中

淮南三叛 文欽 毋丘儉 諸葛誕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初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曹爽以鄉里故愛之欽恃爽勢多所陵傲及爽誅欽已內懼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毋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二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勳於社稷宜宥及後世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孝小心護軍望忠公親事皆宜親寵授以要任望孚之子也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欽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爲游兵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虜于禁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以爲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孚拒之唯王肅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鬬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戊午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欽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會于陳許師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筭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師稱善師以荊州刺史王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既而復敕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虜略人民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國

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㶏水閏月甲申師次于㶏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師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

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　吳丞相峻率票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稽留贊襲壽春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軍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鬬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

屯汝陽毌丘儉文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眾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為欽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鴦帥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眾知之齧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引還師謂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

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鴦鼓譟失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鴦以疋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少為曹氏家奴常在天子左右師將與俱行大目知師一目已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素與大目相信乞為公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師許之大目單身乘大馬被鎧胄追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為

曹氏謗言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是日毌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奔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壬寅進至橐臯文欽父子詣軍降毌丘儉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津民張屬就殺儉傳首京師封屬爲侯諸葛誕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懼誅或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詔以誕爲鎮東

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諸軍事夷毌丘儉三族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友治之惟誅首事者十人餘皆奏免之　吳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爲都護鎮北大將軍幽州牧

甘露元年秋九月吳孫峻卒孫綝輔政

甘露二年夏四月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玄等死王淩毌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畜養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爲死士因吳人欲向徐堨請十萬衆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

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爲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疑揚州刺史樂綝間已遂殺綝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爲閉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稱臣請救并請以牙門子弟爲質　司馬昭奉帝

及太后討諸葛誕吳綱至吳吳人大喜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衆與文欽同救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懌琮之子端其從子也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文欽全懌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昭敕基斂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爲文欽外勢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而

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
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
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
於是基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文欽等
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
州諸軍事石苞督兗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
等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
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　秋七月吳大將軍
綝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
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異留輜重於都陸進屯黎

漿石苞州泰又擊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
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
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命綝怒
九月己巳綝斬異於鑊里辛未引兵還建業綝既
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由是吳
人莫不怨之司馬昭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
而吳人殺之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
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逸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間
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魏
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
將軍蔣班焦彝皆誕腹心謀主也言於誕曰朱異

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
發兵爲名內實坐須成敗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
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可全
者空坐守死無爲也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衆
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
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
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內變
將起柰何捨此欲乘危徼幸乎班彝固勸之欽怒
誕欲殺班彝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來降全懌
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
數十家來奔於是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翩緝皆

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會策密
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
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
命十二月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城中震
懼不知所爲詔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
拜各有差
三年春正月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
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
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大爲攻具
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
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

血流盈塹復還城城內食轉竭出降者數萬口欽
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
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
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
勒兵赴之衆不爲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
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就
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
乃赦鴦虎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
見殺其餘何懼又表鴦虎皆爲將軍賜爵關內侯
城內皆喜且日益飢困司馬昭身自臨圍見城上
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

城二月乙酉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
欲出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下數
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
以至於盡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
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陳
而死唐咨王祚等皆降吳兵萬衆器仗山積司馬
昭初圍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爲壽
春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
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
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
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

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擒矣乃命諸軍按甲
以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
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
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
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
以安處之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號
衆皆悅服其淮南將士吏民爲誕所脅略者皆赦
之聽文鴦兄弟收斂父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昭
遺王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
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
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

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
吳之勢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
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姜維因
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
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
又內患未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
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
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
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昭乃止以
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
習鑿齒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

以德攻矣夫建業者異道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鼎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

司馬氏篡魏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敕使閉門斷客曹爽專政司馬懿稱

疾不出豐為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間故不與爽同誅豐子韜以選尚齊長公主司馬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執任居常怏怏張緝以后父去郡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之親善師雖擢用豐豐私心常在玄豐在中書二歲帝數獨召豐與語不知所說師知其議己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鐶築殺之送尸付廷尉遂收豐子韜及夏侯玄張緝等皆下廷尉鍾毓案治云豐與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謀曰拜貴人日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同奉陛下將羣僚人兵就誅大將軍陛下儻不從人便當劫將去耳又云謀以玄為大將軍緝為票騎將軍玄緝皆知其謀庚戌誅韜玄緝鑠敦賢皆夷三族　帝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帝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帝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帝懼不敢發昭引兵入城大將軍師乃謀廢帝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召羣臣會議以帝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羣臣皆莫敢違乃奏收帝璽綬歸藩于齊使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

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師師甚喜又遣使者授帝齊王印綬使出就西宮帝與太后垂涕而別遂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師又使使者請璽綬於太后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永絕嗣乎高貴鄉公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

之丁丑師更召羣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髦者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四使太常王肅持節迎之師又使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冬十月己丑高貴鄉公至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荅拜儐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荅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大赦改元爲齊王築宮于河内

二年春文欽毋丘儉起兵壽春司馬師率中外諸軍討之（事見淮南三叛） 舞陽忠武侯司馬師疾篤還許昌衛將軍昭自洛陽往省師師令昭揔統諸軍辛亥師卒于許昌 二月丁巳詔以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甘露元年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昭衮冕之服赤舄副焉 秋八月庚午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二年司馬昭奉帝討諸葛誕（事見淮南三叛）

三年夏五月詔以司馬昭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井中先是頓丘冠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元皇帝景元元年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 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

也濟即抽戈前刺帝殞于車下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之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復更言顗彧之子也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爲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

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太后許之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以爲明帝嗣炎昭之子也　癸卯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太后詔許之　戊申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六月癸丑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　甲寅常道鄉公入洛陽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　丙辰詔進司馬昭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

二年秋八月甲寅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不受

四年春二月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又辭不受　冬十月復命大將軍昭進位爵賜一如前詔昭乃受命昭辟任城魏舒爲相國參軍

咸熙元年春三月己卯進晉公爵爲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顗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夏五月癸未追命舞

陽文宣侯懿爲晉宣王忠武侯師爲景王　秋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　九月戊午以司馬炎爲撫軍大將軍　冬十月丙午立炎爲世子

晉武帝泰始元年夏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秋八月辛卯文王卒于太子嗣爲相國晉王　戊子以魏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票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　冬十二月壬戌魏帝禪位于晉甲子出舍于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丙寅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丁卯奉魏帝爲陳留王即宮于鄴優崇之禮皆倣魏初故事魏氏諸王皆降爲侯追尊宣王爲宣皇帝景王爲景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石苞爲大司馬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何曾爲太尉賈充爲車騎將軍王沈爲驃騎將軍其餘文武增位進爵有差　詔除魏宗室禁錮

初置諫官以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爲之玄幹之子也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

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使玄草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

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帝凡七室　秋九月戊戌有司奏大晉受禪於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從之

八年春二月壬辰安平獻王孚卒年九十三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孚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及帝即位恩禮尤重元會詔孚乘輿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内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詔賜東園温明祕器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十年邵陵厲公曹芳卒初芳之廢遷金墉也太宰中郎陳留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子喬等三人並棄學業絶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帝即位詔以二千石祿養病

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惠帝太安元年陳留王薨謚曰魏元皇帝

晉滅吳

魏元帝景元三年冬十月吳主以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初興爲會稽太守吳主在會稽興遇之厚左將軍張布嘗爲會稽王左右督將故吳主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人失望

咸熙元年秋七月吳主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

丞相濮陽興入令子霬出拜之休把興臂指霬以
託之癸未吳主殂謚曰景帝羣臣尊朱后為皇太
后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國內恐懼欲得長君
左典軍萬彧嘗為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
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
度屢言之於丞相興左將軍布興布說朱太后欲
以皓為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
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改元元興
大赦　冬十月丁亥詔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
軍事徐紹為散騎常侍水曹掾孫彧為給事黃門
侍郎以使於吳其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不必使

還以開廣大信晉王因致書吳主諭以禍福　初
吳主之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
女以配無妻者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當時翕
然稱為明主及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
大小失望濮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
月朔興布入朝吳主執之徙於廣州道殺之夷三
族
晉武帝泰始元年春三月吳主使光祿大夫紀陟
五官中郎將洪璆與徐紹孫彧偕來報聘紹行至
濡須有言紹譽中國之美者吳主怒追還殺之
冬吳西陵督步闡表請吳主徙都武昌吳主從

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守建業
二年春三月吳主大會羣臣盧江王蕃沈醉頓伏
吳主疑其詐轝蕃出外頃之召還蕃行止自若吳
主大怒斬之　五官中郎將丁忠說吳主曰北方
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吳主以問羣臣鎮西
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
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勢方彊而欲徼幸求
勝未見其利也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晉絕　秋
八月吳主以陸凱為左丞相萬彧為右丞相吳主
惡人視己羣臣侍見莫敢舉目陸凱曰君臣無不
相識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

視而它人如故吳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泝流供給
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今四邊
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極欲無災而民命
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
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
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危險塉确非王者
之都且童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
業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觀之足明民心與天意矣
今國無一年之蓄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
而官吏務為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列女及
諸織絡數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

甚者也又左右之臣率非其人羣黨相扶害忠隱
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臣願陛下省息百役罷去
苛擾科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國家永安
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　冬十二
月吳主使黃門徧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
石大臣子女皆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
不中乃得出嫁後宮以千數而採擇無已
三年夏六月吳主作昭明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
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
之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中書丞華覈上疏曰
漢文之世九州晏然賈誼獨以為如抱火厝於積

薪之下而寢其上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
衆欲與國家為相吞之計非徒漢之淮南濟北而
已也比於賈誼之世孰為緩急今倉廩空匱編戶
失業而北方積穀養民專心東向又交阯淪沒嶺
表動搖胷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若
舍此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
築而應烽燧驅怨民而赴白刃此乃大敵所因以
為資者也時吳俗奢侈覈又上疏曰今事多而役
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
飾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
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

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吳主皆
不聽
五年春二月帝有滅吳之志壬寅以尚書左僕射
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衞瓘
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淄鎮東大將軍東莞王伷
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
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
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
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
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衞不過十數人　初汝南何
定嘗為吳大帝給使及吳主即位自表先帝舊人

求還內侍吳主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遂專
為威福吳主信任之委以衆事左丞相陸凱面責
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
終者邪何以專為姦邪塵穢天聽宜自改厲不然
方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之凱竭心公家忠懇
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
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信用宜授以外任奚
熙小吏建起浦里田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
悌郭逴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
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
務使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邵齊之孫瑩綜之子玄

沛人脩南陽人也凱尋卒吳主素銜其切直且日
聞何定之譖久之竟徙凱家於建安
六年夏四月吳左大司馬施績卒以鎮軍大將軍
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
鄉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
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
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非特關右之地鴻溝
以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
陵遲黎民未乂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
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
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

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　吳主遣監軍李
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擊交阯勗以建安道不利
殺導將馮斐引軍還初何定嘗爲子求婚於勗勗
不許乃白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還誅勗及徐存幷
其家屬仍焚勗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御犬一犬至
直縑數十匹纓紲直錢一萬以捕兔供廚吳人皆
歸罪於定而吳主以爲忠勤賜爵列侯陸抗上疏
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
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吳主不從
　冬十一月吳主從弟前將軍秀爲夏口督吳主
惡之民間皆言秀當見圖會吳主遣何定將兵五

千人獵夏口秀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來奔十
二月拜秀票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七年春正月吳人刁玄詐增讖文云黃旗紫蓋見
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吳主信之是月晦
大舉兵出華里載太后皇后及後宮數千人從牛
渚西上東觀令華覈等固諫不聽行遇大雪道塗
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皆
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聞之乃還帝遣義陽王
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屯壽春以備之聞吳師退
乃罷
八年　初廣漢太守弘農王濬爲羊祜參軍祜深

知之祜兄子暨白濬爲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宜
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
也更轉爲車騎從事中郎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蠻
夷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時帝與羊祜陰謀伐吳
祜以爲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王濬復爲益
州刺史使治水軍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
詔濬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別駕何攀以爲屯田兵
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
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
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
設當見却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

船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柹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路

秋八月吳主徵昭武將軍西陵督步闡闡世在西陵猝被徵自以失職且懼有讒九月據城來降

冬十月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弈吾彥等討之帝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陸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

至于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之銳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拔也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闡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衆赴西陵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

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以絕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以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十一月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禦羊祜水軍督留慮拒徐胤抗自將大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十二月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步闡畜力伺間兵不足分於是

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吳主加抗都護羊祜坐貶平南將軍楊肇免為庶人吳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脩德政專為兼并之計　吳主之游華里也右丞相萬彧與右大司馬丁奉左將軍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吳主頗聞之以彧等舊臣隱忍不發是歲吳主因會以毒酒

飲或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
解得不死或自殺平憂懣月餘亦死徙或子弟於
廬陵初或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吳主以大司
農樓玄爲宮下鎮主殿中事玄正身帥衆奉灋而
行應對切直吳主浸不悅中書令領太子太傅賀
邵上疏諫曰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眞僞相貿忠
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
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
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
里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
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聞興

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
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
刑灋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死生
不保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
先洪緒熙隆道化也何定本僕隸小人身無行能
而陛下愛其佞媚假以威福夫小人求入必進姦
利定間者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老弱
飢凍大小怨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
也以民爲草芥今灋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官近臣
所在興事而長吏畏罪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
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今國無一年之儲

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又
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
能守一葦可杭也願陛下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
成康之治興聖祖之祚隆矣吳主深恨之於是左
右共誣樓玄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
俱被詰責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
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
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
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常止
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
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

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
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
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
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二
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
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吳主
用諸將之謀數侵盜晉邊陸抗上疏曰昔有夏多
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
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
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刑賞訓諸司以德撫
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

卒彫弊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
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
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
埶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吳主不從
九年春三月吳以陸抗爲大司馬荊州牧
十年秋七月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
平國之蕃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
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
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
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
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

國爭之臣前乞屯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
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彊
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敝日久難
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沖無用兵馬以妨要務
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乞特
詔簡閱一切科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
足滿八萬省息衆務并力備禦庶幾無虞若其不
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及卒吳使
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
咸寧二年秋七月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自
漢末薉塞長老言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

近無故忽更開通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
也吳主以問奉禁都尉歷陽陳訓對曰臣止能望
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
將有銜璧之事非吉祥也　冬十月以羊祜爲
征南大將軍祜上疏請伐吳曰先帝西平巴蜀南
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
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
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
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雖多
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
輕重不齊彊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

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
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
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
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
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
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壹四海而更阻
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
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
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
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
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

為吳謀失吳緣江爲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在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進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爲憂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紞尤以伐吳爲不可祜歎曰天下不

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

三年夏五月吳將邵顗夏祥帥衆七千餘人來降

　冬十二月吳夏口督孫慎入江夏汝南略千餘家而去詔遣侍臣詰羊祜不追討之意幷欲移荆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已去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故也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愼守而已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

四年夏六月羊祜以病求入朝旣至帝命乘輦入殿不拜而坐祜面陳伐吳之計帝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爲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旣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

　冬十月吳人大佃皖城欲謀入寇都督揚州諸軍事王渾遣揚州刺史應綽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踐稻苗四千餘頃

毀船六百餘艘十一月羊祜疾篤擧杜預自代辛卯以預爲鎭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祜卒帝哭之甚哀南州民聞祜卒爲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祜好游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杜預至鎭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武昌監留憲代之

五年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爲司過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謬言罔有不

舉大者即加刑戮小者記錄為罪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為盡力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彊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稱皓必不敢出宜因戒嚴掩取甚易杜預上表曰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全必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

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嚮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

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帝方與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帝乃許之以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賈充荀勖馮紞固爭之帝大怒充免冠謝罪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乎　冬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

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魯國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為諸軍節度

太康元年春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楊監盛紀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

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壬戌克荊門夷道二城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泛舟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乙丑

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杜預進攻江陵甲戌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乙亥詔王濬唐彬既定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直造秣陵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大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太尉充移屯項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昺皆降昺翻之子也杜預與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

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主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楊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帥眾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眾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眾心駭懼不可復整及

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勝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眾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三月悌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喬眾纔七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偽降以緩我非真伏也若捨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楊州刺史汝南周浚結陳相對沈瑩帥丹楊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其眾亂將軍薛勝蔣班因

其亂而棄之吳兵以次奔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
後擊之大敗吳兵于版橋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
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
大數非卿一人所支柰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
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
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
社稷復何道邪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涕放去行
百餘步顧之已為晉兵所殺并斬孫震沈瑩等七
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
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
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

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
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
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
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惲謂
周浚曰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
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乘勝東下所向輒克
土崩之勢見矣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大軍
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禽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渾
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
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不使
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乎今者違命勝不

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
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
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
將見可而進豈得一一須詔令乎今乘此渡江十
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鄙州上下所以
恨恨也渾不聽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
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衆望旗而
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吳
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好興功役
為衆患苦及晉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
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

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
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遂並起收昏吳主駱驛追
止已屠之矣陶濬將討郭馬至武昌聞晉兵大入
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
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
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潰時王渾
王濬及琅邪王伷皆臨近境吳司徒何植建威將
軍孫晏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
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伷以請降
又遺其羣臣書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四海
是英俊展節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使者

先送璽綬於琅邪王伷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遣信要濬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爲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

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還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荀勗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轘轅而吳已降充慙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　夏四月甲申詔賜孫皓爵歸命侯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遣使者分詣荆揚撫慰吳牧守已下皆不更易除其苛政悉從簡易吳人大悅滕脩討郭馬未克聞晉伐吳帥衆赴難至巴丘聞吳亡縞素流涕還與廣州刺史閭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請降孫皓遣陶璜之子融持手書諭璜璜流涕數日亦送印綬

降帝皆復其本職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款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帝以彥爲金城太守初朝廷尊寵孫秀孫楷欲以招來吳人及吳亡降秀爲伏波將軍楷爲度遼將軍琅邪王伷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洛陽五月丁亥朔皓至與其太子瑾等泥頭面縛詣東陽門詔遣謁者解其縛賜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錢穀綿絹甚厚拜瑾爲中郎諸子爲王者皆爲郎中吳之舊望隨才擢叙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庚寅帝臨軒大會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命侯皓及吳降人皓

登殿稽顙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而皓顏色無怍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孫皓所以亡對曰皓昵近小人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它日又問吾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永終曆數有屬故爲陛下禽耳帝善之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

車得解何憚以渾與濬爭功與周浚牋曰書貴克
讓易大謙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
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既失機會不及於事而
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雅穆之弘興矜爭
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
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濬尚常山
公主宗黨彊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
詔書責讓濬以不從渾命違制昧利濬上書自理
曰前被詔書令臣直造秣陵又令受太尉充節度
臣以十五日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邀臣臣
水軍風發乘勢徑造賊城無緣迴船過渾臣以日

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
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又索蜀兵及鎮南
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
又吳人定見不可倉卒得就皆非當今之急不可
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皓眾叛親離匹夫獨坐雀
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虛實不早
縛取自為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
日而令他人得之臣愚以為事君之道苟利社稷
死生以之若其顧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
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騰周浚書云濬
軍得其寶物又云濬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偽宮

濬復表曰臣孤根獨立結恨彊宗夫犯上干主其
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偽中郎將孔攄說去
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
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為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
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
便持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
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
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先入皓宮渾又先
登皓舟臣之入觀皆在其後皓宮之中乃無席可
坐若有遺寶則浚與渾先得之矣浚等云臣屯聚
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

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
以見加其餘謗𠴲故其宜耳今年平吳誠為大慶
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
不敬請付廷尉科罪詔不許又奏濬赦後燒賊船
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詔勿推渾濬爭功
不已帝命守廷尉廣陵劉頌校其事以渾為上功
濬為中功帝以頌折衷失理左遷京兆太守庚辰
增賈充邑八千戶以王濬為輔國大將軍封襄陽
縣侯杜預為當陽縣侯王戎為安豐縣侯封琅邪
王伷二子為亭侯增京陵侯王渾邑八千戶進爵
為公尚書關內侯張華進封廣武縣侯增邑萬戶

荀勗以專典詔命功封一子爲亭侯其餘諸將及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帝以平吳策告羊祜廟乃封其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戸王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

濬功重報輕爲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王渾嘗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杜預還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滍淯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揚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王渾遷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諸葛靚逃竄不出帝與靚有舊靚姊爲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閒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

誠爲慙恨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羌胡之叛 樹機能 齊萬年

晉武帝泰始五年春二月分雍涼梁州置秦州以胡烈爲刺史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置於雍涼之閒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爲患以烈素著名於西方故使鎮撫之

六年夏六月戊午胡烈討鮮卑禿髮樹機能於萬斛堆兵敗被殺都督雍涼州諸軍事扶風王亮遣將軍劉旂救之旂觀望不進亮坐貶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上言節度之各由亮而出乞丏旂死詔

曰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乃免亮官遣尚書樂陵石鑒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討樹機能樹機能兵盛鑒使秦州刺史杜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縣乏宜并力大運芻糧須春進討鑒奏預稽乏軍興檻車徵詣廷尉以贖論既而鑒討樹機能卒不能克

七年夏四月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衆胡皆內叛與樹機能共圍弘於青山弘軍敗而死初大司馬陳騫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爲國恥時弘爲揚州刺史多不承順騫命帝以爲騫與弘不協而毀

之於是徵弘旣至壽復以爲涼州刺史竇竊歎息以爲必敗二人果失羌戎之和兵敗身沒征討連年僅而能定帝乃悔之

咸寧三年春三月平虜護軍文鴦督涼秦雍州諸軍討樹機能破之諸胡二十萬口來降

四年春正月司馬督東平馬隆上言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必敗　夏六月欣與樹機能之黨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死　冬十二月鮮卑樹機能久爲邊患僕射李憙請發兵討之朝議皆以爲出兵重事虜不足憂

五年春正月樹機能攻陷涼州帝甚悔之臨朝而

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爲不任顧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乙丑以隆爲討虜護軍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隆小將妄言不足信也帝不聽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當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

十一月馬隆西度溫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陿隘乃作扁箱車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乃詔假隆節拜宣威將軍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帥萬餘落來降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太康元年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民

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惠帝元康四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　秋八月郝散帥衆降馮翊都尉殺之

六年夏郝散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殺北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征西大將軍趙王倫與雍州刺史解系爭軍事更

相表奏朝廷以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
二州諸軍事　秋八月解系爲郝度元所敗秦
雍氐羌悉反立氐帥齊萬年爲帝圍涇陽御史中
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肜嘗違灋處按劾之
　冬十一月詔以處爲建威將軍與振威將軍
盧播俱隷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齊萬年中書令
陳準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
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人忠直勇果有仇無援
宜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
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其敗
必也朝廷不從齊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嘗爲新

平太守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
於人此成禽耳
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肜夏
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
不徒亡身爲國取恥肜駿不聽逼遣之癸丑處與
盧播解系攻萬年於六陌處軍士未食肜促令速
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絶矢盡救兵不至左
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
戰而死朝廷雖以尤肜而亦不能罪也
八年秋九月張華陳準以趙王梁王相繼在關中
皆雍容驕貴師老無功乃薦孟觀沈毅有文武材

用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九年春正月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獲齊萬年太
子洗馬陳留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絶其原乃
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
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
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當其彊也以
漢之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
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
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
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爲寇而兵甲不加
遠征期令境内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

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閒得
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
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幷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
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
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
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
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没將守屠破城邑鄧隲敗
北侵及河内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
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
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
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

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
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
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
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
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
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横逆而居封域之
内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
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
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
安定界内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
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

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
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
風塵之警則絶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暴所害
不廣矣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
望寧息而欲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勢盡力
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荅曰
子以今者羣氐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
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
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
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
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

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
流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户皆爲讎故可遐遷遠
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
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
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
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輙之勤而遵
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
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之糝粒不
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
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
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

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
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
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
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
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
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
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
内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
之衆户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
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虞則并州
之域可爲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

於滎陽始徙之時户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殄殲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執力不逮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内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陳敏之叛

晉惠帝太安二年新野莊王歆為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欲為亂荊州以壬午

詔書發武勇赴益州討李流號壬午兵民憚遠征皆不欲行詔書督遣嚴急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縣官長皆親出驅逐展轉不遠輒復屯聚為群盜時江夏大稔民就食者數千口張昌因之誑惑百姓更姓名曰李辰募衆於安陸石巖山諸流民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太守弓欽遣兵討之不勝昌遂攻郡欽兵敗與部將朱伺奔武昌歆遣騎督靳滿討之滿復敗走昌遂據江夏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為民主得山都縣吏丘沈更其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為天子曰此聖人也昌自為相國詐作鳳皇玉璽之瑞建元神

鳳郊祀服色悉依漢故事有不應募者族誅之士民莫敢不從又流言云江淮已南皆反官軍大起當悉誅之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所在起兵以應昌旬月間衆至三萬皆著絳帽以馬尾作髯詔遣監軍華宏討之敗于障山歆上言妖賊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敕諸軍三道救助朝廷以屯騎校尉劉喬為豫州刺史寧朔將軍沛國劉弘為荊州刺史又詔河閒王顒遣雍州刺史劉沈將州兵萬人并征西府五千人出藍田關以討昌顒不奉詔沈自領州兵至藍田顒又逼奪其衆於是劉喬屯汝南劉弘及前將軍

趙驤平南將軍羊伊屯宛昌遣其將黃林帥二萬人向豫州劉喬擊卻之昌至樊城歆出拒之衆潰為昌所殺詔以劉弘代歆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秋七月張昌黨石冰寇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攻破江州別將陳貞等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臨淮人封雲起兵寇徐州以應冰於是荊江揚豫徐五州之境多為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為務劉弘遣陶侃等攻昌於竟陵劉喬遣其將李揚等向江夏侃等屢與昌戰大破之前後斬首數萬級昌逃于下儁山其衆悉降　冬十二月議郎周玘

前南平內史長沙王矩起兵江東以討石冰推前吳興太守吳郡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傳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於是前侍御史賀循起兵於會稽廬江內史廣陵華譚及丹楊葛洪甘卓皆起兵以應祕玘處之子循邵之子卓寧之曾孫也冰遣其將羌毒帥兵數萬拒玘玘擊斬之冰自臨淮退趨壽春征東將軍劉準聞冰至惶懼不知所為廣陵度支廬江陳敏統衆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埶易離敏請督帥運兵為公破之準乃益敏兵使擊之

永興元年二月陳敏與石冰戰數十合冰衆十倍於敏敏擊之所嚮皆捷遂與周玘合攻冰於建康三月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冰及雲以降揚徐二州平周玘賀循皆散衆還家不言功賞朝廷以陳敏為廣陵相　秋八月荊州兵擒斬張昌同黨皆夷三族

二年　初陳敏既克石冰自謂勇略無敵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以憂卒敏以喪去職司空越起敏為右將軍前鋒都督越為劉祐所敗敏請東歸收兵遂據歷陽叛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東歸至歷陽敏為子景娶卓女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略江州弟斌東略諸郡江州刺史應邈揚州刺史劉機丹楊太守王曠皆棄官走敏遂據有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楊內史周玘為安豐太守凡江東豪桀名士咸加收禮為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循詐為狂疾得免乃以榮領丹楊內史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士終不為己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之埶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得盡懷

散蔕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乃止敏命僚佐推己為都督江東諸軍事大司馬楚公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被中詔自江入沔漢奉迎鑾駕太宰顒以張光為順陽太守帥步騎五千詣荊州討敏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又遣南平太守汝南應詹督水軍以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隨郡內史扈懷言於弘曰侃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

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以陳恢為荊州刺史寇武昌弘加侃前鋒督護以禦之侃以運船為戰艦或以為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為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又與皮初張光苗光共破錢端於長岐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既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也乃表光殊勳乞加遷擢

懷帝永嘉元年陳敏刑政無章不為英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為患顧榮周玘等憂之廬江內史華譚遺榮等書曰陳敏盜據吳會命危朝露諸君或

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更辱身姦人之朝降節叛逆之黨不亦羞乎吳武烈父子皆以英傑之才繼承大業今以陳敏凶狡七弟頑冗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皇輿東返俊彥盈朝將舉六師以清建業諸賢何顏復見中州之士邪榮等素有圖敏之心及得書甚慚密遣使報征東大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已為內應剪髮為信準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敏使其弟廣武將軍昶將兵數萬屯烏江歷陽太守宏屯牛渚敏弟處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司馬錢廣周玘同郡人也玘密使廣殺昶因宣言州下已殺敏敢動者誅三族廣勒兵朱雀橋南敏遣甘卓討廣堅甲精兵盡委之顧榮慮敏疑之故往就敏敏曰卿當四出鎮衛豈得就我邪榮乃出與周玘共說甘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茲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政令反覆計無所定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此萬世之辱也卓遂詐稱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與玘榮及前松滋侯相丹楊紀瞻共攻敏敏自帥萬餘人討卓軍人隔水語敏眾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

楊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為敏眾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麾之眾皆潰去敏單騎北走追獲之於江乘歎曰諸人誤我以至今日謂弟處曰我負卿卿不負我遂斬敏於建業夷三族於是會稽等郡盡殺敏諸弟時平東將軍周馥代劉準鎮壽春三月己未朔馥傳敏首至京師詔徵顧榮為侍中紀瞻為尚書郎太傅越辟周玘為參軍陸玩為掾玩機之從弟也榮等至徐州聞北方愈亂疑不進越與徐州刺史裴盾書曰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榮等懼逃歸盾楷之兄子越妃兄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二

西晉之亂 賈氏 諸王 江左中興附 胡翔

魏元帝咸熙元年 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後攸性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聞過於炎晉王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委地手垂過膝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相示之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炎善爲炎畫策察時政所宜損益皆令炎豫記之以備晉王訪問晉王欲以攸爲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曰中撫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晉王由是意定丙午立炎爲世子

晉武帝泰始元年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秋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爲晉王 冬十二月壬戌魏帝禪位于晉丙寅王即皇帝位丁卯封皇叔祖父孚爲安平王叔父幹爲平原王亮爲扶風王伷爲東莞王駿爲汝陰王肜爲梁王倫爲琅邪王弟攸爲齊王鑒爲樂安王機爲燕王又封羣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爲王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

三年春正月丁卯立子衷爲皇太子

七年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帝之爲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於帝充爲人巧諂與太尉行太子太傅荀顗侍中中書監荀勖越騎校尉安平馮紞相爲黨友朝野惡之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樂安任愷河南尹潁川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爲憂愷曰宜

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之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秋七月癸酉以充爲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充患之 冬十一月賈充將之鎮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勖勖曰公爲宰相乃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勖曰勖請言之因謂馮紞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紞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爲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

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
以爲請荀顗荀勗馮紞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
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八年春二月辛卯皇太子納賈妃妃年十五長於
太子二歲妬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　秋七月
以賈充爲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
十年秋七月丙寅皇后楊氏殂初帝以太子不慧
恐不堪爲嗣常密以訪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
豈可動也鎭軍大將軍胡奮女爲貴嬪有寵於帝
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爲后致太子不安枕帝膝泣
曰叔父駿女芷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流涕
許之

咸寧二年　初齊王攸有寵於文帝每見攸輒撫
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臨
終爲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王事而泣執攸手以
授帝太后臨終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
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
忘我言及帝疾甚朝野皆屬意於攸攸妃賈充之
長女也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壻親疎等耳
立人當立德充不答攸素惡荀勗及左衛將軍馮
紞傾諂勗乃使紞說帝曰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
王爲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

遣還藩以安社稷帝陰納之乃徙和爲光祿勳奪
充兵權而位遇無替　冬十月丁卯立皇后楊氏
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有婦德帝初聘后
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
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
許之十二月以后父鎭軍將軍駿爲車騎將軍封
臨晉侯尚書褚䂮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
之重帝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
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
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
作婢耳何能爲損益乎

三年秋七月衛將軍楊珧等建議以爲古者封建
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
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
各以戶邑多少爲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
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爲都督
者各徙其國使相近八月癸亥徙扶風王亮爲汝
南王出爲鎭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
倫爲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輔爲太原王監并
州諸軍事以東莞王伷在徐州徙封琅邪王汝陰
王駿在關中徙封扶風王又徙太原王顒爲河閒
王汝南王柬爲南陽王輔孚之子顒孚之孫也其

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又
封皇子瑋爲始平王允爲濮陽王該爲新都王遐
爲清河王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
四年冬十月徵征北大將軍衛瓘爲尚書令是時
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瓘每欲陳啓而未
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
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
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眞大醉邪瓘
於此不復有言帝悉召東宮官屬爲設宴會而密
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
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答

詔多引古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不如直以意
對妃大喜謂泓曰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
即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
踧踖衆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
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太康元年侍御史郭欽上疏請徙内郡羌胡鮮卑
於邊地帝不聽（事見羌胡之叛）
二年帝既平吳頗事游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
人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内
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
帝雖知而不能改

三年春正月帝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
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
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
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
固爲勝之　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
者皆謂華宜爲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以伐
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
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甲午
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
馮紞楊珧皆惡之紞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
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

曰百僚内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
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
言驗矣帝以爲然冬十二月甲申詔曰古者九命
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其揆一也侍中司
空齊王攸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其以爲大司馬都
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仍加崇典禮主者詳案
舊制施行以汝南王亮爲太尉録尚書事領太子
太傅光祿大夫山濤爲司徒尚書令衛瓘爲司空
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爲攸至親盛德侔於周
公宜贊皇朝與聞政事今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
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

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有吳楚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歷觀古今苟事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者庸可保乎愚以爲太子太保鈌宜留攸居之與汝南王亮楊珧共幹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既無偏重相傾之勢又不失親親仁覆之恩計之盡善者也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憙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帝並不從濟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涕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

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邪乃出濟爲國子祭酒德爲大鴻臚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見楊珧手刃殺之珧知之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左遷太僕琇憤怨發病卒李憙亦以年老遜位卒於家

四年春正月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旉太叔廣劉暾繆蔚郭頤秦秀傅珍上表曰昔周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周公康叔聃季皆入爲三公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諸王侯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贊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旉純之子暾毅之子也旉既具草先以呈純純不禁事過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志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

葬及其衰也雖有五霸代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而論哉自羲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欲獨擅其權而纔得沒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踈爲用此前事之明驗也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帝覽之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且謂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橫造異論下有司策免鄭默於是尚書朱整褚䂮等奏志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志等付廷尉科罪詔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科罪庾純詣廷尉自首旉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

廷尉劉頌奏夷等大不敬當棄市尚書奏請報聽
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曰官立八座正為此時乃
獨為駁議左僕射下邳王晃亦從駿議奏留中七
日乃詔曰夷是議主應為戮首但夷家人自首宜
并廣等七人皆丏其死命並除名二月詔以濟南
郡益齊國己丑立齊王攸子長樂亭侯寔為北海
王命攸備物典策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
車乘輿之副從焉三月齊獻王攸憤怨發病乞守
先后陵帝不許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
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
齊王卧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

憤恚而卒攸疾轉篤帝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
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其無
疾辭出數日歐血而薨帝往臨喪攸子冏號踊訴
父病為醫所誣詔即誅醫以冏為嗣初帝愛攸甚
篤為荀勗馮紞等所構欲為身後之慮故出之及
薨帝哀慟不已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
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
淚而止詔攸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攸舉動以禮
鮮有過事雖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
後發

十年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
出之冬十一月甲申以亮為侍中大司馬假黃鉞
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徙南陽王柬為秦
王都督關中諸軍事始平王瑋為楚王都督荆州
諸軍事濮陽王允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
事並假節之國立皇子乂為長沙王穎為成都王
晏為吳王熾為豫章王演為代王皇孫遹為廣陵
王又封淮南王子迪為漢王楚王子儀為毗陵王
徙扶風王暢為順陽王暢弟歆為新野公暢駿之
子也琅邪王覲弟漼為東武公繇為東安公覲伷
之子也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遹宮中
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遹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

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
奇之嘗對羣臣稱遹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
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
佑之謀以太子母弟柬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
之偪復以佑為北軍中候典禁兵帝為皇孫遹高
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為廣陵王
傅

惠帝永熙元年春三月帝疾篤未有顧命勳舊之
臣多已物故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
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
心腹會帝小間見其新所用者正色謂駿曰何得

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中書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又欲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然不與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頷之夏四月辛丑皇后召華廙及中書令何劭口宣帝旨作詔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事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視而無言廙歆之孫劭曾之子也遂趣汝南王亮赴鎮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帝遂困篤己酉崩于含章殿帝宇量弘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尊皇

后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人自衛詔石鑒與中護軍張劭監作山陵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舉兵討駿者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爲手詔與石鑒張劭使帥陵兵討亮劭駿甥也即帥所領趣鑒速發鑒以爲不然保持之亮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野皆歸心於公公不討人而畏人討邪亮不敢發夜馳赴許昌乃得免駿弟濟及甥河南尹李斌皆勸駿留亮駿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

庶幾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爲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爲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五月辛未葬武帝于峻陽陵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依魏明帝即位故事普進封爵以求媚於衆左軍將軍傅祗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祗嘏之子也丙子詔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預喪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關中侯復租調一年散騎常侍石崇散騎侍郎何攀共上奏以爲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及諸將平吳之功輕重不稱且大晉卜世無窮今之

開制當垂于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詔以太尉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聖上謙沖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竊謂山陵既畢明公當審思進退之宜苟有以察其忠款言豈在多駿不從咸數諫駿駿漸不平欲出咸爲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將失人望乃止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想虛破頭故具有白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而逆

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忠益而返見怨疾乎楊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爲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爲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駿爲政嚴碎專愎中外多惡之馮翊太守孫楚謂駿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當以至公誠信謙順處之今宗室疆盛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從楚資之孫也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它人皆爲之懼欽曰楊文

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疏我我得疏乃可以免不然與之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爲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新興張宣子怪而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疏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及禍柰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爲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爲太子太師衛尉裴楷爲少師吏部尚書王戎爲太傅前太常張華爲少傅衛將軍楊濟爲太保尚書和嶠爲少保拜太子母

謝氏爲淑媛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　初和嶠嘗從容言於武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與荀勗等同侍武帝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還勗等並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帝即位嶠從太子遹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元康元年　初賈后之爲太子妃也嘗以妒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脩金墉

城將廢之荀勗馮紞楊珧及充華趙粲共營救之曰賈妃年少妒者婦人常情長自當差楊后曰賈公閭有大勳於社稷妃親其女正復妒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廢后數誡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返以后爲搆已於武帝更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傅駿所抑殿中中郎渤海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陰搆駿云將危社稷黃門董猛素給事東宮爲寺人監賈后密使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肇報汝南王亮使舉兵討駿亮不可肇報都督荊州諸軍事楚王瑋瑋欣然許之乃求入朝駿素

憚瑋勇銳欲召之而未敢因其來朝遂聽之二月
癸酉瑋及都督揚州諸軍事淮南王允來朝三月
辛卯孟觀李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中外戒嚴
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
百人討駿楚王瑋屯司馬門以淮南相劉頌爲三
公尚書屯衛殿中段廣跪言於帝曰楊駿孤公無
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
府在武庫南聞内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
振說駿曰今内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爲賈后
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事者首
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

人殿内振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駿素怯懦
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柰何燒
之侍中傅祗白駿請與尚書武茂入宮觀察事執
因謂羣僚曰宮中不宜空遂揖而下階衆皆走茂
猶坐祗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内外隔絶不知國
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黨左軍將軍劉豫
陳兵在門遇右軍將軍裴頠問太傅所在頠紿之
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
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從頠言遂委而去尋詔
頠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頠秀之子也皇太
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

宣言太后同反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
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
廐就殺之孟觀等遂收駿弟珧濟張劭李斌段廣
劉豫武茂及散騎常侍楊邈中書令蔣駿東夷校
尉文鴦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珧臨刑告東安公
繇曰表在石函可問張華衆謂宜依鍾毓例爲之
申理繇不聽而賈氏族黨趣使行刑珧號叫不已
刑者以刀破其頭繇諸葛誕之外孫也故忌文鴦
誣以爲駿黨而誅之是夜誅賞皆自繇出威振内
外王戎謂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權勢繇不從壬
辰赦天下改元賈后矯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太

后于永寧宮特全太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
太后居尋復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
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絶于
天魯侯絶文姜春秋所許蓋奉祖宗任至公於天
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詔曰此大
事更詳之有司又奏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中
書監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
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
貶皇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之
恩左僕射荀愷與太子少師下邳王晃等議曰皇
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

墉城於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庶人詔可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不許有司復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故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乃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有司收駿官屬欲悉誅之侍中傅祗啓曰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赴爽宣帝用爲青州刺史駿之

僚佐不可悉加罪詔赦之壬寅徵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以秦王柬爲大將軍東平王楙爲撫軍大將軍楚王瑋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下邳王晃爲尚書令東安公繇爲尚書左僕射進爵爲王楙望之子也封董猛爲武安侯三兄皆爲亭侯亮欲取悅衆心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遺亮書曰今封賞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凡作此者由東安公人謂殿下既至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怒衆之所怒者在於不平耳而

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亮頗專權勢咸復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諠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過尊門冠蓋車馬塡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無功而暴擢爲少府論者謂長容公之姻家故至於此流聞四方非所以爲益也亮皆不從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軍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安王繇並預國政賈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賈氏憚之繇兄東武公澹素惡繇屢譖之於太宰亮曰繇專行誅賞欲擅朝政庚戌詔免繇官又坐有

悖言廢徙帶方於是賈謐郭彰權勢愈盛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學喜延士大夫郭彰石崇陸機機弟雲和郁及滎陽潘岳清河崔基渤海歐陽建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眕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輿弟琨皆附於謐號曰二十四友郁嶠之弟也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瑋剛愎好殺惡之欲奪其兵權以臨海侯裴楷代瑋爲北軍中候瑋怒楷聞之不敢拜亮復與瓘謀遣瑋與

諸王之國瑋益忿怨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皆有寵於瑋勸瑋自昵於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衛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執政己不得專恣夏六月后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諸宮門免亮及瓘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覆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

警備其在外營便相帥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又矯詔亮瓘官屬一無所問皆罷遣之若不奉詔便軍灋從事遣公孫宏李肇以兵圍亮府侍中清河王遐收瓘亮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拒之亮不聽俄而兵登牆大呼亮驚曰吾無貳心何故至此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趣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力戰又不聽遂爲肇所執歎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衛瓘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瓘不聽初瓘爲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瓘輒殺瓘及子孫

共九人遐不能禁岐盛說瑋宜因兵勢遂誅賈郭以正王室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太子少傅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瑋專殺之罪誅之賈后亦欲因此除瑋深然之是時內外擾亂朝廷恟懼不知所出張華白帝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出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衆皆釋仗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遂執之下廷尉乙丑斬之瑋出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幸託體先帝而受枉乃如此乎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之起兵也隴西王泰嚴兵將助

瑋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猝宜遣人參審定問泰乃止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於是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撾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即奉送章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而故給使榮晦輒收公父子及孫一時斬戮乞驗盡情偽加以明刑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爵位謚曰文成封瓘蘭陵郡公謚曰成於是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爲散騎常侍加侍中賈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略爲衆望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

問裴頠頠賛成之乃以華為侍中中書監頠為侍中又以安南將軍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與華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二年春二月己酉故楊太后卒于金墉城是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絶膳八日而卒賈后恐太后有靈或訴寃於先帝乃覆而殯之仍施諸厭劾符書藥物等

六年夏趙王倫信用嬖人琅邪孫秀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歐陽建亦表倫罪惡

朝廷以倫撓亂關右徵倫為車騎將軍倫至洛陽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倫因求録尚書事又求尚書令張華裴頠固執以為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七年

王衍為尚書令南陽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九年春正月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絶其原作徙戎論以警朝廷（論在羌朝之叛）

夏六月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據等又以簏箱載道上年少入宮復恐其漏泄往往殺之賈模恐禍及己甚憂之裴頠與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彊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言然中宮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頠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

模為毀已而疎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秋八月以裴頠為尚書僕射頠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唯恐其不居權位尋詔頠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之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為聖朝累不聽或謂頠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慨然久之竟不能從帝為人戇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横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

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
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
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
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
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
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裴
頠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
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
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
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
裳而就之哉關內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

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　初廣城
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
縱數無禮於太子廣城君恒切責之廣城君欲以
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
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
衍長女美而后爲賈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
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言甚切
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
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
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
輩誘之爲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或

廢朝侍而縱遊逸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
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東宮
月俸錢五十萬太子常探取二月用之猶不足又
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等物而收其利又好陰
陽小數多所拘忌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一曰雖
有微苦宜力疾朝侍二曰宜勤見保傅咨詢善道
三曰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刻鏤雜作一皆罷
遣四曰西園賣葵藍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聞五
曰繕牆正瓦不必拘攣小忌太子皆不從中舍人
杜錫恐太子不得安其位每盡忠諫勸太子修德
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

氊中刺之流血錫預之子也太子性剛知賈謐恃
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謐時爲侍中至東宮或捨
之於後庭游戲詹事裴權諫曰謐后所親昵一旦
交構則事危矣不從謐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
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氏故也若宮車晏駕彼居
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
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
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爲有娠內藁物產
具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欲以代太子于時朝
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
廢后太子不聽左衛率東平劉卞以賈后之謀問

張華華曰不聞卞曰卞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賈后常使親黨微服聽察於外頗聞卞言乃遷卞爲雍州刺史卞知言泄飲藥而死十二月太子長子虨病太子爲虨求王爵不許虨病篤太子爲之

禱祀求福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别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以不能飲三升舞逼之曰不孝邪天賜汝酒而不飲酒中有惡物邪太子不得已强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勿疑猶豫以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氏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

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壬戌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不同其不從詔者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等持

節詣東宮廢太子爲庶人太子改服出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麤犢車東武公澹以兵仗送太子及妃王氏三子虨臧尚同幽于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許之妃慟哭而歸殺太子母謝淑媛及虨母保林蔣俊

永康元年春正月西戎校尉司馬閻纘輿棺詣闕上書以爲漢戾太子稱兵拒命言者猶曰罪當笞耳今遹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宜重選師傅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書奏不省纘圖之孫也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遣東武公澹以千兵

防衛太子幽于許昌宮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
之詔宮臣不得辭送洗馬江統潘滔舍人王敦杜
蕤魯瑤等冒禁至伊水拜辭涕泣司隸校尉滿奮
收縛統等送獄其繫河南獄者樂廣悉解遣之繫
洛陽縣獄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曰所
以廢徙太子以其為惡故耳今宮臣冒罪拜辭而
加以重辟流聞四方乃更彰太子之德也不如釋
之謐乃語洛陽令曹攄使釋之廣亦不坐敦覽之
孫攄肇之孫也太子至許遺王妃書自陳誣枉[illegible]
父衍不敢以聞　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
白晝見中台星拆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華不從

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太子既廢眾情憤
怒右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
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
常保位難與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
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中宮凶妒無道與賈
謐等共誣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
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
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
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
張衡等使為內應事將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
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黨於賈

后道路皆知之今雖建大功於太子太子謂公特
逼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雖含忍宿忿必不
能深德明公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緩期
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讎豈徒免
禍而已乃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
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數遣宮婢微服
於民間聽察聞之甚懼倫秀因勸謐等早除太子
以絕眾望癸未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
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自廢黜恐被毒
常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
中絕其食宮人猶竊於牆上過食與之慮逼太子

以藥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有司請以庶
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　夏四月趙
王倫孫秀將討賈后告右衛佽飛督閭和和從之
期以癸巳丙夜一籌以鼓聲為應癸巳秀使司馬
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
使雅以告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猶為是言邪
不顧而出及期倫矯詔敕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
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
命事畢賜爵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眾皆從之又
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
百人排閤而入華林令駱休為內應迎帝幸東堂

以詔召賈謐於殿前將誅之謐走入西鍾下呼曰
阿后救我就斬之賈后見齊王冏驚曰卿何爲來
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
閤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矣是
時梁王肜亦預其謀后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
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不然遂廢后
爲庶人幽之於建始殿收趙粲賈午等付暴室考
竟詔尚書收捕賈氏親黨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
郎八坐皆夜入殿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
奏請手詔倫等斬之以徇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
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系解結等於

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
卿爲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
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
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解結女適裴氏
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
我何以活爲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制女不從
死甲午倫坐端門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
金墉誅劉振董猛孫慮程據等司徒王戎及內外
官坐張裴親黨黜免者甚衆閻纘撫張華尸慟哭
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於是趙王
倫稱詔赦天下自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相

國侍中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府兵萬人以其世
子散騎常侍荂領冗從僕射子馥爲前將軍封濟
陽王虔爲黃門郎封汝陰王詡爲散騎侍郎封霸
城侯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
數千人百官總已以聽於倫倫素庸愚復受制於
孫秀秀爲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
求於倫詔追復故太子遹位號使尚書和郁帥東
宮官屬迎太子喪於許昌追封遹子虨爲南陽王封
虨弟臧爲臨淮王尚爲襄陽王有司奏尚書令王
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身從
之相國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前平

陽太守李重滎陽太守荀組爲左右長史東平王
楙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尚書郎陽平束皙爲記
室淮南王文學荀崧殿中郎陸機爲參軍組勗之
子崧彧之玄孫也李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
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　太子
遹之廢也將立淮南王允爲太弟議者不合會趙
王倫廢賈后乃以允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領中護軍　己亥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齎金
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　五月己巳詔立臨淮
王臧爲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太子官屬即轉
爲太孫官屬相國倫行太孫太傅　己卯謚故太

子曰愍懷六月壬寅葬于顯平陵　中護軍淮南王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相國倫及孫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憚之秋八月轉允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劉機逼允收其官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允視詔乃秀手書也大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帥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輿閉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精銳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眭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中書令陳淮徽之兄也欲應允言於帝曰宜遣白虎幡以解鬭乃使司馬督護伏胤將騎四百持幡從宮中出侍中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胤乃懷空板出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陣內之下車受詔胤因殺之并殺允子秦王郁漢王迪坐允夷滅者數千人曲赦洛陽初孫秀嘗為小吏事黃門郎潘岳岳屢撻之衛尉石崇之甥

歐陽建素與相國倫有隙崇有愛妾曰綠珠孫秀使求之崇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建奉允為亂收之崇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潘岳母常誚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遂與崇建皆族誅籍沒崇家相國倫收淮南王母弟吳王晏欲殺之光祿大夫傅祗爭之於朝堂衆皆諫止倫倫乃貶晏為賓徒縣王齊王冏以功遷游擊將軍冏意不滿有恨色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出為平東將軍鎮許昌　孫秀議加相國倫九錫百官莫敢異議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周勃霍光其功至大皆不聞有九錫之命也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為張華之黨將殺之孫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林乃止以頌為光祿大夫遂下詔加倫九錫復加其子荂撫軍將軍虔中軍將軍詡為侍中又加孫秀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為二萬人與宿衛同并所隱匿之兵數踰三萬九月改司徒為丞相以梁王肜為之肜固辭不受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憎疾

秀子會爲射聲校尉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
使尚帝女河東公主　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羊
氏赦天下后尚書郎泰山羊玄之之女也外祖平
南將軍樂安孫旂與孫秀善故秀立之拜玄之光
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封興晉侯
永寧元年春正月相國倫與孫秀使牙門趙奉詐
傳宣帝神語云倫宜早入西宮散騎常侍義陽王
威望之孫也素諂事倫倫以威兼侍中使威逼奪
帝璽綬作禪詔又使尚書令滿奮持節奉璽綬禪
位於倫左衛將軍王輿前軍將軍司馬雅等帥甲
士入殿曉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無敢違者張林

等屯守諸門乙丑倫備法駕入宮即帝位赦天下
改元建始帝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倫使張衡
將兵守之丙寅尊帝爲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
廢皇太孫臧爲濮陽王立世子荂爲皇太子封子馥
爲京兆王虔爲廣平王詡爲霸城王皆侍中將兵
以梁王肜爲宰衡何劭爲太宰孫秀爲侍中中書
監票騎將軍儀同三司義陽王威爲中書令張林
爲衛將軍其餘黨與皆爲卿將超階越次不可勝
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
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初平南將軍孫旂之子弼
弟子髦輔琰皆附會孫秀與之合族旬月間致位

通顯及倫稱帝四子皆爲將軍封郡侯以旂爲車
騎將軍開府旂以弼等受倫官爵過差必爲家禍
遣幼子回責之弼等不從旂不能制慟哭而已
癸酉殺濮陽哀王臧孫秀專執朝政倫所出詔令
秀輒改更與奪自書青紙爲詔或朝行夕改百官
轉易如流張林素與秀不相能且怨不得開府潛
與太子荂牋言秀專權不合衆心而功臣皆小人
撓亂朝廷可悉誅之荂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
倫收林殺之夷其三族秀以齊王冏成都王穎河
間王顒各擁彊兵據方面惡之乃盡用其親黨爲
三王參佐加冏鎮東大將軍穎征北大將軍皆開

府儀同三司以寵安之　三月齊王冏謀討趙王
倫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及南中
郎將新野公歆移檄征鎮州郡縣國稱逆臣孫秀
迷誤趙王當共誅討有不從命者誅及三族使者
至鄴成都王穎召鄴令盧志謀之志曰趙王篡逆
人神共憤殿下收英俊以從人望杖大順以討之
百姓必不召自至攘臂爭進蔑不克矣穎從之以
志爲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志毓之孫也穎以兗
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爲
前鋒遠近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超苞之孫也
常山王乂在其國與太原內史劉暾各帥衆爲穎

後繼新野公歆得冏檄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彊齊疎而弱公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疎彊弱之有歆乃從冏前安西參軍夏侯奭在始平合衆數千人以應冏遣使邀河間王顒顒用長史隴西李含謀遣振武將軍河間張方討擒奭及其黨斬之冏檄至顒執冏使送於倫遣張方將兵助倫方至華陰顒聞二王兵盛復召方還更附二王冏檄至揚州州人皆欲應冏刺史郗隆慮之玄孫也以兄子鑒及諸子悉在洛陽疑未決悉召僚吏謀之主簿淮南趙誘前秀才虞潭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疾今義兵四起其敗必矣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遣將將兵會之中策也量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也隆退密與別駕顧彥謀之彥曰誘等下策乃上計也治中留寶主簿張褒西曹留承聞之請見曰不審明使君今當何趣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久今上取之不平齊王順時舉事成敗可見使君不早發兵應之狐疑遷延變難將生此州豈可保也隆不應潭翻之孫也隆停檄六日不下將士憤怨參軍王邃鎮石頭將士爭往歸之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能止

將士遂奉邃攻隆隆父子及顧彥皆死傳首於冏安南將軍監沔北諸軍事孟觀以爲紫宮帝坐無他變倫必不敗乃爲之固守倫秀聞三王兵起大懼詐爲冏表曰不知何賊猝見攻圍臣懦弱不能自固乞中軍見救庶得歸死以其表宣示內外遣上軍將軍孫輔折衝將軍李嚴帥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將軍張泓左軍將軍蔡璜前軍將軍閭和帥兵九千自堮阪關出鎮軍將軍司馬雅揚威將軍莫原帥兵八千自成皐關出以拒冏遣孫秀子會督將軍士猗許超帥宿衛兵三萬以拒穎召東平王楙爲衛將軍都督諸軍又遣京兆王馥廣平王虔帥兵八千爲三軍繼援倫秀日夜禱祈厭勝以求福使巫覡選戰日又使人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書述倫祚長久欲以惑衆 閏月張泓等進據陽翟與齊王冏戰屢破之冏軍穎陰夏四月泓乘勝逼之冏遣兵逆戰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曰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矣趙王倫大恐祕之而召其子虔及許超還會泓破冏露布至倫乃復遣之泓等悉帥諸軍濟穎攻冏營冏出兵擊其別將孫髦司馬譚等破之泓等乃退孫秀詐稱已破冏營擒得冏令百官皆賀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爲孫會士猗許

超所敗殺傷萬餘人士衆震駭欲退保朝歌盧志王彦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志有輕我之心我若退縮士氣沮衄不可復用且戰何能無勝負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賞黃橋之功士猗許超與孫會皆持節由是各不相從軍政不一且恃勝輕穎而不設備穎帥諸軍擊之大戰于溴水會等大敗棄軍南走穎乘勝長驅濟河自冏等起兵百官將士皆欲誅倫秀秀懼不敢出中書省及聞河北軍敗憂懣不知所爲孫會許超士猗等至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宮室誅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

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辛酉左衛將軍王輿與尚書廣陵公漼帥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宮三部司馬爲應於內攻孫秀許超士猗於中書省皆斬之遂殺孫奇孫弼及前將軍謝惔等漼伷之子也王輿屯雲龍門召八坐皆入殿中使倫爲詔曰吾爲孫秀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皇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敕將士解兵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太子荂皆還汶陽里第遣甲士數千迎帝于金墉城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羣臣頓首謝罪詔送倫荂等付金墉城廣平王虔自河北還至九曲聞變棄軍

將數十人歸里第癸亥赦天下改元大酺五日分遣使者慰勞三王梁王肜等表趙王倫父子凶逆宜伏誅丁卯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收其子荂馥虔詡皆誅之凡百官爲倫所用者皆斥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是日成都王穎至己巳河間王顒至穎使趙驤石超助齊王討張泓等於陽翟泓等皆降自兵興六十餘日戰鬬死者近十萬人斬張衡閭和孫髦于東市蔡璜自殺五月誅義陽王威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孫旂永饒冶令空桐機斬孟觀皆傳首洛陽夷三族　六月乙卯齊王冏帥衆入洛陽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威震京師

甲戌詔以齊王冏爲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錫入朝不趨劒履上殿河間王顒爲侍中太尉加三錫之禮常山王乂爲撫軍大將軍領左軍進廣陵公漼爵爲王領尚書加侍中進新野公歆爵爲王都督荊州諸軍事加鎮南大將軍齊成都河間三府各置掾屬四十人武號森列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也己卯以梁王肜爲太宰領司徒光祿大夫劉蕃女爲趙世子荂妻故蕃及二子散騎侍郎輿冠軍將軍琨皆爲趙王倫所委任大司馬冏以琨

父子有才望特宥之以與爲中書郎琨爲尚書左丞又以前司徒王戎爲尚書令劉暾爲御史中丞王衍爲河南尹新野王歆將之鎭與冏同乘謁陵因說冏曰成都王至親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爾當奪其兵權常山王乂與成都王穎俱拜陵乂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王宜維正之聞其言者莫不憂懼盧志謂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貳然今齊王欲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從之帝見穎於東堂慰勞之穎拜謝曰此大司馬冏之勳臣無豫焉因表稱冏功德宜委以萬機自陳母疾請歸藩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涍沱惟以太妃疾苦爲憂不及時事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冏辟新興劉殷爲軍諮祭酒洛陽令曹攄爲記室督尚書郎江統陽平太守河内苟晞參軍事吳國張翰爲東曹掾孫惠爲戶曹掾前廷尉正顧榮及順陽王豹爲主簿惠賁之曾孫榮雍之孫也冏以何勗爲中領軍董艾典樞機又封其將佐有功者葛旟路秀衛毅劉眞韓泰皆爲縣公

委以心膂號曰五公成都王穎至鄴詔遣使者就申前命穎受大將軍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皆封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旣久百姓困敝乞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民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斂祭黃橋戰士旌顯其家加常戰士二等又命溫縣瘞趙王倫戰士萬四千餘人皆盧志之謀也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氣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詔復遣使諭穎入輔并使受九錫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故穎終辭不拜初大司馬冏疑中書郎陸機爲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大將軍穎爲之辨理得免死因表爲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爲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及廣陵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　秋七月復封常山王乂爲長沙王　冬十二月封大司馬冏子冰爲樂安王英爲濟陽王超爲淮南王

太安元年大司馬冏欲久專大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清河王覃遐之子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之夏五月癸卯立覃爲皇太子以冏爲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爲司空領中書監　齊武閔王冏旣得志頗驕奢擅權大起府第壞公私

廬舍以百數制與西宮等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萠無由而兆矣又與冏書以為唐虞茅茨夏禹卑宮今大興第舍及為三王立宅豈今日之所急邪冏遜辭謝之然不能從冏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舉不均嬖寵用事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即加考竟南陽處士鄭方上書諫冏曰今大王安不慮危燕樂過度一失也宗室骨肉當無纖介今則不然二失也蠻夷不靜大王謂功業已隆不以為念三失也兵革之後百姓

窮困不聞振救四失也大王與義兵盟約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而今猶有有功未論者五失也冏謝曰非子孤不聞過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彊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崇親推近委重長沙成都二王長揖歸藩則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今乃忘高亢之可危貪權執以受疑雖遨遊高臺之上逍遙

重墉之內愚竊謂危亡之憂過於在潁翟之時也冏不能用惠辭疾去冏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盛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冏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長史葛旟以其廢職白冏徙榮為中書侍郎潁川處士庾袞聞冏朞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王豹致牋於冏曰伏思元康已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者乃事勢使然非皆為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

車之軌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各以方剛彊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冀此求安未見其福也因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為北州伯治鄴冏自為南州伯治宛分河為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冏優令荅之長沙王乂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駞下打殺冏乃奏豹讒內間外坐生猜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冏以河間王顒本

附趙王倫心常恨之梁州刺史安定皇甫商與顒
長史李含不平含被徵爲翊軍校尉時商參冏軍
事夏侯奭兄亦在冏府含心不自安又與冏右司
馬趙驤有隙遂單馬奔顒詐稱受密詔使顒誅冏
因說顒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
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
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爲齊罪而討之必可禽
也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顒從
之是時武帝族弟范陽王虓都督豫州諸軍事顒
上表陳冏罪狀且言勒兵十萬欲與成都王穎新
野王歆范陽王虓共會洛陽請長沙王乂廢冏還

第以穎代冏輔政顒遂舉兵以李含爲都督帥張
方等趨洛陽復遣使邀穎穎將應之盧志諫不聽
十二月丁卯顒表至冏大懼會百官議之曰孤首
唱義兵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今二王信讒作難將
若之何尚書令王戎曰公勳業誠大然賞不及勞
故人懷貳心今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以王就第
委權崇讓庶可求安冏從事中郎葛旟怒曰三臺
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府讒言逆亂當
共誅討柰何虛承偽書遽令公就第乎漢魏以來
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邪議者可斬百官震
悚失色戎偽藥發墮廁得免李含屯陰盤張方帥

兵二萬軍新安檄長沙王乂使討冏冏遣董艾襲
乂乂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
司馬府董艾陳兵宮西縱火燒千秋神武門冏使
人執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乂又稱大司馬謀
反是夕城内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
門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冏衆大敗
大司馬長史趙淵殺何勗因執冏以降冏至殿前
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趣牽出斬於閶闔門外
徇首六軍同黨皆夷三族死者二千餘人囚冏子
超冰英於金墉城廢冏弟北海王寔赦天下改元
李含等聞冏死引兵還長安長沙王乂雖在朝廷

事無巨細皆就鄴諮大將軍穎穎以孫惠爲參軍
陸雲爲右司馬
二年　初李含以長沙王乂微弱必爲齊王冏所
殺因欲以爲冏罪而討之遂廢帝立大將軍穎以
河間王顒爲宰相己得用事既而冏爲乂所殺穎
顒猶守藩不如所謀穎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
冏時猶嫌乂在內不得逞其欲欲去之時皇甫商
復爲乂參軍商兄重爲秦州刺史含說顒曰商爲
乂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早除之可表遷重爲內
職因其過長安執之重知之露檄上尚書發隴上
兵以討含乂以兵方少息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

河南尹舍就徵而重不奉詔顒遣金城太守游楷
隴西太守韓稚等合四郡兵攻之顒密使舍與侍
中馮蓀中書令卞粹謀殺乂皇甫商以告乂收舍
蓀粹殺之驃騎從事琅邪諸葛玫前司徒長史武
邑牽秀皆出奔鄴　河間王顒聞李含等死即起
兵討長沙王乂大將軍穎上表請討張昌許之聞
昌已平因欲與顒共攻乂盧志諫曰公前有大功
而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宜頓軍關外文服入朝
此霸主之事也參軍魏郡邵續曰人之有兄弟如
左右手明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
穎皆不從八月顒穎共表乂論功不平與右僕射

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殺害忠良請誅
玄之商遣乂還國詔曰顒敢舉大兵內向京輦吾
當親帥六軍以誅姦逆其以乂為太尉都督中外
諸軍事以禦之顒以張方為都督將精兵七萬自
函谷東趨洛陽穎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內史陸機
為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
牽秀中護軍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機以
羈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王粹等心皆不服
白沙督孫惠與機親厚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
將謂吾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列軍自
朝歌至河橋鼓聲聞數百里乙丑帝如十三里橋

太尉乂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己巳
帝還軍宣武場庚午舍于石樓九月丁丑屯于河
橋壬子張方襲皇甫商敗之甲申帝軍于芒山丁
亥幸偃師辛卯舍于豆田大將軍穎進屯河南阻
清水為壘癸巳羊玄之憂懼而卒帝旋軍城東丙
申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大掠死
者萬計　石超進逼緱氏冬十月壬寅帝還宮丁
未敗牽秀于東陽門外大將軍穎遣將軍馬咸助
陸機戊申太尉乂奉帝與機戰于建春門乂司馬
王瑚使數千騎繫戟於馬以突咸陳咸軍亂執而
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為之不流

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石超遁去初宦人孟玖
有寵於大將軍穎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左長史
盧志等皆不敢違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
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
領萬人為小督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錄其主者超
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
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
超宣言於眾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
端故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敗
沒玖疑機殺之譖之於穎曰機有貳心於長沙牽
秀素諂事玖將軍王闡郝昌帳下督陽平公師藩

皆玖所引用相與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參軍事王彰諫曰今日之舉强弱異勢庸人猶知必克況機之明達乎但機吳人殿下用之太過北土舊將皆疾之耳穎不從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爲牋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機弟清河内史雲平東祭酒耽及孫拯皆下獄記室江統陳留蔡克穎川棗嵩等上疏以爲陸機淺謀致敗殺之可也至於反逆則衆共知其不然宜先檢校機反狀若有徵驗誅雲等未晚也統等懇請不已穎遲迴者三日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

不聞今果見殺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之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耽夷機三族獄吏考掠孫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寃吏知拯義烈謂拯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知拯不可屈乃令獄吏詐爲拯辭穎既殺機意常悔之及見拯辭大喜謂玖等曰非卿之忠不能窮此姦遂夷拯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寃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

君固言拯寃玖又殺之太尉乂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方遂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退屯十三里橋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爲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乂既戰勝以爲方不足憂聞方壘成十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議以乂穎兄弟可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等往說穎令與乂分陝而居穎不從乂因致書於穎爲陳利害欲與之和解穎復書請斬皇甫商等首則引兵還鄴乂不可穎進兵逼京師張方決千金堨水碓皆涸乃發王公

奴婢手舂給兵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已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公私窮踧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驃騎主簿范陽祖逖言於乂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爲詔與沈使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乂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諸郡多起兵應之沈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趣長安乂又使皇甫商間行齎帝手詔命游楷等罷兵敕皇甫重進軍討顒商行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顒顒捕商殺之

永興元年春正月長沙厲王乂屢與大將軍穎戰

破之前後斬獲六七萬人而乂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爲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癸亥潛與殿中諸將夜收乂送別省甲子越啓帝下詔免乂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既開殿中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劫出乂以拒穎越懼欲殺乂以絕衆心黃門侍郎潘滔曰不可將自有靜之者乃遣人密告張方丙寅方取乂於金墉城至營炙而殺之方軍士亦爲之流涕公卿皆詣鄴謝罪大將軍穎入京師復還鎮于鄴詔以穎爲丞相加東海王越守尚書令穎遣奮武將軍石超等帥兵五萬屯

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穎皆殺之悉代去宿衛兵表盧志爲中書監留鄴參署丞相府事　河間王顒頓軍於鄭爲東軍聲援聞劉沈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逆戰於好時夔兵敗顒懼退入長安急召張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軍中乏食殺人雜牛馬肉食之劉沈渡渭而軍與顒戰顒屢敗沈使安定太守衙博功曹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顒帳下沈兵來遲馮翊太守張輔見其無繼引兵橫擊之殺博及澹沈兵遂敗收餘卒而退張方遣其將敦偉夜擊之沈軍驚潰沈與麾下南走追獲之沈謂顒曰知己

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以違天子之詔量彊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葅醢之戮其甘如薺顒怒鞭之而後腰斬新平太守江夏張光數爲沈畫計顒執而詰之光曰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顒壯之引與歡宴表爲右衛司馬　二月乙酉丞相穎表廢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廢皇太子覃爲清河王　三月河間王顒表請立丞相穎爲太弟戊申詔以穎爲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大赦乘輿服御皆遷于鄴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以顒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前太傅劉寔爲太尉寔以老固讓不拜　太弟穎僭

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衆望司空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眕及長沙王故將上官巳等謀討之秋七月丙申朔陳眕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入殿中戒嚴討穎石超奔鄴戊戌大赦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己亥越奉帝北征以越爲大都督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越檄召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恐穎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帥衆五萬拒戰折衛將軍喬智明勸穎奉迎

乘輿穎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今主上爲羣小所逼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陳昣二弟斥規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己未石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於草中亡六璽石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穎遣盧志迎帝庚申入鄴大赦改元曰建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昣上官巳等奉太子覃守洛陽司空越奔下邳徐

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太弟穎以越兄弟宗室之望下令招之越不應前奮威將軍孫惠上書勸越邀結藩方同獎王室越以惠爲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苟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以晞行兗州刺史　初三王之起兵討趙王倫也安北將軍王浚擁衆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太弟穎欲討之而未能浚心亦欲圖穎穎以右司馬和演爲幽州刺史密使殺浚演與烏桓單于審登謀與浚游薊城南清泉因而圖之會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審登以爲浚得天助乃以演謀告浚浚與審登密嚴兵約并州刺

史東嬴公騰共圍演殺之自領幽州營兵騰越之弟也太弟穎稱詔徵浚浚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朱及東嬴公騰同起兵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及石超擊之　太弟穎怨東安王繇前議八月戊辰收繇殺之初繇兄琅邪恭王覲薨子睿嗣睿沈敏有度量爲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導敦之從父弟也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諸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

丞相從事中郎王澄發孟玖姦利事勸太弟穎誅之穎從之　司空越之討太弟穎也太宰顒遣右將軍馮翊太守張方將兵二萬救之聞帝已入鄴因命方鎭洛陽上官巳與別將苗願拒之大敗而還太子覃夜襲巳願巳願出走方入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下車扶止之復廢覃及羊后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爲冠軍將軍使將兵在鄴以淵子聰爲積弩將軍右賢王宣等謀共立淵爲大單于事見劉淵僭漢王浚東嬴公騰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鎭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果可

發否就能發之鮮卑烏桓未易當也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其鋒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四海之内孰不願爲殿下盡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嬴疏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宫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願殿下撫勉士衆靖以鎮之淵請爲殿下以二部摧東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悦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以聰爲鹿蠡王遣左於陸王

宏帥精騎五千會穎將王粹拒東嬴公騰粹已爲騰所敗宏無及而歸王浚東嬴公騰合兵擊王斌大破之浚以主簿祁弘爲前鋒敗石超於平棘乘勝進軍候騎至鄴鄴中大震百僚犇走士卒分散盧志勸穎奉帝還洛陽時甲士尚有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將發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狐疑未決俄而衆潰穎遂將帳下數十騎與志奉帝御犢車南犇洛陽倉猝上下無齎中黄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之於道中買飯夜則御中黄門布被食以瓦盆至溫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及濟河張方自洛陽遣其子羆帥騎三千

以所乘車奉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迎帝方將拜謁帝下車自止之帝還宫犇散者稍還百官粗備辛巳大赦王浚入鄴士衆暴掠死者甚衆使烏桓羯朱追太弟穎至朝歌不及浚還薊以鮮卑多掠人婦女命有敢挾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　劉淵聞太弟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犇潰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隷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爲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爲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効哉宣

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冬十月帝既還洛陽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太弟穎不得復預事豫州都督范陽王虓徐州都督東平王楙等上言穎弗克負荷宜降封一邑特全其命太宰宜委以關右之任自州郡以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咨張方爲國効節而不達變通未即西還宜遣還郡所加方官請悉如舊司徒戎司空越並忠國小心宜幹機事委以朝政王浚有定社稷之勳宜特崇重遂撫幽朔長爲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則陛下垂拱四海自正矣張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殆竭衆情喧喧無復留意議欲奉

帝遷都長安恐帝及公卿不從欲須帝出而刼之
乃請帝謁廟帝不許十一月乙未方引兵入殿以
所乘車迎帝帝馳避後園竹中軍人引帝出逼使
上車帝垂泣從之方於馬上稽首曰今寇賊縱橫
宿衛單少願陛下幸臣壘臣盡死力以備不虞時
羣臣皆逃匿唯中書監盧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
事當一從右將軍帝遂幸方壘令方具車載宮人
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割流蘇武帳為
馬韉魏晉以來蓄積掃地無遺方將焚宗廟宮室
以絕人返顧之心盧志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
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乃止帝停方壘三

日方擁帝及太弟穎豫章王熾等趨長安王戎出
奔郟太宰顒帥官屬步騎三萬迎于霸上顒前拜
謁帝下車止之帝入長安以征西府為宮唯尚書
僕射荀藩司隸劉暾河南尹周馥等在洛陽為留
臺承制行事號東西臺藩勗之子也丙午留臺大
赦改元復為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　十二月丁
亥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為皇
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
晏材質庸下熾沖素好學故太宰顒立之詔以司
空越為太傅與顒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又以
光祿大夫王衍為尚書左僕射高密王略為鎮南

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鎮洛陽東中郎將模為寧北
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鎮鄴百官各還本職令州
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大赦
改元略模皆越之弟也王浚既去鄴越使模鎮之
顒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解之冀獲
少安越辭太傅不受又詔以太宰顒都督中外諸
軍事張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
二年夏四月張方廢羊后　游楷等攻皇甫重累
年不能克重遣其養子昌求救於外昌詣司空越
越以太宰顒新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
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

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猝百官初皆
從之俄知其詐相與誅昌顒請遣御史宣詔喻重
令降重不奉詔先是城中不知長沙厲王及皇甫
商已死重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
騶人曰已為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人於是
城中知無外救共殺重以降顒以馮翊太守張輔
為秦州刺史　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
勸司空越起兵討之秋七月越傳檄山東征鎮州
郡云欲糾帥義旅奉迎天子還復舊都東平王楙
聞之懼長史王脩說楙曰東海宗室重望今興義
兵公宜舉徐州以授之則免於難且有克讓之美

矣楙從之越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楙自爲兗州
刺史詔即遣使者劉虔授之是時越兄弟並據方
任於是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爲盟主越輒
選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成都王穎既廢河
北人多憐之穎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於
趙魏衆至數萬初上黨武鄉羯人石勒有膽力善
騎射并州大饑建威將軍閻粹說東嬴公騰執諸
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爲茌平人師懽
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勒乃與牧
帥汲桑結壯士爲羣盜及公師藩起桑與勒帥數
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藩攻陷郡

縣殺二千石長史轉前攻鄴平昌公模甚懼[illegible]
王虓遣其將苟晞救鄴與廣平太守譙國丁紹共
擊藩走之○八月司空越以琅琊王睿爲平東將
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睿請王導爲司馬委
以軍事越帥甲卒三萬西屯蕭縣范陽王虓自許
屯于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爲冀州刺史
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
拒之虓以劉琨爲司馬越以劉藩爲淮北護軍劉
輿爲潁川太守喬上尚書列輿兄弟罪惡因引兵
攻許遣其長子祐將兵拒越於蕭縣之靈壁越兵
不能進東平王楙在兗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

范陽王虓遣苟晞還兗州徙楙都督青州楙不受
命背山東諸侯與劉喬合　太宰顒聞山東兵起
甚懼以公師藩爲成都王穎起兵壬午表穎爲鎮
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以盧志爲
魏郡太守隨穎鎮鄴欲以撫安之又遣建武將軍
呂朗屯洛陽顒發詔令東海王越等各就國越等
不從會得劉喬上事冬十月丙子下詔稱劉輿迫
脅范陽王虓造構凶逆其令鎮南大將軍劉弘平
南將軍彭城王釋征東大將軍劉準各勒所統與
劉喬并力以張方爲大都督統精卒十萬與呂朗
共會許昌誅輿兄弟釋宣帝弟子穆王權之孫也

丁丑顒使成都王穎領將軍樓褒等前車騎將軍
石超領北中郎將王闡等據河橋爲劉喬繼援進
喬鎮東將軍假節劉弘遺喬及司空越書欲使之
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
戈紛亂猜禍鋒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于宗子
今夕爲忠明旦爲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
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今邊陲無
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
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剥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
猛虎交鬬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
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

被詔書擅■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太宰顒方拒
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其言喬乘虛襲許破之劉琨
將兵救許不及遂與兄輿及范陽王虓俱奔河北
琨父母爲喬所執劉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乃
遣參軍劉盤爲督護帥諸軍受司空越節度
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被檄自稱平西將軍復立
羊后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羊后太宰顒矯
詔以羊后屢爲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
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暾等上奏固執以爲
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無緣得與
姦人搆亂衆無愚智皆謂其冤今殺一枯窮之人

而令天下傷慘何益於治顒怒遣呂朗收暾暾奔
青州依高密王略然羊后亦以是得免　十二月
呂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洛陽　劉琨說
冀州刺史太原溫羨使讓位於范陽王虓虓領冀
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浚以突騎資之擊王
闡於河上殺之琨遂與虓引兵濟河斬石超於滎
陽劉喬自考城引退虓遣琨及督護田徽東擊東
平王楙於廩丘楙走還國琨徽引兵東迎越擊劉
祐於譙祐敗死喬衆遂潰喬奔平氏司空越進屯
陽武王浚遣其將祁弘帥突騎鮮卑烏桓爲越先
驅

光熙元年　初太弟中庶子蘭陵繆播有寵於司
空越播從弟右衞率胤太宰顒前妃之弟也越之
起兵遣播胤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洛約與顒分
陝爲伯顒素信重播兄弟即欲從之張方自以罪
重恐爲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
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於人顒乃
止及劉喬敗顒懼欲罷兵與山東和解恐張方不
從猶豫未決方素與長安富人郅輔親善以爲帳
下督顒參軍河間畢垣嘗爲方所侮因說顒曰張
方久屯霸上聞山東兵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
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繆播繆胤復說顒宜急斬

方以謝山東可不勞而定顒使人召輔垣迎說輔
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
驚曰實不聞方反爲之柰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
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入顒問之曰張方反卿知
之乎輔曰爾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顒於是
使輔送書於方因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
閤者不疑方火下發函輔斬其頭還報顒以輔爲
安定太守送方頭於司空越以請和越不許宋胄
襲河橋樓褒西走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會
宋胄逼洛陽成都王穎西奔長安至華陰聞顒已
與山東和親留不敢進呂朗屯滎陽劉琨以張方

首示之遂降甲子司空越遣祁弘宋胄司馬纂帥
鮮卑西迎車駕以周馥爲司隸校尉假節都督諸
軍屯澠池　夏四月己巳司空越引兵屯溫初太
宰顒以爲張方死東方兵必可解旣而東方兵聞
方死爭入關顒悔之乃斬郅輔遣弘農太守彭隨
北地太守刁默將兵拒祁弘等於湖五月壬辰弘
等擊隨默大破之遂西入關又敗顒將馬瞻郭偉
於霸水顒單馬逃入太白山弘等入長安所部鮮
卑大掠殺二萬餘人百官犇散入山中拾橡實食
之己亥弘等奉帝乘牛車東還以太弟太保梁柳
爲鎭西將軍守關中六月丙辰朔帝至洛陽復羊

后辛未大赦改元　馬瞻等入長安殺梁柳與始
平太守梁邁共迎太宰顒於南山弘農太守裴廙
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兵擊顒斬馬
瞻梁邁疋詡之曾孫也司空越遣督護麋晃將兵
擊顒至鄭顒使平北將軍牽秀屯馮翊顒長史楊
騰詐稱顒命使秀罷兵騰遂殺秀關中皆服於越
顒保城而已　八月以司空越爲太傅錄尚書事
范陽王虓爲司空鎭鄴平昌公模爲鎭東大將軍
鎭許昌王浚爲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
事領幽州刺史越以吏部郎潁川庾敳爲軍諮祭
酒前太弟中庶子胡毋輔之爲從事中郎黃門侍

郎河南郭象爲主簿鴻臚丞阮脩爲行參軍謝鯤
爲掾輔之薦樂安光逸於越越亦辟之敳等皆尚
虛玄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敳殖貨無厭象薄
行好招權越皆以其名重於世故辟之　祁弘之
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關犇新野會新城元公劉
弘卒司馬郭勱作亂欲迎穎爲主治中順陽郭舒
奉弘子璠以討勱斬之詔南中郎將劉陶收穎穎
北渡河犇朝歌收故將士得數百人欲赴公師藩
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之送鄴范陽王虓不忍殺
而幽之公師藩自白馬南渡河兗州刺史苟晞討
斬之　進東嬴公騰爵爲東燕王平昌公模爲南

陽王　冬十月范陽王虓薨長史劉輿以成都王穎
素爲鄴人所附祕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
賜穎死并殺其二子穎官屬先皆逃散惟盧志隨
從至死不怠收而殯之太傅越召志爲軍諮祭酒
越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汙人及至越疏
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
皆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
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以爲左長史
軍國之務悉以委之輿說越遣其弟琨鎭并州以
爲北面之重越表琨爲并州刺史以東燕王騰爲
車騎將軍都督鄴城諸軍事鎭鄴　十一月己巳

夜帝食餅中毒庚午崩于顯陽殿羊后自以於
太弟熾爲嫂恐不得爲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
中華混諫曰太弟在東宮已久民望素定今日
寧可易乎即露板馳告太傅越召太弟入宮后
已召覃至尚書閤疑變託疾而返癸酉太弟即
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宮追尊
母王才人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爲皇后懷帝始
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羣官論衆
務考經籍黄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
之世矣　十二月太傅越以詔書徵河閒王顒
爲司徒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其將梁臣邀之

於新安車上扼殺之并殺其三子　劉琨至上
黨東燕王騰即自井陘東下時并州饑饉數爲胡
寇所掠郡縣莫能自保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
祁濟李惲薄盛等及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
冀州號爲乞活所餘之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
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鬭而前至
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
集
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東萊王彌寇青徐二州自稱
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太傅越以公車令東
萊鞠羨爲本郡太守以討彌彌擊殺之　三月詔

追復楊太后尊號丁卯改葬之諡曰武悼　庚午
立清河王覃弟豫章王詮爲皇太子辛未大赦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藩庚
辰越出鎮許昌　以高密王略爲征南大將軍都
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南陽王模爲征西大將軍
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東燕王騰爲
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仍鎮鄴　公師藩
既死汲桑逃還苑中更聚衆劫掠郡縣自稱大將
軍聲言爲成都王報仇以石勒爲前驅所嚮輒克
署勒掃虜將軍遂進攻鄴時鄴中府庫空竭而新
蔡武哀王騰資用甚饒騰性吝嗇無所振惠臨急

乃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爲用夏
五月桑大破魏郡太守馮嵩長驅入鄴騰輕騎出
犇爲桑將李豐所殺桑出成都王穎棺載之車中
每事啓而後行遂燒鄴宮火旬日不滅殺士民萬
餘人大掠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兖州太傅越大懼
使苟晞及將軍王讚等討之　石勒與苟晞等相
持於平原陽平閒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
秋七月己酉朔太傅越屯官渡爲晞聲援　己未
以琅邪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
假節鎮建業　八月己卯朔苟晞擊汲桑於東武
陽大破之桑退保清淵　九月戊申琅邪王睿至

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轝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爲吳國内史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爲軍祭酒卞壼爲從事中郎周玘爲倉曹屬琅邪劉超爲舍人張闓及會國孔衍爲參軍壼粹之子闓昭之曾孫也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

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爲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絶　苟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與石勒收餘衆將奔漢冀州刺史丁紹邀之於赤橋又破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太傅越還許昌加苟晞撫軍將軍都督青兖諸軍事丁紹寧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皆假節　胡部大張𠢑督馮莫突等擁衆數千壁于上黨石勒往從之因說𠢑督等曰劉單于舉兵擊晉部大拒而不從自度終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然則安可不早有所屬今部落皆已受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𠢑督等以爲然冬十月𠢑督等隨勒單騎歸漢漢王淵署𠢑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烏桓張伏利度有衆二千壁于樂平淵屢招不能致勒僞獲罪於淵往奔伏利度伏利度喜結爲兄弟使勒帥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己乃因會執伏利度謂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誰堪爲主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帥其衆歸漢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衆配之

十一月甲寅以尚書右僕射和郁爲征北將軍鎮鄴乙亥以王衍爲司徒　十二月戊寅乞活田

甄田蘭薄盛等起兵爲新蔡王騰復讐斬汲桑于樂陵棄成都王穎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葬之前北軍中候呂雍度支校尉陳顔等謀立清河王覃爲太子事覺太傅越矯詔囚覃於金墉城　初太傅越與苟晞親善引升堂結爲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兖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也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兖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爲之於未亂者也越以爲然癸卯越自爲丞相領兖州牧都督兖豫司冀幽并諸軍事以晞爲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

諸軍事領青州刺史封東平郡公越晞由是有隙

初陽平劉靈少貧賤力制奔牛走及奔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靈撫膺歎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將軍寇掠趙魏會王彌爲苟純所敗靈亦爲王讚所敗遂俱遣使降漢漢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封東萊公以靈爲平北將軍純晞之弟也

二年春正月漢王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　二月辛卯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三月太傅越自許昌徙鎮鄄城　王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

掠青徐兗豫四州所過攻陷郡縣多殺守令有衆數萬苟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夏四月丁亥彌入許昌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衛京師涼州刺史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將兵衛京師五月彌入自轘轅敗官軍于伊北京師大震宮城門晝閉壬戌彌至洛陽屯于津陽門詔以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甲子衍與王斌等出戰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乙丑彌燒建春門而東衍遣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于七里澗又敗之彌走渡河與王桑自軹關如平陽漢王淵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令曰孤親行將軍之館拂席洗爵敬

待將軍及至拜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以桑爲散騎侍郎　北宮純等與漢劉聰戰於河東敗之

秋七月甲辰漢王淵寇平陽太守宋抽棄郡走河東太守路述戰死淵徙都蒲子上郡鮮卑陸逐延氏酋單徵並降於漢　八月丁亥太傅越自鄄城徙屯濮陽未幾又徙屯滎陽　九月漢王彌石勒寇鄴和郁棄城走詔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以拒彌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以拒勒平北將軍曹武屯大陽以備蒲子憲楷之子也　石勒劉靈帥衆三萬寇魏郡汲郡頓丘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其強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己酉勒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

臺殺之

三年春正月辛丑朔熒惑犯紫微漢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漢王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

三月丁巳太傅越自滎陽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誅帝之爲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親善及即位以播爲中書監繆胤爲太僕卿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越疑朝臣貳於己劉輿潘

滔勸越悉誅播等越乃誣播等欲爲亂乙丑遣平東將軍王秉帥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

臣光曰何曾譏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爲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爲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爲

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丁卯詔以王衍爲太尉太傅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更使右衛將軍何倫左衛將軍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　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具陳洛陽孤弱勸漢主淵攻之淵以誕爲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爲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爲平虜將軍　夏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以趙郡張賓爲謀主刁膺爲股肱夔安孔萇支雄桃豹逯明爲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爲軍功曹動靜咨之　漢主淵以王彌爲侍中都督青徐兗豫荆楊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肅韓述救之聰敗

述於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我雖有數萬之衆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爲固以量形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衆邪融退曰彼善用兵曠闇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踰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漢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　秋八月漢主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爲聰所敗聰長驅至宜陽自恃驟勝怠不

設備九月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
而還　冬十月漢主淵復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
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大司空鴈門剛
穆公呼延翼帥步卒繼之丙辰聰等至宜陽朝廷
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屯西明門
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
將軍呼延顥壬戌聰南屯洛水乙丑呼延翼爲其
下所殺其衆自大陽潰歸淵敕聰等還師聰表稱
晉兵微弱不可以翼顥死故還師固請留攻洛陽
淵許之太傅越嬰城自守戊寅聰親祈嵩山留平
晉將軍安陽哀王厲冠軍將軍呼延朗督攝留軍

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斬之厲赴水死
王彌謂聰曰今軍既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車在
陝糧食不支數日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裹糧
發卒更爲後舉下官亦收兵穀待命於兗豫不亦
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還宣于脩之言於淵曰歲
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
乃召聰等還　十一月甲申漢楚王聰始安王曜
歸于平陽王彌南出轘轅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
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爲居民所苦皆燒城邑
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　石勒寇信都殺冀州刺
史王斌王浚自領冀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

將裴憲將兵討勒勒引兵還拒之魏郡太守劉矩
以郡降勒勒至黎陽裴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
倉垣　十二月漢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
軍東徇青州

四年春正月漢鎮東大將軍石勒濟河拔白馬王
彌以三萬衆會之共寇徐豫兗州二月勒襲鄄城
殺兗州刺史袁孚遂拔倉垣殺王堪復北濟河攻
冀州諸郡民從之者九萬餘口　秋七月漢楚王
聰始安王曜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固圍河内太
守裴整于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懷勒與平北大
將軍王桑逆擊抽殺之河内人執整以降漢主淵

以整爲尚書左丞河内督將郭默收整餘衆自爲
塢主劉琨以默爲河内太守　己卯漢主淵卒
九月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
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
蕤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王如遂潛結壯士
夜襲二軍破之於是馮翊嚴嶷京兆侯脫各聚衆
攻城鎮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
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于漢　冬十月漢河内
王粲始安王曜及王彌帥衆四萬寇洛陽石勒帥
騎二萬會粲于大陽敗監軍裴邈于澠池遂長驅
入洛川粲出轘轅掠梁陳汝潁間勒出成皋關壬

寅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所敗退屯文石
津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
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鎭今日
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旣而卒無至者征南將軍山
簡遣督護王萬將兵入援軍于涅陽爲王如所敗
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荆州刺史
王澄自將欲援京師至沶口聞簡敗衆散而還朝
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
衆心山簡爲嚴嶷所逼自襄陽徙屯夏口　石勒
引兵濟河將趣南陽王如侯脫嚴嶷等聞之遣衆
一萬屯襄城以拒勒勒擊之盡俘其衆進屯宛北

是時侯脫據宛王如據穰如素與脫不協遣使重
賂勒結爲兄弟說勒使攻脫勒攻宛克之嚴嶷引
兵救宛不及而降勒斬脫囚嶷送于平陽盡并其
衆遂南寇襄陽攻拔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還趣襄
城王如遣弟璃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　太
傅越旣殺王延等大失衆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
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鎭集兗豫帝曰今
胡虜侵逼郊畿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
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
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
萬向許昌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惲右

衛將軍何倫守衛京師防察宮省以潘滔爲河南
尹揔留事越表以行臺自隨用太尉衍爲軍司朝
賢素望悉爲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於是宮省
無復守衛荒饉日甚殿內死人交橫盜賊公行府
寺營署並掘塹自守越東屯項以馮嵩爲左司馬
自領豫州牧竟陵王楙白帝遣兵襲何倫不克帝
委罪於楙楙逃竄得免　揚州都督周馥以洛陽
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以馥不先白己而
直上書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令
碩帥兵先進碩詐稱受越密旨襲馥爲馥所敗退
保東城　初帝以王彌石勒侵逼京畿詔苟晞督

帥州郡討之會曹嶷破琅邪北收齊地兵勢甚盛
苟純閉城自守晞還救青州與嶷連戰破之
五年春正月苟晞爲曹嶷所敗棄城奔高平
裴碩求救於琅邪王睿睿渡沔寇江夏拔之使揚
威將軍甘卓等攻周馥於壽春馥衆潰奔項新蔡
王確執之馥憂憤而卒確騰之子　二月石勒
攻新蔡殺新蔡莊王確於南頓進拔許昌殺平東
將軍王康　東海孝獻王越旣與苟晞有隙河南
尹潘滔尚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晞怒表求滔等
首陽言司馬元超爲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
將豈可以不義使之乃移檄諸州自稱功伐陳越

罪狀帝亦惡越專權多違詔命所留將士何倫等
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密賜晞手詔使討之晞數與
帝文書往來越疑之使遊騎於成皐間伺之果獲
晞使及詔書乃下檄罪狀晞以從事中郎楊瑁爲
兗州刺史使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遣騎收
潘滔滔夜遁得免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
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三月丙子薨于項秘不
發喪衆共推衍爲元帥衍不敢當以讓襄陽王範
範亦不受範瑋之子也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
葬東海何倫李惲等聞越薨奉裴妃及世子毗自
洛陽東走城中士民爭隨之帝追貶越爲縣王以

苟晞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荊揚六州諸
軍事　夏四月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
苦縣寧平城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
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襄陽王
範任城王濟武陵莊王澹西河王喜梁懷王禧齊
王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
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
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
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
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
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

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
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
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
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濟宣帝弟子景王
陵之子禧澹之子也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
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何倫
等至洧倉遇勒戰敗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
王皆沒於勒何倫奔下邳李惲奔廣宗裴妃爲人
所掠賣久之渡江初琅邪王睿之鎮建業裴妃意
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沖繼越後五月以太
子太傅傅祗爲司徒尚書令荀藩爲司空加王浚

大司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南陽王模爲
太尉大都督張軌爲車騎大將軍琅邪王睿爲鎮
東大將軍兼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　苟晞
表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十艘宿
衛五百人穀千斛迎帝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
戀資財遂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官流
亡者什八九帝召公卿議將行而衛從不備帝撫
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傅祗出詣河陰治舟
楫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
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度支校尉東郡魏浚帥流民
數百家保河陰之硤石時劫掠得穀麥獻之帝以

爲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　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轘轅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幽於端門

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戊戌曜殺太子詮吳孝王晏竟陵王楙右僕射曹馥尚書閭丘沖河南尹劉默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曜納惠帝羊皇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石勒引兵出轘轅屯許昌光祿大夫劉蕃尚書盧志奔并州丁未漢主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王儁爲光祿大夫珉敳之兄也初始安王曜以王彌不待己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脩營宜白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策

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關前司隸校尉劉暾說彌曰今九州糜沸群雄競逐將軍於漢建不世之功又與始安王相失將何以自容不如東據本州徐觀天下之勢上可以混壹四海下不失鼎峙之業策之上者也彌心然之　司徒傅祗建行臺於河陰司空荀藩在陽城河南尹華薈在成皋汝陰太守平陽李矩爲之立屋輸穀以給之薈歆之曾孫也藩與弟組族子中護軍崧會與弟中領軍恒建行臺於密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爲盟主藩承制以崧爲襄城太守矩爲滎陽太守前冠軍將軍河南褚翜爲梁國内史揚威將軍魏浚屯洛北石梁塢劉

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浚詣荀藩諮謀軍事藩遣李矩同會矩夜赴之矩官屬皆曰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何所疑乎遂往相與結歡而去浚族子該聚衆據一泉塢藩以爲武威將軍豫章王端太子詮之弟也東奔倉垣苟晞帥群官奉以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自倉垣徙屯蒙城撫軍將軍秦王業吳孝王之子荀藩之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南趣許昌前豫州刺史天水閻鼎聚西州流民數千人於密欲還鄉里荀藩以鼎有才而

擁衆用鼎爲豫州刺史以中書令李絙司徒左長
史彭城劉疇鎮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等爲之參
佐顗浚之子也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
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
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
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爲軍諮祭
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壼爲從事中郎江
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頵爲行參軍前太
傅掾庾亮爲西曹掾　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
蒲坂染帥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戰敗遂降於漢

九月河內王粲殺模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
者百無一二聰以始安王曜爲車騎大將軍雍州
牧更封中山王鎮長安以王彌爲大將軍封齊
苟晞驕奢苛暴衆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石勒攻
王讚於陽夏擒之遂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端鎖
晞頸以爲左司馬漢主聰拜勒幽州牧王彌與勒
外相親而內相忌彌聞勒擒苟晞心惡之以書賀
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
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
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
冬十月勒請彌燕于己吾酒酣勒手斬彌而幷其
衆表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

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幷幽二
州諸軍事領幷州刺史以慰其心苟晞王讚潛謀
叛勒勒殺之幷晞弟純勒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
而還屯于葛陂　初南陽王模以從事中郎索綝
爲馮翊太守綝靖之子也模死綝與安夷護軍金
城麴允頻陽令梁肅俱奔安定時安定太守賈疋
與諸氐羌皆送任子於漢綝等遇之於陰密擁還
臨涇與疋謀興復晉室疋從之乃共推疋爲平西
將軍帥衆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
竺恢皆不降於漢聞疋起兵與扶風太守梁綜帥
衆十萬會之綜肅之兄也漢河內王粲在新豐使

其將劉雅趙染攻新平不克索綝救新平大小百
戰雅等敗退中山王曜與疋等戰於黃丘曜衆大
敗疋遂襲漢梁州刺史彭蕩仲殺之麴特等擊破
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於是疋等兵勢大振關西胡
晉翕然響應閻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
令四方河陰令傅暢祗之子也亦以書勸之鼎遂
行荀藩劉疇周顗李述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
塗逃散鼎遣兵追之不及殺李絙等鼎與業自宛
趣武關遇盜於上洛士卒敗散收其餘衆進至藍
田使人告賈疋疋遣兵迎之十二月入于雍城使
梁綜將兵衛之周顗奔琅邪王睿睿以顗爲軍諮

祭酒前騎都尉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
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
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
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顗中
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
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
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陳頵遺王導書曰
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
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
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
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郎法物墜喪

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
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
耳導不能從
六年春正月漢鎮北將軍靳沖平北將軍卜珝寇
并州辛未圍晉陽　二月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
造舟將攻建業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
以鎮東長史紀瞻爲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
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疫死者太半聞晉軍
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於睿求
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
嘯中堅將軍夔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邪

孔萇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
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勒
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疋顧謂張賓曰
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
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
柰何復相臣奉乎去年既殺王彌不當來此今天
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
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經營
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晉之保
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
追躡吾後爲吾不利邪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

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
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責刁膺
曰君既相輔佐當共成大功柰何遽勸孤降此策
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於是黜膺爲將軍擢
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
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爲紀瞻
所敗瞻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
擊退還壽春　漢王聰封帝爲會稽郡公加儀同
三司聰從容謂帝曰卿昔爲豫章王朕與王武子
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贈朕柘弓
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

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 代公猗盧遣兵救晉陽三月乙未漢兵敗走卜珝之卒先奔靳沖擅收珝斬之聰大怒遣使持節斬沖 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八萬餘口奔于平陽秦王業自雍入于長安五月漢主聰貶曜為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聰使河內王粲攻傅祗於三渚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會祗病薨城陷粲遷祗子孫

并其士民二萬餘戶于平陽 石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士卒相食至東燕聞汲郡向冰聚眾數千壁枋頭勒將濟河恐冰邀之張賓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宜遣輕兵間道襲取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秋七月勒使支雄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棘津濟河擊冰大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劉演保三臺以自固臨深牟穆等復帥其眾降於勒諸將欲攻三臺張賓曰演雖弱眾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易猝拔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

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地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賓復言於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塹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宜亟收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此之意勒從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多降運其穀以輸襄國且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為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上黨公 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平陽擊漢琨素

奢豪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於琨琨以為晉陽令潤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為言且勸琨殺之琨不從潤譖盛於琨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己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大喜遣河內王粲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以令狐泥為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山及中山使其將郝詵張喬將兵拒粲且遣使求救於代公猗盧詵喬俱敗死粲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并州別駕郝聿以晉陽降漢八月庚戌琨還救晉陽不及帥左右數十騎奔常山辛亥粲曜入晉陽壬子令狐泥

殺琨父母粲曜送尚書盧志侍中許遐太子右衛
率崔瑋于平陽聰復以曜為車騎大將軍以前將
軍劉豐為并州刺史鎮晉陽九月聰以盧志為太
弟太師崔瑋為太傅許遐為太保高喬令狐泥皆
為武衛將軍　辛巳賈疋等奉秦王業為皇太子
建行臺於長安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大赦以閻
鼎為太子詹事揔攝百揆加賈疋征西大將軍以
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為大司馬命司空荀藩督攝
遠近光禄大夫荀組領司隷校尉行豫州刺史與
藩共保開封　冬十月代公猗盧遣其子六脩及
兄子普根將軍衛雄范班箕澹帥衆數萬為前鋒

以攻晉陽猗盧自帥衆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
數千為之鄉導六脩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
兵敗墜馬中七創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曜不
受曰卿當乘以自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虎泣曰
虎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効命今其時矣且漢室
初基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
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將軍粲鎮北
大將軍豐掠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十一月猗盧
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擒劉豐斬邢延等三千
餘級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
山為之赤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

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已復
州境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
遺琨馬牛羊各千餘疋車百乘而還留其將箕澹
段繁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招集亡散盧諶為劉
粲參軍亡歸琨漢人殺其父志及弟謐詵贈傅虎
幽州刺史　十二月彭天護攻賈疋殺之閻鼎殺
梁綜麴允索綝等攻鼎鼎犇雍為氐所殺
愍帝建興元年春正月丁丑朔漢主聰宴群臣於
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儁等不勝悲
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
二月丁未聰殺珉儁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

害　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
足為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
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矣　夏四月丙午懷
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壬申即皇
帝位大赦改元以衛將軍梁芬為司徒雍州刺史
麴允為尚書左僕射録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綝為
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是時長安城中戶不
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
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索綝為衛將軍領太尉軍
國之事悉以委之　漢中山王曜司隷校尉喬智
明寇長安平西將軍趙染帥衆赴之詔麴允屯黃

白城以拒之　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奔廩丘三臺流民皆降於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久之以石虎代豹鎮鄴　五月壬辰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今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　漢中山王曜屯蒲坂　六月劉琨與代公猗盧會于陘北謀擊漢秋七月琨進據藍谷猗盧遣拓跋普根屯于北屈琨遣監軍韓據自西

河而南將攻西平漢主聰遣大將軍粲等拒琨驃騎將軍易等拒普根蕩晉將軍蘭陽等助守西平琨等聞之引兵還聰使諸軍仍屯所在爲進取之計　帝遣殿中都尉劉蜀詔左丞相睿以時進軍與乘輿會除中原八月癸亥蜀至建康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鎮東長史刁協爲丞相左長史從事中郎彭城劉隗爲司直邵陵內史廣陵戴邈爲軍諮祭酒參軍丹楊張闓爲從事中郎尚書郎潁川鍾雅爲記室參軍譙國桓宣爲舍人豫章熊遠爲主簿會稽孔愉爲掾劉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睿特親愛之　九月漢中山王曜趙

粲攻麴允于黃白城允累戰皆敗詔以索綝爲征東大將軍將兵助允　冬十月漢趙粲謂中山王曜曰麴允帥大衆在外長安空虛可襲也曜使粲帥精騎五千襲長安庚寅夜入外城帝奔射鴈樓粲焚龍尾及諸營殺掠千餘人辛卯旦退屯逍遙園壬辰將軍麴鑒自阿城帥衆五千救長安癸巳粲引還鑒追之與曜遇於零武鑒兵大敗　漢中山王曜恃勝而不設備十一月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殺其冠軍將軍喬智明曜引歸平陽

二年夏五月漢中山王曜趙粲寇長安六月曜屯渭汭粲屯新豐索綝將兵出拒之粲有輕綝之色

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彊弱不敢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粲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汙吾馬蹄刀刃邪晨帥輕騎數百逆之曰要當獲綝而後食綝與戰于城西粲兵敗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愎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忠良以逞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枕席乎詔加索綝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曜粲復與將軍殷凱帥衆數萬向長安麴允逆戰於馮翊允敗收兵夜襲凱營凱敗死曜乃還攻河內太守郭默于懷列三屯圍之默食盡送妻

子爲質請糴於曜糴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沈默妻
子于河而攻之默欲投李矩於新鄭矩使其甥郭
誦迎之兵少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帥鮮卑
五百餘騎詣長安道阻不通還過矩營矩說肇使
擊漢兵漢兵望見鮮卑不戰而走默遂帥衆歸矩
漢主聰召曜還屯蒲阪　秋趙染攻北地麴允拒
之染中弩而死
三年春二月丙子以琅邪王睿爲丞相大都督督
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爲相國荀組爲太尉領豫
州牧劉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辭
司空不受　夏六月漢大司馬曜攻上黨秋八月

癸亥敗劉琨之衆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漢主聰
遣使謂之曰長安未平宜以爲先曜乃還屯蒲阪
九月漢大司馬曜寇北地詔以麴允爲大都督
驃騎將軍以禦之冬十月以索綝爲尚書僕射都
督宫城諸軍事曜進拔馮翊太守梁肅奔萬年曜
轉寇上郡麴允去黄白城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
進帝屢徵兵於丞相保保左右皆曰蝮虵螫手壯
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
中郎裴詵曰今虵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鎮軍
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允欲奉
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

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百官饑乏採稆以
自存
四年秋七月漢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麴昌大都
督麴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繞城縱火煙起蔽天
使反間紿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
追敗允於磻石谷允奔還靈武曜遂取北地允性
仁厚無威斷喜以爵位悅人新平太守竺恢始平
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領征
鎭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
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士卒離怨關中
危亂允告急於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

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　八月漢大司馬曜
逼長安　九月焦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
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屯霸
上皆畏漢兵彊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將兵入援
擊漢大司馬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
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
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以自固内
外斷絶城中饑甚米斗直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太
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太倉
有麴數十餅麴允屑之爲粥以供帝既而亦盡冬
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

耻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索綝潛留敞使其子説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輙相爲戮之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强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甲午宗敞至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東門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

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宗敞奉帝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壬寅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麴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大司馬曜爲假黃鉞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大赦改元麟嘉以麴允忠烈贈車騎將軍諡節愍侯以索綝不忠斬于都市尚書梁允侍中梁濬等及諸郡守皆爲曜所殺華輯犇南山　干寶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於是百

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爲伊周夕成桀跖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

道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以爲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

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
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
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不
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于舅姑有殺戮妾媵父兄
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
之將亡本必先顚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
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
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
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
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
國勢旣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

懼致亂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
得位羈以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
勢旣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復取之矣　十二月
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
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丙寅斬督運令史淳于
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
觀者咸以爲寃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
請免從事中郎周莚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
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
無所問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宋哲奔江東二月辛巳宋

哲至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
機三月琅邪王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
羕及官屬等共上尊號王不許羕等固請不已王
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諸賢見逼不已當歸琅邪
耳呼私奴命駕將歸國羕等乃請依魏晉故事稱
晉王許之辛卯即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立
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
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
有朗儁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丙辰立世子紹
爲王太子封裒爲琅邪王奉恭王後仍以裒都督
青徐兖三州諸軍事鎭廣陵以西陽王羕爲太保

封譙剛王遜之子承爲譙王遜宣帝之弟子也又
以征南大將軍王敦爲大將軍江州牧揚州刺史
王導爲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
尚書事丞相左長史刁協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
周顗爲吏部尚書軍諮祭酒賀循爲中書令右司
馬戴淵王邃爲尚書司直劉隗爲御史中丞行參
軍劉超爲中書舍人參軍事孔愉長兼中書郎自
餘參軍悉拜奉車都尉掾屬拜駙馬都尉行參軍
舍人拜騎都尉王敦辭州牧王導以敦統六州辭
中外都督賀循以老病辭中書令王皆許之以循
爲太常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宦中

朝諳練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夏六月丙寅溫嶠等至建康王導周顗庾亮等皆愛嶠才爭與之交是時太尉豫州牧荀組冀州刺史邵續青州刺史曹嶷寧州刺史王遜東夷校尉崔毖等皆上表勸進王不許　冬十一月漢主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爲患故也今興兵聚衆者皆以子業爲名不如早除之聰曰吾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于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隴西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趙固與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至絳右司隸部民奔之者三萬餘人騎兵將軍劉勳追擊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太子粲帥將軍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爲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滅矣戊戌愍帝遇害於平陽粲遣雅生攻洛陽固奔陽城山

大興元年春三月癸丑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縗

居廬百官請上尊號王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陛下當承大業顧望宗室誰復與讓若光踐大位則神民有所憑依苟爲逆天時違人事大埶一去不可復還今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方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坐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爲之改容奉朝請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梓宮未返舊兵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遑遑宜開延嘉謀訓卒厲京先雪社稷大耻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又坐怨望抵罪嵩顗之弟也丙辰王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三

劉淵據平陽 殺太弟乂附

漢靈帝中平五年春三月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醢落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爲持至尸逐侯單于

六年 初南單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兵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

獻帝興平二年冬十二月南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居于平陽

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南單于呼廚泉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衆爲五部各立其貴人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

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廚泉於鄴分其衆爲五部居幷州境內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子也爲左部帥部族最彊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晉武帝泰始六年 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幷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姓劉氏

咸寧五年 初南單于呼廚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及魏武帝分匈奴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豹子淵幼而儁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鴈門范隆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爲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帝問將

於李憙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爲吾患耳因歔欷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幷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柰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

以淵代爲左部帥

太康十年冬十一月詔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惠帝永熙元年冬十月以劉淵爲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

永興元年　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爲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爲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柰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雜胡聲言助穎實欲叛之　王浚東嬴公騰攻穎淵請歸發五部兵以擊浚騰穎許之淵至左國城宣等上大單于號二旬之閒有衆五萬都于離石　淵聞穎去鄴命劉景等將兵擊鮮卑劉宣等諫而止（事並見西晉之亂）

冬十月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衆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劉宣等請上尊號淵曰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稱漢王於是即漢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樂公禪爲孝懷皇帝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王后以右賢王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爲太尉范隆爲大鴻臚朱紀爲太常上黨崔懿之後部人陳元達皆爲黃門郎族子曜爲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就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元達不荅及淵爲漢王或謂元達曰君其懼乎元達

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過三
二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元達元達事淵屢進
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眉白目
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
偉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
寸射而洞之常自比樂毅及蕭曹時人莫之許也
惟劉聰重之曰永明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
道哉
懷帝永嘉二年冬十月甲戌漢王淵即皇帝位大
赦改元永鳳　十一月以其子和為大將軍聰為
車騎大將軍族子曜為龍驤大將軍　十二月

乙亥漢主淵以大將軍和為大司馬封梁王尚書
令歡樂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后父御史大夫呼延
翼為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親疏悉封郡縣
王異姓以功伐悉封郡縣公侯
三年春正月徙都平陽大赦改元河瑞　五月漢
主淵封子裕為齊王隆為魯王　漢主淵遣楚王
聰等寇洛陽軍失利淵召聰等還（事見西晉之亂）
十二月漢主淵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傅楚王聰為
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為大司空遣都護大將軍曲
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安北將軍趙固平北
將軍王桑東屯內黃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

將軍東徇青州且迎其家淵許之
四年春正月漢主淵立單徵女為皇后梁王和為
皇太子大赦封子乂為北海王以長樂王洋為大
司馬　秋七月庚午漢主淵寢疾辛未以陳留
王歡樂為太宰長樂王洋為太傅江都王延年為
太保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
于臺於平陽西以齊王裕為大司徒魯王隆為尚
書令北海王乂為撫軍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始安
王曜為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尉喬智明為
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光祿大夫劉殷為左僕
射王育為右僕射任顗為吏部尚書朱紀為中書

監護軍馬景領左衛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
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將軍
分典禁兵丁丑淵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
輔政己卯淵卒太子和即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
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終身不遷官侍
中劉乘素惡楚王聰衛尉西昌王銳恥不預顧命
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三王總
彊兵於內大司馬擁十萬衆屯於近郊陛下便為
寄坐耳宜早為之計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巳夜
召安昌王盛安邑王欽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宮在
殯四王未有逆節一旦自相魚肉天下謂陛下何

且大業甫爾陛下勿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伋銑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既死欽懼曰惟陛下命壬午銑帥馬景攻楚王聰于單于臺伋帥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于司徒府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密武衞將軍劉璿攻北海王乂密璿挾乂斬關歸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銑知聰有備驅還與伋乘共攻隆裕伋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聰攻西明門克之銑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銑伋乘梟首通衢羣臣請聰即帝

位聰以北海王乂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乂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羣公正以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家國之事孤何敢辭俟乂年長當以大業歸之遂即位大赦改元光興尊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曰帝太后以乂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呼延氏淵后之從父妹也封其子粲為河內王易為河間王翼為彭城王悝為高平王仍以粲為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石勒為并州刺史封汲郡公九月辛未葬漢主淵于永光陵諡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漢主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其壁閒刺而殺之　漢太后單氏卒漢主聰尊母張氏為皇太后單氏年少美色聰烝焉太弟乂屢以為言單氏慙恚而死乂寵由是漸衰然以單氏故尚未之廢也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業太弟何為者哉陛下百年後粲兄弟必無種矣聰曰然吾當徐思之呼延氏曰事留變生太弟見粲兄弟浸長必有不安之志萬一有小人交搆其閒未必不禍發于今日也聰心然之乂舅光祿大夫單沖泣謂乂曰疏不閒親主上有意於河內王矣殿下何不避之乂曰河瑞之末王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乂乂以主上齒長

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為不可粲兄弟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閒親疏詎幾主上寧有此意乎

愍帝建興二年春正月聰置丞相等七公又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左右選曹尚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亞僕射以其子粲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汝陰王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顗為太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

司空中山王曜為大司馬　十一月漢主聰以
晉王粲為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粲少有儁才自為
宰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愎諫國人始惡之
三年三月雨血於漢東宮延明殿太弟乂惡之以
問太傅崔瑋太保許遐瑋遐說乂曰主上往日以
殿下為太弟者欲以安眾心耳其志在晉王久矣
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今復以晉王為相國羽
儀威重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
營兵以為羽翼事勢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朝
夕且有不測之危不如早為之計今四衛精兵不
減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

四百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二　九

出其營可襲而取餘王並幼固易奪也苟殿下有
意二萬精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
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為異也乂
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瑋遐勸乂謀反漢主聰收
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將軍卜抽將
兵監守東宮禁乂不聽朝會乂憂懼不知所為上
表乞為庶人幷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請以為嗣
抽抑而弗通

四年漢中常侍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猗等皆寵
幸用事漢主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
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粲唯殺生除拜

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白而自以其私意決
之故勳舊或不敘而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千石
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
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第舍踰於諸王子弟
中表為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為民害靳準闔
宗諂事之郭猗與準皆有怨於太弟乂猗謂相國
粲曰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
鍾心柰何欲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
將軍謀因三月上巳大宴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為
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又許衛將軍為大單于
二王處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

四百九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二　十

然二王有一時之利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豈
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
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臣
屢言於主上主上篤於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
之信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殿下儻不信臣言可
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
意許其歸首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
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
二人驚曰無之猗曰茲事已決吾憐卿親舊并見
族耳因歔欷流涕二人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
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

不先啟卿即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見信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伸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其辭若一粲以為信然靳準復說粲曰殿下宜自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言皆云大將軍衞將軍欲奉太弟為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粲曰為之柰何準曰人告太弟為變主上必不信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為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為之謀者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收其賓客與太弟交通

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粲乃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少府陳休左衞將軍卜崇為人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疾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閹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二月漢主聰出臨上秋閣命收陳休卜崇及特進綦毋達太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大司農朱諧並誅之皆宦官所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

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罪陛下不下之有司暴明其狀天下何從知之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河間王易大將軍勃海王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黨毒流海內知休等忠臣為國盡節恐發其姦狀故巧為誣陷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天地賢愚傷懼今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趙魏曹嶷欲王全齊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

以沈等助亂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救之不可及已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羣兒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灑掃閨閤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讎又深恨陛下願以臣等膏鼎鑊則朝廷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聰問沈等於相國粲粲盛稱沈等忠清聰悅封沈等為列侯太宰易又詣闕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三月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為援得盡諫爭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

生乎歸而自殺　九月漢主宴羣臣於光極殿
引見太弟乂乂容貌憔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
亦爲之慟哭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漢相國粲使其黨王平謂
太弟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裹甲以備
非常乂信之命宮臣皆裹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
王沈準以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爲亂已裹甲矣聰
大驚曰寧有是邪王沈等皆曰臣等聞之久矣屢
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使粲以兵圍東宮粲使
準沈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
鐵灼目酋長自誣與乂謀反聰謂沈等曰吾今而

後知卿等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
不用也於是誅東宮官屬及乂素所親厚準沈等
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阬士卒萬五千餘人
夏四月廢乂爲北部王粲尋使準賊殺之乂形
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
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
知吾心邪　秋七月漢主聰立晉王粲爲皇太
子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故大赦
大興元年夏四月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
主聰立以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
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
宗廟沒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四
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帝以趙飛燕爲后使繼
嗣絕滅社稷爲墟此前鑒也自麟嘉以來中宮之
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以
塵汙椒房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
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
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狂言侮慢無
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實於是收鑒等送市皆
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
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
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汝

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
之準謂鑒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滅由
吾也懿曰汝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家
畜養汝輩何得不滅懿之謂準曰汝心如梟鏡必
爲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

慕容據鄴

晉武帝太康二年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
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曰慕容部莫護跋生木延木
延生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
功拜大單于　冬十月涉歸始寇昌黎
三年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涉歸於昌黎斬

獲萬計
四年鮮卑慕容涉歸卒弟刪纂立將殺涉歸子廆
廆亡匿於遼東徐郁家
六年慕容刪為其下所殺部衆復迎涉歸子廆而
立之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廆請討之朝廷弗許
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軍討廆戰于
肥如廆衆大敗自是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扶餘
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廆夷其國城驅萬餘
人而歸
七年夏慕容廆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
帥見人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龕龕遣督

護賈沈將兵送之廆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
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
十年夏四月慕容廆遣使請降五月詔拜廆鮮卑
都督廆謁見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兵
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
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慙深敬異之時
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彊數侵掠廆廆卑辭厚幣以
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廆以遼東
僻遠徙居徒何之青山
惠帝元康四年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太安元年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彊盛遣其弟

屈雲攻慕容廆廆擊其別帥素怒延破之素怒延
恥之復發兵十萬圍廆於棘城廆衆皆懼廆曰素
怒延兵雖多而無法制已在吾算中矣諸君但為
力戰無所憂也遂出擊大破之追奔百里俘斬萬
計遼東孟暉先沒於宇文部帥其衆數千家降於
廆廆以為建威將軍廆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
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案簿書始終無漏以慕
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
懷帝永嘉元年冬十二月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
于拓跋猗盧與廆通好
三年 初遼東太守龐本讎殺東夷校尉李臻詔

以勃海封釋代之釋收斬本
五年 初東夷校尉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
素喜連木丸津託為臻報仇攻陷諸縣殺掠士民
屢敗郡兵連年為寇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請與
連和連津不從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衆廆稟給
遣還願留者即撫存之廆少子鷹揚將軍翰言於
廆曰自古有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
業今連津外以龐本為名內實幸災為亂封使君
已誅本請和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師不振遼
東荒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
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

於我國比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
遂帥眾東擊連津以翰為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
之眾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歸廆者悉以付郡
遼東賴以復存封釋疾病屬其孫奕於廆釋卒廆
召奕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冀州王
簿悛幽州參軍抽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抎抎千
斤犢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廆廆以抽為
長史悛為參軍王浚以妻舅崔毖為東夷校尉
懷帝建興元年　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
浚浚不能存撫又政令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段
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慕容廆政事脩

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
任以河東裴嶷北平陽耽廬江黃泓代郡魯昌為
謀主廣平游邃北海逄羨北平西方虔西河宋奭
及封抽裴開為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岌弟
眞蘭陵繆愷昌黎劉斌及封奕封裕典機要裕抽
之子也裴嶷清方有幹略為昌黎太守兄武為玄
菟太守武卒嶷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廆廆敬禮
之及去厚加資送行及遼西道不通嶷欲還就廆
開曰鄉里在南奈何北行且等為流寓段氏彊慕
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中國喪亂今往
就之是相帥而入虎口也且道遠何由可達若俟

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今欲求託足之地豈可不
慎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
容公脩仁行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今往
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開
乃從之既至廆大喜陽耽清直沈敏為遼西太守
慕容翰破段氏於陽樂獲之廆禮而用之游邃逄
羨宋奭皆嘗為昌黎太守與黃泓俱避地於薊後
歸廆王浚屢以手書召邃兄暢暢欲赴之邃曰彭
祖刑政不脩華戎離叛以邃度之必不能久兄且
盤桓以俟之暢曰彭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
命所在追殺之今手書殷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

卿且亂世宗族宜分以冀遺種邃從之卒與浚俱
沒宋該與平原杜群劉翔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
以為不足託帥諸流寓同歸於廆東夷校尉崔毖
請皇甫岌為長史卑辭說諭終莫能致廆招之岌
與弟眞即時俱至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二郡與
高句麗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統
帥其民千餘家歸廆廆為之置樂浪郡以統為太
守遵參軍事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晉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
為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
昌黎公廆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覆

没天子蒙塵琅邪王承制江東爲四海所係屬明
公雖雄據一方而諸部猶阻兵未服者蓋以官非
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奉詔令
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霸王之資
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
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廆
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大興元年三月帝復遣使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
單于昌黎公廆辭公爵不受廆以游邃爲龍驤長
史劉翔爲主簿命邃創定府朝儀法裴嶷言於廆
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

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
聚宜以漸并取以爲西討之資廆曰君言大非孤
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
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嶷爲長史委以軍
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二年平州刺史崔毖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
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
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
滅廆分其地毖所親勃海高瞻力諫毖不從三國
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爲崔毖所誘欲邀
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

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既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
貳一則疑吾與毖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
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
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
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
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
四十里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白廆曰悉
獨官舉國爲寇彼衆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
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間而
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
并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虞非策之得者

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廆猶疑之遼
東韓壽言於廆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
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掎其無備必破之策也廆
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今不
入城或能爲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
騎襲翰翰知之詐爲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
久爲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
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
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
乘勝徑進遣閒使語廆出兵大戰廆使其子皝與
長史裴嶷將精銳爲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

初不設備聞廆至驚懼悉衆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
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皆惶擾不知所爲
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廆盡俘其衆獲皇帝玉
璽三紐崔毖聞之懼使其兄子燾詣棘城僞賀會
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
廆以示燾臨之以兵燾懼首服廆乃遣燾歸謂毖
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毖與數十騎
棄家奔高句麗其衆悉降於廆廆以其子仁爲征
虜將軍鎮遼東官府市里案堵如故高句麗將如
奴子據于河城廆遣將軍張統掩擊擒之俘其衆
千餘家以崔燾高瞻韓恒石琮歸于棘城待以客

禮恒安平人琮鑒之孫也廆以高瞻爲將軍瞻稱
疾不就廆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
它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清世難翼戴帝
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願柰何以華夷之異介然
疏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略何如耳華夷何足
問乎瞻猶不起廆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與瞻有
隙勸廆除之廆不從瞻以憂卒　宋該勸廆獻捷
江東廆使該爲表裴嶷奉之并所得三璽詣建康
獻之
三年三月裴嶷至建康盛稱慕容廆之威德賢儁
皆爲之用朝廷始重之帝謂嶷曰卿中朝名臣當

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嶷曰臣少蒙國恩
出入省闥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
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驤
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
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
使懈體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
忘公也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嶷拜廆安北將
軍平州刺史
四年十二月以慕容廆爲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
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公單于如故遣謁
者即授印綬聽承制置官司守宰廆於是備置僚

屬以裴嶷游邃爲長史裴開爲司馬韓壽爲別駕
陽耽爲軍諮祭酒崔燾爲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
廆立子皝爲世子作東橫以平原劉讚爲祭酒使
皝與諸生同受業廆得暇亦親臨聽之皝雄毅多
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廆徙慕容翰鎮遼東慕容
仁鎮平郭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成帝咸和六年冬慕容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牋勸
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僚屬宋該等共議以廆立
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別不足以鎮華夷宜表
請進廆官爵參軍韓恒駁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
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

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羣凶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邀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廆不悅出恒爲新昌令於是東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請封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勳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

八年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六月世子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赦繫囚以長史裴開爲軍諮祭酒郎中令高詡爲玄菟太守皝以帶方太守王誕爲左長史誕以遼東太守陽騖爲才而讓之皝從之以誕爲右長史　秋七月慕容皝遣長史勃海王濟等來告喪

九年秋八月王濟還遼東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東公廆又遣謁者徐孟策拜慕容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

咸康元年秋七月慕容皝立子儁爲世子　冬十月王齊南還十二月慕容皝始受朝命

二年秋九月慕容皝遣長史劉斌兼郎中令遼東陽景送徐孟等還建康

三年秋九月鎮軍左長史封弈等勸慕容皝稱燕王皝從之於是備置羣司以封弈爲國相韓壽爲

司馬裴開爲奉常陽騖爲司隸王寓爲太僕李洪爲大理杜羣爲納言令宋該劉瞻石琮爲常伯皇甫眞陽協爲冗騎常侍宋晃平熙張泓爲將軍封裕爲記室監洪臻之孫晃奭之子也　冬十月丁卯皝卽燕王位大赦十一月甲寅追尊武宣公曰武宣王夫人段氏曰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爲王后世子儁爲王太子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

四年十二月燕王皝討段遼事見燕討段遼

五年燕王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冬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來獻捷論功且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共平中原

七年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國內史陽裕等築城於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二月劉翔至建康帝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爲燕王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爲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爲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胄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強敵使石虎畏懼悉徙邊陲之民散居三魏蹙國千里以薊城爲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爲封邑何哉昔漢高祖

不愛王爵於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玩印不忍
授卒用危亡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所事竊惜聖
朝踈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
翔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爲夷狄相攻中國之利
惟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
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嫠
婦猶知恤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侔元凱曾
無憂國之心邪嚮使靡鬲之功不立則少康何以
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則周人皆爲左衽矣慕容鎮
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間
忠臣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 翔留建康歲餘

衆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彧弘曰石虎苞八州
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
無不臣服惟慕容鎮軍翼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
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
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主封爲燕王加以
九錫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振秦隴虎比遣重
使甘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慕容鎮
軍惡其非正却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
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已弘爲
之入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會皝上表稱庾氏兄
弟擅權召亂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又與庾冰書責

其當國秉權不能爲國雪恥冰甚懼以其絶遠非
所能制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乙卯以慕容皝爲使
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
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又以其世子儁爲假節安
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
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劉翔爲代郡太守封臨泉
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
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
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黎民塗炭斯乃
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
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謇諤之言

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
慙詔遣兼大鴻臚郭希持節詣棘城冊命燕王與
翔等偕北公卿餞于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資
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蔓草猶宜
早除況寇讎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
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
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
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秋七
月郭希劉翔等至燕燕王皝以翔爲東夷護軍領
大將軍長史以唐國內史陽裕爲左司馬典書令
李洪爲右司馬中尉鄭林爲軍諸祭酒

八年冬十月燕王皝還都龍城赦其境內

成李據蜀

晉惠帝元康八年　初張魯在漢中賨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魏武帝克漢中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將軍遷于略陽北土號曰巴氐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聞者異之

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中山耿滕為益州刺史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其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厚遇之以為爪牙特等憑恃廞勢專聚衆為盜蜀人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懦弱主[redacted]使還本

居若留之險地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廞聞而惡之州被詔書遣文武千餘人迎滕是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廞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構怨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留少城以觀其變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氐陳西夷行至且當待之不然退保犍為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滕不從是月帥衆入州廞遣兵逆之戰于西門滕敗死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廞請滕喪廞義而許之廞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總總至江陽聞廞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誰敢動者總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已遇廞軍模白總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為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總不聽衆遂自潰總逃草中模著總服格戰廞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總殺之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王官被召無敢不往李庠帥妹壻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他氐符成隗伯等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為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

餘人以斷北道
永寧元年春正月李庠驍勇得衆心趙廞浸忌之
而未言長史蜀郡杜淑張粲說廞曰將軍起兵始
爾而遽遣李庠擁彊兵於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圖之會庠勸廞稱尊號淑粲
因白廞以庠大逆不道引斬之并其子姪十餘人
時李特李流皆將兵在外廞遣人慰撫之曰庠非
所宜言罪應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爲督將
特流怨廞引兵歸綿竹廞牙門將許弇求爲
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手殺淑粲於
廞閤下淑粲左右復殺弇三人皆廞之腹心也廞

由是遂衰廞遣長史犍爲費遠蜀郡太守李苾督
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屯綿竹之石亭李特密
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軍燒之死者什八九
遂進攻成都費遠李苾及軍祭酒張微夜斬關走
文武盡散廞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從者
所殺特入成都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廞罪狀
初梁州刺史羅尚聞趙廞反表廞素非雄才蜀人
不附敗亡可計日而待詔拜尚平西將軍益州刺
史督牙門將王敦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
等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
道奉迎并獻珍玩尚悅以驤爲騎督特流復以牛

酒勞尚於綿竹王敦辛冉說尚曰特等專爲盜賊
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爲後患尚不從冉與特有舊
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三月
尚至成都　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
蜀者又遣御史馮該張昌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
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天水閻
式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馮該尚該
許之朝廷論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弟流奮威
將軍皆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
討廞者將加封賞廣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廞爲己
功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督遣

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爲人傭力聞
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且水潦方盛年穀
未登無以爲行資特復遣閻式詣尚求停至冬辛
冉及犍爲太守李苾以爲不可尚舉別駕蜀郡杜
弢秀才式爲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流民一年
尚用冉苾之謀不從弢乃致秀才板出還家冉性
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
民前因趙廞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設關以奪取
之尚移書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
貨特數爲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
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民移辛冉求自寬

冉大怒遣人分牓通衢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
見之悉取以歸與弟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
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於是
流民大懼歸特者愈衆旬月間過二萬人流亦聚
衆數千人特又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見營柵
衝要謀掩流民歎曰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
矣又知辛冉李苾意不可回乃辭尚還緜竹尚謂
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寬矣式曰明公
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趣之
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
子其行矣式至緜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

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爲變
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從之　冬十月特
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
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
流民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所
虜矣宜爲決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
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
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特安臥不動
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殺田佐曾元張
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
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若之何於是六郡流民

李含等並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
流行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以相鎮統又以兄輔
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進兵攻冉於廣漢
尚遣李苾費遠帥衆救冉畏特不敢進冉出戰屢
敗潰圍奔德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
攻尚於成都尚以書諭閻式式復書曰辛冉傾巧
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帥之材式前爲節下及杜
景文論留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顧之但往日初
至隨穀庸賃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冬熟而終
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刃
以致爲變即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

十月進道今達鄉里何有如此也特以兄輔弟驤
子始蕩雄及李含含子國離任回李攀攀弟恭上
官晶任臧楊褒上官惇等爲將帥閻式李遠等爲
僚佐羅尚素貪殘爲百姓患特與蜀民約法三章
施捨振貧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頻爲
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
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
太安元年夏五月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討李特
軍于梓潼朝廷復以張微爲廣漢太守軍于德陽
羅尚遣督護張龜軍于繁城特使其子鎮軍將軍
蕩等襲博而自將擊龜破之蕩敗博兵於陽沔梓

潼太守張演委城走巴西丞毛植以郡降蕩進攻博於葭萌博走其衆盡降河間王顒更以許雄爲梁州刺史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　秋八月李特攻張微微擊破之遂進攻特營李蕩引兵救之山道險陿蕩力戰而前遂破微兵特欲還涪蕩及司馬王辛諫曰微軍已敗智勇俱竭宜乘銳氣遂禽之特復進攻微殺之生禽微子存以微喪還之特以其將騫碩守德陽李驤軍毗橋羅尚遣軍擊之屢爲驤所敗驤遂進攻成都燒其門李流軍成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攻驤驤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一二許雄數遣軍

攻特不勝特勢益盛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杜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應特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牋降而辭意不遜毅誘而殺之

二年春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羅尚保太城遣使求和於特蜀民相聚爲塢者皆送款於特特遣使就撫之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惇

書曰納降如待敵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爲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爲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尚岱以阜爲前鋒進逼德陽特遣李蕩及蜀郡太守李璜就德陽太守任臧共拒之岱阜軍勢甚盛諸塢皆有貳志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言於羅尚曰李特散衆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使叡夜縋出城宣旨於諸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擊特叡因詣特詐降特問城中虛實叡曰糧儲將盡但餘貨帛耳叡求出省家特許之

遂還報尚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流民大懼李流李蕩李雄收餘衆還保赤祖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孫阜破德陽獲騫碩任臧退屯涪陵三月羅尚遣督護何沖常深等攻李流涪陵民藥紳等亦起兵攻流流與李驤拒深使李蕩李雄拒紳何沖乘虛攻北營氐苻成隗伯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壯營垂破會流等破深紳引兵還與沖等戰大破之成伯帥其黨突出詣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馳馬逐

北中矛而死朝廷遣侍中燕國劉沈假節統羅尚許雄等軍討李流行至長安河間王顒留沈爲軍師遣席薳代之李流以李特李蕩雖死宗岱孫阜將至甚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李驤李雄迭諫不納　夏五月流遣其子世及含子胡爲質於阜軍胡兄離爲梓潼太守聞之自郡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曰爲今計當如是而二翁不從奈何離曰當劫之耳雄大喜乃共說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爲魚肉惟有同心襲阜以取富貴耳衆皆從之雄遂與離襲擊阜軍大破之會宗岱卒於墊江荊州軍遂退流甚慙

四百六三　通鑑節要卷十三　三十五

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六月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陳圖遂取郫城　秋七月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荊州城邑皆空野無煙火流虜掠無所得士衆饑乏唯涪陵千餘家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平西參軍涪陵徐轝說羅尚求爲汶山太守邀結長生與共討流尚不許轝怒出降於流流以轝爲安西將軍轝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流軍由是復振九月李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仁明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流卒衆推李雄爲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雄使武都朴

泰紿羅尚使襲郫城云已爲內應尚使隗伯將兵攻郫泰約舉火爲應李驤伏兵於道泰出長梯於外隗伯兵見火起爭緣梯上驤縱兵擊大破之追奔夜至城下詐稱萬歲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之退保太城隗伯創甚雄生獲之赦不殺李驤攻犍爲斷尚運道獲太守龔恢殺之閏十二月李雄急攻羅尚尚軍無食留牙門張羅守城夜由牛鞞水東走羅開門降雄入成都軍士饑甚乃帥衆就穀於郪掘野芋而食之許雄坐討賊不進徵即罪

四百七　通鑑節要卷十三　三十六

永興元年春正月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荊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存　李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爲蜀人所重欲迎以爲君而臣之長生不可諸將固請雄即尊位　冬十月雄即成都王位大赦改元曰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驤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李離爲太尉李雲爲司徒李璜爲司空李國爲太宰閻式爲尚書令楊褒爲僕射尊母羅氏爲王太后追尊父特爲成都景王雄以李國

李離有智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稱謀
十一月羅尚移屯巴郡遣兵掠蜀中獲李驤妻昝
氏及子壽
光熙元年春三月范長生詣成都成都王雄門迎
執版拜為丞相尊之曰范賢　夏六月成都王
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晏平國號大成追尊父
特曰景皇帝廟號始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范
長生為天地太師復其部曲皆不豫征稅諸將恃
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
百官制度從之

張氏據涼

晉惠帝永寧元年春正月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
為涼州刺史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
故求為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橫鮮卑為寇軌至以
宋配汜瑗為謀主悉討破之威著西土
懷帝永嘉二年春二月涼州刺史張軌病風口不
能言使其子茂攝州事隴西內史晉昌張越涼州
大族欲逐軌而代之與其兄酒泉太守鎮及西平
太守曹祛謀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
請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
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
止鎮祛上疏更請刺史未報遂移檄廢軌以軍司
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軌下教欲避位歸
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閤入言
曰晉室多故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
當鳴鼓誅之遂出戒嚴會軌長子寔自京師還乃
以寔為中督護將兵討鎮遣鎮甥太府主簿令狐
亞先往說鎮為陳利害鎮流涕曰人誤我乃詣寔
歸罪寔南擊曹祛走之朝廷得鎮祛疏以侍中袁
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
軌之被誣南陽王模表請停瑜武威太守張琠亦
上表留軌詔依模所表且命誅曹祛軌於是命寔
帥步騎三萬討祛斬之張越奔鄴涼州乃定　五

月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
有至者軌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絕
四年十一月詔加張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
事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饑
匱軌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匹
六年春三月涼州主簿馬魴說張軌宜命將出師
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
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西中郎
將寔帥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琠帥胡騎二萬絡
繹繼發　秋九月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
州兵張寔宋配等擊破之苞奔桑凶塢

愍帝建興二年二月壬寅以張軌爲太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朝廷以張軌老病拜其子寔爲副刺史　夏五月西平武穆公張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己丑軌薨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　冬十月以張寔爲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

三年冬十月涼州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行璽獻於張寔寮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於長安

四年夏四月張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曰今明公爲政

事無巨細皆自決之或興師發令府朝不知萬一違失謗無所分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三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爲秦州刺史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沖自長安犇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齎詔賜張寔拜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共濟多難淑等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叔父肅爲西海太守聞長安危逼請爲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聞長安不守肅悲憤而卒寔遣太府司馬韓璞撫戎將軍張閬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前驅又遺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騫還軍俄聞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遂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至南安諸羌斷路相持百

餘日糧竭矢盡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閬帥金城兵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氐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

大興元年春三月寔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三年夏六月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衆從受道者千餘人西平元公張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牙門趙卬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

李離有智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
十一月羅尚移屯巴郡遣兵掠蜀中獲李驤妻昝
氏及子壽
光熙元年春三月范長生詣成都成都王雄門迎
執板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　夏六月成都王
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晏平國號大成追尊父
特曰景皇帝廟號始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范
長生爲天地太師復其部曲皆不豫征稅諸將恃
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
百官制度從之

張氏據涼

晉惠帝永寧元年春正月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
爲涼州刺史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
故求爲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橫鮮卑爲寇軌至以
宋配氾瑗爲謀主悉討破之威著西土
懷帝永嘉二年春二月涼州刺史張軌病風口不
能言使其子茂攝州事隴西內史晉昌張越涼州
大族欲逐軌而代之與其兄酒泉太守鎮及西平
太守曹祛謀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
請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
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
止鎮祛上疏更請刺史未報遂移檄廢軌以軍司
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下教欲避位歸
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閤入言
曰晉室多故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
當鳴鼓誅之遂出戒嚴會軌長子寔自京師還乃
以寔爲中督護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
亞先往說鎮爲陳利害鎮流涕曰人誤我乃詣寔
歸罪寔南擊曹祛走之朝廷得鎮祛疏以侍中袁
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
軌之被誣南陽王模表請停瑜武威太守張琠亦
上表留軌詔依模所表且命誅曹祛軌於是命寔
帥步騎三萬討祛斬之張越奔鄴涼州乃定　五

月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
有至者軌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絕
四年十一月詔加張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
事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饑
匱軌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匹
六年春三月涼州主簿馬魴說張軌宜命將出師
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
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趣長安西中郎
將寔帥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琠帥胡騎二萬絡
驛繼發　秋九月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
州兵張寔宋配等擊破之苞奔柔凶塢

之

二年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斂是日薨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氾禕右長史馬謨等使淑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前趙主曜遣使贈茂太宰謚曰成烈王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　冬十二月涼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張駿將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凶狂安忍其亡

可必奈何以饑年大舉盛寒攻城乎駿乃止駿遣參軍王騭聘於趙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

三年春二月張駿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黃龍見嘉泉氾禕等請改年以章休祥駿不許辛晏以枹罕降駿復收河南之地

成帝咸和元年張駿畏趙人之逼是歲徙隴西南安民二千餘家于姑臧又遣使脩好於成以書勸成主雄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思為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至有何已已自是聘使相繼

二年夏五月張駿聞趙兵為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帥眾數萬東會韓璞攻掠趙秦州諸郡趙南陽王胤將兵擊之屯狄道枹罕護軍辛晏告急秋駿使韓璞

辛巖救之璞進度沃干嶺巖欲速戰璞曰夏末以來日星數有變不可輕動且曜與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與胤夾洮相持七十餘日

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曰韓璞之眾十倍於吾吾糧不多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天授我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乃帥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遂前逼璞營璞眾大潰胤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斬首二萬級進據振武河西大駭張閬辛晏帥其眾數萬降趙駿遂失河南之地

三年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理曹郎中索詢諫

曰劉曜雖東征其子胤守長安未易輕也借使小有所獲彼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校禍難之期未可量也駿乃止

五年夏五月張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五屯護軍與趙分境六月趙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九錫駿恥爲之臣不受留毅不遣

七年涼州僚屬勸張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内皆稱之爲王駿立次子重華爲世子

八年　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僞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邪王聖主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司隷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彊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讎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爲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帥衆輔之厚爲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長安之失守也敦煌計吏耿訪自漢中入江東屢上書請遣大使慰

撫涼州朝廷以訪守侍書御史拜張駿鎮西大將軍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至梁州道不通以詔書付賈陵詐爲賈客以達之是歲陵始至涼州駿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

九年春二月丁卯詔遣耿訪王豐齎印綬授張駿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咸康元年　初張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而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張駿嗣位境内漸平駿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稱之以爲賢君駿遣將楊宣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

國焉耆肖子寔之屬皆詣姑臧朝貢駿於姑臧南作五殿官屬皆稱臣駿有兼秦雍之志遣參軍麴護上疏以爲勒雄既死虎期繼逆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

五年九月張駿立辟雍明堂以行禮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

六年春三月張駿遣別駕馬詵入貢于趙表辭蹇傲趙王虎怒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遺晉也河西僻陋不足爲意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兵力分而爲二建康復延數年之命矣

乃止璞苞之曾孫也

穆帝永和元年十二月張駿伐焉耆降之是歲駿分武威等十一郡爲涼州以世子重華爲刺史分興晉等八郡爲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瓘爲刺史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護等三營爲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爲刺史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號皆倣天朝而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於王者

二年夏五月丙戌西平忠成公張駿薨官屬上世子重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嫡母嚴氏爲大王太后母馬氏爲王太后　趙將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涼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沖請降涼州震動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恒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用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

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

三年夏四月趙涼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寧戎校尉張璩從悛言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趙王虎復遣其將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不用教軍士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登城璩督諸將力戰殺二百餘人趙兵乃退璩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以

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二萬餘人
爲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于趙
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帥步騎三萬進
軍臨河艾乘軺車戴白帢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
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
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下
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趙人以爲有伏兵懼不敢進
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
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勳汲魚獲首虜一萬三千
級秋單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石寧復帥衆十二萬
進屯河南劉寧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至于曲

柳張重華使將軍牛旋禦之退守枹罕姑臧大震
重華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別駕從事索遐曰君
者一國之鎭不可輕動乃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
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帥步騎二萬
拒之別將楊康敗劉寧于沙阜寧退屯金城　秋
七月趙王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帥
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擊張重華遂城長
最謝艾建牙誓衆有風吹旌旗東南指索遐曰風
爲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于神鳥王擢
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
破之秋遁歸金城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

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艾
還討叛虜斯骨真等萬餘落皆破平之　九月趙麻
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枹罕
護軍李逵帥衆七千降于趙自河以南氐羌皆附
於趙　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
張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
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
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奕世爲晉忠臣
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爲燕王而主
公纔爲大將何以表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共
勸州主爲涼王人臣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

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
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亦不之非蓋
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
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爲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
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
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
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爲王若帥河
右之衆東平胡羯脩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
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五年秋九月涼州官屬共上張重華爲丞相涼王
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寵臣又喜

博弈頗廢政事御事索振諫曰先王夙夜勤儉以實府庫正以雠耻未雪志平海內故也殿下嗣位之初彊寇侵逼賴重餌之故得戰士死力僅保社稷今蓄積已虛而寇雠尚在豈可輕有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昔漢光武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通沉寃困於囹圄殆非明王之事也熏華謝之

王敦平湘漢

晉懷帝永嘉五年巴蜀流民布在荊湘閒數爲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驤聚衆據樂鄉反南平太守應

詹與醴陵令杜弢共擊破之荊州刺史王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驤驤請降澄僞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爲賞沉八千餘人於江流民益怨忿蜀人杜疇等復反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於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共推爲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

王敦爲揚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 夏四月杜弢攻長沙五月荀眺棄城奔廣州弢追擒之於是弢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吏甚衆

六年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寇掠荊土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爲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 王澄在荊州悅成都內史王機謂爲已亞使之內綜心膂外爲爪牙澄屢爲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弈由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澄自出軍擊杜弢軍于作塘故山簡參軍王沖擁衆迎應詹爲刺史詹以沖無賴棄之還南平沖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將杜蕤守江陵徙治孱陵尋又奔沓中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繫今西

收華容之兵足以擒此小醜柰何自棄遽爲奔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沔口琅邪王睿聞之召澄爲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顗代之澄乃赴召顗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弢別將王眞襲沔陽顗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共擊弢敦進屯豫章爲諸軍繼援王澄過詣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遣壯士搤殺之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毅兄矩皆嘗爲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敦不許

會廣州將溫邵等叛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
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訥遣兵拒之將士皆
機父兄時部曲不戰迎降訥乃避位以州授之
愍帝建興元年胡亢性猜忌殺其驍將數人杜曾
懼潛引王沖之兵使攻亢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
空虛曾因殺亢而并其衆　周顗屯潯水城為杜
弢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弢退保泠口
侃曰弢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弢果
來攻侃使朱伺逆擊大破之弢遁歸長沙周顗出
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王貢告
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乃表侃為荊

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周顗復以為軍諮祭
酒　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
曾為前鋒大都督擊王沖斬之悉降其衆侃召曾
曾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遂與曾反擊侃　冬
十月侃兵大敗僅以身免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
復帥周訪等進擊杜弢大破之敦乃奏復侃官
二年春三月杜弢將王貢襲陶侃於林障侃奔灄
中周訪救侃擊弢兵破之
三年春二月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弢前後數
十戰弢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相睿睿不許弢遺
南平太守應詹書自陳昔與詹共討樂鄉本同休

戚後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儻以舊交之情
為明枉直使得輸誠盟府厠列義徒或北清中原
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詹
為啓呈其書且言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為鄉人
所逼今悔惡歸善宜命使撫納以息江湘之民睿
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赦其反逆之罪以
弢為巴東監軍弢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已弢不
勝憤怒遂殺運復反遣其將杜弘張彦殺臨川內
史謝摛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彦斬之弘奔臨賀
秋八月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
侃遙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

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
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腳侃知可動復遣使
諭之截髮為信貢遂降於侃弢衆潰遁走道死侃
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承
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荊
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
以下寖益驕橫　初朝廷聞張光死以侍中第五
猗為安南將軍監荊梁益寧四州諸軍事荊州刺
史自武關出杜曾迎猗於襄陽為兄子娶猗女遂
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弢乘勝進
擊曾有輕曾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

將令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曾軍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時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陽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許之陶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

藉曾爲外援不從曾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而還　王敦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廙爲荊州刺史荊州將吏鄭攀馬儁等詣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衆情憤惋又以廙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㴭口西迎杜曾廙爲攀等所襲奔于江安杜曾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廙廙督諸軍討曾復爲曾所敗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

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以祕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爲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弘及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

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謀進擊弘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于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敦以杜弘爲將寵任之元帝建武元年鄭攀等相與拒王廙衆心不壹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廙將赴荊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

壘竟陵内史朱伺謂廣曰曾猾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廣性矜厲自用以伺爲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趨揚口廣乃遣伺歸截至壘即爲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儁從曾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開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馬儁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内外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

之乃就王廙於甑山病創而卒戊寅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黄峻與曾戰於女觀湖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威震江沔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鋭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胤將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鋭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

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王廙始得至荆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

大興元年冬十一月詔以王敦爲荆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辭州牧乃聽爲刺史

二年夏四月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儁等執曾以降訪斬之并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時望白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

石勒寇河朔

晉惠帝太安二年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

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又表以遼西郡封務勿塵爲遼西公

懷帝永嘉四年冬十月壬子以劉琨爲平北大將軍王浚爲司空進鮮卑段務勿塵爲大單于

五年秋七月王浚設壇告類立皇太子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鎮以荀藩爲太尉琅邪王睿爲大將軍浚自領尚書令以裴憲及其壻棗嵩爲尚書以田徽爲兖州刺史李惲爲青州刺史　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又遣族人高陽内史希合衆於中山

幽州所統代郡上谷廣寧之民多歸之衆至三萬
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諸軍與遼西公段疾陸眷
共攻希殺之驅略三郡士女而去疾陸眷務勿塵
之子也
六年冬十二月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據苑鄉
受王浚假署石勒遣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
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眷
疾陸眷弟匹磾文鴦從弟末柸部衆五萬攻勒於
襄國疾陸眷屯于渚陽勒遣諸將出戰皆為疾陸
眷所敗疾陸眷大造攻具將攻城勒衆甚懼勒召
將佐謀之曰今城塹未固糧儲不多彼衆我寡外

無救援吾欲悉衆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
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之
種段氏最為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柸
所今聞疾陸眷刻日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鬬連
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
以怯鑿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
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為計破
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為
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
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城
上鼓譟以助其勢萇攻末柸帳不能克而退末柸

逐之入其壘門為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
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疾陸
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勒質末柸遣使求和於疾
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鴦諫曰今以末柸一人之故
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為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
陸眷不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柸三弟為
質而請末柸諸將皆勸勒殺末柸勒曰遼西鮮卑
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讎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
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為浚
用矣乃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于渚
陽結為兄弟疾陸眷引歸王昌等不能獨留亦引

兵還薊勒召末柸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還遼西
末柸在塗日南嚮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
王浚之勢遂衰游綸張豺請降於勒勒攻信都殺
冀州刺史王象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
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
演犇廩丘劉琨復以劉演為兖州刺史鎮廩丘
石勒攻李惲於上白斬之王浚復以薄盛為青州
刺史　王浚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眷
欲與之共擊石勒疾陸眷不至浚怒以重幣賂拓
跋猗盧并檄慕容廆等共討疾陸眷猗盧遣右賢
王六脩將兵會之為疾陸眷所敗　五月石勒使孔

長擊定陵殺田徽薄盛帥所部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爲勒所取漢主聰以勒爲侍中征東大將軍烏桓亦叛王浚潛附於勒　冬十一月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號前勃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摶司空掾高柔切諫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荅浚誣原與羣盜通殺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不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貪橫尤甚北州謠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郎調發殍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監護柳城盛稱慕容廆能接納

士民欲以諷浚浚怒殺之浚始者唯恃鮮卑烏桓以爲彊既而皆叛之加以蝗旱連年兵埶益弱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參佐請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於浚勒以問張賓賓曰浚名爲晉臣實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其欲得將軍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今卑辭厚禮折節事之猶懼不信況爲羊陸之亢敵乎夫謀人而使人覺其情難以得志矣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肇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殿下州鄉

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起兵誅討暴亂者正爲殿下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又遺棗嵩書厚賂之浚以段疾陸眷新叛士民多棄已去聞勒欲附之甚喜謂子春曰石公一時英傑據有趙魏乃欲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曰石將軍才力彊盛誠如聖旨但以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爲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爲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爲而讓於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曆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彊取之必不爲天人之所與故也項

羽雖彊終爲漢有石將軍之比殿下猶陰精之與太陽是以遠覽前事歸身殿下此乃石將軍之明識所以遠過於人也殿下又何怪乎浚大悅封子春肇皆爲列侯遣使報聘以厚幣酬之游綸兄統爲浚司馬鎭范陽遣使私附於勒勒斬其使以送浚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爲忠誠無復疑矣

二年春正月壬辰王子春等及王浚使者至襄國石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

尊號亦僭號于東萬求并 刑牧廣平公勒問浚之
政事於王子春子春曰幽 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
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贍刑政苛酷賦役殷煩忠賢
內離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
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
不足比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眞可擒也浚使者
還薊具言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益驕
怠不復設備 二月石勒纂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
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
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
然爲之柰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

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
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雖有心
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
臣實爲仇敵若脩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
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
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復何疑
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
陽恐泄軍謀故也遣使奉牋送質于劉琨自陳罪
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稱已與猗盧
方議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當
遣六脩南襲平陽除僭僞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

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
也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
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
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
言擊者斬衆不敢復言浚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
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
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旣
入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猶不許勒升其
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之勒召浚妻與之並
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
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强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

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
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此誰之罪也使其將
王洛生以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浚自投于水束
而出之斬于襄國市勒殺浚麾下精兵萬人浚將
佐等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前尚書裴憲從事
中郎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
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
逃其戮乎對曰憲等世仕晉朝荷其榮祿浚雖凶
麤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
不脩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
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綽勗之

孫也勒數朱碩棗嵩等以納賄亂政爲幽州患責
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
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袠鹽米各十餘
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爲從
事中郎綽爲參軍分遣流民各還鄉里勒停薊二
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燕國劉翰行幽州刺史戍
薊置守宰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
國遣使奉王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爲大都督督
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增封十二郡勒
固辭受二郡而已初王浚以邵續爲樂陵太守屯
厭次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以續子乂爲督護浚所

署勃海太守東萊劉胤棄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
功必仗大義君晉之忠臣柰何從賊以自汙乎會
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左丞相睿續從之其人皆
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乂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
而爲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乂續遣劉
胤使江東睿以胤爲參軍以續爲平原太守石勒
遣兵圍續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勒引去
四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劉演于廩丘幽州刺
史段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虎拔廩丘演奔文鴦
軍虎獲演弟啓以歸　冬十一月石勒圍樂平
太守韓據于坫城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拓跋倚

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勒箕澹衛雄諫曰此雖
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其難用不若
且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胡賊之牛羊閉關守險
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
矣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爲前驅琨
屯廣牧爲之聲援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
士馬精彊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
壘以挫其銳必獲萬全勒曰澹兵雖衆遠來疲弊
號令不齊何精彊之有今寇敵垂至何可捨去大
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顧逃潰
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

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
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爲不
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
獲鎧馬萬計澹雄帥騎千餘奔代郡韓據棄城走
并土震駭十二月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石勒
劉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爲段匹磾遣信邀之已未
琨帥衆從飛狐奔薊匹磾見琨甚相親重與之結
婚約爲兄弟勒分徙陽曲樂平民于襄國置守宰
而還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
盟期以翼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長史

右司馬温嶠匹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　秋七月段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柸等會于固安共討石勒末柸說疾陸眷涉復辰曰以父兄而從子弟恥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兵還琨匹磾不能獨留亦還薊

大興元年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段匹磾自薊往奔喪段末柸宣言匹磾之來欲爲簒也匹磾至右北平涉復辰發兵拒之末柸乘虛襲涉復辰殺之幷其子弟黨與自稱單于迎擊匹磾敗之匹磾走還薊　段匹磾之奔

疾陸眷喪也劉琨使其世子羣送之匹磾敗羣爲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謂匹磾曰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乖離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等閉門自守

匹磾攻拔之代郡太守辟閭嵩復與後將軍韓據潛謀襲匹磾事泄匹磾執嵩據及其徒黨悉誅之五月癸丑匹磾稱詔收琨縊殺之幷殺其子姪四人琨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帥琨餘衆奔遼西依段末柸奉劉羣爲主將佐多奔石勒悅林之曾孫也朝廷以匹磾尚强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爲琨舉哀温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盧諶崔悅因末柸使者亦上表爲琨訟冤後數歲乃贈琨太尉侍中謚曰愍於是夷晉以琨死故皆不附匹磾末柸遣其弟攻匹磾匹磾帥其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邀之於鹽山大敗之匹磾復還保薊

末柸自稱幽州刺史

二年夏四月石勒遣石虎擊鮮卑日六延於朔方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段匹磾士卒飢散欲移保上谷代王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奔樂陵依邵續

三年春正月段末柸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請相與共擊末柸續許之遂相與追擊末柸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鴦攻薊後趙王勒知續勢孤遣中山公虎將兵圍厭次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兄

子笠等請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為主勿有貳心匹磾自薊還未至厭次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為虎所遮文鴦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笠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為忠釋而禮之以為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吏部郎劉脩聞續被攻言於帝曰北方藩鎭盡矣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石虎所滅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發兵救之帝不能從聞續已沒乃下詔以續位任授其子緝　六月後趙孔萇攻段匹磾恃勝而不設備段文鴦襲擊大破之

四年春三月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鴦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為民所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失所望誰復為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騎出戰殺後趙兵甚衆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兄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兄同為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為復戰請釋仗文鴦罵曰汝為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我寧鬬死不為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戰不已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執文鴦文鴦力竭被執城內奪氣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兄子緝笠等輿櫬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敬也後趙王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虎即起拜之勒以匹磾為冠軍將軍文鴦為左中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鴦邵續皆為後趙所殺

前趙平秦隴

晉懷帝永嘉元年春三月以南陽王模為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鎭長安

五年　初太傅越以南陽王模不能綏撫關中表徵為司空將軍淳于定說模使不就徵模從之表遣世子保為平西中郎將鎭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納之　秋七月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帥衆降漢漢主聰以染為平西將軍八月聰遣染與安西將軍劉雅帥騎二萬攻模于長安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帥大衆繼之染敗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邽涼州將北宮

純自長安帥其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遣淳于定出戰而敗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於漢趙粲送模於河內王粲九月粲殺模

愍帝建興三年春二月丙子以南陽王保爲相國

南陽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往歸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安將千餘人討叛羌寵待甚厚保將張春疾之譖安云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

元帝大興元年春三月焦嵩陳安舉兵逼上邽相國保遣使告急於張寔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

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其大恥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二年夏四月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以張寔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于漢又降于成上邽大饑士衆困迫張春奉保之南安祁山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之陳安退保緜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逼寔遣其將宋毅救之安乃退　冬十二月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以附晉王保保使其

將楊曼王連據陳倉張顗周庸據陰密松多據草壁秦隴氐羌多應之趙主曜遣諸將攻之不克曜自將擊之

三年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氐曜進拔草壁路松多奔隴城又拔陰密晉王保懼遷于桑城曜還長安以劉雅爲大司徒張春謀奉晉王保奔涼州張寔遣其將陰監將兵迎之聲言翼衛其實拒之　閏三月晉王保將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韜不協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保皆不從　夏五月春次幽保殺之保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保無子張春

立宗室子瞻爲世子稱大將軍保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陳安表於趙主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爲大將軍擊瞻殺之張春奔枹罕安執楊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安以天子禮葬保於上邽諡曰元王

永昌元年春二月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以爲曜已卒大掠而歸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安邀擊獲之謂寔曰劉曜已死子尚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之曰汝受人寵祿而叛之自視智能何如主上吾見汝不日梟首於上邽市何謂大業宜速殺我

安怒殺之以寔長史魯憑爲參軍安遣其弟集帥騎三萬追曜衛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安乃還上邽遣將襲汧城拔之隴上氐羌皆附於安有衆十餘萬自稱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爲相國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上邽市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之慟哭曰賢人民之望也陳安於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能爲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趙趙以武爲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明帝大寧元年夏六月陳安圍趙征西將軍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上邽以救之與貢合擊安大破之安收餘騎八千走保隴城

秋七月趙主曜自將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出戰輒敗右軍將軍劉幹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安留其將楊伯支姜沖兒守隴城自帥精騎突圍出奔陜中曜遣將軍平先等追之安左揮七尺大刀右運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殪五六人遠則左右馳射而走先亦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匿於山中趙兵索之不知所在明日安遣其將石容覘趙兵趙輔威將軍呼延青人獲之拷問安所在容卒不肯言青人殺之雨霽青人尋其迹獲安於澗曲斬之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爲作壯士之歌楊伯支斬姜沖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曜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氐羌皆送任請降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

石勒滅前趙

晉元帝太興元年夏六月漢主聰寢疾徵大司馬曜爲丞相石勒爲大將軍皆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固辭乃以曜爲丞相領雍州牧勒爲大將軍領幽冀二州牧勒辭不受以上洛王景爲太宰

濟南王驥爲大司馬昌國公覬爲太師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癸亥聰卒甲子太子粲卽位尊皇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武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改元漢昌葬聰於宣光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粲多行無禮無復哀戚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宜早圖之粲不從準懼復使二靳氏言之粲乃從

之收其太宰景大司馬驍騎毋弟車騎大將軍呉
王逞太師顗大司徒齊王勱皆殺之朱紀范隆犇
長安八月粲治兵於上林謀討石勒以丞相曜爲
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鎮長安靳準爲大將軍
録尚書事粲常游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
矯詔以從弟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將作
亂謀於王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
準遂勒兵升光極殿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謚曰
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二
陵斬聰屍焚其宗廟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
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爲天子者今

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遣
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因晉之亂
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没輒帥衆扶侍梓宫請以上
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宫漢尚
書北宫純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宫靳康攻滅之準
欲以王延爲左光禄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
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
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殺之相國曜聞亂
自長安赴之石勒帥精鋭五萬以討準據襄陵北
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　冬十月曜至赤
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歸之與太傅朱紀等共

上尊號曜即皇帝位大赦惟靳準一門不在赦例
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太尉范
隆以下悉復本位以石勒爲大司馬大將軍加九
錫增封十郡進爵爲趙公勒進攻準於平陽巴及
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漢主
曜使征北將軍劉雅鎮北將軍劉策屯汾陰與勒
共討準　十一月靳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
御請和於石勒勒囚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
帝末年實亂大倫司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
功大矣若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況免死
乎卿爲朕入城具宣此意泰還平陽準自以殺曜

母兄沈吟未從十二月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
衛將軍靳康等相與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主遣
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出
戰大敗乃嬰城固守　石虎帥幽冀之兵會石勒
攻平陽靳明屢敗遣使求救於漢漢主曜使劉雅
劉策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犇漢曜西屯
粟邑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曜迎其母胡氏
之喪於平陽葬于粟邑號曰陽陵謚曰宣明皇太
后石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脩永光宣光二
陵收漢主粲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二年春二月石勒遣左長史王脩獻捷於漢漢主

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加殊禮出警入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拜王脩及其副劉茂皆為將軍封列侯脩舍人曹平樂從脩至粟邑因留仕漢言於曜曰大司馬遣脩等來外表至誠內覘大駕彊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實疲弊曜信之乃追汜還斬脩於市　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脩死狀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為之何待於彼邪乃誅曹平樂三族　漢主曜還都長安　夏六月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詔曰吾之先興

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民望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為祖亟議以聞羣臣奏光文始封盧奴伯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趙分也請改國號為趙從之以冒頓配天光文配上帝　冬石勒左右長史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等勸勒稱尊號勒不許十一月將佐等復請勒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漢昭烈在蜀魏武在鄴故事以河內等二十四郡為趙國太守皆為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境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幷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勒許之戊寅即趙王位大赦依春秋時列國稱元年初勒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

史賈志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為律學祭酒咸用法詳平國人稱之以中壘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陽領門臣祭酒專主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自餘羣臣授位進爵各有差

三年春二月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慎四軍屯洛陽叛降後趙後趙將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復叛降

司州刺史李矩矩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石生虜宋始一軍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皆相帥歸矩洛陽遂空

明帝太寧二年春正月後趙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劉遐退保泗口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弘農之間民不聊生矣石生寇許潁俘獲萬計攻郭誦于陽翟誦與戰大破之生退守康城後趙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皆破之

三年春三月北羌王盆句除附於趙後趙將石佗自鴈門出上郡襲之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趙主曜遣中山王岳追之曜屯于富平爲岳聲援岳與石佗戰於河濱斬之後趙兵死者六千餘人岳悉收所虜而歸　夏五月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人趣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帥荊司之衆自崤澠而東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入自成皐關與岳戰

于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之遏絶內外岳衆饑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謨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大破之曜屯于金谷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澠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氐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阬其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幷州執騰殺之阬其士卒七千餘人曜還長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成疾郭默復爲石聰所敗棄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衆南歸衆皆道亡惟郭誦等百餘人隨之卒於魯陽矩長史崔宣帥其餘衆二千降于後趙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爲境矣

成帝咸和三年秋七月後趙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遂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虎懼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候與虎戰大破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朝歌曜濟自大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後趙滎陽太

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

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劒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禽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爲何如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

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内外
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
各統見衆會滎陽中山公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
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堨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
臯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
十二月乙亥後趙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
萬七千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
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訾之間趙主曜
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
言斬之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黄馬關俄
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

胡自來邪其衆幾何羯曰王自來軍勢甚盛曜色
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
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
四萬入洛陽城己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
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
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
出自閶闔門夾擊之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將戰
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比出復
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撝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
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
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

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勑將
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
重門之盟否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
然復云何邪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
衛送曜邃虎之子也曜瘡甚載以馬輿使醫李永
與同載己亥至襄國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
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曜
曰吾謂卿等久爲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
我殺石佗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
日而去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
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

之久之乃殺曜
四年春正月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與南
陽王胤謀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
尚完將士不叛且當併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
也胤怒以爲沮衆斬之遂帥百官奔上邽諸征鎮
亦皆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
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後趙遣石生帥洛
陽之衆赴之　秋八月趙南陽王胤帥衆數萬
自上邽趣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
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之胤軍于仲橋石生嬰城
自守後趙中山公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

趙兵於義渠劉雅選上邽虎乘勝追擊之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南陽王胤及其將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阬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

五年春二月後趙羣臣請後趙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以其子宏為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單于封秦王斌為左衛將軍封太原王恢為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以中山公虎為太尉尚書令進爵為王虎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宣為左將軍挺為侍中封梁王又封石生為河東王石堪為彭城王以左長史郭敖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中郎令裴憲皆為尚書參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秘書監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趙羣臣固請正尊號　秋九月趙王勒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太子弘為皇太子

七年春正月趙主勒大饗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今古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氐據仇池

晉惠帝元康六年　初略陽清水氐楊駒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彊盛徙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十二月自略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愍帝建興元年　初氐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養子販易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梁州刺史張光鞭殺之難敵怨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氐活氐有小罪不能貰也及光與楊虎相攻各求救於茂搜茂搜遣難敵救光難敵求貨於光

光不與楊虎厚賂難敵且曰流民珍貨悉在光所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萇居前難敵繼後難敵與虎夾擊孟萇大破之孟萇及其弟援皆死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激成疾僚屬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登仙何謂退也聲絕而卒州人推其少子邁領州事又與氐戰沒衆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梁州　冬十月楊虎楊難敵急攻梁州胡子序棄城走難敵自稱刺史

二年春正月楊虎掠漢中吏民以奔成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楊難敵難敵去咸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皆爲成有

元帝建武元年氐王楊茂搜卒長子難敵立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

永昌元年春二月趙主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迎戰不勝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及故晉王保將楊韜隴西太守梁勛皆降於曜曜遷隴西萬餘戶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得疾將引兵還恐難敵躡其後乃遣光國中郎將王獷說難敵諭以禍福難敵遣使稱藩曜以難敵爲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武都王

明帝大寧元年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趙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大獲而還趙主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難敵送任請降於成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都趙兵退即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雄遣稚兄侍中中領軍琀與稚出白水征東將軍李壽及琀弟玝出陰平以擊難敵羣臣諫不聽難敵遣兵拒之壽玝不得進而琀稚長驅至下辨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琀稚深入無繼皆爲難敵所殺死者數千人

三年春三月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左右令崧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子忠於劉氏豈不能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氐汝本奴才何謂大業我寧爲趙鬼不爲汝臣顧排一人奪其劍前刺難敵不中難敵殺之

成帝咸和二年夏五月趙武衛將軍劉朗帥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克掠三千餘戶而歸

六年秋七月成大將軍壽攻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

九年春正月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立自稱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叔父堅頭之子盤爲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遣使來稱藩

咸康三年仇池氐王楊毅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衆自立爲仇池公稱臣於趙

穆帝永和三年冬十月武都氐王楊初遣使來稱藩詔以初爲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

十一年春正月故仇池公楊毅弟宋奴使其姑子梁式王刺殺楊初初子國誅式王及宋奴自立爲仇池公桓溫表國爲鎮北將軍秦州刺史

十二年仇池公楊國從父俊殺國自立以俊爲仇

池公國子安犇秦

升平四年春正月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

海西公太和三年以仇池公楊世爲秦州刺史世弟統爲武都太守世亦稱臣於秦秦以世爲南秦州刺史

五年仇池公楊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絕叔父武都太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三月秦西縣侯雅楊安王統徐成及羽林左監朱彤揚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伐仇池公楊纂　夏四月秦兵至鷲峽楊纂帥衆五萬拒之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郭寶卜靖帥千餘騎助纂與秦兵戰于峽中纂兵大敗死者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遁還西縣侯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秦纂懼面縛出降雅送纂于長安以統爲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

武帝寧康元年秋八月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戍皆委城犇潰亮懼退守磬險九月安進攻漢川

冬秦王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祕書監朱彤帥卒二萬出漢川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劒門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

拒之戰于青谷亮兵敗犇固西城彤遂拔漢中徐成攻劒門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於安十一月安克梓潼荆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瑶救梁益瑶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朱彤于緜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犇于南中秦遂取梁益二州邛莋夜郎皆附於秦秦王堅以楊安爲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四

祖逖北伐

晉愍帝建興元年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

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元帝建武元年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衆數千人在譙爲塢主王之爲丞相也遣行參軍譙國桓宣往說平雅平雅皆請降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洲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廄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柰何毀之乂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平大怒於坐斬乂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謝浮使殺之逖進據太丘樊雅猶

據譙城與逖相拒逖攻之不克請兵於南中郎將王含桓宣時爲含參軍含遣宣將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爲我說雅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爲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詣逖降逖既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王含復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爲譙國內史六月己巳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祖逖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

大興二年　初蓬陂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祖逖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嘆曰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頭黨馮寵帥其衆降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夏四月川以浚儀叛降石勒

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勒遣石虎將兵五萬救之戰于浚儀逖兵敗退屯梁國勒又遣桃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南虎徙川部衆五千戶于襄國留豹守川故城

三年夏六月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飢得米以爲逖士衆豐飽益懼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秋七月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疏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

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于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爲征西將軍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

肥　八月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呉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壬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王敦久懐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冬十月壬午以逖弟約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約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初范陽李產避亂依逖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為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為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久長之策乃帥子弟十餘人間行歸鄉里

永昌元年冬十月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圍譙豫州刺史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王敦之亂

晉元帝大興二年　初王敦患杜曾難制謂梁州刺史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為荆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荆州多殺陶侃將佐以皇甫方回為侃所敬責其不詣已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為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廙為荆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

三年秋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納士衆皆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為梁州刺史督沔北諸軍事鎮襄陽舒既還帝徵為右丞敦留不遣

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疏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為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懐不平遂搆嫌隙初敦辟呉興沈充為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為鎧曹參軍二人皆巧諂凶狡

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爲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
內外敦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敦
復遣奏之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
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任足
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
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爲患劉隗爲帝謀出心腹
以鎭方面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代甘卓爲湘
州刺史帝謂承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爲惠皇其勢
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
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
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

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十二月
詔曰晉室開基方鎭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承
爲湘州刺史長沙鄧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
斯乎承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
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
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
不武無能爲也乃聽之鎭時湘土荒殘公私困獘
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爲征西將軍
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鎭合
肥丹楊尹劉隗爲鎭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

諸軍事青州刺史鎭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爲討胡
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
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
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戮
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
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
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
也敦得書甚怒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爲侍中司
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敦故并疏忌導御
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爲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
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

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
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以郭璞爲記室參軍璞善
卜筮知敦必爲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潁
川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既
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
羊曼及陳國謝鯤爲長史曼祜之兄孫也曼鯤終
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
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
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爲豫
章太守又留不遣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
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

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
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
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
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
應敦敦以充爲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
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
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
戶侯敦兄光祿勳含乘輕舟逃歸于敦太子中庶
子溫嶠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
無濫邪顗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

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
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
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
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與
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
除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意狐疑
或說卓且僞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
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
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以敦旨告順
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
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

絕之敦遣參軍桓羆說譙王承請承爲軍司承歎
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
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悝爲長史會悝遭
母喪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
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
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大王不以悝
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難以
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
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桓羆以悝爲長史以其弟
望爲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
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舂陵令長沙易雄

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
內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承使虞望討斬
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鄧騫至襄陽
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
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
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
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軍
李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
卒受其福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
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
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

於一戰邪籌謂深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囂可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荊湘之粟將軍欲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為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尚疑之籌曰今既不為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眾既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含所能禦哉遡流之眾勢不自救

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邪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為變又遣參軍丹楊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為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永為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眾聞之必不戰自潰

大勳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恒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

乃嬰城固守未幾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為參軍騫不可卓乃遣參軍虞沖與騫偕至長沙遺譙王承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命而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發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

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
旣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
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
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旣出又上
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
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
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
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爲前鋒大都督
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
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顗爲尚書左僕射王邃爲右
僕射帝遣王廙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爲

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爲右將軍
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
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以甘卓爲鎮南大將
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
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弘
言於敦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
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
敦從之以弘爲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弘敦據
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
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
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出

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
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
柰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放
士卒刼掠官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
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
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
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
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旣敗俱入
宮見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
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
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老不堪騎

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
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公
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
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
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
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
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
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
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
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
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

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畧爲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顗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猗嘗爲臺郎性姦諂戴淵爲尚書惡之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怍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

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先是敦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怗然矣敦怒曰君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柰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衆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

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釋之黜爲領軍長史嶠渾之族孫也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幷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

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爲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卬爲敦參軍敦使卬歸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于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既得建康乃遣臺使以騶虞幡駐

卓軍卓聞周顗戴淵死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爲今日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絶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卽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卓性本寬和忽更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敦以西陽王羕爲太宰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爲荊州刺史敦易百官及諸軍鎭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勳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也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初宜都内史天門周級聞譙王承起兵使其兄子該潛詣長沙申款於承魏乂等攻湘州急承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閒出求救皆爲邏者所得乂使崎語

城中稱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還襄陽外援理絶崎僞許之旣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乂殺之乂考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級由是獲免乂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承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乂拔長沙承等皆被執乂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爲忠義之鬼亦復何恨乂以檻車載承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惟主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爲僮從承不離左右乂見桓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中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忼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遣就舍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旣而敦遣人潛殺之魏乂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詣乂乂喜曰君古之解揚也以爲別駕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敦上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　甘卓家人皆勸卓備王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聞諫輒怒襄陽太

守周慮密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札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慮引兵襲札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敦以從事中郎周撫督沔北諸軍事代札鎮沔中撫訪之子也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爲謀主唯二人之言是從所譖無不死者以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恒謝雍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識者咸知其將敗焉　王敦自領寧益二州都督冬十月己丑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卒王敦以下邳內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衛將軍

王含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太守丹陽王諒爲交州刺史使諒收交州刺史修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諒誘湛斬之碩舉兵圍諒於龍編

十一月以臨潁元公荀組爲太尉辛酉罷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爲留府　帝憂憤成疾閏月己丑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明帝太寧元年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司空導爲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耶敦乃止以彬爲豫章太守　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爲外援拜鑒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王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王敦從子允之方總

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備敦欲彊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爲荊州刺史監荊州沔南諸軍事王彬爲江州刺史　會稽內史周札一門五侯宗族彊盛吳士莫與爲比王敦忌之敦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顗之死心常憤憤敦無子養王含子應爲嗣嵩嘗於衆

中言應不宜統兵敦惡之嵩與札兄子莚皆爲敦
從事中郎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士民頗信事
之
二年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莚與李脫謀爲不軌
收嵩莚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
殺周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　夏五
月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以
王含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錢鳳謂敦曰
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
常人所能爲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
釋兵散衆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

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
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
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又以宿衛尚多
奏令三番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
嶠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
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
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
楊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
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
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聽六
月表嶠爲丹楊尹且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錢

鳳於後間止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
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
太眞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臨去與
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
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
眞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
敦逆謀告帝請先爲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
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
曰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
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
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嶠

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
詹爲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郗
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庾亮領左衛將軍
以吏部尚書卞壼行中軍將軍郗鑒以爲軍資無
益事實固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
劉遐同討敦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
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于中堂
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敦發哀衆以爲敦信
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
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
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

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諸文武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

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帥衆向京師王含謂敦曰此乃家事吾當自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以誅姦臣溫嶠等爲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

困篤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敝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爲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爲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爲忠臣而

死不爲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或以爲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

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匹羅之弟也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乃謂其舅少府羊鑒及王應曰我死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事敦尋卒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瑶等日夜縱酒淫樂帝使吳興沈楨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乎遂舉兵趣建康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聞之起兵餘姚以討充帝以潭領會稽內史前安東將軍劉超

宣城內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興人周蹇殺王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沈充帥衆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于吳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

格渚渡淮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胤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于青溪尋陽太守周光聞敦舉兵帥千餘人來赴旣至求見敦王應辭以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豈可因亂爲亂也遐惶恐拜

謝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含不從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爲恨錢鳳走至闔廬洲周光斬之詣闕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充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平充子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

後勁竟滅吳氏有司發王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跽
而斬之與沈充首同懸于南桁郗鑒言於帝曰前
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爲王誅
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葬於義爲弘帝
許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周撫與鄧岳
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山
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岳至撫出門遥謂之曰何不
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岳廻舟而走與
撫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岳出首得免
死禁錮故吳内史張茂妻陸氏傾家産帥茂部曲
爲先登以討沈充報其夫仇充敗陸氏詣闕上書

爲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太僕有司奏王彬等敦
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
百世宥之况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
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温嶠上疏曰王敦剛愎
不仁忍行殺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諫處
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
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原其私心豈遑
晏處如陸玩劉胤郭璞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矣
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
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
之責苟默而不言實負其心惟陛下仁聖裁之郗

鑒以爲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伏節死義王敦佐
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
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　冬十月以
司徒導爲太保領司徒加殊禮西陽王羕領太尉
應詹爲江州刺史劉遐爲徐州刺史代王邃鎮淮
陰蘇峻爲歷陽内史加庾亮護軍將軍温嶠前將
軍導固辭不受應詹至江州吏民未安詹撫而懷
之莫不悦服

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甘卓戴淵周顗虞望郭
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寃尚書卞壼議以
爲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司徒導以爲往

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
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
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
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
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
今三臣既褒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
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
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
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然卒用導議贈札
衛尉

蘇峻之亂

晉成帝咸和元年　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及諸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及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刪之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有鋭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八月以丹楊尹溫嶠為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尚書僕射王舒為會稽內史以廣聲援又修

石頭以備之丹楊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州刺史孚咸之子也　冬十月南頓王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拒戰為胤所殺貶其族為馬氏三子綽超演皆廢為庶人免太宰西陽王羕降封弋陽縣王大宗正虞胤左遷桂陽太守宗宗室近屬羕先帝保傅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黨卞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峻保匿不與宗之死也帝

不之知也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二年冬十月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苞容之亮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卞壼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之亮不從壼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

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蠚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為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惟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北中郎將郭默為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司徒右長史庾冰為吳國內史皆將兵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是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

臣何敢即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
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
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
不如勒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峻遂不應
命温嶠聞之即欲帥衆下衛建康三吴亦欲起義
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
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朝廷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
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
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兎既死獵
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峻知祖約怨朝廷乃
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

智衍並勸成之譙國内史桓宣謂智曰本以强胡
未滅將戮力討之使君若欲為雄霸何不助國討
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
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内宣遂絶約
不與之同十一月約遣兄子沛内史渙女壻淮南
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詔
復以卞壼為尚書令領右衛將軍以會稽内史王
舒行揚州刺史事吴興太守虞潭督三吴等諸郡
軍事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楊陶回言於
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
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

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
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
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壬子
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雄釋之子也庚申京
師戒嚴假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衛將軍
趙胤為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
以拒峻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為左衛將軍侍中褚
翜典征討軍事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
頭 宣城内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
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謂宜且案甲以待之彝
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

稷危逼義無晏安辛未彝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
因進攻宣城彝退保廣德晃大掠諸縣而還徐州
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
三年春正月温嶠入救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司
馬流於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
而死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衆二萬人濟自橫
江登牛渚軍于陵口臺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
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
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
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楊來迷失道夜行
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

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遣妻孥入居宮內
詔以卞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帥郭
默趙胤等軍及峻戰于西陵壼等大敗死傷以千
數丙辰峻攻青溪柵卞壼帥諸軍拒擊不能禁峻
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壼背癰
新愈創猶未合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眕盱
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
為孝子夫何恨乎丹楊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與
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亮帥衆
將陳于宣陽門內未及成列士衆皆棄甲走亮與
弟懌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將行顧謂鍾雅

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曰
今日之事不容復言亮乘小船亂兵相剝掠亮左
右射賊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
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乃安峻兵入臺城
司徒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
速出翜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
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牀擁衛帝以
劉超為右衛將軍使與鍾雅褚翜侍立左右太常
孔愉朝服守宗廟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
入叱褚翜令下翜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
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

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兵驅役百
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令負擔登蔣山裸剝
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
哀號之聲震動內外初姑孰既陷尚書左丞孔坦
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
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官有布二
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
峻盡費之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或謂
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盍早為之計雅
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
為臣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

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約為侍中
太尉尚書令峻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許柳為
丹楊尹馬雄為左衛將軍祖渙為驍騎將軍弋陽
王羕詣峻稱述峻功峻復以羕為西陽王太宰錄
尚書事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
奔會稽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
以蘧蒢覆之吟嘯鼓枻泝流而去每逢邏所輒以
杖叩船曰何處覓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為醉不
疑之冰僅免峻以侍中蔡謨為吳國內史溫嶠聞
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
陽宣太后詔以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

加徐州刺史郗鑒司空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
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
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　三月蘇峻
南屯于湖　夏四月庚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
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
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
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
事亮嶠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
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荆州邀陶
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豫顧命爲恨答曰吾
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能回乃順侃意遣

使謂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
南參軍滎陽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
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
當外示不覺況自爲攜貳邪宜急追信改書言必
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使者
改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
千於是列上尚書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
泣登舟陶侃復追龔登還嶠遺侃書曰夫軍有進
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
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軍至
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

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
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脣
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
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慼理
旣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一旦有
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
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
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以
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仁公進
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
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

壹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
還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王愆期謂侃曰
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
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
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
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
軍夏侯長等閒行謂溫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
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旣防其越逸又斷
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
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
五月陶侃帥衆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

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
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
不覺釋然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
邪即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戎卒四
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西
方兵起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
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
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濘劉超
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
而惡之然未敢殺也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
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為帝

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荀
崧金紫光祿大夫華恒尚書荀邃侍中丁潭侍從
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繾綣
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啓帝授孝經
論語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曄守留臺逼迫居民盡
聚之後苑使匡術守苑城尚書左丞孔坦奔陶侃
侃以為長史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司徒
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
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行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
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
義興太守顧衆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

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盡遣其家僮從軍
鬻其環珮以為軍資謨以庾冰當還舊任即去郡
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張健弘徽
等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溫
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蘇峻兵便步令將
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餽祖約約遣司馬
桓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為嶠前鋒告其衆曰兵
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
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飢乏嶠
表寶為廬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
監浙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

皆受鑒節度鑒帥衆渡江與侃等會于茄子浦雍
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丙辰侃等舟師直指石
頭至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
望見士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溫嶠能
得衆也庾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為所敗
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
今事急不宜數爾亮司馬陳郡殷融詣侃謝曰將
軍為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為之將軍不
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彰為小人今王彰為
君子殷融為小人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慷
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裨惠復

勸彝宜且與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
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
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其將韓晃攻
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
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
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諸軍
初至石頭即欲決戰陶侃曰賊衆方盛難與爭鋒
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既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
根請築白石壘侃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
嚴聲諸將咸懼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
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

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已
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
餘四面攻之不克王舒虞潭等數與峻兵戰不利
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
雖晩猶勝不也侃乃令鑒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
口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使郭默
守大業壬辰魏該卒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湓口陶
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
請討之侃從之渙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桓宣寶
往救之爲渙撫所敗箭貫寶髀徹鞍寶使人蹋鞍
拔箭血流滿鞾還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出歸于

溫嶠寶進攻祖約軍于東關拔合肥戍會嶠召之
復歸石頭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爲內應後
趙將石聰石堪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衆潰
奔歷陽聰等虜壽春二萬餘戶而歸　蘇峻腹心
路永匡術賈寧聞祖約敗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
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
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永使歸順九月戊申
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耽渙之曾孫也陶侃溫
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
所過多捷人情恟懼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
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

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
怯懦乃更譽賊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
貸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
惟欲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
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
思良算徐來殄賊不爲晩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
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
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
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柰何
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
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

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
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
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
指於公矣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
侃曰公本應鎮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
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
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彊
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
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
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
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

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
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張
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懼
潛突圍出外留兵守之郗鑒在京口軍士聞之皆
失色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
則賊兵徑至不可當也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大
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
泉不足報塞今彊寇在近衆心危逼君腹心之佐
而生長異端當何以帥先義衆鎮壹三軍邪將斬
之久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
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

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羨融之兄也庚午侃督水
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
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子碩及其將匡
孝分兵先薄趙胤軍敗之峻方勞其將士乘醉望
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衆與數
騎北下突陳不得入將回趨白木陂馬躓侃部將
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
骨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
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溫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
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韓
晃聞峻死引兵趣石頭管商弘徽攻庱亭壘督護
李閎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含脩之孫也商走詣

庾亮降餘衆皆歸張健
四年春正月光祿大夫陸曄及弟尚書左僕射玩
說匡術以苑城附于西軍百官皆赴之推曄督宮
城軍事陶侃命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右衛將
軍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赴
西軍事泄蘇逸使其將任讓將兵入宮收超
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初
讓少無行太常華恒為本州大中正黜其品及讓
為蘇峻將乘勢多所誅殺見恒輒恭敬不敢縱暴
及鍾劉之死蘇逸欲并殺恒讓盡心救衛恒乃得

兗　冠軍將軍趙胤遣部將甘苗擊祖約于歷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奔後趙其將牽騰帥衆出降　蘇逸蘇碩韓晃并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祕閣毛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謂寶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鬬寶曰君名健將何不入鬬晃笑而退

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蘇逸大破之蘇碩帥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溫嶠擊斬之韓晃等懼以其衆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西軍獲蘇逸斬之滕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羕并其二子播充孫崧及彭城王雄陶侃與

任讓有舊爲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丁亥大赦張健疑弘徽等貳於己皆殺之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乙未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輕軍西趨故鄣郗鑒遣參軍李閎追之及於平陵山皆斬之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

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褚翜爲丹楊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三月壬子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爲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寧州諸軍事郗鑒爲侍中司空南昌縣公溫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始安郡公陸曄進爵江陵公自餘賜爵侯伯子男者甚衆卞壼及二子眕盱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謚路永匡術賈寧皆蘇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

腹心首爲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爲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導乃止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溫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乃留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帝之出石頭也庾亮見帝稽顙哽咽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

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録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為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鎮蕪湖陶侃溫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陽侯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野莫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赴徵為光禄大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騎

常侍謚曰敬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禄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燕討段遼 討宇文附

晉明帝太寧三年冬十一月慕容廆與段氏方睦為段牙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即去令支國人不樂段疾陸眷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為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自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

成帝咸和八年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六月世子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内　慕容皝初嗣位用法嚴峻國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皝庶兄建威將軍翰母弟征虜將軍仁有勇略屢立戰功得士心季弟昭有才藝皆有寵於廆皝忌之翰歎曰吾受事於先公不敢不盡力幸賴先公之靈所嚮有功此乃天贊吾國非人力也而人謂吾之所辦以為雄才難制吾豈可坐而待禍邪乃與其子出奔段氏段遼素聞

其才能收其用甚愛重之仁自平郭來奔喪謂昭曰吾等素驕多無禮於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況有罪乎昭曰吾輩皆體正嫡於國有分兄素得士心我在内未為所疑伺其間隙除之不難兄趣舉兵以來我為内應事成之日與我遼東男子舉事不克則死不能效建威偷生異域也仁曰善遂還平郭閏月仁舉兵而西或以仁昭之謀告皝皝未之信遣使按驗仁兵已至黃水知事露殺使者還據平郭皝賜昭死遣軍祭酒封弈慰撫遼東以高詡為廣武將軍將兵五千與庶弟建武將軍幼稚廣威將軍軍寧遼將軍汗司馬遼東佟壽共

討仁與仁戰於汶城北皝兵大敗幼稚軍皆爲仁所獲壽嘗爲仁司馬遂降於仁前大農孫機等舉遼東城以應仁封弈不得入與汗俱還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平原乙逸遼東相太原韓矯皆棄城走於是仁盡有遼東之地段遼及鮮卑諸部皆與仁遙相應援皝追思皇甫眞之言以眞爲平州別駕九年春二月慕容仁以司馬翟楷領東夷校尉前平州別駕龐鑒領遼東相　段遼遣兵襲徒河不克復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共攻柳城柳城都尉石琮城大慕輿埿并力拒守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士皆重

袍蒙楯作飛梯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琮埿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慕容皝遣慕容汗及司馬封弈等共救之皝戒汗曰賊氣銳勿與爭鋒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爲前鋒直進封弈止之汗不從與蘭遇於牛尾谷汗兵大敗死者太半弈整陳力戰故得不沒蘭欲乘勝窮追慕容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夫爲將當務慎重審己量敵非萬全不可動今雖挫其偏師未能屈其大勢皝多權詐好爲潛伏若悉國中之衆自將以拒我我縣軍深入衆寡不敵此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

擒無有餘理卿正慮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爲國嗣終不負卿使宗廟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爲大國之計且相爲惜功名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而從之　夏四月慕容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

冬十一月慕容皝討遼東甲申至襄平遼東人王岌密信請降師進入城翟楷龐鑒單騎走居就新昌等縣皆降皝欲悉阬遼東民高詡諫曰遼東之叛實非本圖直畏仁凶威不得不從今元惡猶存始克此城遽加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

皝乃止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以杜羣爲遼東相安輯遺民　十二月慕容仁遣兵襲新昌督護新興王寓擊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

咸康二年春正月慕容皝將討慕容仁司馬高詡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冰以襲之也皝從之羣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皝曰吾計已決敢沮者斬壬午皝帥其弟軍師將軍評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張英之俘二使也仁恨

不窮追及皝至仁以為皝復遣偏師輕出寇抄不知皝自來詔左右曰今茲當不使其匹馬得返矣乙未仁悉衆陳於城之西北慕容軍帥所部降於皝仁衆沮動皝從而縱擊大破之仁走其帳下皆叛遂擒之皝先為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丁衡游毅孫機等皆仁所信用也皝執而斬之王冰自殺慕容幼慕容稚佟壽郭充翟楷龐鑒皆東走幼中道而還皝兵追及楷鑒斬之壽充奔高麗自餘吏民為仁所詿誤者皝皆赦之封高詡為汝陽侯　夏六月段遼遣中軍將軍李詠襲慕容皝詠趣武興都尉張萌擊擒之遼別遣段蘭將步騎

數萬屯柳城西回水宇文逸豆歸攻安晉以為蘭聲援皝帥步騎五萬向柳城蘭不戰而遁皝引兵北趣安晉逸豆歸棄輜重走皝遣司馬封弈帥輕騎追擊大破之皝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必將復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乃遣封弈帥騎數千伏於馬兜山三月段遼果將數千騎來寇抄弈縱擊大破之斬其將榮伯保

三年春三月慕容皝救乙連城東築好城以逼乙連留折衝將軍蘭勃守之夏四月段遼以車數千兩輸乙連粟蘭勃擊而取之六月遼又遣其從弟揚威將軍屈雲將精騎夜襲皝子遵於興國城遵擊破之初北平陽裕事段疾陸眷及遼五世皆見尊禮遼數與皝相攻裕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況慕容氏與我世婚迭為甥舅皝有才德而我與之搆怨戰無虛月百姓彫弊利不補害臣恐社稷之憂將由此始願兩追前失通好如初以安國息民遼不從出裕為北平相　段遼數侵趙邊燕王皝遣揚烈將軍宋回稱藩於趙乞師以討遼自請盡帥國中之衆以會之并以其弟寧遠將軍汗為質趙王虎大悅厚加慰答辭其質遣還密期以明年

四年春正月燕王皝遣都尉趙槃如趙聽師期趙

王虎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人悉拜龍騰中郎會遼遣段屈雲襲趙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虎乃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帥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軍帥步騎七萬為前鋒以伐遼三月趙與還至棘城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段遼將追之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并力禦之而更與燕鬬燕王自將而來其士卒精銳若萬一失利將何以禦南敵乎段蘭怒曰吾前為卿所誤以成今日之患吾不復墮卿計中矣乃悉將見衆追之皝設伏以待之大破蘭兵斬首數千級掠五千

戶及畜產萬計以歸趙王虎進屯金臺支雄長驅
入薊段遼所署漁陽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
餘城北平相陽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
諸將恐其爲後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
恥於迎降耳無能爲也遂過之至徐無段遼以弟
蘭旣敗不敢復戰帥妻子宗族豪大千餘家棄令
支奔密雲山將行執慕容翰手泣曰不用卿言自
取敗亡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爲愧翰北奔宇
文氏遼左右長史劉群盧諶崔悅等封府庫請降
虎遣將軍郭太麻秋帥輕騎二萬追遼至密雲山
獲其母妻斬首三千級遼單騎走險遣其子乞特

眞奉表及獻名馬於趙虎受之虎入令支宮論功
封賞各有差徙段國民二萬餘戶於司雍兗豫四
州士大夫之有才行者皆擢敘之陽裕詣軍門降
虎讓之曰卿昔爲奴虜走今爲士人來豈識知天
命將逃匿無地邪對曰臣昔事王公不能匡濟逃
于段氏復不能全今陛下天網高張籠絡四海幽
冀豪傑莫不風從如臣比肩無所獨愧生死之命
惟陛下制之虎悅卽拜北平太守　夏四月趙王
虎以燕王皝不會趙兵攻段遼而自專其利欲伐
之太史令趙攬諫曰歲星守燕分師必無功虎怒
鞭之皝聞之嚴兵設備罷六卿納言常伯冗騎常

侍官趙戎卒數十萬燕人震恐皝謂內史高詡曰
將若之何對曰趙兵雖彊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
之無能爲也虎遣使四出招誘民夷燕成周內史
崔燾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東夷校尉封抽護
軍宋晃等皆應之凡得三十六城泓遼之兄子也
冀陽流寓之士共殺太守宋燭以降於趙燭晃之
從兄也營丘內史鮮于屈亦遣使降趙武寧令廣
平孫興曉諭吏民共收屈數其罪而殺之閉城拒
守朝鮮令昌黎孫泳帥衆拒趙大姓王淸等密謀
應趙泳收斬之同謀數百人惶怖請罪泳皆釋之
與同拒守樂浪太守鞠彭以境內皆叛選鄕里壯

士二百餘人共還棘城戊子趙兵進逼棘城燕王
皝欲出亡帳下將慕輿根諫曰趙彊我弱大王一
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略國民兵彊穀
足不可復敵竊意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柰何入
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
枝持觀形察變間出求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
柰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
於色玄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彊寇在外衆心恟
懼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
强以厲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
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

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自倍皝問計於封弈對
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
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彊無能爲患頓
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或
説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趙兵四面蟻
附縁城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
克壬辰引退皝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趙兵
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趙諸軍皆棄甲逃潰惟游擊
將軍石閔一軍獨全趙之攻棘城也燕右司馬李
洪之弟普以爲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
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取悔普固請不

已洪曰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
恩義無去就當效死於此耳與普流涕而訣普遂
降趙從趙軍南歸死於喪亂洪由是以忠篤著名
趙王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衆戍海島運
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
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帥衆萬餘屯田
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擊燕　十二月段
遼自密雲山遣使求迎于趙既而中悔復遣使求
迎于燕趙王虎遣征東將軍麻秋帥衆三萬迎之
敕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也以尚書左丞陽裕
遼之故臣使爲秋司馬燕王皝自帥諸軍迎遼遼

密與燕謀覆趙軍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於密
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死者什六七秋步走得
免陽裕爲燕所執趙將軍范陽鮮于亮失馬步緣
山不能進因止端坐燕兵環之叱令起亮曰身是
貴人義不爲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
亮儀觀豐偉聲氣雄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以白皝
皝以馬迎之與語大悅用爲左常侍以崔毖之女
妻之皝盡得段遼之衆待遼以上賓之禮以陽裕
爲郎中令

五年夏四月段遼謀反於燕燕人殺遼及其黨與
數十人送遼首於趙　冬燕王皝遣長史劉翔參

軍鞠運來獻捷論功

燕王皝使其子恪霸擊宇文別部霸年十三勇冠
三軍

六年宇文逸豆歸忌慕容翰才名翰乃陽狂酣飲
或卧自便利或被髮歌呼拜跪乞食宇文舉國賤
之不復省録以故得行來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記
之燕王皝以翰初非叛亂以猜嫌出奔雖在它國
常潛爲燕計乃遣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窺
翰翰見車無言撫膺頷之而已皝曰翰欲來也復
使車迎之翰彎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皝爲之造可
手弓矢使車埋於道旁而密告之二月翰竊逸豆

歸名馬攜其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豆歸使驍騎
百餘追之翰曰吾久客思歸旣得上馬無復還理
吾鄕日陽愚以誑汝吾之故藝猶在無爲相逼自
取死也追騎輕之直突而前翰曰吾居汝國久恨
恨不欲殺汝汝去我百步立汝刀吾射之一發中
者汝可還不中者可來前追騎解刀立之一發正
中其環追騎散走皝聞翰至大喜恩遇甚厚
八年冬十月建威將軍翰言於皝曰宇文强盛日
久屢爲國患今逸豆歸篡竊得國羣情不附加之
性識庸闇將帥非才國無防衛軍無部伍臣久在
其國悉其地形雖遠附强羯聲勢不接無益救援

今若擊之百擧百克然高句麗去國密邇常有闚
闚之志彼知宇文旣亡禍將及己必乘虛深入掩
吾不備若少留兵則不足以守多留兵則不足以
行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觀其勢力一擧可克
宇文自守之虜必不能遠來爭利旣取高句麗還
取宇文如返手耳二國旣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强
無返顧之憂然後中原可圖也皝曰善將兵擊高
句麗毁其城而還
康帝建元元年春二月宇文逸豆歸遣其相莫淺
渾將兵擊燕諸將爭欲擊之燕王皝不許莫淺渾
以爲皝畏之酣飮縱獵不復設備皝使慕容翰出

擊之莫淺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
二年春正月燕王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
豆歸詡曰宇文强盛今不取必爲國患伐之必克
然不利於將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
避也於是皝自將伐逸豆歸以慕容翰爲前鋒將
軍劉佩副之分命慕容軍慕容恪慕容霸及折衝
將軍慕輿根將兵三道竝進高詡將發不見其妻
使人語以家事而行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將
精兵逆戰皝遣人馳謂慕容翰曰涉夜干勇冠三
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精兵以屬涉
夜干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我克之其

國不攻自潰矣且吾孰知涉夜干之爲人雖有虛
名實易與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翰自
出衝陳涉夜干出應之慕容霸從傍邀擊遂斬涉
夜干宇文士卒見涉夜干死不戰而潰燕兵乘勝
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
散亡皝悉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
昌黎闢地千餘里更命涉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
使弟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詡善天
文皝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爲忠盡詡
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
是以后稷播種堯不預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

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安用之皝默然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及燕人伐逸豆歸趙王虎使右將軍白勝并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慕容恪追擊破之慕容翰之與宇文氏戰也爲流矢所中臥病積時不出後漸差於其家試騁馬或告翰稱病而私習騎乘疑欲爲變燕王皝雖藉翰勇略然中心終忌之乃賜翰死翰曰吾負罪出奔既而復還今日死已晚矣然羯賊跨據中原吾不自量欲爲國家蕩壹區夏此志不遂沒有遺恨命矣夫飲藥而卒

趙魏亂中原 冉閔滅石氏附

晉懷帝永嘉五年初石勒之爲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遣使并其從子虎送於勒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爲軍中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勒以爲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成帝咸和五年春二月後趙王勒以其子宏爲大單于中山王虎怒私謂齊王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仰成以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克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當以授我今乃以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

後趙皇太子弘好屬文親敬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山王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心然之而未能從

七年夏四月趙右僕射程遐言於趙主勒曰中山王勇悍權略羣臣莫及觀其志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加以殘賊安忍久爲將帥威振外內其諸子年長皆典兵權陛下在自當無它恐非少主之臣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安大雅沖幼宜得強輔中山王骨肉至親有佐命之功方當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卿正恐不得擅帝舅之權耳吾亦當參卿顧命勿過憂也遐泣曰臣所慮者公家陛下乃以私計拒之忠言何自而入乎中山王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雖有微功陛下酬其父子恩榮亦足矣而其志願無極豈

將來有益者乎若不除之臣見宗廟不血食矣勒
不聽遐退告徐光光曰中山王常切齒於吾二人
恐非但危國亦將爲家禍也它日光承間言於勒
曰今國家無事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何也勒曰
吳蜀未平吾恐後世不以吾爲受命之王也光曰
魏承漢運劉備雖興於蜀漢豈得爲不亡乎孫權
在吳猶今之李氏也陛下苞括二都平蕩八州帝
王之統不在陛下復當在誰且陛下不憂腹心之
疾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藉陛下威略所向輒克
而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且其資性不仁見
利忘義父子並據權位勢傾王室而耿耿常有不

滿之心近於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之色臣恐陛
下萬年之後不可復制也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
尚書奏事且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征伐斷
斬大事乃呈之於是嚴震之權過於主相中山王
虎之門可設雀羅矣虎愈怏怏不悅
八年夏六月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禁中矯
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疾之增損外無知者又矯
詔召秦王宏彭城王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
曰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王者邪將自來
邪有召者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
遣之仍留不遣數日復問之虎曰受詔即遣今已

半道矣廣阿有蝗虎密使其子冀州刺史邃帥騎
三千遊于蝗所秋七月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
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
周霍勿爲將來口實戊辰勒卒中山王虎劫太子
弘使臨軒收右光祿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下廷
尉召邃使將兵入宿衛文武皆奔散弘大懼自陳
劣弱讓位於虎虎曰君終太子立禮之常也弘涕
泣固讓虎怒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
豫論弘乃即位大赦殺程遐徐光夜以勒喪潛瘞
山谷莫知其處己卯備儀衛虛葬于高平陵諡曰
明帝廟號高祖趙將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各遣

使來降聰本晉人冒姓石氏朝廷遣督護喬球將
兵救之未至聰等爲虎所誅　秋八月趙主弘以
中山王虎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
十三郡爲國總攝百揆虎赦其境內立妻鄭氏爲
魏王后子邃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
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次子宣爲使持節車騎
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爲前鋒將軍司隸
校尉封樂安王遵封齊王鑒封代王苞封樂平王
徙平原王斌爲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散任虎
之府寮親黨悉署臺省要職以鎮軍將軍夔安領
左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更命太子宮曰崇訓

宮太后劉氏以下皆徙居之選勒宮人及車馬服玩之美者皆入丞相府　趙劉太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帝祚之亡殆不復久王將若之何堪曰先帝舊臣皆被疏斥軍旅不復由人宮省之內無可為者臣請奔兗州挾南陽王恢為盟主據廩丘宣太后詔於牧守征鎮使各舉兵以誅粲逆庶幾猶有濟也劉氏曰事急矣當速為之九月堪微服輕騎襲兗州不克南奔譙城丞相虎遣其將郭太追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南陽王恢還襄國劉氏謀泄虎廢而殺之尊弘母程氏為皇太后堪本田氏子數有

功趙王勒養以為子劉氏有膽略勒每與之參決軍事佐勒建功業有呂后之風而不妬忌更過之　趙河東王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冬十月生朗皆舉兵以討丞相虎生自稱秦州刺史遣使來降氐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虎留太子邃守襄國將步騎七萬攻朗於金墉金墉潰獲朗刖而斬之進向長安以梁王挺為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帥鮮卑涉璝眾二萬為前鋒以拒之生將大軍繼發軍于蒲阪權與挺戰于潼關大破之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虎還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潛與虎通謀反擊生生不知挺已死懼

單騎奔長安權收餘眾退屯渭汭生遂棄長安匿於雞頭山將軍蔣英據長安拒守虎進兵擊英斬之生麾下斬生以降權奔隴右虎還襄國大赦趙主弘命虎建魏臺一如魏武王輔漢故事　十二月郭權據上邽遣使來降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

九年春三月趙丞相虎遣其將郭敖及章武王斌帥步騎四萬西擊郭權軍于華陰夏四月上邽豪族殺權以降虎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長安人陳良夫奔黑羌與北羌王薄句大等侵擾北地馮翊章武王斌樂安王韜合擊破之句大奔馬

蘭山郭敖乘勝逐北為羌所敗死者什七八斌等收軍還三城虎遣使誅郭敖秦王宏有怨言虎幽之　冬十月趙主弘自齎璽綬詣魏宮請禪位於丞相虎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為自論此邪弘流涕還宮謂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眞無復遺矣於是尚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萬國便當廢之何禪讓也十一月虎遣郭殷持節入宮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不堪纂承大統夫復何言羣臣莫不流涕宮人慟哭羣臣詣魏臺勸進虎曰皇帝者盛德之號非所敢當且可

稱居攝趙天王幽弘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陽王
恢于崇訓宮尋皆殺之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疾
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
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返奪之邪虎曰吾豈
樂此哉顧海陽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耳心
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虎以夔安爲侍中
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司空韓晞爲尚書左僕射
魏郡申鍾爲侍中郎闓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
令文武封拜各有差虎行如信都復還襄國
咸康元年秋九月趙王虎遷都于鄴大赦　奉天
竺僧佛圖澄

二年冬十一月趙王虎作太武殿於襄國作東西
宮於鄴十二月皆成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縱六
十五步廣七十五步甃以文石下穿伏室置衛士
五百人以漆灌瓦金璫銀楹珠簾玉壁窮極工巧
殿上施白玉牀流蘇帳爲金蓮華以冠帳頂又作
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
綺縠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置女太史
及雜伎工巧皆與外同以女騎千人爲鹵簿皆著
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鞾執羽儀鳴
鼓吹遊宴以自隨於是趙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
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使牙門將張

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載以四
輪纒輞車轍廣四尺深二尺一鍾沒於河募浮沒
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用牛百頭鹿櫨引之乃出
造萬斛之舟以濟之既至鄴虎大悅爲之赦二歲
刑賚百官穀帛賜民爵一級又用尚方令解飛之
言於鄴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橋
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帥民入山澤采橡
及魚以佐食復爲權豪所奪民無所得
三年春正月庚辰趙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餘人
入上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趙王虎
惡之腰斬成公段辛巳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

王即位于南郊大赦立其后鄭氏爲天王皇后太
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諸子爲王者皆降爲郡公宗
室爲王者降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　趙太子
邃素驍勇趙王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
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
否既而邃驕淫殘忍好粧飾美姬斬其首洗血置
盤上與賓客傳觀之又烹其肉共食之河間公宣
樂安公韜皆有寵於虎邃疾之如讎虎荒耽酒色
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每有所關白虎恚曰
此小事何足白也時或不聞又恚曰何以不白誚
責笞捶月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

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
秋七月邃稱疾不視事潛帥宮臣文武五百餘騎
飲於李顏別舍因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河間
公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顏叩頭固諫邃
亦昏醉而歸其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誚讓邃邃
怒殺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
視邃疾思澄言而還既而瞋目大言曰我為天下
主父子不相信乎乃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邃
呼前與語因抽劍擊之虎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
言其狀殺顏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既而赦之
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頃即出虎使謂之

曰太子應朝中宮豈可遽去邃徑出不顧虎大怒
廢邃為庶人其夜殺邃及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
六人同埋於一棺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
后為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
昭儀為天王皇后

五年秋七月趙王虎以太子宣為大單于建天子
旌旗

六年春三月趙王虎以秦公韜為太尉與太子宣
迭日省可尚書奏事專決賞刑不復啓白司徒申
鍾諫曰賞刑者人君之大柄不可以假人所以防
微杜漸消逆亂於未然也太子職在視膳不當預

政庶人邃以預政致敗覆車未遠也且二政分權
鮮不階禍愛之不以道適所以害之也虎不聽中
謁者令申扁以慧悟辯給有寵於虎宣亦暱之使
典機密虎既不省事而宣韜皆好酣飲畋獵由是
除拜生殺皆決於扁自九卿已下率皆望塵而拜
太子詹事孫珍病目求方於侍中崔約約戲之曰
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晼晼正耐溺
中珍恨之以白宣宣於兄弟中最胡狀目深聞之
怒誅約父子於是公卿以下畏珍側目

八年冬十二月趙王虎作臺觀四十餘所於鄴又
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

閣道至襄國敕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備并朔秦雍
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為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
諸州軍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為水
所沒虎狼所食者三分居一加之公侯牧宰競營
私利百姓失業愁困貝丘人李弘因眾心之怨自
言姓名應讖連結黨與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
者數千家虎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
作役侍中京兆韋謏諫曰陛下忽天下之重輕行
斤斧之間猝有狂夫之變雖有智勇將安所施又
興役無時廢民耘穫吁嗟盈路殆非仁聖之所忍
為也虎賜謏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秦公韜

有寵於虎太子宣惡之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
欲求媚於宣說之曰今諸侯吏兵過限宜漸裁省
以壯本根宣使離爲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
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下三分
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嫌釁益
深矣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
東南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
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
南也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
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制征士五
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

斬民至鬻子以供軍須猶不能給自經於道樹者
相望

康帝建元二年　初趙領軍王朗言於趙王虎曰
盛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伐宮材引於漳水役者
數萬吁嗟滿道陛下宜因出游罷之虎從之太子
宣怒會熒惑守房宣使太史令趙攬言於虎曰房
爲天王今熒惑守之其殃不細宜以貴臣王姓者
當之虎曰誰可者攬曰無貴於王領軍虎意惜朗
使攬更言其次攬無以對因曰其次唯中書監王
波耳虎乃下詔追罪波前議楛矢事腰斬之及其
四子投尸漳水既而愍其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
爲侯　虎作橋於靈昌津用功五百餘萬不成斬
匠而罷

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趙王虎以樂平公苞代鎮
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治長安未央宮虎
好獵晚歲體重不能跨馬乃造獵車千乘刻期校
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爲獵場使御史
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民有美女佳牛
馬御史求之不得皆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人發
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頭配
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
七十餘國皆九等大發民女三萬餘人料爲三等

以配之太子諸公私令采發者又將萬人郡縣務
求美色多强奪人妻殺其夫及夫自殺者三千餘
人至鄴虎臨軒簡第以使者爲能封侯者十二人
荊楚揚徐之民流叛略盡守令坐不能綏懷下獄
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逯明因侍切諫虎
大怒使龍騰拉殺之

二年夏五月趙中黄門嚴生惡尚書朱軌會久雨
生譖軌不脩道路又謗訕朝政趙王虎囚之蒲洪
諫曰陛下既有襄國鄴宮又修長安洛陽宮殿將
以何用作獵車千乘環數千里以養禽獸奪人妻
女十萬餘口以實後宮聖帝明王之所爲固若是

乎今又以道路不修欲殺尚書陛下德政不修天降淫雨七旬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況人乎政刑如此其如四海何其如後代何願止作徒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衆望虎雖不悅亦不之罪爲之罷長安洛陽作役而竟誅朱軌又立私論朝政之法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覲以目相顧不敢復相過從談語

三年　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府庫財物不可勝紀猶自以爲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

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袤數十里申鍾石璞趙攬等上疏陳天文錯亂百姓彫弊虎大怒曰使苑牆朝成吾夕沒無恨矣促張羣使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大朝會列於殿庭九月命太子宣出祈福于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所舍輒列人爲長圍四面各百里驅禽獸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跪立重行圍守炬火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姬妾乘輦臨觀獸盡而止或獸有迸逸當圍守者有爵則奪馬步驅一日無爵則鞭之一百士卒饑凍死者萬有餘人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皆無孑遺虎復命秦公韜繼出自幷州至于秦雍亦如之宣怒其與己鈞敵愈嫉之宦者趙生得幸於宣無寵於韜微勸宣除之於是始有殺韜之謀矣

四年趙秦公韜有寵於趙王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嘗忤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

是益驕造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見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謂所幸楊杯牟成趙生曰凶豎傲愎敢爾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秋八月韜夜與僚屬宴於東明觀因宿於佛精舍宣使楊杯等緣獼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絶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賊在京師鑾輿不宜輕出虎乃止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往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觀尸大笑而去收大將

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殺
韜欲召之恐其不入乃詐言其母杜后哀過危惙
宣不謂見疑入朝中宮因留之建興人史科知其
謀告之虎使收楊杯牟成皆亡去獲趙生詰之具
服虎悲怒彌甚囚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鏁
之取殺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佛圖澄曰
宣韜皆陛下之子今爲韜殺宣是重禍也陛下若
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
宮虎不從積柴於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
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其下使韜所幸宦者郝稚
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郝稚以繩貫其頷

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腸如韜之傷四
面縱火煙炎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
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
人宣小子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
大臣不聽就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於
絕襻虎因此發病又廢其后杜氏爲庶人誅其四
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
水洿其東宮以養豬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讁
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虎曰宮中將有
變宜備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
秋九月趙王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有

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擇虎曰卿言正
起吾意戎昭將軍張豺曰燕公母賤又嘗有過彭
城公母前以太子事廢今立之臣恐不能無微恨
陛下宜審思之初虎之拔上邽也張豺獲前趙主
曜幼女安定公主有殊色納於虎虎嬖之生齊公
世豺以虎老病欲立世爲嗣冀劉氏爲太后已得
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出於倡賤
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
言吾知太子處矣虎再與羣臣議於東堂虎曰吾
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爲專生惡子年踰二
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

與張舉李農定議令公卿上書請立世爲太子大
司農曹莫不肯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
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虎曰莫忠臣也然
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朕意矣可令諭之遂立世
爲太子以劉昭儀爲后
五年春正月趙王虎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寧諸
子皆進爵爲王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至鄴求見虎
虎病弋仲讓虎曰兒死愁邪何爲而病兒幼時不
擇善人教之使至於爲逆既爲逆而誅之又何愁
焉且汝久病所立兒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
憂此勿憂賊也　夏四月乙卯趙主虎病甚以彭

城王遵爲大將軍鎭關右燕王斌爲丞相錄尚書
事張豺爲鎭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
遺詔輔政劉后惡斌輔政恐不利於太子與張豺
謀去之斌時在襄國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
愈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素好獵嗜酒遂留獵且
縱酒劉氏與豺因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官歸
第使豺弟雄帥龍騰五百人守之乙丑遵自幽州
至鄴敕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
是日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對曰去已久矣虎
曰恨不見之虎臨西閤龍騰中郎二百餘人列拜
於前虎問何求皆曰聖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衛

典兵馬或言乞爲皇太子虎曰燕王不在內邪召
以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
付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張豺使張雄矯
詔殺斌戊辰劉氏復矯詔以豺爲太保都督中外
諸軍錄尚書事如霍光故事侍中徐統歎曰亂將
作矣吾無爲預之仰藥而死己巳虎卒太子世即
位尊劉氏爲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以張豺爲丞
相豺辭不受請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鑒爲左右丞
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太尉張舉謀誅司空
李農舉素與農善密告之農奔廣宗帥乞活數萬
家保上白劉氏使張舉統宿衛諸軍圍之豺以張

離爲鎭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以爲己副彭城
王遵至河內聞喪姚弋仲蒲洪劉寧及征虜將軍
石閔武衛將軍王鸞等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
帝亦有意以殿下爲嗣正以末年惛惑爲張豺所
誤今女主臨朝姦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
衛空虛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
開門倒戈而迎殿下者遵從之五月遵自李城舉
兵還趣鄴洛州刺史劉國帥洛陽之衆往會之檄
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丙戌遵軍于蕩陰
戎卒九萬石閔爲前鋒豺將出拒之耆舊羯士皆
曰彭城王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守城

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亦帥龍騰二千
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
宮未殯而禍難至此今嗣子沖幼託之將軍將軍
將若之何欲加遵重位能弭之乎豺惶怖不知所
出但云唯唯乃下詔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
督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己丑遵至
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庚寅遵擐甲曜
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閤
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
沖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
位於是遵即位大赦罷上白之圍辛卯封世爲譙

王廢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李農來歸罪使復其位尊母鄭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故燕王斌子衍爲皇太子以義陽王鑒爲侍中太傅沛王沖爲太保樂平王苞爲大司馬汝陰王琨爲大將軍武興公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甲午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及諸門觀閣蕩然無餘乘輿服御燒者太半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時沛王沖鎮薊聞遵殺世自立謂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而殺之罪莫大焉其赦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將軍沐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南下傳檄燕

趙所在雲集比至常山衆十餘萬軍于苑鄉遇遵赦書沖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曰彭城篡弑自尊爲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俟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沖乃復進遵馳遣王擢以書喻沖沖弗聽遵使武興公閔及李農等帥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沖兵大敗獲沖于元氏賜死阬其士卒三萬餘人　燕平狄將軍慕容霸上書於燕王儁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儁以

新遭大喪弗許霸馳詣龍城言於儁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爲後患儁曰鄴中雖亂鄧恒據安樂兵彊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爲患將若之何霸曰恒雖欲爲石氏拒守其將士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臣請爲殿下前驅東出徒何潛趣令支出其不意彼聞之勢必震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無復留難矣儁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對曰用兵之道敵彊則

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彊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燿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爲害乎從事中郎黃泓曰今太白經天歲集畢北天下易主陰國受命此必然之驗也宜速出師以承天意折衝將軍慕輿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民

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慮豈天
意未欲使海內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儁
笑而從之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容評為輔弼
將軍左長史陽騖為輔義將軍謂之三輔慕容霸
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
嚴為進取之計　初趙王遵之發李城也謂武興
公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太子既而立太子衍閔
恃功欲專朝政遵不聽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夷夏
宿將皆憚之既為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撫循殿中
將士皆奏為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遵弗之疑
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眾咸怨怒中書令孟準

左衛將軍王鸞勸遵稍奪閔兵權閔益恨望準等
咸勸誅之十一月遵召義陽王鑒樂平王苞汝陰
王琨淮南王昭等入議於鄭太后前曰閔不臣之
迹漸著今欲誅之如何鑒等皆曰宜然鄭氏曰李
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鑒
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將
軍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士三千
人執遵於南臺遵方與婦人彈棊問成曰反者誰
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鑒能幾時
遂殺之於琨華殿并殺鄭太后張后太子衍孟準
王鸞及上光祿張斐鑒即位大赦以武興公閔為

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為大司馬並錄尚書
事郎闓為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為尚書左僕射侍
中盧諶為中書監　趙主鑒使樂平王苞中書令
李松殿中將軍張才夜攻石閔李農於琨華殿不
克禁中擾亂鑒懼偽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
華門并殺苞新興王祗虎之子也時鎮襄國與姚
弋仲蒲洪等連兵移檄中外欲共誅閔農閔農以
汝陰王琨為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帥步
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
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皆殺之龍驤將軍孫伏
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於胡天亦欲誅閔農鑒

在中臺伏都帥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
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
東掖門臣欲帥衛士以討之謹先啓知鑒曰卿是
功臣好為官陳力朕從臺上觀卿勿慮無報也於
是伏都銖帥眾攻閔農不克屯於鳳陽門閔農帥
眾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殺己馳招閔農
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
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
內外六夷敢稱兵仗者斬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
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眾數
千守鑒於御龍觀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

孫劉構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預也今日已後與
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
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
之不為己用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
者文官進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
數萬閔親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
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
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為將帥者誅
之或高鼻多須濫死者半
六年春正月趙大將軍閔欲滅去石氏之迹託以
讖文有繼趙李更國號曰衛易姓李氏大赦改元

青龍太宰趙庶太尉張舉中軍將軍張春光祿大
夫石岳撫軍石寧武衛將軍張季及公侯卿校龍
驤等萬餘人出奔襄國汝陰王琨奔冀州撫軍將
軍張沈據滏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將軍段勤據
黎陽寧南將軍楊群據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
陳留姚弋仲據灄頭蒲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皆不
附於閔勤末柸之子龕蘭之子也王朗麻秋自長
安赴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人朗奔襄國
秋帥衆歸鄴蒲洪使其子龍驤將軍雄迎擊獲之
以為軍師將軍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帥衆七萬
伐鄴大將軍閔帥騎千餘與戰於城北閔操兩刃

矛馳騎擊之所向摧陷斬首三千級琨等大敗而
去閔與李農帥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閏月衛
主鑒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沈等使乘虛襲鄴宦者
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殺之并殺趙主虎三十
八孫盡滅石氏姚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將軍
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灄頭弋仲帥衆討閔軍于
混橋司徒申鍾等上尊號於閔閔以讓李農農固
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請與諸君分
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
何如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
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壹四海乎閔

曰胡尚書之言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大
赦改元永興國號大魏　二月燕王儁使慕容霸
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輿于自西道出蠮螉
塞儁自中道出盧龍塞以伐趙以慕容恪鮮于亮
為前鋒命慕輿泥槎山通道留世子曄守龍城以
內史劉斌為大司農與典書令皇甫眞留統後事
霸軍至三陘趙征東將軍鄧恒惶怖焚倉庫棄安
樂遁去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徙河南部都尉
孫泳急入安樂撲滅餘火籍其穀帛霸收安樂北
平兵糧與儁會臨渠三月燕兵至無終王午留其
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與鄧恒走保魯口乙巳儁

拔劍執王佗斬之儁欲悉阬其士卒千餘人慕容
霸諫曰趙爲暴虐王興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
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阬其士卒恐不可以
爲王師之先聲也乃釋之儁入都于薊中州士女
降者相繼燕兵至范陽范陽太守李産欲爲石氏
拒燕衆莫爲用乃帥八城令長出降儁復以産爲
太守産子績爲幽州別駕棄其家從王午在魯口
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恐
終難相保徒爲人累不如去之午曰此何言也夫
以當今喪亂而績乃能立義捐家情節之重雖古
烈士無以過乃欲以猜嫌害之燕趙之士聞之謂

我直相聚爲賊了無意識衆情一散不可復集此
爲坐自屠潰也恒乃止午猶慮諸將不與己同心
或致非意乃遣績歸績始辭午往見燕王儁儁讓
之曰卿不識天命棄父邀名今日乃始來邪對曰
臣眷戀舊主志存微節官身所在何事非君殿下
方以義取天下臣未謂得見之晩也儁悅善待之
儁以弟宜爲代郡城郎孫泳爲廣寧太守悉置幽
州郡縣守宰中子儁使中部俟釐慕輿句督薊中
留事自將擊鄧恒於魯口軍至清梁恒將鹿勃早
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入先犯前鋒都督慕
容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十餘人早不能進

由是燕軍得嚴備也謂慕輿根曰賊鋒甚銳宜且避
之根正色曰我衆彼寡力不相敵故乘夜來戰冀
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王但
安卧臣等自爲王破之儁不能自安內史李洪從
儁出營外屯高冢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
牙直前擊早李洪徐整騎隊還助之早乃退走衆
軍追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從士卒死亡略
盡儁引兵還薊　魏主閔復姓冉氏初閔父瞻內
黃人本姓冉趙主勒破陳午獲之命虎養以爲子
閔驍勇善戰多策略虎愛之比於諸孫尊母王氏
爲皇太后立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胤明

裕皆爲王以李農爲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
王其子皆封縣公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皆不從
　趙新興王祗即皇帝位于襄國改元永寧以汝
陰王琨爲相國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祗以
姚弋仲爲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　夏四月趙
主祗遣汝陰王琨將兵十萬伐魏　魏主閔殺李
農及其三子幷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
震趙昇閔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
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　六月趙汝
陰王琨進據邯鄲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之魏
衛將軍王泰擊琨大破之死者萬餘人劉國還繁

陽　冬十一月魏主閔帥步騎十萬攻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之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諫曰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全性命耳萬一爲變悔之何及請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微杜漸閔方欲撫納羣胡大怒誅謏及其子伯陽

七年春二月魏主閔攻圍襄國百餘日趙主祗危急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誡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遇當爲復讎老病不能

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必復見我也弋仲亦遣使告於燕燕王儁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往會之冉閔聞儁欲救趙遣大司馬從事中郎廣寧常煒使於燕儁使封裕詰之曰冉閔石氏養息負恩作逆何敢輒稱大號煒曰湯放桀武王伐紂以興商周之業曹孟德養於宦官莫知所出卒立魏氏之基苟非天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問裕曰人言冉閔初立鑄金爲己像以卜成敗而像不成信乎煒曰不聞裕曰南來者皆云如是何故隱之煒曰姦僞之人欲矯天命以惑人者乃假符瑞託蓍龜以自重魏主握符璽據中

州受命何疑而更反眞爲僞取決於金像乎裕曰傳國璽果安在煒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煒曰殺胡之日在鄴者殆無孑遺時有迸漏者皆潛伏溝瀆中耳彼安知璽之所在乎彼求救者爲妄誕之辭無所不可況一璽乎儁猶以張舉之言爲信乃積柴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曰君更孰思無爲徒取灰滅煒正色曰石氏貪暴親帥大兵攻燕國都雖不克而返然志在必取故運資糧聚器械於東北者非以相資乃欲相滅也魏主誅翦石氏雖不爲燕臣子之心聞仇讎之滅義當如何而更爲彼責我不亦異乎吾聞死者骨肉下于土精魂

升于天蒙君之惠速益薪縱火使僕得上訴於帝足矣左右請殺之儁曰彼不憚殺身以徇其主忠臣也且冉閔有罪使臣何預焉使出就館夜使其鄉人趙瞻往勞之且曰君何不以實言王怒欲處君於遼碣之表奈何煒曰吾結髮以來尚不欺布衣況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沈東海不敢避也遂臥向壁不復與瞻言瞻具以白儁儁乃囚煒於龍城　三月姚襄及趙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冉閔遣車騎將軍胡睦拒襄於長蘆將軍孫威拒琨於黃丘皆敗還士卒略盡閔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

集若我出戰必覆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徐觀其釁而擊之且陛下親臨行陳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閔將止道士法饒進曰陛下圍襄國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衆者斬乃悉衆出與襄琨戰悅綰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魏人望之恟懼襄琨綰三面擊之趙王祗自後衝之魏兵大敗閔與十餘騎走還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大單于胤及左僕射劉琦以降趙趙王祗殺之胡睦及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

中書監盧諶等并將士死者凡十餘萬人閔潛還人無知者鄴中震恐訛言閔已沒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息閔支解法饒父子贈韋謏大司徒姚襄還灄頭姚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初閔之為趙相也悉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趙所徙青雍幽荊四州之民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其能達者什有二三中原大亂因以饑疫人相食無復耕者趙王祗使其將劉顯帥衆七萬攻鄴軍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魏主閔恐召王泰欲與之謀泰恚前言之

不從辭以疾甚閔親臨問之泰固稱疾篤閔怒還宮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為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乃悉衆出戰大破顯軍追奔至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以自效閔乃引歸會有告王泰欲叛入秦者閔殺之夷其三族 夏四月渤海人逄約因趙亂擁衆數千家附於魏魏以約為渤海太守故太守劉準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弈之從弟也別聚衆自守閔以準為幽州刺史與約中分渤海燕王儁使封弈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準放開騁之子也弈引兵直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鄉里隔絕日久會遇甚

難時事利害人各有心非所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佇結之情約素信重弈即出見弈於門外各屏騎卒單馬交語弈與論敘平生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鄉情相愛重誠欲君享祚無窮今既獲展奉不可不盡所懷冉閔乘石氏之亂奄有成資是宜天下服其彊矣而禍亂方始固知天命不可力爭也燕王弈世載德奉義討亂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臨趙魏遠近之民襁負歸之民厭荼毒咸思有道冉閔之亡匪朝伊夕成敗之形昭然易見且燕王肇開王業虛心賢儁君能翻然改圖則功參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為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必

至之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弈給使張安有勇力
弈豫戒之俟約氣下安奕前持其馬鞚因挾之而
馳至營弈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故相爲決之
非欲取君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高開至渤
海準放迎降儁以放爲渤海太守準爲右司馬約
參軍事以約誘於人而遇獲更其名曰鈞　劉顯
弑趙王祗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宰趙庶等十餘
人傳首于鄴驃騎將軍石寧奔柏人魏主閔焚祗
首于通衢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　秋七
月劉顯復引兵攻鄴魏主閔擊敗之顯還稱帝於
襄國　八月燕王儁遣慕容恪攻中山慕容評攻

王午于魯口魏中山太守上谷侯龕閉城拒守恪
南徇常山軍于九門魏趙郡太守遼西李邽舉郡
降恪厚撫之將邽還圍中山侯龕乃降恪入中山
遷其將帥土豪數十家詣薊餘皆安堵軍令嚴明
秋豪不犯慕容評至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拒戰
評擊斬之悅綰還自襄國儁乃知張舉之妄而殺
之常煒有四男二女在中山儁釋煒之囚使諸子
就見之煒上疏謝恩儁手令答曰卿本不爲生計
孤以州里相存耳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
所念邪天且念卿況於孤乎賜妾一人穀三百斛
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興爲中山太守興善於

綏撫中山遂安　冬十一月逢約亡歸渤海招集
舊衆以叛燕樂陵太守賈堅使人告諭鄉人示以
成敗約部衆稍散遂來奔
八年春正月劉顯攻常山魏主閔留大將軍蔣幹
使輔太子智守鄴自將八千騎救之顯大司馬清
河王寧以棗強降魏閔擊顯敗之追奔至襄國顯
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納閔閔殺顯及其公卿已下
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於鄴趙汝陰王琨以
其妻妾來奔斬於建康市石氏遂絶　魏主閔既
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趙立義將軍段勤
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

燕王儁遣慕容恪等擊魏慕容霸等擊勤魏主閔
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閏車騎將軍張溫諫曰鮮卑
乘勝鋒銳且彼衆我寡請且避之俟其驕惰然後
益兵以擊之閔怒曰吾欲以此衆平幽州斬慕容
儁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司徒劉茂特進郎闓
相謂曰吾君此行必不還矣吾等何爲坐待戮辱
皆自殺閔軍于安喜慕容恪引兵從之閔趣常山
恪追之丙子及於魏昌之廉臺閔與燕兵十戰燕
兵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慕
容恪巡陳謂將士曰冉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
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以所

將多步卒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為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陳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操雙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為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為燕兵

所執燕人殺魏僕射劉羣執董閏張溫及閔皆送於薊閔子操奔魯口高開被創而卒慕容恪進屯常山儁命恪鎮中山己卯冉閔至薊儁大赦立閔而責之曰汝奴僕下才何得妄稱帝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禽獸之類猶稱帝況我中土英雄何為不得稱帝邪儁怒鞭之三百送於龍城慕容霸軍至繹幕段勤與弟思聰舉城降甲申儁遣慕容評及中尉侯龕帥精騎萬人攻鄴癸巳至鄴魏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城外皆降於燕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　五月鄴中大饑人相食故趙時宮人被食略盡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

奉表請降且求救於謝尚庚寅燕王儁遣廣威將軍慕容軍殿中將軍慕輿根右司馬皇甫眞等帥步騎二萬助慕容評攻鄴　辛卯燕人斬冉閔於龍城會大旱蝗燕王儁謂閔為祟遣使祀之謚曰悼武天王　初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自倉垣徙屯棘津止幹使者求傳國璽劉猗使繆嵩還鄴白幹幹疑尚不能救沈吟未決　六月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紿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璽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子天子聞璽在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糧以相救餉幹以為然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

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枋頭甲子蔣幹帥銳卒五千及晉兵出戰慕容評大破之斬首四千級幹脫走入城　秋七月王午聞魏敗時鄧恒已死午自稱安國王八月戊辰燕王儁遣慕容恪封弈陽鶩攻之午閉城自守送冉操詣燕軍燕人掠其禾稼而還　庚午魏長水校尉馬願等開鄴城納燕兵戴施蔣幹懸縋而下奔于倉垣慕容評送魏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等及乘輿服御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皆自殺燕王儁詐云董氏得傳國璽獻之賜號奉璽君賜冉智爵海賓侯以申鍾為大將軍右長史命

慕容評鎭鄴　謝尚自枋頭迎傳國璽至建康百僚畢賀　冬十月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降燕燕王儁以王擢爲益州刺史夔逸爲秦州刺史張平爲并州刺史李歷爲兗州刺史高昌爲安西將軍劉寧爲車騎將軍　慕容恪屯安平積糧治攻具將討王午丙戌中山蘇林起兵於無極自稱天子恪自魯口還討林閏月戊子燕王儁遣廣威將軍慕輿根助恪攻林斬之王午爲其將秦興所殺呂護殺興復自稱安國王燕羣僚共上尊號於燕王儁儁許之十一月丁卯始置百官以國相封弈爲太尉左長史陽騖爲尚書令右司馬皇甫

眞爲尚書左僕射典書令張悕爲右僕射其餘文武拜授有差戊辰儁即皇帝位大赦自謂獲傳國璽改元元璽追尊武宣王爲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爲太祖文明皇帝時晉使適至燕儁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改司州爲中州建留臺於龍都以玄菟太守乙逸爲尚書專委留務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五

江左經略中原

晉成帝咸康五年春三月征西將軍庾亮欲開復中原表桓宣爲都督沔北前鋒諸軍事司州刺史鎭襄陽又表其弟臨川太守懌爲監梁雍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鎭魏興西陽太守翼爲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鎭江陵皆假節又請解豫州以授征虜將軍毛寶詔以寶監揚州及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帥精兵萬人戍邾城以建威將軍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入沔中稱將二百人下見亮亮素惡稱輕狡數稱前後罪惡收而

斬之後以魏興險遠命庾懌徙屯半洲更以武昌太守陳囂爲梁州刺史趣漢中遣參軍李松攻漢巴郡江陽　夏四月執漢荆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黃植送建康漢主壽以李弈爲鎭東將軍代閎守巴郡庾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彊欲帥大衆十萬移鎭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爲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議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以爲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彊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繫胡之彊弱胡之彊弱繫於石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爲爪

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所據之地同於魏世勤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內難既平翦削外寇一舉而拔金墉再戰而禽石生誅石聰如拾遺取郭權如振槁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為能乎將不能也論者以胡前攻襄陽不能拔謂之無能為夫百戰百勝之彊而以不拔一城為劣譬諸射者百發百中而一失可以謂之拙乎且石遇偏師也桓平北邊將也所爭者疆埸之土利則進否則退非所急也今征西以重鎮名賢自將大軍欲席卷河南虎必自帥一國之眾來決勝負豈得以襄陽為比哉今征西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眾不能拔征西之守殆不能勝也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鎮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孰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界胡來攻豫置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胡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

胡唯據河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胡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胡水陸異勢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秋八月南昌文成公郗鑒疾篤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上疏乞骸骨且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眾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啟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為都督徐州刺史詔以蔡謨為太尉軍司加侍中辛酉鑒薨即以謨為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請伐趙詔遣光攻壽陽謨上疏曰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一城見攻眾城必救又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聲息久聞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若進攻未拔胡

騎猝至懼栢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也今
光所將皆殿中精兵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
城之下以國之爪士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
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
者也乃止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
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
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
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
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
非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今縱有兵守
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
資也及庾亮鎭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
虎惡之以夔安爲大都督帥石鑒石閔李農張貉
李菟等五將軍兵五萬人寇荆揚北鄙二萬騎攻
邾城毛寶求救於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兵九月
石閔敗晉兵於沔陰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陷沔
南朱保敗晉兵於白石殺鄭豹等五將軍張貉陷
邾城死者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出走赴江溺死
夔安進據胡亭寇江夏義陽將軍黃沖義陽太守
鄭進皆降於趙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戰
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掠漢東擁七千餘
戶遷于幽冀是時庾亮猶上疏欲遷鎭石城聞邾
城陷乃止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
復位以輔國將軍庾懌爲豫州刺史監宣城廬江
歷陽安豐四郡諸軍事假節鎭蕪湖
六年春正月庚子朔都亭文康侯庾亮薨以護軍
將軍錄尚書何充爲中書令庚戌以南郡太守庾
翼爲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
荆州刺史假節代亮鎭武昌時人疑翼年少不能
繼其兄翼悉心爲治戎政嚴明數年之間公私充
實人皆稱其才
八年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鎭樂鄉征虜長
史王述與庾冰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
之衆一旦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泝
流數千里供給軍府力役增倍且武昌實江東鎭
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
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
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闚覦之
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
惡檿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是以達人君子直道
而行禳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思
社稷之長計耳朝議亦以爲然翼乃止　秋
七月己未以何充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
晉陵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鎭京口避諸庾也

康帝建元元年庾翼爲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
琅邪內史桓溫彝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風
槩翼與之友善相期以寧濟海內翼嘗薦溫於成
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
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時
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
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
徵辟屏居墓所幾將七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
謝尚長山令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嘗
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旣返相謂曰深源不
起當如蒼生何尚鯤之子也翼請浩爲司馬詔除

侍中安西軍司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
非眞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
可然乎浩猶不起殷羨爲長沙相在郡貪殘庾冰
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兒弟
故小令物情容之大較江東之政以嫗煦豪強常
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
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殺倉督監以塞責
山遐爲餘姚長爲官出豪強所藏二千戶而衆共
驅之令遐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惛謬江東事去
寔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足於風
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二十餘郡唯

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遐簡
之子也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遣使東約燕王皝
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唯庾冰意與
之同而桓溫譙王無忌皆贊成之無忌承之子也
秋七月趙汝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詣翼降丁巳
下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所部之衆北伐表桓宣
爲都督司雍梁三州荊州之四郡諸軍事梁州刺
史前趣丹水桓溫爲前鋒小督假節帥衆入臨淮
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八月庾
翼欲移鎭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云移鎭安陸帝
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翼遂違詔北行至夏口復

上表請鎭襄陽翼時有衆四萬詔加翼都督征討
諸軍事先是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庾冰屢求出外
辛巳以冰都督荊江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
郡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鎭武昌以爲翼繼援
徵徐州刺史何充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
事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政以琅邪內史桓溫
爲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徵江州刺
史褚裒爲衛將軍領中書令
二年夏四月征西將軍庾翼使梁州刺史桓宣擊
趙將李羆於丹水爲羆所敗翼貶宣爲建威將軍
宣慙憤成疾　秋八月庚辰卒翼以長子方之

爲義城太守代領宣衆又以司馬應誕爲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梁州刺史戍西城　中書令褚裒固辭樞要閏月丁巳以裒爲左將軍都督兗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兗州刺史鎭金城　秋九月帝崩穆帝卽位以裒爲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改授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二郡諸軍事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鎭京口　冬十月江州刺史庾冰有疾太后徵冰輔政冰辭十一月庚辰卒庾翼以家國情事留子方之爲建武將軍戍襄陽方之年少以參軍毛穆之爲建武司馬以輔之

穆之寶之子也翼還鎭夏口詔翼復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翼辭豫州復欲移鎭樂鄉詔不許翼仍繕修軍器大佃積穀以圖後舉

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詔徵衛將軍褚裒欲以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長史王胡之說裒曰會稽王令德雅望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授之裒乃固辭歸藩壬戌以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　鄱亭肅侯庾翼疽發于背表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荆州刺史委以後任司馬義陽朱燾爲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　秋七月庚午卒　庾翼既卒朝議皆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請以庾爰之代其任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強胡西鄰勁蜀地勢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溫足以制之諸君勿憂丹楊尹劉惔每奇溫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鎭上流以己爲軍司昱不聽又請自行亦不聽庚辰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持節

都督荆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爰之果不敢爭又以劉惔監沔中諸軍事領義成太守代庾方之徙方之爰之于豫章桓溫嘗乘雪欲獵先過劉惔惔見其裝束甚嚴謂之曰老賊欲持此何爲溫笑曰我不爲此卿安得坐談乎

二年春二月褚裒薦前光祿大夫顧和前司徒左長史殷浩三月丙子以和爲尚書令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識者美之浩亦固辭會

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危弊理極足下沈識
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
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則家國
不異足下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四年夏四月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
朝野推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
是與溫寖相疑貳浩以征北長史荀羨前江州刺
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羨爲吳國內史羲之爲護
軍將軍以爲羽翼羨蕤紋之子也羲之導之從子也羲之
以爲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及羨不宜與
溫構隙浩不從
五年夏六月桓溫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
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逵
進據壽春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
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宜先
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
彭城後遣督護麋嶷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聲
勢　秋七月加裒征討大都督督徐兗青揚豫
五州諸軍事裒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
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光祿
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
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

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
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
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材略疎短不能副心財
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
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
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
騎二萬與龕等戰於代陂龕等大敗皆沒於趙八
月裒退屯廣陵陳逵聞之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
裒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裒還鎮京口解征討都
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
會裒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　冬
十一月都鄉元穆侯褚裒還至京口聞哭聲甚多
以問左右對曰皆代陂死者之家也裒慙憤發疾
十二月己酉卒以吳國內史荀羨爲使持節監徐
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時年二十
入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六年春正月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己丑以
揚州刺史殷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
青五州諸軍事以蒲洪爲氐王使持節征北大將
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蒲健爲
假節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襄國公
七年　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

事久不報溫知朝廷杖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
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
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
不爲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辛未溫
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
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又欲以騶虞幡駐溫軍
吏部尚書王彪之言於會稽王昱曰此屬皆自爲
計非能保社稷爲殿下計也若殷浩去職人情離
駭天子獨坐當此之際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
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之首事任如
此猜釁已成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

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爲陳成敗彼必旋師
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
無故忩忩先自猖獗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
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彪之彬之子也
撫軍司馬高崧言於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
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
於坐爲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
遠圖經略大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比興
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
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
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㗊想足下亦少

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
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
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
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
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寧國而
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
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即上疏惶恐致
謝回軍還鎮
八年春正月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
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
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

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
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頃日降附之徒皆
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浩不從嚴愉
之從子也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以安西將
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進屯壽春謝尚不
能撫慰張遇遇怒據許昌叛使其將上官恩據洛
陽樂弘攻督護戴施於倉垣浩軍不能進三月命
荀羨鎮淮陰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
鎮下邳　姚弋仲卒子襄帥衆歸晉襄單騎渡淮見
謝尚于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歡若
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夏四

月秦以張遇為征東大將軍豫州牧六月謝尚姚襄共攻張遇于許昌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昌王菁略地關東帥步騎二萬救之丁亥戰于潁水之誡橋尚等大敗死者萬五千人尚犇還淮南襄棄輜重送尚于芍陂尚悉以後事付襄殷浩聞尚敗退屯壽春　秋七月秦丞相雄徙張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於關中以右衛將軍楊羣為豫州刺史鎮許昌謝尚降號建威將軍　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

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為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又與會稽王昱牋曰為人臣者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況遇難得之運哉顧

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勞役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先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若不行恐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蹔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也不從九月浩屯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遯戍倉垣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

冬十月謝尚遣冠軍將軍王俠攻許昌克之秦豫州刺史楊羣退屯弘農徵尚為給事中戍石頭

九年秋七月張遇叛秦伏誅九月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彊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殷浩在壽春惡其彊盛囚襄諸弟屢遣刺客刺之刺客皆以情告襄安北將軍魏統卒弟憬代領部曲浩潛遣憬帥眾五千襲之襄斬憬并其眾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啟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魏憬子弟數往來壽春襄益疑懼遣參軍權翼使於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為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豈

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而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讒慝之言與平北有隙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姿性豪邁生殺自由又縱小人掠奪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平北歸命聖朝豈肯妄殺無辜姦宄之人亦王法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終將討之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 初浩陰遣人誘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偽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健兄子輔國將軍黃眉自洛陽西奔以

為安等事已成 冬十月浩自壽春帥衆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為弱兒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不從浩以姚襄為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襄俘斬萬餘悉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襄復如淮南會稽王昱謂王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

冬十一月殷浩使部將劉啓王彬之攻姚益于山桑姚襄自淮南擊之啓彬之皆敗死襄進據芍陂十二月姚襄濟淮屯盱眙招掠流民衆至七萬

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詣建康罪狀殷浩并自陳謝詔以謝尚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歷陽

十年故魏降將周成反自宛襲洛陽 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征西將軍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東陽之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

春二月乙丑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 姚襄遣使降燕三月桓溫別將攻上洛獲秦荆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

司馬勳掠秦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秦主健遣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衆五萬軍于嶢柳以拒溫 夏四月己亥溫與秦兵戰于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傷晉將士甚衆溫督衆力戰秦兵大敗將軍桓沖又敗秦丞相雄于白鹿原沖溫之弟也溫轉戰而前壬寅進至灞上秦太子萇等退屯城南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兵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

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夏五月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王

猛為高官督護欲與俱還猛辭不就呼延毒帥眾一萬從溫還秦太子萇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以萬數溫之屯灞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言於眾自矜其勇而咎溫之持重溫殺之　秋九月桓溫還自伐秦帝遣侍中黃門勞溫于襄陽

十一年夏四月姚襄所部多勸襄北還襄從之五月襄攻冠軍將軍高季於外黃會季卒襄進據許昌　冬十月以豫州刺史謝尚督并冀幽三州鎮壽春

十二年春二月桓溫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餘上不許拜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以討姚襄　夏四月姚襄自許昌攻周成于洛陽　秋七月姚襄攻洛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世兵彊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為它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襄不從桓溫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陳郡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

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八月己亥溫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匿精銳於水北林中遣使謂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敕三軍小却當拜伏路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預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何煩使人襄拒水而戰溫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眾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于洛陽北山其夜民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溫軍中傳言襄病創已死許洛士女為溫所得者無不北望而泣襄西走溫追之

不及弘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溫問襄之爲人亮曰
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帥衆出
降溫屯故太極殿前既而徙屯金墉城己丑謁諸
陵有毀壞者修復之各置陵令表鎮西將軍謝尚
都督司州諸軍事鎮洛陽以尚未至留穎川太守
毛穆之督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
陽衛山陵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執周成
以歸姚襄奔平陽秦幷州刺史尹赤復以衆降襄
襄遂據襄陵秦大將軍張平擊之襄爲平所敗乃
與平約爲兄弟各罷兵　冬十一月詔遣兼司

空散騎常侍車灌等持節如洛陽修五陵十二月
庚戌帝及羣臣皆服緦臨於太極殿三日　司州
都督謝尚以疾不行以丹楊尹王胡之代之未行
而卒胡之廙之子也

桓溫伐燕

晉穆帝升平二年　趙之亡也其將高昌遣使降
燕已而降晉又降秦各受爵位欲中立以自固燕
主儁使司空陽鶩討昌於東燕
三年夏六月高昌不能拒燕　秋七月自白馬
奔榮陽
五年春二月高昌卒燕河內太守呂護幷其衆遣
使來降拜護冀州刺史護欲引晉兵以襲鄴三月

燕太宰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眞將兵萬人
共討之燕兵至野王護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顏
請急攻之以省大費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
備未易猝攻頃攻黎陽多殺精銳卒不能拔自取
困辱護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
之休兵養士離間其黨於我不勞而賊勢日蹙不
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爲多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
乎乃築長圍守之　夏四月桓溫以其弟黃門
郎豁督沔中七郡諸軍事兼新野義城二郡太守
將兵取許昌破燕將慕容塵　燕人圍野王數月
呂護遣其將張興出戰傅顏擊斬之城中日蹙皇

甫眞戒部將曰護勢窮奔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
所部士卒多羸器甲不精宜深爲之備乃多課櫓
楯親察行夜者護食盡果夜悉精銳趨眞所部突
圍不得出太宰恪引兵擊之護衆死傷殆盡棄妻
子奔滎陽恪存撫降民給其廩食徙士人將帥於
鄴自餘各隨所樂以護參軍廣平梁琛爲中書著
作郎　冬十月呂護復叛奔燕燕人赦之以爲
廣州刺史
哀帝隆和元年春正月燕豫州刺史孫興請攻洛
陽曰晉將陳祐弊卒千餘介守孤城不足取也燕
人從其言遣寧南將軍呂護屯河陰　二月辛

未以吳國內史庾希為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龍驤將軍袁真為西中郎將監護豫司并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汝南並假節希冰之子也　燕呂護攻洛陽三月乙酉河南太守戴施奔宛陳祐告急五月丁巳桓溫遣庾希及竟陵太守鄧遐帥舟師三千人助祐守洛陽遐嶽之子也溫上疏請還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已

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踧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

宜深慮也臣之愚計以為且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梁許清壹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柰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綽楚之孫也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溫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帥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徇國孰

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事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溫乃止朝廷以交廣遼遠改授溫都督并司冀三州溫表辭不受　秋七月呂護退守小平津中流矢而卒燕將段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鄧遐進屯新城八月西中郎將袁真進屯汝南運粟五萬斛以饋洛陽　冬十一月庾希自下邳退屯山陽袁真自汝南退屯壽陽

興寧元年夏四月燕寧東將軍慕容忠攻滎陽太

守劉遠遠犇魯陽　五月以西中郎將袁眞都督司冀并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庾希都督青州諸軍事　癸卯燕人拔密城劉遠犇江陵　冬十月燕鎮南將軍慕容塵攻陳留太守袁披于長平汝南太守朱斌乘虛襲許昌克之

二年春二月燕太傅評龍驤將軍李洪略地河南　夏四月甲辰燕李洪攻許昌汝南敗晉兵於懸瓠潁川太守李福戰死汝南太守朱斌犇壽春陳郡太守朱輔退保彭城大司馬溫遣西中郎將袁眞等禦之溫帥舟師屯合肥燕人遂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戶于幽冀二州遣鎮南將軍慕容

塵屯許昌　秋八月燕太宰恪將取洛陽先遣人招納士民遠近諸塢皆歸之乃使司馬悅希軍于盟津豫州刺史孫興軍于成皋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胡之爲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之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屢以少擊燕衆摧破之而洛陽糧盡援絶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爲名九月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帥衆

而東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祐聞許昌已沒遂犇新城燕悅希引兵略河南諸城盡取之

三年春正月大司馬溫移鎮姑孰二月乙未以其弟右將軍豁監荊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領荊州刺史加江州刺史桓沖監江州及荊豫八郡諸軍事並假節司徒昱聞陳祐棄洛陽會大司馬溫于洌洲共議征討丙申帝崩于西堂事遂寢　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易克也勿更畏懦而怠惰遂攻之三月克之執揚武將軍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中軍將軍慕輿虔曰勁

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赦之必爲後患遂殺之恪略地至崤澠關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燕人以左中郎將慕容筑爲洛州刺史鎮金墉吳王垂爲都督荊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

海西公太和元年冬十月燕撫軍將軍下邳王厲寇兗州拔魯高平數郡置守宰而還　十二月南陽督護趙億據宛城降燕太守桓澹走保新野燕人遣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

二年夏四月燕慕容塵寇竟陵太守羅崇擊破之

荆州刺史桓豁竟陵太守羅崇攻宛拔之趙億走
趙盤退歸魯陽豁追擊盤於雉城擒之留兵戍宛
而還　秋九月以會稽內史郗愔為都督徐兖
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兖二州刺史鎮京口
四年春三月大司馬溫請與徐兖二州刺史郗愔
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初愔在北
府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
愔暗於事機乃遣溫牋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
河上愔子超為溫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愔
牋自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老病乞閑地自養勸
溫并領己所統溫得牋大喜即轉愔冠軍將軍會

稽內史溫自領徐兖二州刺史　夏四月庚戌
溫帥步騎五萬發姑孰　大司馬溫自兖州伐燕
郗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
辛丑溫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溫使冠軍將軍毛虎
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清水虎生寶之子
也溫引舟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郗超曰清水
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為資復
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彼畏
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
立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為功力百
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

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
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
如賒遲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
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
秋冬水更澀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
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溫遣建威將軍
檀玄攻胡陸拔之獲燕寧東將軍慕容忠燕主暐
以下邳王厲為征討大都督帥步騎二萬逆戰于
黃墟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來
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傅顏於林渚暐復遣樂
安王臧統諸軍拒溫臧不能抗乃遣散騎常侍李

鳳求救于秦秋七月溫屯武陽燕故兖州刺史孫
元帥其族黨起兵應溫溫至枋頭暐及太傅評大
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
晚也暐乃以垂代樂安王臧為使持節南討大都
督帥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衆五萬以拒溫垂表
司徒左長史申胤黃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
皆從軍胤鍾之子孚放之子也暐又遣散騎侍郎
樂嵩請救于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
羣臣議于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燕不我
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為
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彊大慕容評非溫敵

也若温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出自洛陽軍至潁川又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于燕以王猛為尚書令太子太傅封孚問於申胤曰温衆彊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温今日聲勢似能有為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温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温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

阻以敗其事又温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遥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温以燕降人段思為鄉導悉羅騰與温戰生擒思温使故趙將李述徇趙魏騰又與虎賁中郎將染干津共擊斬之温軍奪氣初温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一萬蘭臺治書侍御史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豫州刺史李邽帥州兵五千斷温糧道當佩之子也德使將軍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

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以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温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丙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温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温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鋭為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温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温

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温於襄邑范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温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温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孫元遂據武陽以拒燕燕左衛將軍孟高討擒之

冬十月己巳大司馬温收散卒屯于山陽温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為庶人又免冠軍將軍鄧遐官真以温誣己不服表温罪狀朝廷不報真遂據壽春叛降燕且請救亦遣使如秦温以毛虎生領淮南太守守歷陽　燕主暐遣大鴻臚温統拜袁真使持節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宣城公統未踰淮而卒

冬十一月辛丑丞相昱與大司馬溫會涂中以謀後舉以溫世子熙為豫州刺史假節　十二月大司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祕書監太原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切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五年春二月癸酉袁眞卒陳郡太守朱輔立眞子瑾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保壽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馬爨亮如鄴請命燕人以瑾為揚州刺史輔為荊州刺史　夏四月燕秦皆遣兵助袁瑾大司馬溫遣督護竺瑤等禦之燕兵先至瑤等與戰於武丘破之南頓太守桓石虔克南城石虔溫之弟子也　秋七月大司馬溫自廣陵帥眾二萬討袁瑾以襄城太守劉波為淮南內史將五千人鎮石頭波隗之孫也癸丑溫敗瑾于壽春遂圍之燕左衛將軍孟高將騎兵救瑾至淮北未渡會秦伐燕燕召高還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袁瑾朱輔求救於秦秦王堅以瑾為揚州刺史輔為交州刺史遣武衛將軍武都王鑒前將軍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大司馬溫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頓太守桓石虔等擊蚝於石橋大破之秦兵退屯愼城伊宣之子也丁亥溫拔壽春擒瑾及輔并其宗族送建康斬之

亘溫滅蜀

晉明帝太寧二年成主雄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餘人雄立其兄蕩之子班為太子使任后母之羣臣請立諸子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材大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驤司徒王達諫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宋宣公吳餘祭足以觀矣雄不聽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班為人謙恭下士動遵禮憲雄每有大議輒令豫之

成帝咸和九年夏六月成主雄生瘍於頭身素多金創及病舊瘢皆膿潰諸子皆惡而遠之獨太子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為吮膿雄召大將軍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丁卯雄卒太子班即位以建寧王壽錄尚書事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　秋九月成

主雄之子車騎將軍越屯江陽奔喪至成都以太子班非雄所生意不服與其弟安東將軍期謀作亂班弟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心待之無所疑間遣玝出屯於涪冬十月癸亥朔越因班夜哭弑之於殯宮幷殺班兄領軍將軍都矯太后任氏令罪狀班而廢之初期母冉氏賤任氏母養之期多才藝有令名及班死衆欲立越越奉期而立之甲子期即皇帝位謚班曰戾太子以越為相國封建寧王加大將軍壽大都督徙封漢王皆錄尚書事以兄霸為中領軍鎮南大將軍弟保為鎮西大將軍汶山

太守從兄始為征東大將軍代越鎮江陽丙寅葬雄於安都陵謚曰武皇帝廟號太宗始欲與壽共攻期壽不敢發始怒反譖壽於期請殺之期欲藉壽以討李玝故不許遣壽將兵向涪壽先遣使告玝以去就利害開其去路玝遂來奔詔以玝為巴郡太守期以壽為梁州刺史屯涪

咸康元年秋九月成太子班之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謀殺成主期立班子事覺期殺演澹及班母羅氏期自以得志輕諸舊臣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涪等刑賞大政皆決於數人希復關公卿褒無它才嘗勸成主雄立

期為太子故有寵由是紀綱隳紊雄業始衰

四年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而籍沒其資財婦女由是大臣多不自安漢王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及建寧王越等皆忌之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常詐為邊書辭以警急初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為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壽數以禮辟之壯不應而往見壽壽密問壯以自安之策壯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誰不爭為節下奮臂前驅者如此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然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恒巴西解思明謀攻成都期頗聞之

數遣許涪至壽所伺其動靜又鴆殺壽養弟安北將軍攸壽乃詐為妹夫任調書云期當取壽其衆信之遂帥步騎萬餘人自涪襲成都許賞以城中財物以其將李弈為前鋒期不意其至初不設備壽世子勢為翊軍校尉開門納之遂克成都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建寧王越景騫田褒姚華許涪及征西將軍李遐將軍李西等懷姦亂政皆收殺之縱兵大掠數日乃定壽矯以太后任氏令廢期為邛都縣公幽之別宮追謚戾太子曰哀皇帝羅恒解思明李弈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送邛都公於建康任調及司

馬蔡興侍中李豔等勸壽自稱帝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足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即皇帝位改國號曰漢大赦改元漢興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為太師壯誓不仕壽所贈遺一無所受壽改立宗廟追尊父驤曰獻皇帝母昝氏為皇太后立妃閻氏為皇后世子勢為皇太子更以舊廟為大成廟凡諸制度多所改易以董皎為相國羅恒為尚書令解思明為廣漢太守任調為鎮北將軍梁州刺史李奕為西夷校尉從子權為寧州刺史公卿州郡悉用其僚佐代之成氏舊臣近

親及六郡士人皆見疏斥邛都縣公期歎曰天下主乃為小縣公不如死五月縊而卒壽謚曰幽公葬以王禮　夏六月漢李奕從兄廣漢太守乾告大臣謀廢立　秋七月漢主壽使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乾為漢嘉太守以李閎為荊州刺史鎮巴郡八月蜀中久雨百姓饑疫壽命羣臣極言得失龔壯上封事稱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大功克集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今淫雨百日饑疫並臻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愚謂宜遵前盟推奉建康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功雖降階

一等而子孫無窮永保福祚不亦休哉論者或言二州附晉則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孫述在蜀羈客用事劉備在蜀楚士多貴及吳鄧西伐舉國屠滅寧分客主論者不達安固之基苟惜名位以為劉氏守令方任州郡曾不知彼乃國亡主易豈同今日義舉主榮臣顯哉論者又謂臣當為法正臣蒙陛下大恩恣臣所安王於榮祿無問漢晉臣皆不處復何為效法正乎壽省書內慚祕而不宣九月漢僕射任顏謀反誅顏任太后之弟也漢主壽因盡誅成主雄諸子

五年秋九月漢主壽疾病羅恒解思明復議奉晉

壽不從李演復上書言之壽怒殺演壽常慕漢武魏明之為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為勝之也舍人杜龔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諫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

七年冬十二月漢主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初成主雄以儉約寬惠得蜀人心及李閎王嘏還自鄴盛稱鄴中繁庶宮殿壯麗且言趙王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境內壽慕之徙旁郡民三丁以上者以實成都大脩宮室治器玩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左僕射蔡興右僕射李嶷皆坐直

誅死民疲於賦役吁嗟滿道思亂者眾矣
康帝建元元年秋八月漢主壽卒謚曰昭文廟號
中宗太子勢即位大赦
二年夏四月漢太史令韓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
廟不修之譴漢主勢命羣臣議之相國董皎侍中
王嘏以為景武創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疏
絕勢乃更命祀成始祖太宗皆謂之漢
穆帝永和元年秋八月漢主勢之弟大將軍廣以
勢無子求為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諫曰陛下
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將益孤危固請許之勢疑
其與廣有謀收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遣太保李

奕襲廣於涪城貶廣為臨邛侯廣自殺思明被收
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言笑自
若而死思明有智略敢諫諍馬當素得人心及其
死士民無不哀之
二年冬漢太保李奕自晉壽舉兵反蜀人多從之
眾至數萬漢主勢登城拒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
而殺之其眾皆潰勢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勢驕淫
不恤國事多居禁中罕接公卿疏忌舊臣信任左
右讒諂並進刑罰苛濫由是中外離心蜀土先無
獠至是始從山出自巴西至犍為梓潼布滿山谷
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民患加以饑饉四境之
內遂至蕭條　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
為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
情所及智者了於胷中不必待眾言皆合也今為
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
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
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
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
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
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似是而
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為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
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喬

褒之子也十一月辛未溫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
太守譙王無忌伐漢拜表即行委安西長史范汪
以留事加撫督梁州之四郡諸軍事使袁喬帥二
千人為前鋒
三年春二月桓溫軍至青衣漢主勢大發兵遣叔
父右衛將軍福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軍昝堅等
將之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
兵昝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為三月
溫至彭模議者欲分為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
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
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

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楚撫之子也李福進攻彭模孫盛等奮擊走之溫進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散走歸成都鎮東將軍李位都迎詣溫降昝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濟比至溫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於笮橋溫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

無復鬬志勢夜開東門走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溫自稱略陽李勢叩頭死罪尋輿櫬面縛詣軍門溫解縛焚櫬送勢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爲參佐舉賢旌善蜀人悅之　漢故尚書僕射王誓鎮東將軍鄧定平南將軍王潤將軍隗文等皆舉兵反衆各萬餘桓溫自擊定使袁喬擊文皆破之溫命益州刺史周撫鎮彭模斬王誓王潤溫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李勢至建康封歸義侯　夏四月丁巳鄧定隗文等入據成都　隗文鄧定等立故國師范長生之子賁爲帝而奉之以妖異惑衆蜀人多歸之

五年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燾擊范賁斬之益州平

桓溫廢立

晉穆帝永和二年冬十一月安西將軍桓溫伐漢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

三年漢主勢降於溫事見桓溫滅蜀

四年秋八月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

溫尚書左丞荀蕤曰溫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加譙王無忌前將軍袁喬龍驤將軍封湘西伯蕤崧之子也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

外平四年冬十一月封桓溫爲南郡公溫弟沖爲豐城縣公子濟爲臨賀縣公

哀帝興寧元年夏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桓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假黃鉞溫以撫軍司馬王坦之爲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征西掾郗超爲參軍王珣爲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

怒温氣槩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
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珣導之孫也與謝玄皆
爲温掾温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
掾當作黒頭公皆未易才也玄奕之子也
二年夏五月戊辰加大司馬温揚州牧録尚書事
壬申使侍中召温入參朝政温辭不至　秋七
月丁卯詔復徵大司馬温入朝八月温至赭圻詔
尚書車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居之固讓内録遥領
揚州牧
三年大司馬温移鎮姑孰二月丙申帝崩于西堂
帝無嗣皇太后詔以琅邪王奕承大統百官奉迎

于琅邪第是日即皇帝位大赦
海西公太和三年冬十二月加大司馬温殊禮位
在諸侯王上
簡文帝咸安元年大司馬温恃其材畧位望陰蓄
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
遺臭萬年術士杜炅能知人貴賤温問炅以己禄
位所至炅曰明公勳格宇宙位極人臣温不悦温
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
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參軍郗超曰足以雪枋頭
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温宿中夜謂温曰明
公都無所慮乎温曰卿欲有言邪超曰明公當天

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
不足以鎮愜民望温曰然則柰何超曰明公不爲
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温素有心
深以爲然遂與之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牀第易
誣乃言帝早有痿疾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
侍内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
移皇基密播此言於民閒時人莫能審其虚實十
一月癸卯温自廣陵將還姑孰屯于白石丁未詣
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立丞相會稽王昱幷作令
草呈之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内侍啓云外有急奏
太后出倚户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

止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没
心焉如割己酉温集百官於朝堂廢立既曠代所
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慄温亦色動不知所
爲尚書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謂温曰公阿
衡皇家當倚傍先代乃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
於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曾無懼容文武
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於是宣太后令廢
帝爲東海王以丞相録尚書事會稽王昱統承皇
極百官入太極前殿温使督護竺瑶散騎侍郎劉
亨收帝璽綬帝著白帢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
神虎門羣臣拜辭莫不歔欷侍御史殿中監將兵

百人衛送東海第溫帥百官具乘輿迎會稽王于會稽邸王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流涕拜受璽綬是日即皇帝位改元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溫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帝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爲溫所忌欲廢之以事示王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閒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當崇獎王室與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乙卯溫表晞聚納輕剽息綜矜忍袁眞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

以王歸藩從之幷免其世子綜梁王逢等官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中安之虎生之弟也庚戌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初殷浩卒大司馬溫使人齎書弔之浩子涓不荅亦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廣州刺史庾蘊希之弟也素與溫有隙溫惡殷庾宗彊欲去之辛亥使其弟祕逼新蔡王晃詣西堂叩頭自列稱與晞及子綜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劉彊散騎常侍庾柔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倩柔皆蘊之弟也癸丑溫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甲寅御史中丞譙王恬承溫旨請依律誅武陵王晞詔曰悲

惋惶怛非所忍聞況言之哉其更詳議恬承之孫也乙卯溫重表固請誅晞詞甚酷切帝乃賜溫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乃奏廢晞及三子家屬皆徙新安郡丙辰免新蔡王晃爲庶人徙衡陽殷涓庾倩曹秀劉彊庾柔皆族誅庾蘊飲酖死蘊兄東陽太守友子婦桓豁之女也故溫特赦之庾希聞難與弟會稽王參軍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溫既誅殷庾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戊午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己未溫如

白石上書求歸姑孰庚申詔進溫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師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鎮辛酉溫自白石還姑孰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桓溫之謂矣 十二月大司馬溫奏廢放之人屏之以遠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築第吳郡太后詔曰使爲庶人情有不忍可特封王溫又奏可封海西縣侯庚寅封海西縣公溫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踰月

而海西廢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中書侍郎郗超在直帝謂超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諭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爲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郗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

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

二年春三月戊午遣侍中王坦之徵大司馬溫入輔溫復辭　夏四月徙海西公於吳縣西柴里敕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彝協之子也　六月庚希庚邈與故青州刺史武沈之子遵聚衆夜入京口城晉陵太守卞眈踰城犇曲阿希詐稱受海西公密旨誅大司馬溫建康震擾內外戒嚴卞眈發諸縣兵二千人擊希希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之秋七月壬辰拔其城擒希邈及其親黨皆斬之眈壼之子也

甲寅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初帝爲會稽王娶王述從妹爲妃生世子道生及弟俞生道生疎躁無行母子皆以幽廢死餘三子郁朱生天流皆早夭諸姬絕孕將十年王使善相者視之皆曰非其人又使視諸婢媵有李陵容者在織坊中黑而長宮人謂之崑崙相者驚曰此其人也王召之侍寢生子昌明及道子己未昌明爲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

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朝議乃定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崇德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溫疑王坦之

謝安所為心銜之詔謝安徵溫入輔溫又辭 冬十月彭城妖人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事之者八百餘家十一月遣弟子許龍如吳晨到海西公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公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垂捷焉用兒女子言乎公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為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甲午悚帥眾三百人晨攻廣莫門詐稱海西公還由雲龍門突入殿庭略取武庫甲仗門下吏士駭愕不知所為游擊將軍毛安之聞難帥眾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左衛將軍殷康中領軍桓祕入止車門與安之并力討誅之并黨與死者數百人海西公深慮橫禍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其安於屈辱故不復為虞

武帝寧康元年春二月大司馬溫來朝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慴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之與

安笑語移日郗超常為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溫有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還姑孰 秋七月己亥南郡宣武公桓溫薨

初桓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廻宏從之溫弟江州刺史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渠等不為汝所處分其意以為己存彼必不敢立異死則非沖所制若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故也溫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眾於是桓祕與熙弟濟謀共殺沖沖密知之不敢入俄頃溫薨沖先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祕遂被廢棄熙濟俱徙長沙詔葬溫依漢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沖稱溫遺命以少子玄為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庚戌加右將軍荊州刺史桓豁征西將軍督荊揚雍交廣五州諸軍事以江州刺史桓沖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豫二州刺史鎮姑孰竟陵太守桓石秀為寧遠將軍江州刺

史鎭尋陽石秀豁之子也沖旣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時權沖不從始溫在鎭死罪皆專決不請沖以爲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須報然後行之謝安以天子幼沖新喪元輔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前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事要須顧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行此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已得以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之言八月壬子太后復臨朝攝政

太元二年冬十二月臨海太守郗超卒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箱不爾即焚之旣而愔果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返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十一年冬十月甲申海西公弈薨於吳

苻氏據長安 苻堅篡立

晉懷帝永嘉四年略陽臨渭氐酋蒲洪驍勇多權略羣氐畏服之漢主聰遣使拜洪平遠將軍洪不受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

元帝大興二年蒲洪降趙趙王曜以洪爲率義侯

成帝咸和四年秋八月後趙中山公虎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克之氐王蒲洪羌酋姚弋仲俱降于虎虎表洪監六夷軍事

八年冬十月氐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丞相虎分命諸將屯汧隴遣將軍麻秋討蒲洪洪帥戶二萬降於虎虎迎拜洪光烈將軍護氐校尉洪至長安說虎徙關中豪傑及氐羌以實東方曰諸氐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誰敢違者虎從之徙秦雍及氐羌十餘萬戶于關東以洪爲龍驤將軍流民都督使居枋頭

咸康四年趙王虎之攻燕蒲洪以功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石閔言於虎曰蒲洪雄儁得將士死力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彊兵五萬屯據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奈何殺之待之愈厚

穆帝永和五年高力督定陽梁犢作亂趙王虎以車騎將軍蒲洪討滅進封蒲洪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略陽郡公 夏四月趙王虎病卒太子世即位以彭城王遵爲丞相遵殺世自立武興公

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
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
下踐祚自宜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如前制洪
怒歸枋頭　冬十一月秦雍流民相帥西歸路由
枋頭共推蒲洪爲主衆至十餘萬洪子健在鄴斬
關出犇枋頭侍中王鑒懼洪之逼欲以計遣之乃
以洪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牧領
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主簿程朴請且
與趙連和如列國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爲天
子邪而云列國乎引朴斬之
六年春正月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

遣其子襄帥衆五萬擊洪洪迎擊破之斬獲三萬
餘級洪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
苻氏以南安雷弱兒爲輔國將軍安定梁楞爲前
將軍領左長史馮翊魚遵爲後將軍領右長史京
兆段陵爲左將軍領左司馬王墮爲右將軍領右
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辛牢皆爲從事中
郎氐酋毛貴爲單于輔相　三月麻秋說苻洪曰
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
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能敵之洪深然
之既而秋因宴鴆洪欲幷其衆世子健收秋斬之
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爲中州可定今不

幸爲賢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
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衆乃去大都督大將軍
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其叔父安來告喪且請
朝命　秋八月京兆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
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翊張琚爲司馬關西夷夏皆
應之苻健欲取之恐洪知之乃受趙官爵以趙俱
爲河內太守戍溫牛夷爲綏集將軍戍懷治宮室
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
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
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賈玄碩爲左長史略陽梁安
爲右長史段純爲左司馬辛牢爲右司馬京兆王
魚安定程肱胡文等爲軍諮祭酒悉衆而西以魚

遵爲前鋒行至盟津爲浮梁以濟遣弟輔國將軍
雄帥衆五千自潼關入兄子揚武將軍菁帥衆七
千自軹關入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
我死河南不復相見既濟焚橋自帥大衆隨雄而
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嫚之以張琚弟先爲征虜
將軍帥衆萬三千逆戰于潼關之北先兵大敗走
還長安洪悉召關中之衆以拒健洪弟郁勸洪迎
健洪不從郁帥所部降於健健遣苻雄徇渭北氐
酋毛受屯高陵徐磋屯好時羌酋白犢屯黃白衆
各數萬皆斬洪使遣子降於健苻菁魚遵所過城

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　九月苻菁與張先戰於渭北擒之三輔郡縣堡壁皆降冬十月苻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琚奔司竹　十一月甲午苻健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幷修好於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趙涼州刺史石寧獨據上邽不下十二月苻雄擊斬之

七年春正月苻健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爲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

等上尊號健辭讓再三然後許之丙辰健即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大赦改元皇始追尊父洪爲武惠皇帝廟號太祖立妻彊氏爲天王后子萇爲太子靚爲平原公生爲淮南公覿爲長樂公方爲高陽公碩爲北平公騰爲淮陽公柳爲晉公桐爲汝南公庾爲魏公武爲燕公幼爲趙公以苻雄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苻菁爲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雷弱兒爲太尉毛貴爲司空略陽姜伯周爲尚書令梁楞爲左僕射王墮爲右僕射魚遵爲太子太師彊平爲太傅段純爲太保呂婆樓爲散騎常侍伯周健

之舅平王后之弟婆樓本略陽氐酋也　三月秦王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儁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　杜洪張琚遣使召梁州刺史司馬勳夏四月勳帥步騎三萬赴之秦王健禦之於五丈原勳屢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勳通幷其諸子皆殺之

八年春正月秦丞相雄等請秦王健正尊號依漢晉之舊不必效石氏之初健從之即皇帝位大赦諸公皆進爵爲王且言單于所以統壹百蠻非天

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　司馬勳既還漢中杜洪張琚屯宜秋洪自以右族輕琚琚遂殺洪自立爲秦王改元建昌　夏五月秦主健攻張琚於宜秋斬之

十年夏六月丙申秦東海敬武王雄卒秦主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奪吾元才之速也贈魏王雄以佐命元勳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彊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

十一年秦淮南王苻生幼無一目性麤暴其祖父

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棰洪謂其父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止之曰兒長自應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走及犇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獻哀太子卒彊后欲立少子晉王柳秦主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乃立生爲太子以司空平昌王菁爲太尉尚書令王墮爲司空司隸校尉梁楞爲尚書令　夏六月丙子秦主健寢疾庚辰平昌王菁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宮菁以爲健已卒攻東掖

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衆見健惶懼皆捨仗逃散健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壬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甲申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受遺詔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

臣光曰顧命大臣所以輔導嗣子爲之羽翼也爲之羽翼而教使剪之能無斃乎知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從而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

乙酉健卒諡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丙戌太子生即位大赦改元壽光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殺之　秋七月秦主生尊母彊氏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爲皇后梁氏安之女也以其嬖臣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爲右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爲中護軍著作郎董榮爲尚書　八月秦主生封衛大將軍黃眉爲廣平王前將軍飛爲新興王皆素所善也徵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以晉王柳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魏王廋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陜城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大角帝座東井秦分於占不

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脩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生殺梁后及毛貴梁楞梁安貴后之舅也右僕射趙韶中護軍趙誨皆洛州刺史俱之從弟也有寵於生乃以俱爲尚書令俱固辭以疾謂韶誨曰汝等不復顧祖宗欲爲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誅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爲吾其死矣遂以憂卒

冬十一月秦以辛牢守尚書令趙韶爲左僕射尚書董榮爲右僕射中護軍趙誨爲司隸校尉

十二月秦丞相雷弱兒性剛直以趙韶董榮亂

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龍榮譖之於秦主生生殺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生雖在諒陰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可以害人之具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于僕隸凡殺五百餘人截脛拉脅鋸項刳胎者比比有之

十二年秦司空王墮性剛峻右僕射董榮侍中强國皆以佞幸進墮疾之如讎每朝見榮未嘗與之言或謂墮曰董君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會有天變榮與强國言於秦主生曰今天譴甚重宜以貴臣

應之生曰貴臣唯有大司馬及司空耳榮國曰大司馬國之懿親不可殺也乃殺王墮將刑榮謂之曰今日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墮瞋目叱之洛州刺史杜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韶惡之譖於生以爲貳於晉而殺之壬戌生宴羣臣於太極殿以尚書令辛牢爲酒監酒酣生怒曰何不彊人酒而猶有坐者引弓射牢殺之羣臣懼莫敢不醉偃仆失冠生乃悅　春三月秦主生發三輔民治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諫以爲妨農生殺之　夏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刳出其心

左光祿大夫强平諫曰天降災異陛下當愛民事神緩刑崇德以應之乃可弭也生怒鑿其頂而殺之衛將軍廣平王黃眉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以平太后之弟叩頭固諫生弗聽出黃眉爲左馮翊飛爲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猶惜其驍勇故皆弗殺五月太后彊氏以憂恨卒謚曰明德

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受皇天之命君臨萬邦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爲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自去春以來潼關之西至于長安虎狼爲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務

食人凡殺七百餘人民廢耕桑相聚邑居而爲害不息秋七月秦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　冬十月秦主生夜食棗多旦而有疾召太醫令程延使診之延曰陛下無它疾食棗多耳生怒曰汝非聖人安知吾食棗遂斬之

升平元年春二月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爲渴耳何所怪乎　夏五月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皆爲王

女爲公生乃誅太師録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并其七子十孫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禍求爲荊州生不許以爲中軍將軍引見調之曰牛性遲重善持轅軛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勲績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夷懼歸而自殺生飲酒無晝夜或連月不出奏事不省往往寢落或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爲姦賞罰無準或至申酉乃出視朝乘醉多所殺戮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好生剝牛羊驢馬燖雞豚鵝鴨縱之殿前數十爲羣或剥人

面皮使之歌舞臨觀以爲樂嘗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它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勲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翼密說堅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勿使它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鐶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

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六月太史令康權言於秦主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大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恐禍發之日家國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堅心然之畏生獷勇未敢發生夜對侍婢言曰阿灋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灋灋與梁平老及特進光祿大夫强汪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繼進

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人左右曰賊也生曰何不拜之堅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斬之堅兵引生置別室廢爲越王尋殺之謚曰厲王堅以位讓灋灋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曰兄年長宜立堅母苟氏泣謂羣臣曰社稷重事小兒自知不能它日有悔失在諸君羣臣皆頓首請立堅堅乃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即位於太極殿誅生倖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改元永興追尊父雄爲文桓皇帝母苟氏爲皇太后妃苟氏爲皇后世子宏爲皇太子以清河王灋爲都督中

外諸軍事丞相録尚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爲公以從祖右光祿大夫永安公侯爲太尉晉公柳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爲河南公子丕爲長樂公暉爲平原公熙爲廣平公叡爲鉅鹿公以漢陽李威爲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彊汪爲領軍將軍呂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爲中書侍郎融好文學明辯過人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力敵百夫善騎射擊刺少有令譽堅愛重之常與共議國事融經綜內外刑政修明薦才揚滯補益弘多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於融威苟太后之姑子也素與魏王雄友善生屢欲殺堅

賴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威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　秋八月秦王堅以權翼爲給事黄門侍郎薛讚爲中書侍郎與王猛並掌機密九月追復太師魚遵等官以禮改葬子孫存者皆隨才擢叙　冬十一月秦太后苟氏遊宣明臺見東海公灋之第門車馬輻湊恐終不利於秦王堅乃與李威謀賜灋死堅與灋訣於東堂慟哭歐血謚曰獻哀公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敷爲清河公　十二月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

堅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絶世秦民大悅

苻秦滅涼

晉穆帝永和九年冬十一月西平敬烈公張重華有疾子曜靈纔十歲立爲世子赦其境內重華庶兄長寧侯祚有勇力吏幹而傾巧善事內外與重華嬖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都尉常據請出之重華曰吾方以祚爲周公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謝艾以枹罕之功有寵於重華左右疾之譖艾出爲酒泉太守艾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入侍且言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爲亂宜盡逐

之十一月己未重華疾甚手令徵艾爲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祚長等匿而不宣丁卯重華卒世子曜靈立稱大司馬涼州刺史西平公趙長等矯重華遺令以長寧侯祚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　冬十二月涼右長史趙長等建議以爲時難未夷宜立長君曜靈沖幼請立長寧侯祚張祚先得幸於重華之母馬氏馬氏許之乃廢張曜靈爲涼寧侯立祚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祚既得志恣爲淫虐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

十年春正月張祚自稱涼王改建興四十二年爲

和平元年立妻辛氏為王后子太和為太子封弟天錫為長寧侯子庭堅為建康侯曜靈弟玄靚為涼武侯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禮樂尚書馬岌切諫坐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曰我自武公以來世守臣節抱忠履謙五十餘年故能以一州之衆抗舉世之虜師徒歲起民不告疲殿下勳德未高於先公而亟謀革命臣未見其可也彼士民所以用命四遠所以歸嚮者以吾能奉晉室故也今而自尊則中外離心安能以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强敵乎祚大怒斬之於闕下

十一年秋七月涼王祚淫虐無道上下怨憤祚惡河州刺史張瓘之强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守枹罕使瓘討叛胡又遣其將易揣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瓘張掖人王鸞知術數言於祚曰此軍出必不還涼國將危并陳祚三不道祚大怒以鸞為訞言斬以徇鸞臨刑曰我死軍敗於外王死於内必矣祚族滅之瓘聞之斬孚起兵擊祚傳檄州郡廢祚以侯還第復立涼寧侯曜靈易揣張玲軍始濟河瓘擊破之揣等單騎奔還瓘軍躡之姑臧振恐驍騎將軍敦煌宋混兄脩與祚有隙懼禍八月混與弟澄西走合衆萬餘人以應瓘還向姑臧祚遣楊秋胡將曜靈於東苑拉其腰而殺之埋於沙

阬謚曰哀公　九月涼宋混軍于武始大澤為曜靈發哀閏月混軍至姑臧涼王祚收張瓘弟琚及子嵩將殺之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舉手者誅三族遂開西門納混兵領軍將軍趙長等懼罪入閤呼張重華母馬氏出殿立涼武侯玄靚為主易揣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祚案劒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祚素失衆心莫肯為之鬬者遂為兵人所殺混等梟其首宣示内外暴尸道左城内咸稱萬歲以庶人禮葬之并殺其二子混琚上玄靚為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境内復稱建興四十三年時玄靚始七歲張瓘至姑臧推玄靚為涼王自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以宋混為尚書僕射隴西人李儼據郡不受瓘命用江東年號衆多歸之瓘遣其將牛霸討之未至西平人衛綝亦據郡叛霸兵潰奔還瓘遣弟琚擊綝敗之酒泉太守馬基起兵以應綝瓘遣司馬張姚王國擊斬之

十二年春正月秦征東大將軍晉王柳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於涼以書說涼王玄靚負殊至姑臧張瓘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會

故來修好君何怪焉瓘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民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寖微墜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先王北面二趙唯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好食言嚮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爲姦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爲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汚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爲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苞葱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崤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彊財富有囊括關中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旬月之閒不覺易主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玆事

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沖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瓘懼乃以玄靚之命遣使稱藩於秦秦因玄靚所稱官爵而授之

外平三年涼州牧張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爲賞罰郎中殷郇諫之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輔國將軍宋混性忠鯁瓘憚之欲殺混及弟澄因廢涼王玄靚而代之徵兵數萬集姑臧混知之與澄帥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宣告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令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瓘帥衆出戰混擊破之瓘麾下玄臚刺混不能穿甲混擒之瓘衆悉降瓘與弟琚皆自殺混夷其家族玄靚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酒泉郡侯代瓘輔政混乃請玄靚去涼王之號復稱涼州牧混謂玄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懼乎臚曰臚受瓘恩唯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爲心膂

五年夏四月涼驃騎大將軍宋混疾甚張玄靚及其祖母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所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大任殿下儻未棄臣門臣弟澄政事愈

於臣但恐其儒緩機事不稱耳殿下策勵而使之
可也混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死報
無恃勢位以驕人又見朝臣皆戒之以忠貞及卒
行路為之揮涕玄靚以澄為領軍將軍輔政　秋
九月涼右司馬張邕惡宋澄專政起兵攻澄殺之
并滅其族張玄靚以邕為中護軍叔父天錫為中
領軍同輔政　涼張邕驕矜淫縱樹黨專權多所
刑殺國人患之張天錫所親敦煌劉肅謂天錫曰
國家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肅曰今護軍出入
有似長寧天錫驚曰我固疑之未敢出口計將安
出肅曰正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

即其人也肅時年未二十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其
助肅曰趙白駒與肅二人足矣十一月天錫與邕
俱入朝肅與白駒從天錫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
中白駒繼之又不克二人與天錫俱入宮中邕得
逸走帥甲士三百餘人攻宮門天錫登屋大呼曰
張邕凶逆無道既滅宋氏又欲傾覆我家汝將士
世為涼臣何忍以兵相向邪今所取者止張邕耳
它無所問於是邕兵悉散走邕自刎死盡滅其族
黨玄靚以天錫為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
諸軍事輔政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
年號詔以玄靚為大都督隴右諸軍事涼州刺

史護羌校尉西平公
哀帝興寧元年秋八月張玄靚祖母馬氏卒尊庶
母郭氏為太妃郭氏以張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
等謀誅之事泄欽等皆死玄靚懼以位讓天錫天
錫不受右將軍劉肅等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使
肅等夜帥兵入宮弒玄靚宣言暴卒謚曰沖公天
錫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時
年十八尊母劉美人曰太妃遣司馬綸騫奉章詣
建康請命并送御史俞歸東還
二年夏六月秦王堅遣大鴻臚拜張天錫為大將
軍涼州牧西平公

海西公太和元年冬十月張天錫遣使至秦境上
告絕於秦
簡文帝咸安元年秦王堅命王猛為書諭天錫曰
昔貴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強弱也今論涼土
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
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以秦之威
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
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
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
不遠宜深算妙慮以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
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拜天錫使

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平公　冬十二月秦以河州刺史李辯領興晉太守還鎭枹罕徙涼州治金城張天錫聞秦有兼并之志大懼立壇於姑臧南刑三牲帥其官屬遙與晉三公盟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送盟文并獻書於大司馬溫期以明年夏同大舉會于上邽

武帝太元元年　初張天錫之殺張邕也劉肅及安定梁景皆有功二人由是有寵賜姓張氏以爲己子使預政事天錫荒于酒色不親庶務黜世子大懷而立嬖妾焦氏之子大豫以焦氏爲左夫人

人情憤怨從弟從事中郎憲輿櫬切諫不聽秦王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武都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即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虓曰以此衆戰誰能敵之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爲苟萇後繼秋七月閻負梁殊至姑臧張天錫會官屬謀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錄事席仂曰以愛子爲質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爲之計此屈伸之術也衆皆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閻負梁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殊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其母嚴氏泣曰秦主以一州之地橫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所向無敵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以蕞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

使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秦秦人聞天錫殺閻負梁殊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涼驍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降之甲申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拔之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常據帥衆三萬軍于洪池天錫自將餘衆五萬軍于金昌城安西將軍敦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貶皓爲宣威護軍廣武太守辛章曰馬建出於行陳必不爲國家用苟萇使姚萇帥甲士三千爲前驅庚寅馬建帥萬人迎降餘兵皆散走辛卯苟萇及常據戰

于洪池據兵敗馬爲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
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將禁旅十總外
兵寵任極矣今卒困於此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
乎乃就帳免胄西向稽首伏劒而死秦兵殺軍司
席仂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錫遣司兵趙充哲帥衆
拒之秦兵與充哲戰于赤岸大破之俘斬三萬八
千級充哲死天錫出城自戰城內又叛天錫與數
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錫素車白馬
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苟萇釋縛焚櫬送于長安涼
州郡縣悉降於秦九月秦王堅以梁熙爲涼州刺
史鎭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餘皆按堵如

故封天錫爲歸義侯拜北部尚書初秦兵之出也
先爲天錫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
守隴西彭和正爲黃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蘇膺
敦煌太守張烈爲尚書郎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爲
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爲高昌太守餘皆隨才擢叙

苻秦滅燕

晉穆帝永和九年春二月庚子燕王儁立其妃可
足渾氏爲皇后世子曄爲皇太子皆自龍城遷于
薊宮

十年夏四月戊申燕主儁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
治信都初燕王皝奇霸之才故名之曰霸將以爲
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由是儁惡
之以其嘗墜馬折齒更名曰鈌尋以其應讖文更
名曰垂遷侍中錄留臺事徙鎭龍城垂大得東北
之和儁愈惡之復召還

十二年秋七月丙子燕獻太子曄卒

升平元年春二月癸丑燕主儁立其子中山王暐
爲太子

二年燕吳王垂娶段末柸女生子令寶段氏才高
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可足渾后可足渾氏銜之
燕主儁素不快於垂中常侍涅皓因希旨告段氏
及吳國典書令遼東高弼爲巫蠱欲以連汙垂儁

收段氏及弼下大長秋廷尉考驗段氏及弼志氣
確然終無撓辭掠治日急垂愍之私使人謂段氏
曰人生會當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服段氏
歎曰吾豈愛死者邪若自誣以惡逆上辱祖宗下
累於王固不爲也辨荅益明故垂得免禍而段氏
竟死於獄中出垂爲平州刺史鎭遼東垂以段氏
女弟爲繼室可足渾氏黜之以其妹長安君妻垂
垂不悅由是益惡之

三年春二月燕主儁宴羣臣于蒲池語及周太子
晉潸然流涕曰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亡吾鬢髮中
白卿等謂景先何如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

太子之在東宮臣爲中庶子太子志業敢不知之太子大德有八至孝一也聰敏二也沈毅三也疾諛喜直四也好學五也多藝六也謙恭七也好施八也儁曰御譽之雖過然此兒在吾死無憂矣景茂何如時太子暐侍側綽曰皇太子天資岐嶷雖八德已聞然二闕未補好遊畋而樂絲竹此其所以爲損也儁顧謂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也汝宜誡之暐甚不平儁夢趙王虎齧其臂乃發虎墓求尸不獲購以百金鄴女子李菟知而告之得尸於東明觀下僵而不腐儁蹋而罵之曰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於漳水尸倚

橋柱不流及秦滅燕王猛爲之誅李菟收而葬之冬十二月辛酉燕主儁寢疾謂大司馬太原王恪曰吾病必不濟今二方未平景茂沖幼國家多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實何人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還鄴四年春正月癸巳燕主儁疾篤召大司馬恪等受遺詔輔政甲午卒戊子太子暐即位年十一大赦改元建熙　二月燕人尊可足渾后爲皇太后

以太原王恪爲太宰專錄朝政上庸王評爲太傅陽騖爲太保慕輿根爲太師參輔朝政根性木彊自恃先朝勳舊心不服恪舉動倨傲時太后可足渾氏頗預外事根欲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防意外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古今成憲俟畢山陵宜廢主上爲王殿下自踐尊位以爲大燕無窮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觀釁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秘書監皇

甫眞言於恪曰根本庸豎過蒙先帝厚恩引參顧命而小人無識自國哀已來驕很日甚將成禍亂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爲社稷深謀早爲之所恪不聽根又言於可足渾氏及燕主暐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以誅之可足渾氏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選之託以孤嫠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爲亂也乃止根又思戀東土言於可足渾氏及暐曰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大憂深不如還東恪聞之乃與太傅評謀密奏根罪狀使右衛將軍傅顏就內省誅根并其妻子黨與大赦

哀帝興寧二年燕侍中慕輿龍詣龍城徙宗廟及
所留百官皆詣鄴
海西公太和二年夏四月燕太原桓王恪言於燕
主暐曰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
之次臣得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舉國以聽吳王
五月壬辰恪疾病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
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板築猶可爲相況至
親乎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
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秦
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欲覘其可否命匈奴
曹轂發使如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馮翊郭辯爲之

副燕司空皇甫眞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腆爲
散騎常侍辯至燕歷造公卿謂眞曰僕本秦人家
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
相知有素眞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
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暐請窮治之太傅
評不許辯還爲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鑒
機識變唯皇甫眞耳堅曰以六州之衆豈不得使
有智士一人哉曹轂尋卒秦分其部落爲二使其
二子分統之號東西曹
三年　初燕太宰恪有疾以燕主暐幼弱政不在
已太傅評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暐

兄樂安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彊秦二國常蓄
進取之志顧我未有隙耳夫國之興衰繫於輔相
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以親
疏言之當在汝及沖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未
堪多難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能推大
司馬以授之必能混壹四海況外寇不足憚也愼
無冒利而忘害不以國家爲意也又以語太傅評
及恪卒評不能用其言二月以車騎將軍中山王
沖爲大司馬沖暐之弟也以荆州刺史吳王垂爲
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秦鎭東將軍洛州
刺史魏公庾據陝城舉兵反以陝城降燕請兵應

接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燕魏尹范陽王德上疏
以爲先帝應天受命志平六合陛下纂統當繼而
成之今苻氏骨肉乖離國分爲五投誠請援前後
相尋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
之事足以觀矣宜命皇甫眞引并冀之衆徑趨蒲
阪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庾圍太傅總京師虎
旅爲二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明立購賞彼
必望風響應渾壹之期於此乎在矣時燕人多請
救陝因圖關中者太傅評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
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
宰之比但能閉關保境足矣平秦非吾事也魏公

度遺吳王垂及皇甫眞牋曰符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矣垂謂眞曰方今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觀太傅識度豈能敵符堅王猛乎眞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

四年晉大司馬溫伐燕下邳王厲與溫戰敗於黄墟燕又使樂安王臧拒溫臧不能抗溫至枋頭燕與太傅評謀奔龍城吳王垂自請擊之又使樂嵩請救于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遣苟池鄧羌帥[illegible]數戰不利糧儲復竭聞秦兵將至乘輜重鎧仗奔還吳王

垂追及溫於襄邑大破之事見溫伐燕

燕秦既結好使者數往來燕散騎侍郎太原郝晷給事黄門侍郎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見燕政不脩而秦大治知燕將亡陰欲自託於猛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勁謂琛曰賓客入境惟主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且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何爲不可乎琛曰晉室不綱靈祚歸德二方承運俱受明命而桓溫猖狂闚我王略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主同恤時患要結好援東朝君臣引領西望愧其不競以爲隣憂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彊寇既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脩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光分曜安得以乘輿行在爲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爲哉客使單行誠勢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爲之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問東朝名臣爲誰琛曰太傅

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略冠世折衝禦侮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職野無遺賢琛從兄弈爲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弈舍琛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余竊慕之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弈數來就邸舍與琛卧起間問琛東國事琛曰今二方分據兄弟並蒙榮寵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兄何用問爲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隣國之君猶其君也隣國之儲君

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元士欲其由賤以登貴也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它國之臣乎苟無純敬則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爲煩耳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

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士忘身立效將軍孫蓋等摧鋒陷陳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爲言與評廷爭怨隙愈深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不可不早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寧避之於外餘非所議垂內以爲憂而未敢告諸子世子令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豈非以主上幼沖太傅疾賢功高望重愈見猜邪垂曰然吾竭力致命以破強寇本欲保全家國豈知功成之後返令身無所容汝既知吾心何以爲吾謀令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於駭機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之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東庶幾可以感寤而得還此幸之大者也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垂曰善十一月辛亥朔

垂請畋于大陸因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爲垂所愛逃還告狀垂左右多亡叛太傅評白燕王暐遣西平公彊帥精騎追之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彊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垂曰本欲保東都以自全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主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之垂曰今日之計舍此安之乃散騎滅跡傍南山復還鄴隱于趙之顯原陵俄有獵者數百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能敵逃之則無路不知所爲會獵者鷹皆飛颺衆騎散去垂乃殺白馬以祭天且盟從者世子令言於垂曰太傅忌賢疾能構事以來人尤忿恨今鄴城之中莫知尊處如嬰兒之思母夷夏同之若順衆心襲其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政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失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爲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犇可以萬全子馬奴潛謀逃歸殺之而行至河陽爲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洛陽與段夫人世子令令弟寶農隆兄子楷舅蘭建郎中令高弼俱犇秦留妃可足渾氏於鄴乙泉戍主吳歸追及於閿鄉世子令擊之而退

初秦王堅陰有圖燕之志憚吳王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與語乃以垂爲冠軍將軍

封賓徒侯楷爲積弩將軍（事見慕容垂叛秦復燕）秦留梁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比至鄴吳王垂已奔秦琛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於陝東以琛觀之爲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爲之備評曰秦豈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有釁彼豈忘其本志哉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評皆不以爲然琛又以告燕主暐暐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真深憂之上疏言苻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之心非能慕樂德義不忘久要也前出兵洛川及使者繼至國之險易虛實彼皆得之矣今吳王垂又往從之爲其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備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暐召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啓寇心卒不爲備秦遣黃門郎石越聘於燕太傅評示之以奢欲以誇燕之富盛高泰及太傅參軍河間劉靖言於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宜燿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爲其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是時太后可足渾氏侵

撓國政太傅評貪昧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以爲守宰者致治之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人出於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既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加之黜陟無法貪惰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是以百姓困弊寇盜充斥綱頹紀紊莫相糾攝又官吏猥多踰於前世公私紛然不勝煩擾大燕戶口數兼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而比者戰則屢北皆由守宰賦調不平侵漁無已行留俱窘莫肯致命故也後宮之女四千餘人僮侍廝役尚在其外一日之費厥直萬金士民承風競爲奢靡彼秦吳僭僻猶能條治所部有兼并之心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我之不脩彼之願也謂宜精擇守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用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梟二方可取豈特保境安民而已哉又索頭什翼犍疲病昏悖雖乏貢御無能爲患而勞兵遠戍有損無益不若移於并土控制西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猶愈於戍孤城守無用之地也疏奏不省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

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
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
五年春正月秦王猛遺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筑書
曰國家今已塞成皋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
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
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
降猛陳師受之燕衛大將軍樂安王臧城新樂破
秦兵于石門執秦將楊猛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
容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
容謂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
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為

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
人如讎讒毀日深秦主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
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為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
更悔寤主后相尤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
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將舊
騎詐為出獵遂奔樂安王臧於石門猛表令叛狀
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
堂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
猶懷首丘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
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

叛而復還其父為秦所厚疑令為反間從之沙城
在龍都東北六百里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
戎吳得伍員而克彊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
許攸而破袁紹彼敵國之材臣來為己用進取之
良資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
尚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未有
異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為無道而塞來者之
門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
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眾信之以結燕心未為過
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為市井鬻賣之行有如

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樂安王臧進屯滎陽王猛遣建威將軍梁成洛州
刺史鄧羌擊走之留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寅
為弘農太守代羌戍陝城而還秦王堅以王猛為
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
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殄
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暫抑朕心何以顯卿
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酬庸其勉從
朕命　秦王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十
將步騎六萬以伐燕　夏六月乙卯秦王堅送
王猛於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

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
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
慮也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筭盪平殘胡如風掃葉
願不煩鑾輿親犯塵霧但願速敕所司部置鮮卑
之所堅大悅　秋七月秦王猛攻壺關楊安攻
晉陽八月燕主暐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
三十萬以拒秦暐以秦寇爲憂召散騎侍郎李鳳
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問曰秦兵衆寡何
如今大軍既出秦能戰乎鳳曰秦國小兵弱非王
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足憂也琛嵩
曰勝敗在謀不在衆寡秦遠來爲寇安肯不戰且

吾當用謀以求勝豈可冀其不戰而已乎暐不悅
王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
望風降附燕人大震　秦楊安攻晉陽晉陽兵多
糧足久之未下王猛留屯騎校尉苟長戍壺關引
兵助安攻晉陽爲地道使虎牙將軍張蚝帥壯士
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辛巳猛安入晉
陽執燕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
屯於潞川冬十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
陽進兵潞川與慕容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
覘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
羌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

宥之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
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之猛弗
聽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
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
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
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
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太傅評以猛懸軍深入
欲以持久制之評爲人貪鄙鄣固山泉鬻樵及水
積錢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鬭志猛聞之笑曰
慕容評眞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
吾今玆破之必矣乃遣游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

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暐
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當以宗廟
社稷爲憂柰何不撫戰士而榷賣樵水專以殖貨
爲心乎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賊兵
遂進家國喪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
其錢帛散之軍士且趣使戰評大懼遣使請戰於
猛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略受國厚恩
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
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
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
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

破勍敵成敗之機在茲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　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猛

之謂矣　秦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

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猛潛如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鑾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邪初燕宜都王桓帥衆萬餘屯沙亭為太傅評後繼聞評敗引兵屯內黃堅使鄧羌攻信都丁丑桓帥鮮卑五千奔龍城戊寅燕散騎侍郎餘蔚帥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主暐與上庸王評樂安王臧定襄王淵左衛將軍孟高殿中將軍艾朗等奔龍城辛巳

秦王堅入鄴宮　燕主暐之出鄴也衛士猶千餘騎既出城皆散惟十餘騎從行秦王堅使游擊將軍郭慶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扶侍暐經護二王極其勤瘁又所在遇盜轉鬬而前數日行至福祿依冢解息盜二十餘人猝至皆挾弓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人高力極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擊於地大呼曰男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之艾朗見高獨戰亦還趣賊并死暐失馬步走郭慶追及於高陽郡將巨武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武曰我受詔追賊何謂天子執以詣秦王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對曰狐死首丘欲歸死於

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暐稱孟高艾朗之忠於堅堅命厚加斂葬拜其子爲郎中郭慶進至龍城太傅評奔高句麗高句麗執評送於秦宜都王桓殺鎮東將軍渤海王亮幷其衆奔遼東遼東太守韓稠先已降秦桓至不得入攻之不克郭慶遣將軍朱嶷擊之桓棄衆單走嶷獲而殺之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秦凡得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以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下詔大赦曰朕以寡薄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柔服四維至使戎車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

天下與之更始初梁琛之使秦也以侍輦苟純爲副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恨之歸言於燕主暐曰琛在長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數稱秦王堅及王猛之美且言秦將興師宜爲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琛言暐乃疑琛知其情及慕容評敗遂收琛繫獄秦王堅入鄴而釋之除中書著作郎引見謂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吳王皆將相奇材何爲不能謀畫自使亡國對曰天命廢興豈二人所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不自防返爲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爲臣莫

如忠爲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就使知之尚不忍爲況非所及邪堅聞悅綰之忠恨不及見拜其子爲郎中堅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鄧羌爲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眞定郡侯郭慶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鎮薊賜爵襄城侯其餘將士封賞各有差堅以京兆韋鍾爲魏郡太守彭

豹爲陽平太守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因舊而授之以燕常山太守申紹爲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京兆韋儒俱爲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秦王堅遷慕容暐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幷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王猛表留梁琛爲主簿領記室督它日猛與僚屬宴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長安專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溫軍盛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今三子皆爲國臣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爲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

誅李市也猛大笑秦王堅自鄴如枋頭宴父老改枋頭爲永昌復之終世甲寅至長安封慕容暐爲新興侯以燕故臣慕容評爲給事中皇甫眞爲奉車都尉李洪爲駙馬都尉皆奉朝請李邽爲尚書封衡爲尚書郎慕容德爲張掖太守燕國平叡爲宣威將軍悉羅騰爲三署郎其餘封授各有差衡裕之子也

簡文帝咸安二年春二月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秦王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革也不宜復汙聖朝願陛下爲燕戮之堅乃出評爲范陽太守燕之諸王悉補邊郡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爲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評者蔽君專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以喪其國國亡不死逃遁見擒秦王堅不以爲誅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無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五